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周芬伶

研究生：黃茵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學位考試審定書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黃茵君所撰寫之論文

《紅色茉莉花》—歷史小說創作計畫

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特此證明。

學位考試委員：

陳芳明

李碩倫

周芬伶

指導教授：

周芬伶

系主任：

周淑君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7 日

誌謝辭

這篇小說能夠順利完成，除了自己努力不懈外，最要感謝的是周芬伶老師。如果沒有她的指導、鞭策和鼓勵，恐怕它到現在仍被棄置於暗無天日的檔案中，前途未卜。其次要謝謝同學們相互指正、砥礪，願意拉著我的手同行，給我許多建議，成為我創作過程中的好伙伴。感謝美慧老師、衣仙老師、珍玉老師們，不時為我打氣加油。

能夠成為東海中研所的一分子，是我的榮幸。在這之前，我經常一覺醒來，莫名厭惡起自己一成不變的日常，審視逐漸頹唐、庸俗與敗壞的軀殼，急著想更新內在幾近枯萎的心靈，熱情擁抱曾經年少的夢想，重新書寫預想的生命章節，忖度著該把自己放在一個怎樣的臨界狀態，才能維持最高的創作能量。

然而，即使進入東海大學中研所創作組，即使已經上了一整年的課，我仍無法停止質疑自己，質疑見到的每一雙眼睛，看到的每一張笑容，都帶著譏刺和否定。我父親總說文學太不民生，既陰險又殘忍，它帶你漫無邊際翱翔，讓你愛上那樣的自由澎湃、豐富多彩，卻將你棄置於荒山野地，恁你貧窮且孤寂。但他又說「戲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久，究竟要多久？

數著日子創作，創作的過程格外艱辛，特別在芬伶老師嚴格的要求下，一字一句都不容馬虎。有時明明自我感覺良好，她卻利眼挑出問題所在，要求修改修改再修改，直到你心甘情願當文字的囚徒，願服終身的創作刑，服刑的過程中還要滿心歡喜。

所幸東海充滿人文氣息絕美的整座校園，提供我最佳的創作環境，每天書寫一千到兩千字，日以繼夜像著魔，不寫會痛會癢，滂沱中漫步也不覺有雨。累積大量的作品，以為勤能補拙，千錘百鍊必有佳作。芬伶老師只問：妳會織毛線嗎？毛線織壞了該怎麼辦？

打掉重練？不不不！三年的心血吶！老師您也太冷酷無情了。

我對學生向來一視同仁。妳到東海中研所為的是什麼？

於是我把椅子和電腦搬到懸崖上，重新架構一個故事。過程中隨時可聽到龐大的落石聲，還要冷靜地字斟句酌，將體內所剩無幾的肥料，全部拿來滋養一本勝算機率趨近於零的小說。

老師這時又有話說了，她說「百戰才是英雄」。以此標準，這英雄我當之無愧。如果不夠努力、堅強，我與文學就只能迎面而行，擦肩而過，然後背道而馳。無論我是否曾經為類型小說暢銷作家，年歲是否老大不小，在文學面前，在芬伶老師門下，統統都得歸零。學習，不能賣驕，不能賣老，學習，從倒空杯子的那一刻開始。

我明白了，謝謝老師！

序 言

2007年1月，外子因工作關係帶著全家前往菲律賓，在馬尼拉往南二十公里處的阿拉邦（Alabang）展開為期二年十個月的異鄉生活。兩個女兒就讀當地的私立小學（The Learning Child School），擔心她們英文能力不夠好，於是跟著孩子一起閱讀菲國國文、歷史、地理，以便隨時提供協助。一方面從網路上尋找各式各樣關於菲律賓風土民情的介紹，幫助她們盡早融入校園生活，與同學發展良性社交。偶然間在媒體上發現這則發生在2004年璐西塔莊園（Hacienda Luisita）地主與軍警聯手鎮壓並屠殺農工的駭人新聞事件（截至目前為止，尚無菲律賓作家將之改寫成小說），明白這世上有一群人，在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土地上卻無可奈何地飽受世族的巧奪豪取，過著窮困卑屈奴隸般的生活，激起我書寫一本關於農民革命血淚史的渴望。

但，面對這個異鄉異族的國家，認識的台商對該事件不是沒聽過，就是不了解，大多無法提供相關的協助，無論我的同情心泛濫到什麼程度，著手寫一段他國的歷史故事，其難度都遠大於寫自己國家的人地時事物。究竟該從何著手呢？正苦思無計時，我家的菲籍幫傭艾絲特（Astor）發揮了很大的助力。她正是來自丹轆的（Tarlac）女孩，那件僅僅發生於數年前的農工抗爭屠殺案，她的家人也捲入其中。她的口述歷史，是我展開田野調查的第一步。為了客觀還原歷史面貌，我於2008年3月第一次到達那位於呂宋島北部盛產甘蔗又名達拉的省分，下榻塔拉克飯店。在停留三天的行程中，意外發現了一所由台灣一貫道於1998年所成立的中學——「建德中學」。這所學校非僅教導學生英文、菲語，還教導中文。我原希望校方能提供我一些必要的協助，但校方聽我解說完，對於我打算將「璐易西塔莊園」事件行諸文字，並且可能出書，均認為我的想法太天真，行為太冒險，期期以為不可。莊園主人許玉寰在地方上，甚至一整個國家，都擁有相當的勢力，誰都得罪不起。何況，那個事件也沒有台灣人牽扯其中，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紛紛勸我打消念頭。

儘管開頭進行得相當不順利，我並不灰心。然而，他們倒提醒我一點，這個事件要怎樣才能和台灣扯上關係？由於我進行的並非報導文學而是歷史小說，既是小說，應容許小部分的杜撰。我記起2012年5月，時任立法委員的林佳龍（目前為交通部長），曾經在立法院質詢台電董事長黃重球，關於台電投資菲律賓蘇比克灣電廠十一億新台幣，最後卻無疾而終一案。雖然兩段事件相差七年六個月，但考慮兩者並不相互影響也不砥觸，因此藉用了該新聞事件作為媒介，加上我大學修的是大眾傳播，曾從事新聞採訪工作的背景，與我的指導教授周芬伶老師商量後，便將小說定調為「歷史事件與採訪經過交互呈現」的方式進行。

小說開始創作前，周老師要求我二度造訪丹轆，做更詳細的田野調查，最好能在那裡住上幾天，看看那裡的地景、住民，感受事件發生時的景況，與當地的居民聊聊，倘若能找到當事人與當事人的眷屬，深入了解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

才能生動描述整個案發經過。

2018年1月，我再度前往丹輓，這次沒有家人陪同，只有外子的司機負責送我到達目的地。小說中，我藉著他的口，道出許多菲律賓的社會、政治、民生種種不為人知的荒謬與困境。特別感謝兩個專為農工爭取勞動權益的組織：CATLU（The Central Azucarera de Tarlac Labor Union）和 ULWU（The United Luisita Workers Union）的幫忙，協助我取得許多一手資料，包括當年罷工時的圖片、錄影帶和報紙的報導內容。

在菲律賓旅行是辛苦的。無論在首都馬尼拉或偏鄉、離島。由於他們的交通、各樣基礎建設都嚴重落後、不足或年代久遠不堪使用，因此飛機到達不了的地方，無論走到哪裡都能遇上恐怖的塞車慘況。其次是治安。根據我先前二年多的經驗，只要不到南、北方各個偏遠的島嶼，其實她的治安並不差。但一離開市區，儘管在陸地上，到了鄉下，那一望無際的田野如同茫茫大海，仍令人悚然驚心。加上，大量的資料全是英文，單單翻譯成中文就是一項龐大的工程（經過幾個月的挑燈夜戰，我的英文閱讀能力進步神速，教導漢學英文的朱衣仙老師還稱讚我程度不錯），當時再三考慮，覺得困難重重，我一度想放棄。

周老師要我先將小說擺一旁，安靜幾天，和自己的內心對話，清楚找到自己的使命。她說，每個作者都有自己的使命，妳要寫什麼樣的小說，完成什麼故事，都取決於妳的使命感。找到它，由它決定繼續或放棄。

記得天才柏金斯曾經跟作家伍爾夫說過一段故事：「古時候我們祖先怕狼群所以生火，害怕火光照不到的地方，這時就會有人說個故事，故事讓人們不會那麼恐懼，因此有了文學。」我想這始於孤寂的行業，亦將孤寂以終，因為我們是獨自執著火把說故事的人。

孤獨而艱難。

重點是，它值不值得。

連續幾個夜裡，我一次又一次閱讀報上刊載的新聞：2004年11月16日，菲律賓丹輓省璐西塔糖廠的蔗農們，因為抗議地主強佔土地、苛刻工資（一天工資僅9.5披索，相當六元新台幣，當時，搭乘一趟交通車，車費為7披索。那些工人一週僅僅被允許工作兩天，沒有工作的日子也不被允許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而集體罷工。蔗農們罷工後，他們的政府並沒有為他們伸張正義，討回公道，相反的，他們發動軍、警聯合暴力驅逐，造成十四人死亡，包括兩名年僅十歲和十二歲的孩童。根據媒體報導，抗議罷工的農民，死掉的都被吊起來鞭打，受傷的也不准就醫，直接拖進工寮，任其哀號至死，……。

面對這世間的惡，我無力抵抗或給予襄助，只好以文字迎擊。

我想，我找到我的使命了。

2月中，研究所開學後，在周老師的長篇小說課，我開始著手我的第一部歷史小說——《紅色茉莉花》。這是一個關於菲律賓丹韃省「璐希塔蔗糖廠」農工革命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一群虔誠、勤奮、卑微的天主教徒，與蠻橫、貪腐、長期掌控豐富資源的龐大世族纏鬥角力的故事。

小說主角設定為罷工蔗農領袖薩瑪爾年僅十九歲的女兒喬伊。她那終年如夏，陽光卻懶於照拂的家園，在軍方派遣的坦克車和機關槍的掃射中毀於一旦，令她走頭無路，孤立無援，被迫從驚心動魄的血腥鎮壓中逃離丹韃，輾轉流浪到馬尼拉，有機會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然而，父親、鄰里叔伯們渾身髒污的衣褲，頭上綁著毛巾，雙腳跣著拖鞋，手臂高舉耶穌、聖母瑪麗亞的神像和旗子標語，在眾人高亢的歌聲中鼓播飛揚，布面上斗大的字「要活，不要貧窮」、「要米，不要子彈」的畫面，時時刻刻在她腦海如波浪翻滾，召喚著她。

璐希塔蔗田六千公頃的土地，以眾星拱月的卑微姿態，環繞著李氏家族搶占自農民的偌大豪華莊園，上萬名農工任其差遣奴役、予取予求，卻三餐難以溫飽。喬伊，原本單純平凡的女孩，如喪家之犬從貧窮匱乏的農村闖進馬尼拉這繁華錦繡卻暗藏危機的大都會，又機緣巧合回到丹韃省，開始她連串的秘密復仇行動。其間，她承受無數風雨摧折，也經歷愛情滋潤、友情與背叛。現實的種種煎熬，反而強韌她追討公平正義的勇氣，挺身帶領死傷農工們的眷屬組成農民團體，展開丹韃蔗農有史以來最值得驕傲的一場長達十三年的聖戰。

小說為了提升其可讀性和知識性，除了必要的戲劇化加工，描述情愛糾葛的纏綿與仇怨報復過程的緊張懸疑之外，隨著情節的推演也大量介紹菲律賓的風景、習俗、民情、宗教信仰與堅持、社會財經政治等概況，方便讀者了解其時空背景，理解主角的處境和作為期能產生投射作用，充分掌握作者所要表達的核心價值與生命意涵。

創作期間，非常幸運地有周老師經常給予斧正，同學們幫忙提醒一些疏忽的細節，讓我能邊寫邊修改。雖然最後的成果仍差強人意，因此在提出畢業申請時，我再度修改兩回，期望能提高小說品質。

紅色茉莉花

第一章

1

2004年，秋，璐希塔莊園。

高牆上的月光變成奇異的灰藍，又變成淡灰微紫色，一隻藏在磚縫裡的秋蟬知了知了地叫了起來。芒果樹上的黑貓沉著蹲踞在枝椏上，冷眼觀看樹下井台邊驚慌失色，一閃而過的人影，以及後邊追逐雜沓的腳步聲。

杰米是璐希塔莊園的僕役，十三歲就在養豬場處理餵水，調煮飼料，月薪二百八十披索，足夠每年一次到市區的路邊攤為父母親和自己添購幾件棉T，幾條短褲。他生性樂觀，雖然工作吃力，生活拮据，卻並不為苦。他和大多數莊園裡的工人有著同樣的想法——這一生將吃勞碌所得。這是聖經教導的。也將老死在莊園裡，因為李金環是他們的主人，作僕人的，要懼怕戰兢，用誠實的心聽從肉身的主人，好像聽從基督一般，直到永遠。這也是聖經教導的。

今年是他進入莊園的第十年，所以他得到第一季的一天假期，得以回去探視家人。班頭告訴他必須在隔天的晚飯前回來，他卻因為陪伴在蔗糖廠上班的父母親上教堂聽保羅神父講道，而錯過了返回莊園的時間，遭到僕役班頭的毒打。過往他也常常因為工作沒做好受到懲罰，但不像這次，班頭知道他聽完講道，又跟著大夥與保羅神父商量糖廠連日來發生的許多衝突事件，就生氣地動手打他，手勁之強令他皮綻肉開，痛得他發狠地想逃開。

沿著莊園後方筆直的碎石子路沒命的跑，兩旁種滿灌木叢，長達一兩百公尺沒有分支岔路，直跑到氣喘咻咻汗流如注，頸項間垂掛的鱧魚眼在胸前快速彈跳，

雙腳才踏上盡頭的雜草堆，人影倏然下墜，瞬間消逝無蹤。

班頭和兩名僕役站在後方二十公尺處停下，一樣氣喘如牛大汗淋漓，目光卻是冷漠的，望著前方的闇黑陰影，沒有恐懼沒有驚奇，只無言地往前繼續走向盡頭，麻木地拿起斜靠在高牆邊的鐵鏟，鏟起一旁的黃土填向凹穴，……。

耶穌受難日這天，在丹轆塔納伊草木茂盛的山坡上，日正當中，一群已齋戒三天且熬夜禱告的男人，凹陷的雙眼外佈滿黑眼圈，神色十分憔悴，腳步不穩地顛跌搖晃，在教堂廣場前低著頭，手牽手，口中唸唸有詞，一起走向「安亭安亭」¹ (anting-anting)。大型陶碗內堆滿物品，有小圓石、玻璃隕石、某種不知名動物的骨頭、禱告用書籤、十字架、鯰魚眼、……。經過神父與眾人的禱告、祈福之後，這些東西都變成了護身符，可以避開死亡或身體傷害。

忍受試煉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煉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耶穌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²

一名三十多歲的男子走到眾人面前。從他黝黑的臉孔，雙手指節上的厚繭判斷，他應該是一名蔗農。只見他從容地拿起一把魯洛 (bolo, 菲律賓的長刀)，在一塊礪石上來回磨碾，直到刀身發出鋒利的亮光，然後一屁股坐在早先預備好的小圓桌前，攤開左臂，手心緊握著他的安亭安亭，默念哈利路亞，右手高高舉起長刀，瞬間劈向左臂，一刀不夠，再劈，兩刀也不夠，再劈。連續三刀，遭受砍擊的左臂竟然完好無恙，沒有任何傷口，沒有流血。他從頭再來一次，這次劈得齜牙裂嘴，顯示試煉非常徹底，信心也非常充足。圍觀的眾人抿著嘴，微微皺起眉頭，神情卻是崇敬且振奮的。最靠近試煉男子的一名同伴伸手摸向他的安亭安亭，倏然抽回手，說它熱得滾燙，一定是聖靈加持的關係。

大夥兒見狀，逐一向前，拿起他們各自屬意的安亭安亭，緊握掌心，在耶穌受難日的午后，每個人都要測試他們各自護身符的效能，或鞭打、或刀刺、或射擊。其中有些人難免會受傷，但他們很快承認是自己信心不足、是自身卑賤的原罪作祟，需得請求聖靈寬恕，並順服地再接受一次試煉。因為保羅神父教導他們，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邪佞的也要順服，因為在上有權柄的，都是出於神，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定的。

令人昏昏欲睡的炎夏午後，保羅神父送走最後一批告解完的信徒來到主堂，留意到放置安亭安亭的神臺上，那只原本該承接耶穌眼淚如今卻放滿鯰魚眼的陶碗時，他原想叫修女來問問究竟怎麼會這樣，才轉瞬又被繁忙的服事給打斷，無暇表示他內心的詫異。他到丹轆省這座天主教堂服事有十一年了，幾乎全年無休，講道、探訪、為村民們排解紛爭，教導失學的孩子們讀書寫字，因此沒把心思放

¹ 亦即與聖像聖器放在一起的物品。

² 此語出自雅各書一章 12 節。

在一只陶碗上，甚至沒留意到這只陶碗裡的「眼淚」是什麼時候被清掉，什麼時候放上鯰魚眼的。

這時，齋戒禱告的信徒已經走得差不多了，後院圍牆的木門被打開來，一名二十歲左右，穿著白上衣、藍色兩片裙，長相秀麗，身形高瘦的女孩走進來，手上拿著一束茉莉花獻給修女，修女開心地將花插在講壇旁的玻璃器皿上。少女朝保羅神父走來，深深彎腰鞠躬。

「妳母親好些了嗎？喬伊。」保羅神父問。

喬伊沮喪地搖搖頭。「明天我想帶她到靈媒那裡看看。」

保羅神父想阻止她，但他不能。他知道這裡很多信徒生病寧可發動親朋好友幫忙禱告或去找靈媒，也大多不去市區看醫生。一方面因為迷信，更大一部分原因是貧窮，即使公立醫院收費低廉，村民們照樣負擔不起。他作為神職人員，自然深信禱告的力量，但生病看醫生是理所當然的，兩者之間沒有衝突。

「我爸爸要我來告訴您，昨天他們和糖廠協商的結果，所有的要求都被駁回，李老闆很生氣，覺得您不該偏袒農工，不該多管閒事。說如果您再不專心做好神父的工作，他就不再到教堂來，不願意奉獻金錢給教會。」

一輪火紅太陽斜斜照耀，四周熱氣依然蒸騰，保羅神父卻發現他的心涼了半截，不但無法回應喬伊傳來的話，視線緊黏著神檯上那個愈來愈暗淡的陶碗，恍惚間似乎看見一條蛇的身影從碗底逐漸探頭，墨色的三角頭型吐著舌信。他向來澄澈明亮的雙眼，頓時蒙上一層厚厚的灰，令他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

「神父！」喬伊握著他的手搖晃。

「啊，妳還在，」保羅神父為自己的失態感到抱歉。「我請修女給妳一點錢。」

「不用了，我還有。」喬伊說：「請神父為我母親禱告吧，她需要神更多的恩典。」

保羅神父看著喬伊離去時落寞的神情，深深覺得的不捨，也為他自己的無能為力感到氣餒。但他馬上禱告，請求原諒，勸勉自己當在耶穌裡剛強壯膽，信心堅固。

後院圍牆外，龍果子藤纏繞糾結雜草叢生的藤蔓下開出一朵朵白色碩大美麗的花。信徒們每天在這兒進進出出，踩出一條尺寬的小路。孫仲軒牽著單車在門外等候著，見喬伊走出來，他隨即綻出迷人又深情的笑容。喬伊回以嫣然一笑，安靜的坐到後面的鐵架。

單車很快騎上大馬路，路面有些坑洞，孫仲軒都巧妙的避開。天色忽然轉暗，刮起強風，兩旁甘蔗園內的青蛙叫得格外起勁，好似為了迎接即將來臨的暴雨。車速很快，車子卻出奇的平穩，喬伊右手環向他的腰，頭微微靠向他的背。孫仲軒騰出一隻手，握住喬伊的手肘，兩人雖然沒有交談，卻似乎已說了千言萬語。

雨終究沒有落下，太陽擠不出雲層，天際依然罩上一層黑紗，甘蔗園裡的燥熱稍稍得到舒緩，喬伊卻感到難以言喻的憂傷交混著春情難耐。

「你下禮拜走，」她問：「什麼時候再回來？」

「明年五月拿到學位就回來。」孫仲軒用力握緊她的手又快速鬆開握向把手。
「要等我回來，一定？」

喬伊沒有回應。她知道她只是繫在風箏上的一條絲帶，一陣強風就能被扯斷，不容許她做任何允諾。

「喬伊？」孫仲軒不安地回頭看她。

「嗯。」她伸長手臂摟緊他的腰，臉貼向他不斷晃動的背脊。還沒離別已然思念的不捨與疼楚強烈撕扯，激得熱淚盈眶。

單車輾過橋頭，轉向狹窄曲徑，喬伊忽然道：「在這裡停一會兒。」

她跳下單車，牽著孫仲軒的手，快步走向濁水河岸，一棵高大的芒果樹下。天色昏黑，估計路過的行人看不到這裡面來，她熱情而絕望的抱著孫仲軒，牽引他的雙手在自己身上遊走。大著膽子說：「我現在就給，你敢嗎？」

太意外了，孫仲軒看著她，目不轉睛。潛藏十幾年的情慾，他為什麼不敢。但，在這野地裡？

「我只想證明我的決心。」她希望他是生命中第一個男人，在她還有機會選擇的時候。

一聲秋天的雷鳴響在他倆的頭頂。孫仲軒熱切緊抱著她，怦怦狂跳的胸膛熨貼著她的臉，懷裡的人兒令他非常亢奮又異常軟弱。這一刻，他才領略到未來對自己和喬伊是多麼難以掌握。

好一會兒，輕輕拉開一點距離，捧著喬伊的臉說：「我要給妳的不是一時的激情，是一輩子的歡愛。一輩子，我們倆。用隆重的婚禮娶妳進門，給妳安穩、靜好的一生。答應我？」

喬伊仰著臉睇著他，無限感動，眼淚完全不聽使喚如繁雨直落，卻始終緊閉著雙唇。

「喬伊？」他記憶裡的喬伊不是這樣的。孫仲軒親吻著她的唇、她的臉、她的淚水。「喬伊，答應我，無論如何等我回來。」

懷裡的她輕輕搖頭，淚水從他領口滑進他的胸膛。他的喬伊變了，變得軟弱遲疑，變得不像原來的她。

喬伊的果斷自主在很小很小的時候就可看出端倪。十二歲那年，村子裡七、八個孩子餓昏了，相約到後山挖野洋芋，同伴拿著鋤頭往雜草叢生的黃土地使勁掘過去，一隻灰色野兔突然自草地裡蹦出來，脖子右側淌著鮮血，整顆腦袋搖搖欲墜。所有的孩子全嚇傻了，唯有喬伊當機立斷，抓起鋤頭朝野兔頭頂補上一記，結束牠的生命。

「妳好殘忍哦。」同伴阿絲特指責她。

「你能救牠？」

「當然不行，可是妳殺了牠。」

「我不忍看牠受苦。」

「但妳還是殺了牠。」

「我只想結束牠的痛苦。」

這就是喬伊，在她早熟的心智裡總有出人意表的行徑。孫仲軒不記得自己不是在那天的那個黃昏裡喜歡上喬伊進而開始認真教她學華語。他只記得，從那以後，他的目光總追隨著她的身影，任由她的一顰一笑牽引他的喜怒哀樂。他始終記得她那張細緻鮮明的粉臉曝曬在日頭下微微泛紅，兩翦藍藍秋瞳熠熠生輝的模樣。

一道金光破出雲層，秋陽夕照，映向喬伊水霧朦朧的眼，熟悉的星芒，閃著愁情。濁水河啞啞低語忽悠傳來，原將燦亮的天際驀然出現一道道蛇狀烏雲，投影在她粉白的臉頰，遮去她捲翹睫毛下青春顫動的水眸，令孫仲軒感到一陣驚心。

2

巴司塔住在丹轆郊區的香蕉林內，他的小屋位於一座低矮通風不良的山丘上。小院子裡堆滿了老舊的塑膠瓶、輪胎、電器用品，以及回收自垃圾堆成為一盆盆植物的蕨類殘株和小檸檬樹。他穿著套頭布衫，外邊罩一件披風，短褲下面光著腳，臉上的膚色與四肢一般黝黑，在暗淡的房裡，顯得兩隻眼睛格外精神。招呼眾人進入屋內後，他開始喃喃祝禱，接著拿起地上一枝毛筆，滿沾著雞血，聚精會神地在泛黃的紙上寫起沒人看得懂的文字。

屋內擱著各式各樣的陶盆、陶盤、鍋子，兩隻用來獻祭的公雞被拔光毛，赤裸的垂放在木箱上，地上一只海碗承接牠體內汨汨直流的血液。動物特有的腥味緩緩漫撒開來，充斥整個室內，予人一股隱隱的不安。

仔細研究自己所寫的「天書」後，巴司塔滿意地走進一間臥房，出來時拿著好幾個玻璃罐子，每個罐子裡面都裝著乾掉的各式種子、樹根、果皮、樹葉、不知名的昆蟲屍體，罐子外面全部用塔加洛語寫上標籤，整齊排放在木架上，以權威的口吻對著前來求診的病患解釋它們的用途。這些「葯」，大到可以治療癌症、痢疾、腫瘤，小到感冒、拉肚子、被蟲蛇咬傷，統統難不倒。

外邊日頭高掛，屋內卻莫名陰寒，巴司塔的太太端出他特調的青草熱茶請大家喝，說這種茶可以強身健脾，預防病痛，並且延年益壽，到世界任何地方都買不到，能夠來到喝到算是賺到。今天來找他看病的患者照樣擠滿一屋子，可憐這些人大多是重症患者，各個骨瘦如柴勾著頭，油盡燈枯地等候他施展奇蹟。

喬伊猶豫地端起一杯青草茶遞給媽媽。「先喝一點看看，要是不舒服——」

「怎麼可能不舒服！」巴司塔太太嚴厲地瞪著她，生氣的搶過她手中的水杯，遞給旁邊的病患。

在塔納伊這個醫療資源貧乏的小農村，沒錢看醫生的病人，多半能拖一天是

一天，藉著禱告祈求自我安慰，看看它會不會自己復原，萬一病情惡化，就只能來找通靈療師或稱靈媒幫忙作法，如果運氣好，十天半個月可能減緩病痛；要是運氣欠佳，延誤病情，最後回天乏術的也大有人在。雖然明知機會渺茫，大家還是想試試那萬分之一的可能。

喬伊的母親已經生病好長一段時間，不明原因地三天兩頭發作，一發作起來便痛得在床上打滾，狂亂地垂打牆壁，身形日益消瘦，無時無刻把頭垂在胸前，像一具斷了頸子的木偶。

陶介薇遠從台灣而來，跟喬伊昨天上午第一次在璐希塔莊園一間像書房的辦公室裡見面。採訪過李金環後，發現疑點重重，急著想找他的秘書再請教幾個問題。喬伊的弟弟告訴她，她帶母親去看病，原以為是一家診所，沒想到是這樣一個所在。計程車司機堅持在大馬路上放她下來，幫她指出方向便揚長而去，害她足足花了一個多鐘頭才找到這兒。此刻渾身熱汗淋漓，卻已在屋外徘徊良久，憂慮裡面的通靈療師見她是名異國弱女子，可能好欺負，會不會在她身上下蠱，將她囚禁在暗無天日的小房間裡，吸光她身上的血肉，作為通靈的媒介。據說內格羅斯島外海，還住著巫蠱師，借由特別收集的蜈蚣、甲蟲和蜜蜂，去攻擊他們的仇人。陶介薇心想，她跟誰都無冤無仇，只是一家小報社的記者，就算沒採訪到上司要的新聞，也不至於被炒魷魚，沒必要拿性命開玩笑，但是就這樣空手而返，未免太孬。

「不好意思，」她的出現，令現場所有人大吃一驚，包括那名通靈療師和他的妻子。

「陶小姐？」喬伊在陶介薇找到她之前先認出她。

「妳果然在這裡，太好了！」

「坐下！快坐下。」巴司塔太太硬拉著陶介薇坐到一旁地板上，將食指放在厚厚的嘴唇上，示意她安靜。

接下來一個小時，她跟大家一起噤聲等候通靈療師作法、驅鬼。他說他的「天音」能和上帝接通訊息，經由白花引道，指示他到附近山林裡採摘各式葯草，醫治生病的眾生，並將上帝的諸般福音傳向地極。陶介薇聽得百無聊賴，找機會想靠近喬伊跟她說幾句話，問一兩個問題就閃人。巴司塔太太似乎看出她的企圖，故意為她倒來一杯黑伶伶的熱茶，要她趁熱喝，順便把嘴巴閉起來。

繞一大段路來到這兒，她的確口乾舌燥，但這碗熱茶嗆味撲鼻未免長得太詭異。不好拂逆人家的好意，她只把碗緣貼近唇邊，兩眼滴溜轉，注意到牆上有一幅畫工拙劣的水彩畫，畫的是——幽浮？

冗長的法事總算結束了，眾病人一一喝下通靈療師特調飲品，付完錢，準備回去等候葯效發作。

陶介薇一時好奇心大發，趨前問：「您真的看過這個東西嗎？」她指著牆上那張幽浮畫。

巴司塔眯著眼故作神秘地放低聲量，像在洩露天機，「看過。它們總是盤旋在教堂左上方四十五度角。」

「為何？」

「為了充電。」他指著畫中光亮的部分，解釋：「這亮光就是要指引我照上帝的旨意去採集良藥，為人醫治百病，好彰顯神的榮耀。」話才說完，四下一片淒黑，停電了。他的上帝剛好沒有派幽浮賜他光亮，眾人只得一一告辭。

在菲律賓停電是家常便飯。老台商們都知道，選舉期間尤其一天到晚停電，每次停電就有事情發生，不是有人作票，就是有人被幹掉。今天應該是純屬巧合。

「妳從哪裡來的？來做什麼？」黑暗中，巴司塔低沉的嗓音突然在陶介薇耳邊響起，嚇她一跳。

「我是台灣的記者，來採訪一則新聞。」

「不該你知道的事就別問。」

「什麼事不該我知道？」

他頓了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妳即將要去做的事很危險。」

「上帝告訴你的？」因為不信，她語帶戲謔，態度很是輕浮。黑夜中，見巴司塔目光陡亮神色肅然，沉凝片刻，沒再接續任何言語，只定定地望向天空。

陶介薇也望向灰黑的天空，雷聲悶悶地響起，似乎快下雨了。十一月天，在台灣應是「一場秋雨一場寒，十場秋雨好穿棉。」在永夏的菲律賓則依然酷暑難當，整日汗水流不止。轉頭見喬伊身上一件背心、前胸全濕透的淡綠色T恤，一條廉價牛仔褲，頭髮凌亂覆額，形容十分憔悴，與昨天在辦公室見面時的俐落幹練判若兩人。

山丘小徑崎嶇難行，喬伊的母親氣息奄奄趴在她肩上，臉色蒼白，雙眼凹陷得嚇人。這群患者各個病得不輕，他們得走上好幾公里的路才能到達這裡，現在又要走好長一段路回家。病成那樣，都不知道有沒有命平安返抵家門。幾度開口欲言的陶介薇，想了想，又全部吞回肚子裡去。

一台妝飾華美的花車魔幻地從陰暗處開來，上面載著耶穌的聖像，聖像四周擺滿鮮花、手帕、十字架、印有瑪麗亞字樣或形像的紙張、小圓石、玫瑰珠環、鯨魚眼，病患們一見馬上提起勁爭先恐後衝向前，抓取花車上頭的各樣物品，口中虔誠的禱告著。喬伊舔著乾燥的嘴唇，望著氣若游絲的母親，不得已跟著眾人伸手探向車內，拿了一只瑪麗亞的小聖像放進母親口袋裡。

無情的太陽快速隕落，夜幕來得又急又猛，陰沉地注視著一張張惶惶然的臉龐。花車急駛而去，遠方刮起憂傷的晚風，無限蒼茫的四野加大它的廣度，眾人突然辨不出東南西北，只能豎起耳朵仔細傾聽那幾百公尺外汽車呼嘯的聲響，然後各自摸索奔向自己以為的道路。

「妳母親是什麼病？」陶介薇問。

喬伊苦澀地搖搖頭。「我能知道就好了。」

「沒打算帶她去醫院檢查？」這個問題真是蠢到沒藥醫。陶介薇說完就後悔了。

「窮人家的打算，永遠只能是打算。」喬伊嘆了長長一口氣，問：「妳會到這裡來找我，想必有很重要的事？」她見陶介薇將她母親另一條手臂擱在自己肩上，有些感動，卻依然戒慎著。

喬伊是璐希塔糖廠主人李金環的秘書，李金環於三年前跟台灣一家電廠簽定合作契約，雙方約定各出十億新台幣在呂宋島南部聖貝納迪諾海峽建造火力發電廠。沒想到李金環收下台灣企業匯過來的五億元款項後，卻完全沒有動工的意願，甚至連當初允諾幫忙取得的土地都沒有下文。這筆投資官方也提供了百分之二十的資金，為此在立法院引起相當的關切。

藉著陶介薇手機上的照明，她們走走停停好不容易來到大馬路上。明明是盛夏的黃昏，迎面卻吹來冷寒的風，腫胖的雲層幾乎要擦向遠處的芒果樹梢，四野墨黑得叫人心慌。

「我想請教妳，知不知道幾年前璐希塔集團與台灣企業合作開發的電廠，目前進展如何？」

喬伊面露疑惑。「我也是今早才聽說這個案子，應該是我進集團之前簽訂的。」

「即便如此，只要它仍在進行，公文行走，妳作為秘書，沒道理一無所悉。」

「的確。除非……」

「除非它被擱置了，或根本作廢。」

「為什麼妳會這樣說？今早妳到辦公室訪問李老闆時，他不是告訴妳整個案子仍緊鑼密鼓的在進行。」

「緊鑼密鼓三年，連土地都沒著落，廠址都沒敲定？妳覺得合理嗎？台灣方面三番兩次要求過來勘察，都被李金環拒絕了，這其中沒有隱情？」

喬伊一下語塞，不知如何作答。西南方向的天空抖著一個殷紅色閃電，殘缺的橘色斜陽從臃腫雲層中，嘶聲射向道路，空氣愈發沉重，激得大夥兒熱汗涇涇。

「李老闆怎麼解釋？」

「他說，整個案子都交由一位叫雷蒙的副總全權處理。」

「雷蒙副總？」

「能安排我跟他碰個面嗎？」

喬伊抱歉地搖搖頭。「我可以給妳電話，但妳得自己找機會。雷蒙副總輕易不跟我們底下人說話。」

「連妳也不能？」

喬伊現出一抹苦笑。「我想妳可能誤會了，我年資輕，能力有限，在公司裡沒有絲毫影響力。」

「如果一名秘書能陪著老闆出席各種重要場合，其地位就絕不適合用『底下人』這形容詞。」早三天前陶介薇已來到馬尼拉，首先拜訪的對象並不是李金環，而是台灣的僑務委員丁進德，以及他介紹的七位旅居菲律賓數十年的台商。關於璐希塔集團她其實已經有相當的了解，只是無法更進一步取得電廠建案的資料。

「如果我告訴妳，李老闆之所以對我另眼相待，並非看重我的才能，而是因為我的……」

「美貌。」陶介薇知道這字眼讓她難以啟齒，乾脆代她說了。李金環的風流豔史她早有耳聞，「所以，妳是他的——」

「不是。」喬伊否認得斬釘截鐵。「至少目前還不是。」

微弱天光下，強風利颯，翻動喬伊柔柔的髮絲，如稀疏的珠簾垂往光潔的粉頰、額頭，秋水般的明眸藍如汪洋，飄忽地拋向遙遠的地平線，許久才轉過頭來淒涼一笑，那憔悴的笑容意外地有著優雅的、令人著迷的風韻。聰明如李金環一定早早就發現了，既然發現了又怎肯錯過。陶介薇和她站得很近，可以嗅出她鼻息裡無奈的呼吸。

兩人同時陷入一段很長的沉默，能敏銳感知過了好久好久，竟沒有一輛車子經過，更遑論計程車。陶介薇沮喪地抹掉額頭的汗水，莫名興起隱隱的不安。通靈療師陡亮的目光彷彿在眼前閃現，令她一陣顫抖，視線用力看向最遠處，希望看到一絲絲光亮，可是沒有，無論往哪個方向從哪個角度全是黑鴉鴉的。

驀地，從背後伸來一隻手，搭在她肩上。是喬伊。

「不用擔心，每兩個小時會有一班吉普尼。」

「兩小時！」陶介薇真想直接死掉算了。兩小死她都要渴成肉乾了。

話聲才落，左後方突然燈光刺眼，引擎聲哄隆隆地由遠而近。喬伊忙將她母親交給陶介薇，直接衝向馬路中央，大幅度揮動兩條手臂。吉普尼速度極快，眼看著就要撞上她，煞車聲幾乎刺穿耳膜，輪胎在柏油路上擦出耀眼的火花。車子就那樣直挺挺的定格在馬路中央。啪！打開車門，喬伊只跨上一條腿，另一條腿垂在外頭，單手抓著鐵欄杆，身子傾斜四十五度，不讓司機將車門關上，好等候陶介薇攙扶著她母親緩緩到來。

「Hurry up! you think my time's free?」司機暴烈的美語叫罵聲，挾雜著菲律賓濃重的口音和怒吼的塔加洛語，就算聽不懂也猜得到是什麼意思。

陶介薇嚇出整額頭的冷汗，心臟快蹦出來。一輩子沒搭過這麼驚心動魄的公車，直到上了車，坐下來，頭皮還麻麻刺刺的。這種廉價交通車一趟一人要價九披索，是利用進口廉價二手柴油引擎改裝成的，車上只有兩排面對面的鐵製座椅，車頂沒吊環，左右兩邊四片窗戶全都沒裝上玻璃，車外呼嘯的晚風吹得人長髮狂亂，面皮獵獵作響。

「Bayad po」³司機也是 konduktor（車掌），要負責收錢、找錢。

陶介薇正要起身，喬伊已將車資付了。

天色實在太黑，完全看不出車上還有沒有別人？都坐著什麼人？只偶而跟著強風飄過來的汗水、蘿蔔酸菜味得知對面尚有別的乘客。陶介薇下意識地緊抱著斜背肩上的包包，緊挨著喬伊，喬伊緊摟著她母親。車速之快感覺每一秒鐘都可能將她們拋出車外。關於台商之間傳遞的小道消息，包括外國人搭乘吉普尼的恐怖經驗，此刻一一在她腦海中跑馬燈。

「妳知道我們該在什麼地方下車嗎？」陶介薇憂慮地詢問喬伊。窗外一望無際的田野，每十分鐘二十分鐘甚至三十分鐘都長得一模一樣，根本分辨不出哪兒

³ 塔加洛語，付錢的意思。

是哪兒。

「當然知道，不要擔心。」喬伊的口氣倒是很篤定。她是塔納伊土生土長的野女孩，還沒到璐希塔莊園工作以前，為了裹腹更為了存活，經常帶著兩個弟弟徒步到數十公里外的農田撿拾人家遺落的稻米、地瓜和各式蔬果，對這裡的地形地物熟悉到閉著眼睛都能走回家。

跟著兩聲悶雷後，忽爾一道閃電迎面劈來，這時陶介薇真切地瞧見她正對面坐著一名身穿圓領灰色汗衫、七分褲捲起的大漢，正用不懷好意的眼神注視著她。因為過度惶恐，呼吸一下終止，渾身毛骨聳然。旅遊書上說，菲律賓人民因為生活困苦，也因為政府警力不足，較偏遠的村落治安一塌胡塗，雞鳴狗盜多如牛毛，出沒在任何地方，劫掠、勒索、偷竊，對像無分外國人或本國人。

「Give me bag！」

偌大的吼聲堪堪揚起，男人的拳頭緊接著擊向陶介薇左邊太陽穴，痛得她慘嚎一聲，整個人摔向座椅下。閃電一道接著一道，不久豪雨打在車頂上，像千軍萬馬奔騰，加深她內心的恐懼。

「Fuck you！」喬伊聞聲一躍而起，單手拉起陶介薇，馬上揮臂踢腿還以顏色，身子嚴重搖晃中，還不停高聲叫罵，企圖以聲勢逼退對方。外表瘦弱的她竟能如此勇敢義氣，令陶介薇打心眼裡感動。

遭到羞辱的男人呆楞數十秒鐘，仗著體格的優勢，一把推倒喬伊，準備再接再厲補上老拳。喬伊的母親嚇得發出尖叫，陶介薇悄悄從包包裡掏出她的辣椒粉噴劑，乘勢朝他眼目噴過去。

「啊！！」男人痛苦的摀著臉，司機終於發現車箱內的騷動，死命的踩住煞車，所有人全部向前衝撞，擠成一團，再以慢動作各自分開。陶介薇於混亂中將噴劑塞向喬伊母親的上衣口袋。

「怎麼回事？」司機打開車頂小圓燈，生氣地從駕駛座站起來，凌厲的眼迅速向眾人掃過一圈，目光停在喬伊和陶介薇身上。

陶介薇發現他兩手十指間塞滿摺疊得整整齊齊的花花綠綠二十、五十披索紙鈔。乍看之下，以為是新型戰鬥武器。

男人繼續跪在地上哀嚎。所有乘客也許見怪不怪，也許害怕惹禍上身，統統選擇袖手旁觀，一眾的噤若寒蟬。

「妳說，怎麼回事？」

陶介薇弄不清楚他問的是她，還是喬伊，忙回答：「耶穌懲罰他。男人欺負女人，耶穌不開心。」

司機瞪大牛眼，被她可笑的答案搞得氣虛，追問了一句蠢話：「妳怎麼知道是耶穌？」

「因為這個。」陶介薇將噴劑放進喬伊母親口袋時，順手摸出方才喬伊從花車上搶來的瑪麗亞小神像。雖然她不明白基督信仰在菲律賓人心目中的地位，但從方才大夥兒瘋狂抓取聖物的模樣，約略可以了解他們迷信的程度絕對不亞於任何落後地區民智未開的善男信女。「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

信祂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這是她讀小學隨鄰居到教堂混麵包糖果吃的時候背下的金句，此刻用英文念出來儘管不流利，還是能讓人產生某種難以言喻的敬畏。

司機忿忿地看著她們，又看看那淚流滿面的男人。龐大的雨量不斷灌進車內，他思忖著不知該如何應付，遂重新坐回駕駛座，繼續上路。

接下來的半小時車程，她和喬伊胸口兀自嘖通嘖通狂亂不已，車內卻異常平靜。

「Lugar lang！」⁴

到站前，喬伊用華語告訴陶介薇：「等一下妳走前面，先下車。」

「為什——」她一句話沒能出口，吉普尼已經停下來。

「快！」喬伊伸手用力將她推向門邊，她一個踉蹌險險撞上門邊的欄杆。下了車不是下到路旁，而是路中央。驚恐未定，駭然發現她們被重重霧霾團團圍住，恐懼達到頂點幾乎要把持不住狂叫出聲。

「終於明白天有絕人之路。」她跟自己嘀咕著，雙手在發抖，腦子更是抖得厲害。為免手機、筆記、皮夾給淋濕了，她緊緊抱著包包揣進懷裡，一面默禱著那惡棍沒有跟著一起下車也沒有同夥，並開始警覺，這趟採訪之旅想平安而返，恐怕真得靠神靈保佑了。

「先到我家坐坐。」喬伊和她母親更是一身狼狽，濕透的衣服緊貼著她們紙片般的身子骨，彷彿一陣強風就會被刮走。

「妳家離這裡很近嗎？」才走到馬路邊她已被暴雨打得昏頭轉向。

「很近。走路不到半小時就到了。」喬伊說話的語氣之平緩，好像說的只是三餐日常那麼簡單。

陶介薇兩腳登時釘在原地，完全沒有動的意願。半小時？那是什麼概念？這女人怎能將如此刻苦的生活不當一回事？

「快跟上！」喬伊口氣中透著緊張，「保持安靜，別說話。」

「哦。」陶介薇勉強自己恢復備戰狀態，拖著如鉛的雙腳快步來到喬伊和她母親身旁。

從大馬路轉進爛泥巴小徑，雨勢依然滂沱，黑色旋風刮起路邊甘蔗陣陣墨綠色的浪濤四面搖擺斜傾，路上野草野花垂頭喪氣，裸露的根莖在腳邊勾勾纏纏。哪來那麼多豬籠草、石菖蒲，走幾步就磕絆一下。行經一方水池旁，喬伊從漆黑的路旁摘下一片姑婆葉遞給陶介薇。「妳的包包。」

「謝謝。」這女子的確很不一般，都自顧不暇了，還能關心她的包。

四下裡空空蕩蕩。一道閃電陡然打在她們腳邊，像火龍一樣，企圖吞噬她們。接著幾道微弱的閃電，勾勒出前方街道、平房簡陋的樣貌，與她白天來的時候相差無幾。短短幾秒鐘，所有影像又消失在漆黑中。小徑低窪處積水嚴重，一腳踩下去，水花濺到褲管上，慌忙踩往別處，水花濺得更高，再換一個地方，泥濘依舊，算了，反正渾身上下已經濕透了也沒差。那不知從何處飄來的惡臭，在黑夜

⁴ 塔加洛語，下車的意思。

中恣意蔓延，糾纏不去，宛如將這整個小村落披上哀婉的喪服。

三人牛步來到一家雜貨店前，總算看到燭光。陶介薇偷偷遞五百披索給喬伊，請她幫忙買點吃的喝的。

「我還有錢。」喬伊客氣地說。微弱的光影處見她靦腆地低著頭，蛾眉暗鎖。

「拿著。」人在困境中特別能體會錢財如糞土。陶介薇承認自己向來小氣巴拉，但今晚她只想找個乾爽的地方，好好填飽肚子，再睡個平穩的覺，此外別無他求。

喬伊不再推辭，置辦了一大包散裝麵條、空心菜、地瓜葉、高麗菜，和——

「妳不會是想回家做飯吧？」陶介薇按住她接著拿上來的一把龍鬚菜，問：「這都已經什麼時候了？」或者時間的概念已經不屬於她。

「這附近沒小吃店，除了回家煮，沒別的辦法。」她不解釋也就罷了，這一說完陶介薇真感到餓得前胸貼後背，外加兩腳發軟。

「總有賣一些熟食吧？」

「只有兩種熟食。」

「哪兩種。」無論什麼熟食她全要了。

「炸豬皮和炸雞皮。」

陶介薇相信她眼淚一定奔到眼眶外了，從來堅強如一塊大理石的她，也不得不承認自己被眼前的遭遇徹底打敗。

「那就，買些蛋和肉，至少。」

「明天早上屠宰場才會送肉過來。」雜貨店胖胖老闆娘一邊拿塑膠袋裝蛋，一邊冷淡的說。

好了，現在她必須抱著包包，還要抱著二十顆雞蛋和一堆已經乾癟的蔬菜，跟無情的風雨搏鬥。

當她們拖著滿身疲憊走進喬伊家時，四野仍在狂風暴雨中顛顛巍巍。映入陶介薇眼底的是擺著許多陳舊鍋盆的地面，衣物都堆在牆邊兩處雨水還沒肆虐到的角落，四方木桌上十幾顆青綠芒果和半數已經發黑的地瓜，不知從哪裡飄來小魚乾的腥味騷擾她的口鼻，雨水打在鍋盆上的聲響此起彼落，清晰到讓她淚水直接奪眶而出。晌午過來時，只站在外頭和喬伊的弟弟講幾句話，怎麼也沒想到她作為李金環的秘書，在那豪華寬敞的辦公室裡工作，家境卻赤貧到常人難以想像。

桌上一小截蠟燭忽明忽滅，因為風的緣故。在昏暗中，她的父親和兩個弟弟裂著乾癟的笑容，靦腆跟她打完招呼，趕緊過來幫忙扶著喬伊的母親到左前方一塊布簾裡面換下濕透的衣服。說也奇怪，除了一樣瘦弱的背影，幾乎沒辦法將喬伊和她兩個長相平庸的弟弟聯想成一家人。當他們再出現時，陶介薇已經捲起袖管，在屋後簡陋的廚房幫忙料理晚餐，四、五個人忙碌而安靜，彼此都在尋找合宜的寒暄話題，喉嚨卻被冰粒子卡住也似發不出聲響。

陶介薇不知道她之後還會遇見什麼，但此情此景已足夠令她終其一生都無法忘懷。

所有食物全部下鍋以後，被雨水浸泡過度的爐子，卻怎麼也點不出火來。忙得焦頭爛額的喬伊拉了一張小板凳給陶介薇，招呼她坐下休息一會兒，什錦麵很快就好。

對，很快，頂多一、二個小時。陶介薇已經沒有信心了，現在就算會餓死在這裡，她也不會感到意外。打開手機，已經十點多，這一夜可真漫長。

隔日清晨，陶介薇在苦寒中醒過來，半截衣褲還是濕的，太陽穴腫脹疼痛得睜不開眼。由於長時間側著身子入眠，是以全身筋骨酸痛，意識依然恍惚，好似她的靈魂急著找尋回家的路，卻迷失在無邊無際的甘蔗田裡。喬伊快步來到她身旁，踩著地板好大聲響，驚覺她全身發燙，似乎病了。

「我要去上班了，」她說：「妳先到丹轆看病，然後直接到機場。半小時後會有一班吉普尼，現在趕去還來得及。」

「不行，我工作還沒完成。」陶介薇掙扎著起身，胸口窒悶喘不過氣來。

「別管工作了，求妳回台灣去吧。」她哽咽著：「我一個人照顧不來兩個病人。」這才發現她母親窩在牆角奄奄一息，病情彷彿比先前更加嚴重。

「妳不用照顧我，只是一點風寒沒啥大不了。」

和煦的晨光灑進房裡，風雨總算停了，暖暖的天候，帶來涼涼的風。客廳的鍋盆裡滿載的雨水從邊緣緩緩流淌，形成奇異的晶瑩光束。她父親和弟弟都出門去了，屋子裡外安安靜靜。

「妳在發燒。」

「放心，我帶了葯。」她包包裡有腸胃葯、感冒葯、止痛葯和退燒葯。「對不起，太叨擾妳了。」陶介薇強打起精神，給報社打電話，告訴他們她遇到的困境，再給早先投宿位於丹轆的旅館打電話，告知今天還要再住宿一晚。

「這個拿著。祝妳好運。」喬伊遞給她一張雷蒙的名片，快步走進昨晚那塊布簾後，再出來時已換好白襯衫，黑色窄裙，長髮全數攏在腦後扎成馬尾，尖尖的臉蛋，有股滄桑的美感，手裡提著一只淡藍色布包，在門口穿上低跟船型塑膠鞋時，隱約可見微裸的鎖骨上一片瘀青，想必是昨晚被那名惡漢給打的。

「妳母親怎麼辦？」

喬伊沒有回答她，匆匆迴眸一瞥，兩滴珍珠般瑩瑩的淚水溢出捲翹的睫毛，滑向臉頰，流到唇邊。然後，動作迅速地從屋後牽出一輛老舊腳踏車，單腳在草地上蹭了幾下便跨坐上去。

陶介薇站在窗台邊目送她的背影在晨光中拉得好長好長，長如她揮也揮不去的憂傷。湛藍的晴空遊蕩著朵朵白雲，從遠處蔗田後方的屋子傳來尖細的雞啼，艱難的一天才過去，新的一天又來到。

泥濘路上出現一名男子，攔住喬伊和她的單車。從陶介薇的角度看不清他的長相，只知那是一個身形高大，穿著不俗的年輕男子。

「你怎麼還在這兒？」喬伊的口氣透著驚喜。說的是華語，她的華語說得真

是暴流利的。

「臨行前，我必須再見妳一面。」

兩人居然用華語交談，陶介薇這一驚非同小可。

「走吧！讓你母親看見了又要不高興。」

「我保證——」

「不要！」喬伊急急制止他往下說，「放心到美國去，遇著適合的女孩千萬別錯過。我也會照顧好我自己，將來若有機會重逢，……萬一我已經結婚了，相信你也會為我高興。」

「不，喬伊！」

「我上班要遲到了。祝你一路順風！」喬伊堅持離去，那男子無論如何不讓走，索性一把將她攬進懷裡。

再堅強的女人也拒絕不了這樣的柔情吧。喬伊無力也不想掙扎，頭臉深深埋進男子胸口嚶嚶地哭了起來。黃土丘上，一名婦女高聲喊著：「仲軒！仲軒！時間快來不及了。」

第二章

1

丹輓是菲律賓的內陸省份，位於呂宋島，馬尼拉往北約莫一百多公里。在台灣很少聽到有人提起這地方，因為它商業不發達，沒有特殊景點當然也不是觀光

盛地。這地方的住民九成以上是蔗農，多年來靠著種甘蔗、製糖，養活一大家子。

此時正值一月隆冬，陽光很旺，蔚藍的天空飄忽著稀薄的白雲，長風吹過，翠嫩蔗田滾動出滔滔綠浪，數千名農工在蔗田裡彎著身子穿梭，辛勤揮動鐮刀，數十年如一日。全國百分之八十五的人民信奉天主的菲律賓，在星期天的安息日甚至逢年過節仍不眠不休辛勤勞動的，不必問，那一定是蔗農。神愛世人，但不一定愛丹轆人。他們是一群善良、樂天，懷抱著永恆盼望，敬虔而認命卻被集體遺忘的教徒，沒有摩西的帶領，缺少耶穌的關愛，卑微而堅忍地扶老攜幼穿越波濤洶湧的生命長河。不必閉起雙眼，我就能見到那日農工們為了捍衛家園所上演的英勇悲壯的時代大戲。

「我們真的要去璐希塔莊園？」上路才短短一個小時，Steven 的司機已經提問三次，讓我想買一綑膠帶封住他嘴巴。

為了完成我的田野調查，我是無論如何必須走這一趟遠路。

「送我到那裡以後，你就可以離開，趕在明兒天亮前回到家，陪老婆小孩吃早飯。」話才說完我就後悔了。按眼前堵得水泄不通的狀況，到丹轆起碼還得四個鐘頭。璐希塔莊園位於市郊，唯一一條公路，常有莫名其妙的交通管制，閒雜人等難以進入。我清楚感受到司機的憂慮。

那是個讓人失望透頂的家族。三十多年前，發生在國際機場的槍殺案，引發人民群起革命，一舉將艾克拉的遺孀拱上國會議員寶座，二十四年後，他的兒子貝尼格·諾尼也繼承家業順利進入馬拉坎南宮。這個宣稱和人民站在一起，願意跟人民一起奮鬥、同甘同苦的家族，獲得全國人民的支持與愛戴，卻是丹轆廣大蔗農們心裡永遠的痛。

「前面便利超商暫停一下。」我說。

司機眉頭一皺，以為女人家尿尿多。見我買了一大箱噴泉水和一大箱可口可樂，霎時歡天喜地幫忙搬上車。

受美國影響，菲律賓人也酷愛可樂，全國年銷售量居全亞洲之冠，平均每人每天喝二、三瓶，也不怕骨質酥鬆。在他們的餐桌上通常沒有湯湯水水，只有可樂。吃飯配可樂，對他們而言是一大享受。「要不要先來一瓶？」瞧，我多善解人意。

司機樂壞了，張大嘴巴啜了一口，滿足地哈出陶醉的氣息。隨後兩小時的車程中，他對我表現出十足友善，有問必答，知無不言。

「聽說艾克拉三世一天要抽三包煙，競選期間答應選民要戒煙，之後又改稱那是私人行為，沒必要跟別人報告。」

「妳相信政治人物講的話？Come on！」司機居然用嘲諷的死眼神瞄我。可惡！「就好比川普說他貞節良善一樣，很有娛樂效果。That's all.」

「你不相信他們，怎麼決定把票投給誰？」

「鈔票知道怎麼決定。」司機正得意於他自認聰明無敵的談話時，前面一名交通警察吹起口哨高舉手臂，要我們將車子靠邊停下。「No, shit！」

在這裡，鈔票的確很萬能，只見司機從皮夾裡抽出一張一百披索摺進掌心，

車子才靠近，交警已伸手過來，兩人非常有默契地一手交錢一手放行，過程流暢到像排練過成千上萬次。

「杜特蒂總統不是努力掃毒掃貪？」

司機用力點頭「成效非常好，以前沒給三百以上，他們會窮追不捨，現在有給就好。」

「所以…，他是好總統？」

「對，我支持他。」

「我以為只有你的鈔票才認識政治人物。」

他睜大眼睛，生氣我污辱他的操守，之後近個把鐘頭懶得理我。

車子從市區轉進山路後，一望無際的鳳梨海鋪滿每寸土地。我感覺到車子朝西北方向前進，路面久經壓磨踐踏，柏油沉向底部，黃泥土層層堆疊，不勝負荷地現出坑坑洞洞，載著各式農作物的重型卡車接踵迎面而來，空氣中流曳著幽淡的草香和彷彿蔗糖的腥甜，味道如此熟悉卻陌生，喚起我心靈深處遙遠的記憶。

2

高高的圍牆，巍然聳立，必須仰著頭觀看，然而，無論你站在哪個角度，除了圍牆，什麼也看不到。

高牆內，廣袤如茵的草坪，一眼望不盡，草地上矗立著數十個藝術銅雕，每座銅雕四圍綴以似錦繁花，雖一夜風雨摧殘，所有枯枝爛葉，經上百名僕人合力，已全數清除，趕著於晨曦中閃現耀眼光芒，映照遠處巍峨的樓宇。環繞樓宇走廊兩端的雕花鑄鐵欄杆，攀滿濃密交纏的藤蔓，二十多棵高達三、四公尺的香安納拉樹一字排開，隨風招展。

為了慶祝十一月初的 **Kahilwayan** 節⁵，前天莊園內特地搭上十幾個棚架，年輕奴僕們穿著各色鮮豔的服裝妝扮成六個民族的舞者，在草地上載歌載舞。受邀前來的媒體記者，爭相報導莊園主人李金環的寬厚仁慈，視所有農工奴僕如一家人。會後大夥兒盡情享用棚架內主人提供的豐盛美食，參觀美倫美奐的莊園。整個活動宛如一場嘉年華會，展演的是被細密隱藏在榮耀繁華背後的辛酸血淚。

短短一個晝夜，莊園內外已恢復活動前的井然有序。高效率的傭僕是李金環的大老婆蘇妮亞和四姨太潔西卡聯手調教出來的。

因一夜好眠，潔西卡在微曦輕撫中悠然轉醒，伸著懶腰，鵝黃色絲質睡袍從手肘滑下，整個人顯得神采奕奕。廚傭將早餐端進來，瓷盤內有她喜歡的香軟歐姆蛋、八分滿瓷碗的藍莓、覆盆子優格和一杯熱拿鐵咖啡。

⁵ 為了紀念聖塔巴巴拉的哭泣而舉行的 **Kahilwayan** 節是一個文化節日，人們會以歌舞劇講述民族英雄 **Martin G. Delgado** 將軍帶領當地人，追求自由、奮力抗爭的故事，**Kahilwayan** 一詞源自於菲律賓 **Ilonggo/ Hiligaynon** 語，為自由之意，凸顯當時人們為了尋求自由，不惜一切代價努力的強烈願望。

吃完豐盛早餐後，穿著綠色條紋制服的貼身女僕抱著兒子走進房裡，她立刻笑容滿面親吻兒子粉嫩的臉頰。

「早安，太太。」女僕小心翼翼地將嬰兒交給潔西卡：「奶已經餵好了，我過半小時再過來。」

「先生呢？」

「在書房，跟雷蒙先生開會。」女僕臨去前提醒她：「老夫人希望午餐前能看看小 baby。」

潔西卡燦爛的笑容瞬間隱去，臉上現出不悅。她是李金環的四姨太，更是璐希塔莊園中唯一掌握實權的如夫人。馬尼拉大都會銀行財務總監出身，精通財稅會計，是李金環得力的財務助手，三十六歲的她尚能順利產下一子，當然是值得高興的事。老奶奶想見見金孫也是人情之常，她沒道理不高興，只因這位老奶奶可不同於世俗的老奶奶，璐希塔能有今天的局面，她功不可沒，是以在家族裡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直到去年底，集團中有任何重大投資案，李金環還會拿著企劃案親自去請示老母親，由她說了算。

八十高齡的老奶奶，慈藹可親，倍受兒孫們的敬重，卻從來都不喜歡她。

潔西卡嫁給李金環時，老奶奶曾以兩名孫子同時染上麻疹、莊園西側圍牆無故倒塌為由，採信命相師的說法認定是不好的癥兆，極力反對這樁婚事，對她百般挑剔與刁難，一想起這事她胸口就一堵氣。她雖是純種馬來人，家族幾代全是民答那峨的漁工，但她並沒有因此自暴自棄，相反的，她鼓勵自己力爭上游，學有專精。若非看上璐希塔這一大片產業，她何需屈就於一個大她整整二十歲的老男人？

睇著鏡子裡依然明艷動人的自己，潔西卡眉宇間藏不住欣喜。低頭看著懷中提早兩個月出生的兒子卻長得健康可愛，她又下意識地滿心憂慮。但願老奶奶不會像精明的信鴿一樣，輕易就發現她的軟肋。

晌午前，她不情不願送走兒子，起床化好妝，準備見客。整個下午親朋好友絡繹不絕，帶來黃金、飾品等厚重禮物，足可容納六張雙人床的房間，已被滿滿的鮮花佔據，各式禮盒堆在角落，快疊成一座小山了。

李金環站在長面鏡子前，他的僕人幫他將鵝黃色的巴龍套上，仔細檢查上頭有沒有沾上纖維或棉絮，女傭為他倒來一杯熱咖啡，確定一切就緒，兩人恭敬地退出房外。接著進來的是集團各個部門的主管，一一來向他匯報公司的營收狀況。

目前璐希塔蔗糖廠只佔集團營收的三分之一，他已將主力慢慢轉移到房地產、銀行和餐飲業，分別交給他兩個兒子彼德和威廉管理。菲律賓是個開發中的新興國家，地皮每三五星期換一個市，動作慢一點就分不到羹。糖廠連同蔗田空有六千多公頃，可惜位在丹轆這鳥不生蛋的地方。

他若有所思地坐在他做為辦公室的書房裡褐色寬大的皮椅上，手中的聯合日報從半個多小時前就一直停留在財經版，抽離的視線讀不出任何字義，心裡想著

剛出生的白胖兒子以及兒子美麗的母親。年近花甲的他，魁偉的身量依然硬朗，搭在扶手上的雙掌厚實飽滿，臉龐紅潤豐腴，一點不顯老態。餘光瞄向報紙左上方，拳擊手曼尼·巴喬又贏得了冠軍，打算用贏來的錢蓋一千個家送給菲律賓窮人，宣稱上帝賜給他信心，他為上帝贏得人心。希望這傢伙明後天趕緊找個地方吃喝玩樂盡情揮霍去，別又來搶風頭，他那些狗屁事蹟將沖淡他兒子滿月的喜訊。

低頭翻至金融股市，集團的股價又漲了，他投資的產業無一不賺錢，如今他個人的財富超過十億美金，並且不斷在增加當中。上個月政府頒佈一條土地改革法令，更將他的財富推向新高點。這些將來都會留給他的四個兒子，以及兒子的兒子們，如此代代相傳。

熹光從窗台柔柔照進，令他感到周身懶洋洋地渾身舒坦。此刻他閉起雙睛，聽耳畔傳來河水滔滔，從腳底下潺潺流逝。時光回到四五十年前，年僅十一歲的他跟長他四歲的姐姐在家鄉念了幾年私塾便隨父母從福建漳州搭乘螃蟹船，飄洋過海到馬尼拉做買賣，豈料一上岸就遭遇當地的土匪打劫，搶光他們身上僅有的財物，逼迫他們當苦力，到帕西革河捕魚，每日所得，九成被搜刮一空，經常吃完早餐就見鍋底，天天餓著肚子望夕陽，以為那末日已經來臨了。

父親受不了天天擔驚受怕，無一日一餐溫飽，纏綿病榻半年後含恨離去。家裡少了男人依靠，人口販子三天兩頭上門，打著姐姐的主意。母親迫不得已選在一個天上飄著零星小雨的夜晚，帶著他姐弟倆逃往打拉帕尼基，母子三人用姑婆芋的葉子蓋住周身，在稻田泥水裡狂奔一天一夜，雙手捧起田裡泡著蛤蟆屍體的泥水解渴，在驚恐中度過無數個夜晚，直到他病倒在香蕉林裡，雙腿失去知覺。母親和姐姐焦慮無助的眼淚像殘月一樣閃爍，錐心的痛楚傳進他胸口。白日裡，陽光穿過長長的葉縫灑在他臉上，慢慢旋轉到扁平的肚子，轉到腳底。母親的手不時搭在他的臉上、額頭，感到他呼出的氣息如一團火苗，緊張地衝出香蕉園用姑婆芋的葉子裝水澆在他身上，直到四周陰暗起來，筋疲力竭的她倆，渾身髒污地跌坐在草地低低的啜泣。

天空現出幾粒暗淡的星辰，黑風吹起傷心的輓歌，遍野的香蕉都在痛哭。母子三人緊緊相擁，飢餓感達到頂點，彼此都想著，不是今晚就是明日，父親的魂魄已在不遠處向他們招手。

往事悠悠，常於午夜夢迴，攪擾他無止無盡的憤恨。貧病交加又流落他國異鄉，必須多麼努力，才能爭出今日這番局面，他們卻說這一切不屬於他，簡直豈有此理！

「恭喜環哥，又添一名壯丁。」聲音自門口傳來。

李金環睜開眼，看著來到他身旁的愛將雷蒙，臉上本能地現出一抹得意的笑，神魂遲了好幾秒才返回。他的確值得恭喜，兒女是上帝所賜的產業，最好多如海邊的細砂。

見雷蒙坐在綴有金色流蘇的沙發上，手中拿著卷宗，李金環故作求饒的說：「今天如果沒重要事情，就不要來煩我了吧？」體型高大壯碩的他，聲如洪鐘。

雷蒙畢恭畢敬呈上公文，為難的說：「對不住了環哥，這件事請您先定奪，我保證半小時後就把您還給潔西卡。」

四十六歲，兩眼細長，身材精瘦的雷蒙·桑托斯，一雙淺褐色眼珠子透出狡黠的星芒，帶點忠誠，也掛著狐疑，偶而予人模稜兩可的不確定感。他原是西班牙煙草公司的副執行長，幾年前煙草公司被李金環收購以後，他就投到璐希塔集團旗下。李金環待他不薄，雖然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以上，像個活動式 7-11，年薪卻也高達數百萬披索。

李金環苦笑著牽起嘴角，復長長地嘆口氣。問：「那些農工還是不肯妥協，非要抗爭到底？」

當年璐希塔集團從農民那裡騙得土地權狀向銀行貸款，保證會每年支付銀行可觀的利息和農民總收成百分之三的租金，但十二年過去了，他非僅拖欠著銀行利息，連租金也未曾支付一分一毫。農民群起向法院提告，李金環迫於形勢，只得和農民協商，希望他們能接受一戶一年三點五美金利息，十二年共四十三美金的「優惠條件」。

「是的。他們預備籌組工會，要求集團讓步。」

李金環一聽，怒火快速奔向腦門，將報紙反覆揉成一團，恣意丟擲地板，翻掌拍向桌面，桌上骨瓷杯裡半滿的咖啡濺灑出來，令他火上澆油。

「集團就這樣任他們予取予求？」

「辦法是有的。」雷蒙指著他方才呈給李金環的公文，「如果環哥同意，我們立即貼出公告，即日起實施。」

李金環餘怒未消，大動作打開卷宗，逐條逐條細看，陰鬱的神色逐寸逐寸澄亮，最後終於陽光普照。

雷蒙見狀，心中一塊大石緩緩擱下。

「很好，」李金環沉凝片刻，灼灼的眼珠子忽爾轉暗，伸手拿起桌上一枝原子筆，在卷宗裡寫上幾個字，遞還雷蒙。

雷蒙打開卷宗眯著眼，一看，悄悄地倒抽一口氣。

「萬一農工們不服，群起反抗——」

「你怕嗎？」李金環臉上波瀾不生，堅挺的背脊如一堵高牆聳立，遮住所有光亮，眼前只餘一抹暗淡的陰影。

雷蒙謙卑地微微一笑。他是地道的菲律賓人，年紀不大頭髮已然灰白。靠著父親賣掉家中兩口薄田，才得以讓他順利從國立大學法學院畢業。說得一口流俐的英語、西班牙語和塔加洛語的他，在集團裡專門負責活絡政府部門，與黨、

政、軍建立良好關係，藉由賄賂、收買、勾結、武力逼迫等等不法行徑，影響各項政府政策施作，甚至法院判決，以便為公司也為他自己從中牟利。

即使幹了不少虧心事，他還是有他的底限，至少他不為難更不陷害苦勞大眾，特別是農民工人這些出賣勞力賺取微薄收入的底層人。在他手上吃虧上當的若非奸商角頭，就是貪贓妄法的政府官員。他是菲律賓人，身上流著馬來人的血液，這份情感是抹滅不去的。。

僕人送進來一盤綜合鮮果，上頭有去皮去膜的紅毛丹、切得整整齊齊的梨子、蘋果、鳳梨，日本進口的甜柿和加拿大進口的櫻桃，廚婦們巧手排出美麗可口的圖案。李金環拿起叉子，拈了一片蜜梨放進嘴裡，大口咀嚼，邊挑起一隻眼睛看向雷蒙，並將整盤的水果推到他面前。

「今年發出去的年費共多少錢？」李金環口中的年費，是指每年按季疏通黨政官員的費用，這筆帳列進集團的秘密帳戶，除了少數核心幹部，沒有人知道。

「不加上明年總統選舉的政治獻金，目前是二億二千三百萬披索。」雷蒙報告時，眼睛盯著門口走進來的喬伊。不止他，李金環也同時轉移焦點，同時默然不語。

其實喬伊衣著樸素保守，素淨的臉龐即使清新秀麗但了無血色，過度纖細的身子骨也談不上玲瓏有致，只那雙與馬來人迥異的藍眼珠澄亮無比，顧盼間自有一股吸引人的特殊氣質。她的父親也是璐希塔糖廠的工人，更是這次抗爭鬧事的領頭羊薩瑪爾。若非她工作勤奮，兼又聰明伶俐，善於遷怒的李金環恐怕早早將她開除了。

幾名園丁拉著鮮綠盎然的盆栽和切花進來替換，女僕們幫忙快速布置，不小心弄翻一個陶盆。

「小心！」李金環大聲斥喝，嚇壞了那兩名女僕。

喬伊見狀，忙摺下包包，衝過去幫忙。

莊園裡的工人泰半是蔗農們的家眷，以前李金環待他們尚且客客氣氣，不像這幾日的疾言厲色。

「養兵千日，用在一時。」李金環拈了一粒紅毛丹放進嘴裡，又吃了一片梨子，將背靠在座椅上，半垂著眼，說：「如果那些農工還是執迷不悟，我們很快就會知道這些錢有沒有花在刀口上。」

雷蒙舔了一下發乾的嘴唇，道：「老奶奶打過幾次電話，要我們好好協商，不希望我們動用武力。」

提起老奶奶，李金環顧忌地許久不發一語。

向二人道過早安後，喬伊開始處理手邊的工作，位於左前方的辦公桌上，已堆滿一整疊公文，令她忙碌得連李金環瞅著她發直的眼睛也沒察覺。

「明天下午，老奶奶約了馬尼拉中國城一名相士，幫小邁克批流年，算八字。」

「老奶奶親自過去？我以為她很久沒離開璐希塔了。」雷蒙問。

「嗯，是很久了。要不是為了邁克，她才懶得跑這一趟，可見她有多喜歡他。」

雷蒙假意附和幾句就無以為繼了。莊園內的風吹草動，外人難以揣測，但潔西卡不得老奶奶歡心，同業間捕風捉影傳出許多難聽的耳語。她這番能否母憑子貴，恐怕得看造化了。

「所以，明天等老奶奶出門以後，也許我們可以有些動作？」

「當然，務必速戰速決。重點是讓那群農工知道誰給他們飯吃，誰是老大。」

兩人接續商量著其他事務，目光有意無意地往喬伊周身打轉。李金環突然問：「昨天那名姓陶的記者呢？」

桌上的電話同時響起，喬伊快速走過去拿起話筒。

「加拉太神父打來的，」她說：「問您是否同意下個月最後一個主日安排小邁克在『聖嬰教堂』⁶受洗、接受神的祝福。」

按照天主教儀式，出生嬰兒在滿月之前必須受洗。菲律賓人之所以信仰天主，一開始是順應殖民者的要求，而非「悟道」，接著因環境與家庭的薰陶，自然而然成為基督的羊群，在父母師長的帶領下，上教堂望彌撒，唸主日學，從出生到死亡都遵循基督的教誨和聖經的指引過日子，堅信耶穌將賜給他們平安、喜樂、財富、幸福……，所有人世間的美好。

李金環不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但他相信他是神所喜悅滿受祝福的幸運兒。此外，他深知信仰在此地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為了討好主政者，塑造良民形像，他願意凡事配合。

只見他不置可否地點點頭，眼睛裡射出異樣的光芒定在喬伊眉目間。「我聽說那位陶小姐還沒離開菲律賓。」

「是的，」喬伊抽出兩張面紙擦乾李金環桌上的咖啡和被濺濕的紙張、文具。

「她說她還有一些資料沒搜集到。」

「哪些資料？」

「設置發電廠的所在地，工廠的位置、規模，什麼時候開工？與台灣方面聯繫的公文，雙方接洽的窗口。」

李金環一指敲著桌面，薄薄的嘴唇抿成剛毅的弧線，思忖著。「雷蒙，把她要的資料準備齊全，無需隱瞞，全數交給她。人家遠道而來，我們總得盡盡地主

⁶ 聖嬰教堂乃專為新生兒施洗的天主教堂，裡面供奉一尊據說是當年西班牙修士彼得從西方帶來的木造幼年耶穌像，俗稱「聖嬰」。

之誼，該有的禮數可不能少，以免她或其他媒體記者日後又要跑一趟，害得我們費時費力，窮於應付。」

「好的，這事交給我。」雷蒙告退離去。喬伊望著他離去時的神色，覺得事情不會那麼單純，必須給陶介薇提個醒。

「看妳眼睛紅紅的，出了什麼事？」李金環接過喬伊遞上來的文件時，順勢握住她的手，自然地撫向她白淨的臉龐，使得喬伊不得不抬起頭來。「臉色蒼白成這樣，腮幫子居然還有一塊紅腫。」

喬伊咬著下唇，沒有緊張兮兮的把手抽回來，而是全心全意的看著李金環，淚水一下奔出眼瞼垂到腮邊。答非所問，「我媽快死了，再不送到醫院，她就沒救了。您可以提早發薪水給我嗎？」

李金環有些動容，拉著楚楚可憐的她到跟前兩腿之間，熾熱的目光融進她嫵嫵的薄氣，千百道潮濕的晨曦在窗簾上跳躍窺視著。喬伊心頭亂撞，十九年的青春風華，可能在片時片刻間頹然萎地，她卻連哀傷的餘裕都沒有。

李金環打開抽屜，拿出一疊鈔票和一支手機，放她手裡。

「手機號碼，我幫妳存在備忘錄裡。要二十四小時開機，方便我隨時能找到妳。」

喬伊無限感激，顫抖著手接過鈔票和手機，內心很是掙扎。短暫的猶豫後，她一個一個解開襯衫的鈕釦。他要她，她很早就知道，只是礙於一個藉口。

李金環凝視著她，心裡盤算著，像他這樣才高氣傲，富豪榜上的常客，什麼樣的美女沒有，何必要她。不情不願的。

「覺得委屈？」他問。

「不會。覺得榮耀。」她說謊時低聲弱氣的羞澀感、淒婉的笑容，更加深深地打動李金環的心。

他上身慢慢貼近喬伊，令她汗毛直豎，狂亂的心跳聲如要命的誘惑。李金環凝睇地定睛在她眉宇間，心想，他會得到她的，但不是今天。遲早他會讓她心甘情願奉上，像文火慢煎，要不了多久，她將會在他手上香味四溢。

3

下午李金環特許她提早二個小時下班，喬伊將他給的錢放進包包時，摸到裡頭有一只信封。是誰放的？她納悶地打開信封，裡面除了一封信，還有一疊鈔票，是今早孫仲軒悄悄放進來的，她竟沒有察覺。

想起孫仲軒她心湖裡漾起一圈圈漣漪，既甜蜜又酸楚，兩滴晶瑩的淚水在睫毛間晃動模糊眼前的景物，輕嘆一聲，將信放回她的藍色包包夾層裡，騎上單車，用最快的速度駛出璐希塔莊園，滑向蔗糖廠前面的黃土路。

路的兩旁堆滿剛採收的甘蔗，田裡數不清的白色水牛牽曳著輕便軌道車，來來回回，製糖石軋壓榨機發出單調吵雜的聲響，幾千名農工在一望無際的蔗田裡，猶如一粒粒灰黑色的芝麻，微微西斜的太陽照耀著他們被汗水濡濕的背脊。她父親也和眾人一樣，恆常黑得發亮的臉孔總是蒙上甘蔗葉上的蠟白粉，粗礫的雙手全是小銳齒留下的傷疤，身上的衣服從來沒有乾過，再也挺不直的腰桿，立在濁水河裡腫脹的雙腳，無可奈何踩著殘陽餘暉，絕望地看著時間的花朵再也結不出任何果實。

蔗糖廠前面公布欄下聚前了好多人，黝黑粗大的手指著白板上的公文議論紛紛，臉上驚慌憂鬱和躁怒交織。穿著如同警察制服，配著槍支的五名警衛站在眾人後方，表情嚴肅，預防隨時可能發生的暴動。會出什麼事了呢？喬伊心底也煩躁不安，躊躇著要不要過去看看，又想，媽媽正等著她回去呢，車頭一轉，拐向左邊，夾在兩旁無邊無際的甘蔗田裡的小路，顯得那麼狹窄細長，燦燦的陽光在葉縫間忽明忽滅。

雷蒙說明天老奶奶出門後，他們可以有所行動是什麼意思？前陣子法院判決下來，要求李金環交付當初承諾的土地租金，或歸還所有土地，令他大發雷霆，只是隱忍著尚未大動作的採取報復手段，面對媒體記者訪問，還願意虛與委蛇，編造一些謊言，但暗地裡的暴行，卻陰風般地傳向各處。

昨夜風雨後，泥濘的道路經太陽一曬，到處疙疙瘩瘩，輪子輾過去顛得厲害，照在濁水河裡的陽光紛紛跳躍著上岸，野鳥用長長的扁嘴搜索每一處草叢，水裡死掉的青蛙、蟲子，發出奇特的流光異彩和異味，蒼蠅在上頭嗡嗡的飛翔。喬伊心中有股沉重的壓力，背脊陡然間起了一陣扎人的冷寒，漫延全身。

單車轉進小巷弄，低矮的平房一棟一棟緊挨著，家家戶戶的窗台掛滿油黃黑黏的污垢，濁水溝死魚死青蛙的動物腥臭換成從各家各戶飄出來濃淡不一的霉味。出了小巷，穿過塔納伊最豪華壯觀的建築——聖奧古斯丁教堂，往左拐進第二個巷子，一百公尺處的芒果樹後頭的茅屋就是她家了。回到家，她才想到，忘了給陶介薇打電話，不知道雷蒙副總是不是先找到她了，會不會為難她。

陶介薇與她見過的女子太不一般，跟菲律賓記者喜歡和稀泥的調性尤其大不相同，固執、不怕惹麻煩、不肯輕易被說服，像扛著一枚炸彈到處遊走。

「若瑟！派恩！」屋裡安安靜靜，一個人影也沒，都上哪兒去了呢？

早上出門時房裡橫七豎八的鍋碗瓢盆已經給收拾好，整齊堆放在廚房地上。地板也擦乾了，髒衣物全部清洗乾淨晾在院子裡。難道是靈媒療師的神仙妙藥發揮作用？她媽媽突然復原還有能力操持家務？她從包包裡拿出李金環送給她的手機，琢磨著該怎麼使用。

「喂！陶小姐嗎？」

「對呀！」兩秒鐘後，陶介薇載著草帽，穿著白棉布上衣，牛仔褲，笑盈盈地扶著她媽媽出現在門口，左右兩邊站著她的兩個穿著新衣新褲的弟弟，兩人雙手提著好幾個脹鼓鼓的塑膠袋。「嘿！原來妳有手機？派恩，你怎麼說沒有？」

派恩和若瑟一臉呆楞，不約而同放下袋子，興奮的衝過去搶下姐姐的手機，好奇地爭相把玩。

「小心點，別弄壞了。」喬伊邊說邊攙著她媽媽進屋裡，她媽媽的樣子似乎精神多了。「妳們去哪兒了？這是怎麼回事？」

媽媽居然笑了，天！她不知多久沒看過媽媽的笑容。

「我們呢，先帶伯母去看病，她在醫院檢查、治療的時候，我們三個就去街上買了一點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塑膠袋裡滿滿的吃食，滿滿的。醃鹹魚、醃豬肉、熱狗、火腿、空心菜、龍鬚菜、茄子、各樣罐頭、吐司、比昨天多一倍的雞蛋，半打可樂和三杯已經融掉的 halo halo⁷。

「這怎麼好意思，」喬伊將媽媽安放在床板上，忙要掏錢還給陶介薇。「一定花了妳不少錢。」

「不是我的錢。」陶介薇按住她的手，嚴肅的說：「是雷蒙的錢，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李金環的錢。」她將包包裡的牛皮紙袋亮給喬伊看。「剩下這些，麻煩三天後再交還給他。」

「他，賄賂妳？」

「還有別的同義詞嗎？」

「妳明知道，怎麼還……？」

「我能拒絕嗎？」陶介薇聳聳肩，無可奈何的說：「我要是不肯收下，就等於不相信他的說法，不相信他給的所有資料，也就是不想回台灣了。」

「所以妳打算到此為止？」這樣最好了，喬伊放心地抿起嘴角。

「當然不。」忙和了一整天，累死了，可這兒連張椅子都沒有。陶介薇索性仰躺在喬伊媽媽身旁，衝她一笑。「不過，我還沒想到該怎麼做，我告訴雷蒙買了明天黃昏的機票，他堅持請我吃頓飯，我也接受了。」

⁷ 是一種把冰淇淋、甜豆、椰肉、果凍等東西一同摻在加入煉奶的碎冰裡食用的菲律賓甜點，在塔加洛語裡哈囉哈囉有「把東西混合在一起」的意思。

喬伊媽媽欣然地握著她的手，始終未曾開口的她用英語告訴陶介薇，歡迎她隨時來玩。

「伯母會講英語？」

「我媽媽曾經在西班牙修士那兒工作。」喬伊似乎不願多談她媽媽的事。岔開話題，問：「今晚在我家吃飯吧？我的手藝不錯的。」

這點陶介薇相信，昨晚亂七八糟的什錦大魯麵，她都能煮得有滋有味，現在這一大堆食物，肯定能為她的廚藝加分。

喬伊走過去把手機收起來，兩個弟弟馬上大聲嚷嚷抗議，但她不為所動，放下簾子換了衣服，將李金環給的錢、孫仲軒給的錢和雷蒙給陶介薇的錢，統統放進簡單的儲物櫃裡。從沒一次見過這麼多錢，她卻開心不起來。提起所有塑膠袋走進廚房，忙碌地起灶炊食。派恩和若瑟不再吵鬧了，他二人對這個姐姐的敬畏，甚至多過他們的媽媽。

這間位於屋子後頭帆布加蓋的廚房，簡便到就只有帆布，沒有牆，唯獨一截樹幹撐起的砧板，沒有任何檯子、櫃子，所有東西都放在地上，鍋碗盤子、沙拉油、醬油、魚露、醋等瓶瓶罐罐，沒有標籤，只能靠顏色和經驗辨別，比一般人去登山露營所用的餐俱還要克難。夕陽斜斜照進來，打在喬伊半邊臉上，水融融地立體如畫，非常動人，像一尊精緻蠟像放錯了地方，和她父親、弟弟完全不相干的長相。

雖然打聽別人的隱私是不禮貌的行為，陶介薇還是忍不住問：「妳跟妳父親都在工作，為什麼妳們家會這麼窮？」

喬伊眼眶立時紅出水來。「因為李金環給的薪水，就只夠我們吃不飽餓不死，苟延殘喘。」

「那為什麼不換個工作？」

「妳來幾天了，可發現這兒除了糖廠還有什麼別的地方能討生活的？」

「又不一定要在丹轆，」陶介薇非常白目的說：「妳可以去馬尼拉、馬卡迪，甚至海外，憑妳能說英語、華語，哪裡找不到工作？」

「帶上我們這一家子？」喬伊快速地打開一只三文魚罐頭，切好洋蔥絲和蘿蔓，加上小檸檬汁，一盤香味四溢的涼拌菜即可上桌。「璐希塔糖廠所有土地，都是我們這些農工的，我們的家，我們幾代人打拚的產業，難道平白送給一個外人？」

「那就把他要回來，自己耕作呀！」

「妳說到重點了。」喬伊擅長一心兩用，把菜刀和豬肉交給陶介薇，轉身到小院子抱回一捆木柴。「問題是我們要不回來，李金環霸佔了我們的土地，還不准我們耕作，誰敢違反他的意思，誰就要倒大霉。」

這麼糟糕的人，那……妳幹嘛還幫他做事？陶介薇接著想問，難道不能抗爭？不能提告？不能訴諸媒體，製造輿論壓力讓社會公審？但想想，問了也是白問，喬伊的一愁莫展已經清楚說明她的難處。陶介薇難以想像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有人能如此這般為所欲為。想到這兒，她就越發地相信，李金環和台灣電廠的合作案，肯定有不告人的秘密。

喬伊升起爐火，濃重的木屑煙味，薰得她頭昏腦脹，咳著奔出廚房，躲向芒果樹，腳底不留神踩著被風雨打落的青芒果，一跤跌坐爛泥上。

派恩和若瑟看得哈哈大笑，邊拉著她的手臂，邊撿起青芒果，告訴她這個熟度最剛好，削了皮沾蝦醬吃，味道一級棒。陶介薇順著他指的方向望去，洗碗槽右側躺著一罐黑抹抹的蝦醬，若瑟才打開一小縫，接近陳醋與腐敗的魚腥味嗆得她差點吐出來。

「我褲子、衣服都髒了，能帶我去洗個澡嗎？」

派恩點點頭，陶介薇趕緊跟著他逃離現場，來到位於後院籬笆外的一條小河邊，河的兩岸長滿雜草，白色茉莉花隨處可見，與甘蔗墨綠的長葉迎風共舞。四野炊煙嫋嫋，緩緩遠颺，在天際交接處和夜幕融成一體。如果不去細究背後貧窮困頓的生活，如此恬淡的農家景致，是很教人羨慕的。

「現在天黑一點了，別人應該看不見。」派恩比若瑟小兩歲，只上過三、四年小學，英語說得沒他好，但能懂。

是在開什麼玩笑？這是路邊地！明明天色就還很亮，左鄰右舍探出頭來就看光光了，她最好是有那麼豪放。

陶介薇看著夕陽舖滿的水面，綠色水草邊邊泡泡不斷湧上來，希望沒有水蛇躲在裡邊。四下裡實在安靜得好沒道理，那些點著微弱燈光的各家各戶，誰也沒興致出來散散步，閒話家常，應該不是屏息等待她脫得一絲不掛，好欣賞台灣女子上演天體秀吧。猶豫半晌，實在酷熱難擋，她脫下鞋子，牛仔褲管捲到大腿，猶豫地探進一隻腳，雖然白天的大太陽讓水溫高出體溫，還是覺得涼快，五根腳指頭張到極致才夠舒服。接著把另一隻腳也放進去，然後呢？派恩睜睜地瞅著她，眼睛都不眨一下。這色色小屁孩！

「要我陪妳嗎？」

「陪我洗澡？」她的疑問根本無需解答。派恩一點不扭捏作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脫光衣褲，跳進小河裡仰臉朝天悠游自在，像一尾泥鰍。

「先把身體、屁股泡進水裡，再把衣服、褲子脫掉，洗乾淨後再把衣服、褲子穿回去，站起來。」經驗老道的他，從頭到腳梳洗完畢，連衣服一併洗好穿回去，只花了短短幾分鐘。「快洗吧，我幫妳看著，不讓別人靠近。」

陶介薇真的很哭笑不得，就算她來自先進繁榮的國度「大行不顧細謹」也不能這麼開放呀！「妳姐姐都這麼做？」

「我姐姐會把水提回廚房，那裡有簾子遮著。」派恩壞壞的說。

原來。「幹嘛不早講？」陶介薇立即從水裡站起來，笨拙地爬回岸上。

天幾乎要黑盡了，四面八方數百公尺沒有一盞路燈，這裡的村長、鄉長未免太不盡責。但願沒有盜賊出沒，否則肯定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甘蔗園裡吹來熱呼呼的晚風，汗跟水都快分不清楚，喉嚨又乾又燥。派恩告訴她，汗流完以後，再流出來的就是油，那種油會燒灼人的皮膚。她半信半疑用食指刮手臂，的確不像先前那般水潤，粘粘微辣，嚇得她臉色發白。原來菲律賓的熱度具備烤箱功能，連油都能逼出來，怪不得這兒的人都長那麼瘦。

左後方遠處機車引擎聲呼嘯而來，兩顆車燈陡亮而刺眼。派恩忙拉著她避向草叢，才一轉瞬，機車已消失得無影無蹤。過不到三、五分鐘，又來一輛。速度之快，像極了台灣的飆車族，但他們是單獨耍帥，沒有成群結隊。

「那機車騎士，為什麼要蒙著臉？」太陽都要下山了，應該不是怕曬黑。

「因為他要幹壞事。」派恩的口氣不太對勁，帶著火氣。

「幹什麼壞事？」

「我們先回家吧。」

黃土路往前走幾分鐘，拐兩個彎道，直通喬伊家後院。陶介薇半個身子才穿過籬笆，忽聽得不遠處傳來恐怖的慘叫聲，令她赫然大駭。出於記者的敏感度，她猛然把身子抽回籬笆外，奔回黃土小路，準備往聲音傳來的地方追過去，派恩雙手慌亂地抓住她腰間的皮帶。

「別去！」

「怕什麼？」

「Bad guy。」聽得出派恩心中的惶恐，他連臉色都變得異樣。

是啊！肯定有人做了什麼，但到底是做了什麼。陶介薇一顆憨膽在方寸間活蹦亂跳，慫恿她前去查個究竟。

「是那兩個騎機車的蒙面男子？」

「對。」派恩死緊抓著她，不讓她幹傻事。「回家。」

「快回去！」喬伊驀地從後院衝出來，看著他兩馬上急如星火的一邊動手推，一邊催促。「飯菜都煮好了，趕快回去吃。」

「妳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誰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但那不關妳的事，請妳暫時先裝聾作啞，什麼都別管，算我求妳了。」喬伊大火大氣將他二人推進籬笆，順手拉上柵欄。

「妳去哪兒？」

「我去跟朋友講一下話。你們先去吃飯，不用等我。」

陶介薇一聽馬上就要跟過去，派恩卻像螃蟹一樣巴著她。「快放手，你姐姐鬥不過那兩個壞人，我得去幫她。」

登時又傳來兩聲哀號，陶介薇心頭震了震，飢餓感全消，恐懼感傳遍全身。

「她不是要去找壞人。」若瑟從後院搖頭晃腦走來，黑伶伶的眼珠子是唯一看得見的五官。「仲軒哥哥的媽媽找她，要她出去談談。」

「仲軒又是誰？」聽起來像中國人的名字。

「Big good man.」派恩顯然非常喜歡他。

「我姐姐的男朋友。」

陶介薇想起今天早上見到的那名男子，想必就是他。他不來找喬伊，倒是他老媽找來了。直覺告訴她，準沒好事。

那令人驚懼的哀號消停了，四野沒半點聲響，這兒平房一間挨著一間，雖然有小庭院隔開，但彼此距離非常貼近，居然絲毫聲響也無，就沒有一個人好奇出來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整庄村子死氣沉沉。

「你們先回去吃飯，」她掰開派恩的手，好聲好氣的說：「我去陪妳姐姐，預防她不小心遇上壞人，一會兒就回來。」

「不行，姐姐說了，妳別去。」若瑟和派恩一人抓她一條手臂，使勁往裡拉，說什麼都不讓她走出後院。

廚房上頭，一顆燈泡在風中輕輕搖晃，爐子上放著舖上香蕉葉的圓形竹盤，食物整齊排放在上頭，鹹豬肉烤熟切成一條一條、炒熟的蔬菜有三種，蛋煎茄子和香蕉聞起來好香，少量的熱狗和培根，腥味嗆人的油炸小魚干，統統併列在上頭，中間一大坨熱呼呼的米飯。若瑟興奮異常，將竹盤端到屋裡，放在木頭方几上，請他們的媽媽一起過來用餐。

看到食物才發覺自己有多餓。陶介薇從包包裡拿出湯匙和叉子時，聽到派恩得意的說：「我的手已經洗過了，很乾淨。」然後牽著他們的媽媽和若瑟，開始做謝飯禱告。

希望耶穌能聽懂他們的塔加洛語。兄弟兩「阿門」完，迫不及待伸出三根指頭往熱騰騰的飯團抓食，愉悅地享受難得豐盛的一餐。

喬伊媽媽笑著接受陶介薇的好意，陪她用湯匙舀食物。骨瘦嶙峋的她，有雙迷人的眼睛和漂亮的唇形，足以說明喬伊為何能出落得水靈秀致。雖然醫生說兩個星期後才能知道診斷結果，打了針吃了葯的喬伊媽媽卻已大大好轉。

「我們不等喬伊爸爸嗎？」

「薩瑪爾沒那麼快回來。」喬伊媽媽說：「最近他總是晚歸，有時在外面吃飽了才回來。」

她用湯匙將部分食物撥到一旁，說要留給喬伊，沒想喬伊就從後頭走進來。看她垂頭喪氣，似乎和男朋友的媽媽相談不歡，一屁股坐在地板上，不言不語，明亮的眼睛失去所有光澤，機械式的抓取食物送進嘴裡。大夥兒面面相覷，誰都沒敢多問，陶介薇也不好開口。五個人，悶著頭吃飯，氣壓低到所有食物全變得沒滋沒味。

「妳還好吧？」過了十幾分鐘，陶介薇到底憋不住，問：「瑟若告訴我了。妳那個男朋友的媽媽是不是說了什麼難聽的話，讓妳不高興？」

「也沒什麼。」喬伊臉色灰敗。「她只是要求我這個番仔婆，別再纏著她高貴的兒子。」

「番仔婆？」沒想到中國人也搞種族歧視。

「嗯，此地華人對菲律賓女性的統稱。」喬伊自嘲地看向她母親。

「妳的華語，是他教妳的？」

喬伊才要回答，屋子大門猛然被撞開，跌進來兩個鮮血淋淋的人，顛晃的身子止不住直接撞上木頭方几，上頭的竹盤應聲翻摔地面，食物撒落一地。外頭機車龐大刺耳的引擎聲呼嘯而過。

「爸爸！」喬伊和兩個弟弟慌忙過去攙扶，「怎麼會？他們連你也打？」

喬伊的媽媽嚇得渾身哆嗦，臉色慘白，無措地瑟縮在丈夫身旁。

薩瑪爾滿臉的血，傷口應該在額頭上方。跟他一起進來，喬伊口中的湯姆叔叔是他糖廠的同事，傷勢比他嚴重許多。薩瑪爾眼裡蓄著淚水，冷靜而痛苦的安慰他的妻子小孩不要驚慌，說他傷得其實不重。

喬伊從簾子後方拿出藥包，裡面居然有瓶生理食鹽水。這種情況大概經常發生，她快手快腳清理、包紮好父親的傷口，轉向湯姆時，他已奄奄地剩下一口氣，整顆頭顱歪向一旁，頭頂上濃稠的血像小河裡的泥漿，覆蓋半個臉龐，濕透的衣裳，血水加上汗水，黏在皮膚上，令突起的青筋更加張揚。所有的人瞬間都變啞變矮了，呼吸格外壓抑，淚水在眼眶裡拚命打轉。陶介薇感到派恩的手緊緊抓著她的臂膀。屋外機車的引擎聲來來回回叫囂著。

不久，屋裡擠進更多人，滿滿的人，全是糖廠的農工，各個帶著底層勞動人民白濁的雙眼，樸實愁苦的面孔，圍著薩瑪爾和湯姆，神色驚恐未定，見地板上掉落的吃食，無不睜大眼睛。

若瑟走過去清理，馬上被制止。那人忿忿地瞪著喬伊。

「這些食物是妳買的？」口氣竟有責備的意味。這位大叔一問，後頭進來的農工無不用譴責的目光睇向喬伊。「是李金環給妳的錢？」

「不是。」喬伊指著陶介薇，「是她買的，台灣來的記者。」

「妳跟他們說什麼？」陶介薇突然承受眾多刀子也似的目光，一陣冷涼從腳底竄上來。聽完喬伊的翻譯，忙解釋：「我只是一番好意。」

開口的大叔沒再吱聲，默默地走過去，瞅著那散成一團的食物，跪下來，伸出髒污的手抓起食物送進嘴裡，眼淚奪眶而出，從兩腮流向嘴邊，和食物一起吞進肚子裡。其他人也靠過去，搶食地上的米飯、剩菜，不消片刻的功夫，已清得乾乾淨淨。陶介薇生生地看傻了。

機車仍在屋外徘徊不去，威脅將衝撞進來。空氣裡很緊張，窗口吹進來的風夾著機車排出的廢氣，教人心煩意亂。

喬伊撥開湯姆的頭髮，深深凹陷的傷口從前額直貫後腦勺，血漿模糊，眾人不敢看，或轉開臉或閉起眼睛，她顫抖雙手不知該如何是好，癱軟地撲地跪倒。時間膠著在這一刻，殘喘的氣息、血的腥味和汗的酸臭緩緩迴盪。屋外的引擎聲不曾稍停。

薩瑪爾掙扎地坐起來，看著眾人。「這已經是第六個被打死的同鄉，還有三百多個受傷的現在還躺在床上，我們難道要恁李金環一個一個把我們消滅？搶走我們的土地？讓我們的孩子卑賤過一生？」

「他就是要我們死！」接著說話的農工聲嘶力竭。「一天工資九點五元，怎麼過活？」

「一開始是騙，騙不了就搶。什麼租金、配股？什麼分紅？全是騙人的！」

「我們要罷工！」

「對，我們要抗爭！」

身旁有人低頭啜泣，聲音非常壓抑，接著又傳出另一個聲音，一個接著一個，人人都在抹淚，沒人敢痛哭流涕。汗水、淚水滲著血水，把薩瑪爾的臉弄得支離破碎。站在一旁的陶介薇看得傻了，不明究裡，只覺得該有人想到去報警。

喬伊心頭火起，咬咬牙，一骨碌跳起來，衝到屋後抓起晾衣服的竹杆，三步併作兩步直奔黃土路，陶介薇旋踵追上去，黃土路上烏漆抹黑，一點光亮也沒有。喬伊將竹杆打橫，潛入甘蔗園裡，聽引擎聲逐漸靠近，算準時間，朝機車騎士拋擲過去。竹杆沒打著騎士，卡向車輪，機車整個打翻摔向河面，另一輛機車騎士見狀，馬上掉轉車頭，揚長而去。眾人一擁而上，從水裡把人撈出來，迎頭兜面就是一頓拳打腳踢。長久以來的壓抑，所有的忿恨委屈，一併暴發也一併收拾。

良久，發洩夠了，也知道闖禍了。躺在地上的人，身體蜷縮成一團動也不動，陶介薇拿手到他鼻下，確定他沒有呼吸。喬伊取下他的面罩，眾人並不吃驚，似乎早料到會是誰。臉上身上的汗水像河面的月光閃爍，知覺都麻木了，只一顆心跳個不停。

接連死掉兩個人，還不報警嗎？是有什麼問題？陶介薇簡直無法理解這些人在想什麼，或者他們並不依賴執法機關為老百姓主持公道？黃土路上四面八方寂靜無聲，無邊的甘蔗沉重憂悒地陪著人們一起哀悼這傷心激越的時刻。在涼意漸濃的月光下，眾人跳進河裡洗淨渾身的血，然後一一上岸，依舊圍著薩瑪爾，等他拿主意。

「喬治，」薩瑪爾舔了舔乾澀的嘴唇，沙啞著嗓子說：「去請神父過來。」

那名叫喬治的年輕人得到指示，馬上騎著單車飛快離去。

夜深了，四野被夜霧浸淫，晚風吹在濡濕的皮膚上，有股寒意。從不知哪家的院子裡傳來幾下貓的叫聲，漆暗的天空露出點點微弱的星辰。大家將屋裡屋外兩具屍體抬到院子，用裝肥料的塑膠袋蓋上。

喬伊感到疲乏極了，拖著沉重的步伐走進屋裡，盪向廚房，拿出所有不需烹調能即時吞吃的食物，分發給眾人，然後跌坐在牆角，楞楞的看著地板上磨破的凹洞裡泛潮的泥土和蠕動的灰綠色蟲子。陶介薇受到的驚嚇多過疲憊，四肢無力地跌在喬伊身旁，背靠著牆。

「有什麼打算？」

喬伊沒答腔，兩眼空洞無神，像魂魄都已離散。在她的世界裡，只有飢餓和無窮無盡的勞苦，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勞而獲的，也沒有任何過錯可以被輕易掩蓋。看著派恩頭上、手上、身上，結了痂，還流著血，疙疙瘩瘩的新傷舊傷，看著若瑟垂在膝蓋上的小手，粗糙得像個中年人，他倆每天要走好幾個村子，撿拾垃圾或別人遺落在田裡的農作，孩子們拿石頭丟他，拿樹枝或生鏽的鐵條打他譏笑他，他從不反抗，回到家裡也不埋怨。

「我倒希望警察來，把我們都捉了，關進牢裡也許還有一口飯吃。」

「警察最該抓的是那幕後主使者。」

喬伊無力地哼了一聲。「真羨慕妳能住在那麼棒的國家，從小就培養出幽默天真的想法。」

陶介薇張大眼睛，不理解她的嘲諷。

過沒多久，湯姆的家人趕到，一名四十歲上下的婦人領著三個孩子，在小院子裡哭得死去活來，哭完了，請求薩瑪爾為她討回公道。丈夫被人活活打死，她也沒想要去報警。在這個國家，警察不被依靠，不是人民的裸母？陶介薇偷偷瞄一眼手機，九點一刻，她必須在旅館打伴前趕回丹轆市區，明天中午答應了跟雷蒙一起吃飯，接著搭車到馬尼拉，停留一天後，再往南方，完成老總交給她的任務。她是個局外人，這一切與她沒任何牽連，她沒必要也不應該蹚這渾水。只是，再鐵石心腸的人，也無法就這樣揮揮衣袖離去。眼前這爛攤子該如何收拾？這群人的命運又將如何？

月亮低低的壓著芒果樹的枝椏，幽幽的影子落到平躺在地上的兩具屍體。院子裡聚集更多的人，聽到消息趕來的群眾，連黃土路都站滿了。李金環知道他派出的打手反被人打死了嗎？他遲早會知道的，也一定不肯善罷干休的。眾人垂手默立，等待一個新的黎明，或等待另一個噩運的來臨。

「神父來了。」眾人精神一振，趕緊讓出一條通道。

午夜前趕來的這位神父，喬伊說他叫保羅。保羅神父六十來歲，面容剛毅瘦削，稜角分明，頭頂微禿，眼睛凹陷在眼窩裡。不滿一百七十公分的身量，鼻梁上的眼鏡垂到鼻頭，望上去像鄰家的大叔。

湯姆的妻子見到神父，再次悲從中來，撕肝裂肺的哭聲，讓人聽了鼻酸。

保羅神父花很長時間婉言安慰湯姆的妻子、孩子，要他們相信無論發生任何變故，上帝永遠是愛他們的。然後帶領大家一起禱告：

「愛我們的父神，我們來到你的面前，為要感謝讚美你，因著你偉大的愛和憐憫。主啊！我們要請求你，在我們遭難的時候，與我們同在，為我們穿上全副軍裝，足以抵抗一切迫害，帶領我們打公義的仗，在你得勝的日子，賜下平安喜樂和富足，從今始直到永永遠遠。」

禱告真是一帖良藥，雖不知成效如何，卻似乎讓周遭的陰霾盡掃，眾人像服用了大力丸，臉上眼中散發出奇異的光彩。

保羅神父交待，將兩具遺體先運到教堂安放，擇日為他們舉行追思會。

「薩瑪爾，借一步說話。」神父領著喬伊的父親往外走。

陶介薇終於見到位於喬伊家左前方的鄰居，一名高壯，神色緊張的馬來男子和他三個已成年的兒子。馬來男子將保羅神父和薩瑪爾迎進屋子，隨即關上門。留在屋外、小庭院、小路上的所有人，也不吵也不鬧，安靜的就地坐下來，等候。午夜裡，風完全靜止，兩旁的甘蔗紋絲不動，好像也在等候，一個結局。

第 三 章

1

清晨七點半，高聳圍牆內的璐希塔莊園，寧謐如常，熱帶地區特有的黃花朱槿、大紅花扶桑、長在蒼鬱的納拉樹上的石斛蘭、垂花火鳥蕉、紫蝴蝶、太陽鳥、算盤子……，開成美麗繽紛的花花世界。精心修葺翠綠的灌木，從車道延伸至迴廊，迴廊環繞著大得不可思議的兩層樓白牆豪宅，豪宅共四進，每個入口鑲以雙扉大鐵門，一人半高的鍛鐵欄杆上開滿紫藤，綿延數十公尺。

荷槍實彈的警衛在每一個入口站崗，神情肅穆。

「動作快，主人們都下來了。」廚房裡二十幾名廚傭，穿著清一色白底藍條紋的制服，忙碌卻井然有序地準備各樣早點，胖胖女管家戴妮爾一身藍色過膝洋裝，嚴肅地繃著臉站在門口指揮，儘管嘴裡不斷催促提醒，其實神情若定。

「阿絲特、琴柏伶、蜜雪兒，把食物端出去了。」

「Yes,mam.」

琳瑯滿目的吃食，色香味俱全擺滿料理長桌，西窗下兩邊共六個火爐上的鍋子還在冒著熱騰騰的蒸氣。叮！叮！兩邊烤箱裡的甜點同時完成，廚娘戴上手套，拉出烤得金黃香味四溢的蘋果派和布丁。後院的工人送進來新鮮採下的水果，紅毛丹、山竹、芒果、鳳梨和香蕉，全數倒在水槽中，一一仔細清洗。

飯廳裡燈火輝煌，即使外頭火熱的太陽早已從東方升起。僕人拿著量尺，為每張高背木雕椅擺出適當的距離與彼此的間隔，橢圓餐桌上刀叉筷子兩層瓷盤已布置完成。李家十口人一一就座，早餐採中菲併呈，多種口味麵包、火腿、熱狗加上冷度足夠的鮮奶、可樂，是年輕人的要求；米飯、熱炒是幾位太太長年養成的飲食習慣；加入補氣養生的中藥材一起熬煮的燕窩粥和石斑魚粥是老奶奶和李金環的最愛。

老奶奶鍾愛的這種金絲血燕燕窩是金絲燕通過吃海裡的小魚，以及體內分泌的黏液，以唾液和羽絨凝結所築的一種巢窩，富含蛋白質。一般人都以為金絲燕只能從印尼和馬來西亞進口，殊不知，在菲律賓愛妮島上，懸崖險峻壁縫中，也

有此等高檔貨。每逢颱風夜，總有許多馬來人為了賺錢，不惜出生入死摘取這種以公克計量，動輒要價十數萬披索的燕窩，提供名媛貴婦享用。

蘇妮雅來到璐希塔以後，李家人更是朝食不厭精的大道邁進。這位大太太出身豪富的西菲遺族，娘家在北呂宋島經營飯店和銀行業，從小錦衣玉食的她，只認得日本和牛、兩頭鮑與金山勾翅，最喜歡的一道中華料理是「五絲銀芽」，將每一根銀芽去頭掐尾仔細切開中間兩公分長，留住前後兩段，中間塞入金華火腿，加上魚翅、蔥絲、香菇絲、筍絲快火熱炒出爐，最是爽口彈牙。

大夥兒坐在椅子上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聊，偶而瞟眼食物，誰也沒敢先動手，因為老奶奶還沒到，如同過往的每個日子。李金環和他那穿著乳白色特諾蝴蝶裝的大老婆蘇妮雅的座位遙遙相望，兩人簡單道過早安，便沒有絲毫互動。菲律賓籍的二老婆娜塔麗，具華裔血統的三老婆珍妮弗也百無聊賴地坐在一旁，儘量保持目光不接觸。四老婆潔西卡的位置照樣空著。除了尚在美國留學的三兒子亨利，大兒子彼德、二兒子威廉，都已穿上白襯衫打好領帶，準備吃完早餐直接去上班。哈欠連連的艾琳，顯然才剛醒過來不久，隨意套上一件寬長綠色棉T和胖大的白色七分褲，頭髮懶懶挽在腦後，褲管下藏著粉紅色布希鞋，黑眼圈明顯昭告眾人，她昨晚又熬夜上酒吧找樂子。彼德的兩個兒子五歲的東尼和三歲的凱文老坐不住，從椅子上上上下下，幾次差點把桌上的食物推倒，搞得他們的兩個裸姆手忙腳亂。他們的媽媽珍妮則悠閒自在地蹺著腳身子側向一旁，專心欣賞她昨兒剛到美容院修剪過塗上蔻丹的指甲。

「奶奶早！！！」這聲問候是一天當中最精力充沛的時刻，誰都不許在老奶奶面前表現出頹廢萎靡，否則就是跟龐大的家業過不去。

僕人小心拉開椅子，等著她就座。

嬌小富態的老奶奶腰板依舊堅挺，氣色紅潤。如往常一般，大清早起來梳妝打扮，頭髮吹整得一絲不苟，用一根垂著翡翠的金簪整齊盤在後腦勺，質地精緻的絲質旗袍不見任何摺痕，白金鍊子繫著老花眼鏡懸在胸前，腳下的氣墊鞋特別訂製成繡花布面，一只鑲著紅寶石的鳳頭手杖沉篤地點在地板上，提醒眾人，她在璐希塔依然份量十足。

「早，早！不拘禮，開動吧。」老奶奶一手搭在女傭臂膀上，滿是溝壑的臉孔現出和藹的笑容，慈藹地平視眾人，目光來到潔西卡的座位時，忽地笑容一斂。雖只是極短暫地的一瞬間，李金環和蘇妮雅卻看得清清楚楚。

李家只有外人在場的時候才作飯前禱告，因此蘇妮亞和娜塔麗默默的手握頭低，自行禱告。

「艾琳，昨晚又上哪兒去了？」老奶奶問。

艾琳忙挺直腰背，張大眼睛，露出乖巧的笑容。「就，跟幾個同學去 PUB 幫阿莫慶生，阿莫奶奶記得嗎？就那個 Nike 運動鞋總經銷商的女兒，我高中同學。」艾琳是蘇妮亞的女兒，母女倆長相十分神似，高高的顴骨，尖細的下巴，腮邊一顆美人痣，是璐希塔莊園的公主。中國人牢不可破的重男輕女觀念在人丁旺盛的李家，她反而倍受寵愛，因此中學念了七年還沒畢業，明年即將大考，看來成績也不可能太好。

「嗯。」老奶奶臉色還是不好看。「學校的功課怎麼樣？明年三月能順利畢業？」

「沒問題的，奶奶。明年我一定上德拉薩大學。」這幾句話說得很心虛，艾琳偷偷瞟眼她媽媽蘇妮亞。

蘇妮亞臉色也陰陰鬱鬱，冷冷回瞪她女兒。

「母親今天到馬尼拉，要我陪您嗎？」李金環快速吃掉半碗石斑魚粥，岔開話題，抬起頭問。

「不用了，你工作那麼忙，哪有時間陪我。」老奶奶坐上那張特別加了兩層羽絨墊的座椅，舀上來一匙熱粥送進嘴裡，滿意地點點頭。「我這眼睛越來越不行了，到中醫那兒針灸了七、八次也不見好轉，你幫我找個識字的番仔婆，每天來給我讀報紙。」

「好的。」

「還有，我晚上到 BGC⁸，本來打算跟你姐姐一起吃過晚餐就回來，但她希望我住幾天，總之，說不準什麼時候回來。」

說話間，東尼將一盤 sinigan⁹打翻了，油膩的豬肉和湯汁從餐桌上流向地面，女傭們緊張兮兮，拿起抹布急忙擦拭。

「先看看他有沒有燙到，笨蛋！」珍妮生氣地推開女傭，抱起兒子，心疼他肉肉的小手背上通紅一片。「快拿冰袋來！」

老奶奶淡定地沒作聲，其他人也不好說，只由得珍妮去照顧兒子，他們繼續方才的話題。

「要不要我從公司找個職員過來？」彼德問，「程度好一點。」

彼德是李金環長子，蘇妮亞全部希望的寄託。在他就讀菲律賓大學法律系二年級時便開始到公司見習，如今已當上公司的執行副董，預備日後扛起璐希塔集團的重責大任。

⁸ BGC 特區全名 Bonifacio Global City，位於馬尼拉，佔地約 308 公頃，距離馬尼拉金融區 Makati CBD 約 3 公里，目前為菲國最重要的金融雙城之一。區域內生活機能繁榮，達官富豪群聚。

⁹ Sinigan 就是菲律賓人用羅望子下去入菜的一種又酸又鹹的湯品。這種湯品裡頭食材多樣，通常不是用來喝的，是用來加在飯裡的。

「不用了。識字就好，又沒有要她分析時勢。」老奶奶邊說邊挾上一塊香煎青魚片放碗裡，抬頭睇著坐她對面的威廉。「上回媒人給你介紹的那女孩，去約人家出來吃過飯沒？」

「吃了兩回。」威廉紅著臉回答。他是李金環的二兒子，為娜塔麗所生。拘謹保守的他七年前從雅典耀大學資管系畢業以後，便在公司負責企畫、市場分析，目前是管理部協理。

「半年多了，才約會兩次？那女孩，家世好，人也端莊，不要挑三揀四的，年紀老大不小啦！」

威廉憨憨地笑，見李金環滿臉不悅，趕緊低下頭。他母親娜塔麗憂心地看著他。「呃，好久沒看到姑媽了，」威廉急著轉移話題。「請奶奶代我們向她問好，或者，呃，要不要請她來小住幾天。」

這話很得老奶奶的歡心，笑顏一下綻開來。「難得你這份情，我會幫你轉答。」

李金環的姐姐中國名字李莉玲，從政數十年，幾年前從副總統的職務退下來以後，一直定居在 BGC，過著深入簡出的生活。

「對呀！我們兩家人好久沒聚一起了。」艾琳跟著附和「不如請她和表哥表姐一起來過聖誕節。」

「妳忘了表哥跟亨利一起到美國讀書，聖誕節不一定回來。」接腔的是她的哥哥彼德。

看到老奶奶開心，大夥也跟著開心。你一言我一語，圍繞著聖誕節洋洋喜氣的話題，從要邀什麼客人到莊園裡晚宴，該以什麼形式慶祝，到如何妝點莊園內外，吃什麼特別的食物等等，氣氛非常熱絡。娜塔麗嘉許地朝兒子使了一個眼色，威廉是她唯一的兒子，在璐希塔無論輩份、長幼、受不受李金環寵愛，人人都肩負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小心伺候老奶奶的情緒。

丈夫四十多年前過世以後，老奶奶從海邊的漁販做起，她一個婦道人家每日天未亮就得到魚市場批貨，挑著幾十斤重的海產走幾公里的路，必須忙到三更半夜才得以上床休息，賺取的微薄收入吃飯都有困難，仍堅持讓兩個孩子到學校念書。她能得到兒孫們的敬重，完全靠雙手打拚來的。二次大戰結束，菲律賓又歷經兩次的人民革命，戰火動亂，農村破敗。老奶奶帶著兒女搬到黎明鎮鴻見村，經營起雜貨舖。由一名相士指點，冒著可能遭劫遭竊的危險，兼營典當買賣。在那個困苦匱乏的年歲裡，人們將家裡稀有值錢的東西拿出來抵押，換了錢勉強度日。李家的小型當舖提供小額現金流，成了破敗富戶們應急周轉的地下錢庄。老奶奶憑藉著獨到的眼光和膽識，年復一年，居然也累積大量財貨，成為李金環日後擴大生意版圖的資本。

從那以後，老奶奶對命相學深信不已。

「媽媽，這是麥克的出生年月日，以及他的中國名字，如果您覺得不適合，請相士另外更改也可以。」李金環將昨晚潔西卡交給他的紙片遞給老奶奶。」按照家族傳統，他的每個兒孫都必須取一個中國名字，只是日常生活裡為了方便仍以西洋名字互相稱謂。

老奶奶戴上老花眼鏡，瞪著紙片上幾行字沉吟好一會兒，有感而發地說：「真難得，早產兩個月還能那麼白胖可愛。」順手將紙條摺好放進黑絲絨旗袍金光閃閃的第五個盤扣內的暗袋裡。

她的疑問也是大夥兒的疑問，但是誰也沒敢附和。只見李金環尷尬地抽動著臉孔上的肌肉，照樣低頭吃喝他的魚湯。

男女間這檔事畢竟太過敏感，一個不小心容易造成家庭內鬨，萬一流傳出去，成為眾矢之的事小，破壞家族名聲事大。然而，老奶奶不喜歡潔西卡並非只有這個原因，早在李金環想納第四房姨太太前，長孫特瑞昂於端午節吃粽子差點噎死的前一晚，半夜雷電齊揚，劈斷莊園門口一棵納拉樹時，老奶奶便覺得不祥，特地到王彬街¹⁰請來赫赫有名屬新月派的風水師，憑八八六十四爻卦推斷李氏家族興衰。那術士一邊捧著萬年曆，盯著轉動的羅盤，一邊搖頭晃耳，直呼可惜。說好好的一門龍虎穴，如今為濁氣遮蔽，困守淺灘，恐怕造成陰盛陽衰的局面，牝雞司晨，主大不吉。

什麼意思？

莊園內三個太太全在菲律賓土生土長，中國玄學常識嚴重缺乏。除了老奶奶誰也參不透其中的玄機。

三天後，潔西卡進門。按照菲律賓習俗，婚禮中的「牽繩」儀式：婚禮進行到一定時候，伴郎、伴娘會把一塊巨大面紗小心地栓在新娘頭頂和新郎肩上。這個蓋頭象徵夫妻合二為一，家和萬事興。沒想，潔西卡請來的伴娘沒將面紗繫緊，因而掉落地上。其次是神父拋灑的象徵財富與忠誠的硬幣，居然滾到潔西卡腳邊，被她一腳踩住。凡此種種都讓老奶奶心生嫌隙，為此埋下了日後衝突的導火線，在璐希塔陰暗的角落裡悶悶的燃燒著。

「潔西卡打算什麼時候開始上班？」

「下星期吧！麥克滿月她也該休息夠了。」李金環知道母親不喜歡潔西卡，提到她時盡量表現得不經心不在意。

「麥克的滿月酒都邀了哪些親友？」

¹⁰ 菲律賓馬尼拉市北部的王彬街又稱唐人街，是馬尼拉的商業中心之一，1915年定名，在街道中央豎立一座羅曼·王彬紀念碑，以紀念中菲混血的慈善家羅曼·王彬對菲律賓的貢獻。

「麥克既不是獨子也不是長子，滿月酒不需要太舖張，邀幾個親族好友來熱鬧熱鬧就夠了。」李金環說話時特地抬頭瞟眼蘇妮雅。

蘇妮雅則假裝沒瞧見。

「亨利跟威廉當時怎麼慶祝就怎麼慶祝吧，免得讓潔西卡覺得我們大小眼。」蘇妮雅說。

「嗯。」老奶奶點點頭，特瑞昂來到她身旁，稚氣的說：「太婆，我要吃唐人街的肉粽。」

「又要吃肉粽？好，太婆給你買一大串回來。」

「不用啦！我只要一顆，跟弟弟一人一半。」

他的童言童語，引得大夥都笑了。

一名男僕托著一只銀盤，銀盤上放著一支手機，快步走進來遞給李金環，並在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李金環擱下手中的湯匙，拿起手機哼了一聲停頓數秒鐘臉色微變。

「誰打來的？」

「雷蒙。」

老奶奶關切地問：「是那些農工抗爭的事嗎？不要太苛責他們，」

李金環沒等她說完，就打斷她的話，「母親，是公司裡的事情，我先走了。您路上小心，需要準備什麼給姐姐當禮物，儘管告訴蘇妮雅。」

2

夜裡下了一場輕淺小雨，天空現出紫羅蘭色，星星照在甘蔗田畝上，猶如舖上一層薄薄的銀色棉紗。保羅神父和薩瑪爾到那位馬來人家裡秘商好幾個鐘頭沒有下文。眾人等得慌亂，人心漸漸浮動。喬伊想出了一個不知有沒有效的暫時保命的法子，勸大家先回去休息，明日再作計較。

教堂傳出十二下鐘響時，上千名的農工依言離去，如海水退潮一般。

清晨六點，纖巧的新月滑向西天，濃霧拂過蔗田，喚醒值更的野雁，黑冠麻鷺拍著翅膀飛向空中，喬伊一驚而起，發現她父親還沒回來。惡臭從角落傳來，母親用懇求原諒以及羞愧的表情看著她。

喬伊不需要走近查明原因，就難過得好想大哭，但她一如往常勉強擠出一個無力的笑容，從地板上起來到廚房提水拿抹布。母親生病以後，大小便三天兩頭

失禁，加重她的工作分量。她用濕抹布為母親擦掉屁股上、大腿上的穢物，再清理地板。惡臭讓她好想吐，一口氣噎在胸口，整個人昏昏沉沉。

難怪陶介薇早起身，她一定是被臭醒的。

陶介薇不想讓她和母親覺得難堪，半小時前就起身臨窗佇立，目光越過一畝畝美麗如畫的甘蔗田，進入村子的黃土坡、矮矮的土地公廟，廟旁的黃土路上斑斑血跡，一片片殷紅濺撒滿地，叫人看得驚心。

那是昨夜風雨吹落的鳳凰花。台灣的鳳凰花開在六月，菲律賓則開在三月，為趕赴驪歌輕啟的畢業季。今年天氣特別炎熱，復活節才過完，太陽開始滾動火輪一路燃燒到十一月，催熟了甘蔗也催紅了鳳凰花。這不合時宜盛開的紅花像擴散的疫情，從黃土坡一路開向璐希塔莊園高聳的圍牆外。陶介薇恍惚間以為看到的是農工們遺留下來的血跡，不覺點駭然失據。

喬伊為母親換上乾淨的衣褲，餵她吃葯喝水，讓她躺回地板再睡一會兒。轉頭向陶介薇，「妳沒走？」屋裡濁氣未消。「出去說話。」

「忘了我跟雷蒙還有個約？」陶介薇淺淺一笑，從包包裡掏出寶特瓶噴泉水倒了一杯拿在手裡，跟著喬伊走出屋外。兩人坐在一顆大石頭上，再度打開她的包包，從裡頭摸出一袋 Cuchinta¹¹，和喬伊分食。

「看來妳很能適應菲律賓生活。」喬伊謝謝她遞上來的水，餓慘的她一口一個糯米糕，連續吃下五、六個，就著水杯裡的水，全部吞進肚子裡。

「一點也不。我只是對糯米情有獨鐘，所以暗槓起來，不會怪我太自私吧。」她想起昨晚農工們爭先恐後搶食喬伊家晚餐的情形，仍心有戚戚。

「我只怕連累妳。」恢復一點元氣的喬伊，馬上陷入昨夜的愁雲慘霧。「李金環不會放過任何跟他作對的人，妳繼續待在我家，很不安全。」

「我知道，我已經打好一篇新聞稿，今天會拿給雷蒙。璐希塔集團將會很高興我為他們作了最佳的宣傳。」

喬伊睇著她，省悟她的用意。

「千萬小心啊妳！李金環不是一般人，妳敢欺騙他，他會卯足全力動用所有關係追殺妳到台灣。」喬伊把杯子遞還給她，繞到廚房淘米煮飯，餵雞、劈柴、從河裡挑水回來，展開她每天例行的工作。

陶介薇跟在後頭，邊琢磨她的話，慎重衡量自身的安全。「妳不也聯合那些農工，準備一起欺騙他？」

「我那是不得已好嗎？妳們中國人說那叫…緩兵之計或未雨綢繆。總之，就是先把眼前的危機化解掉。」

「妳的華語說得真好。」

¹¹ 或叫做 kutsinta、putong，一種用糯米和椰子粉做的甜點，類似台灣的狀元糕。

「因為我有個好老師。」想起孫仲軒，她心情又無比沉重。

「今天還去上班？不擔心李金環拿妳當箭靶？」

「必須得去。希望他真拿我當箭靶，這樣我就有機會在第一時間反制他，要求他為湯姆叔叔和其他人的死亡負起責任。」

「萬一——」

「什麼都有萬一。妳覺得除了這條命，我還有什麼好損失的？」

「妳的命很寶貴。」

喬伊星眸暗淡。「我從來只是海邊一粒被上帝遺忘的細砂，一陣海浪衝上來就消失無蹤了。」

陶介薇一聽，跟著心情千斤重，她眼中十九歲的喬伊，沒有青春飛揚的時刻，沒有調皮歡樂的笑顏，想像不出她無憂無慮，腳步輕盈，背著包包跟同學去郊遊逛街的模樣。這位雙手滿是厚繭，臉上布滿抑鬱的年輕女孩，似乎生來就手握刀鏟、汗如雨下。

「需要我為妳做什麼？在我十一點鐘離開以前。」

喬伊感激地點點頭。「待會兒，我父親和保羅神父回來以後，麻煩妳告訴他們，無論對警方或糖廠的人，都要口徑一致，清清楚楚把我講的話再跟他們說一遍。絕對不能讓李金環的人抓到任何把柄。」

3

海倫已經蹲在資料櫃前面整理半個多小時的文件，按照檔案屬性歸類，以英文字母編寫排放，標上完成日期，清清楚楚巨細彌遺。只要她不出聲，沒有人會去理她，感覺不到她的存在，她的工作就是不停的整理文件、發送文件。在電腦已十分普及的今日，璐希塔仍以人力操作這些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即可完成的工作，因為一台電腦足可支付她五年的薪資，這還不包括電費和維修費。二十八歲的海倫，甘蔗採收工人的女兒，念過二年中學，錯過了兩次幾乎要談成的婚約，令她越發消沉，在璐希塔集團服務快十年了，卻像個隱形人，只能利用開關抽屜和偶而發出的咳嗽聲刷出一些存在感。同樣是李金環的助理，每到上班時間，公司的職員在這裡進進出出，卻只跟喬伊交待事情索討文件，任何公務連繫也由她代為轉達。

李金環不肯在集團的辦公室裡工作，任何人想跟他談事情都得進到大得像謎宮的莊園來，站在書房外，等後召見。半年前，薩瑪爾看到糖廠公布欄上貼出徵

人啟示，要喬伊去試試，雖然她只念完中學，但能寫能算手腳勤快反應也靈敏。通過筆試、面試，果然幸運考上秘書一職。他知道很多落選的人在背後裡議論紛紛，說他女兒能獲得這份差事靠的不是本領是美色，還語帶嘲諷的恭喜他很快就能父憑女貴，過起不愁吃穿的好日子。其實也沒什麼好爭辯，不管原因如何他都無從選擇，做為一名糖廠工人，每天在鋸齒狀機具前盯著每個尖牙、每條鋼釘裡翻動的甘蔗渣，機台徹夜轟隆鳴響，大型通風口與電風扇呼呼呼地吞噬眾人的汗水，甜膩的甘蔗味與酸鹹的氣味，攪浸於廠房間，充斥於每個角落。外頭的世界，上帝創造的萬物，不管晴天雨天，晨曦夜露，都與他們無關。人像機器更像牲畜，只能低著頭、彎著腰，日復一日賣命工作。他需求無多，如何讓家人一日三餐溫飽如此而已。

大家沒猜中的是，半年多過去了，喬伊並沒有成為李金環的姨太太或情婦，她以優異的工作表現得到眾人的肯定和尊重，只除了潔西卡。她太了解李金環血液裡充斥的永難饜足的慾念，把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孩擺在他身旁，無疑將一條魚擱在貓盆裡，遲早要屍骨無存，必須有人伸出援手，將她放生。她沒有救苦救難的胸懷和閒工夫，但她希望她自己是那隻讓貓永久垂涎的餌。

每個人都必須活得戰戰兢兢，各自有各自的盤算。在璐希塔這龐大得不近情理的大莊園內，想要生存活得抬頭挺胸，不是你消滅誰，就是等著被誰消滅。

貴為集團總裁的李金環，每天早晨八點三十分一定準時上工，現在五十幾分了，還沒見到人影。太不尋常。喬伊坐在面腦前面再次抬頭望向牆上的掛鐘，心湖裡忐忑不已。昨晚的殺人事件應該有人去通風報信，李金環此刻正和雷蒙他們幾個心腹商量著如何應付？如何嚴懲主謀？毫無疑問的，他們將把矛頭對著她和她爸爸。

聖經說神使太陽升起，對著惡人，也對著好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所以是非黑白、公義與公平已經不存在？或者從來沒存在過？

「妳已經看七次了，」海倫從一堆文件裡抬頭，問：「有什麼事嗎？瞧妳心神不寧的。」

「我以為妳被卷宗淹沒了。」喬伊說話時下意識地再次瞄眼掛鐘。「原來妳還有呼吸。」

「我是苟延殘喘，用我的眼淚和全部的鬥志。」海倫從櫃子下面伸出脖子，朝天花板嘆出一大口氣。

「怎麼了？」

兩人交談卻不看著彼此，只看著窗外圖畫一般不真實的美景，從迴廊延伸到另一處迴廊，鏤刻著一條條美麗花紋的鑄鐵欄杆，纏繞在欄杆上綠意盎然的花花草草。

海倫兩眼呆滯蓄滿水霧盯著前方，過好一會兒才開口：「我爸在糖廠受傷還沒好，我媽又病了，我弟弟說學校老師告訴他，如果這禮拜再繳不出書籍費用，就不用去上課了。」比濁水河的水還廉價的眼淚從海倫臘黃的臉上滑下來。

她面臨的難處和絕大多數璐希塔農工遇到的難處一樣，既不單一也不特殊，唯情節稍微嚴重而已。

喬伊看著她，像從鏡子裡看到自己。聖經上說，上帝要將相信祂的困苦人和貧窮人安置在穩妥之地，讓他們吃得飽足，睡得香甜。究竟哪個環結出錯了？是他們的信心不夠堅定？還是上帝食言了？上帝不是信實的嗎？

「別難過，我可以先借妳一點錢。」

「妳怎麼有？」海倫既驚訝又驚喜。在丹轆，貧窮是全民運動，任何人都該熱情參與，喬伊沒理由倖免。

「別管這些，反正下班後會送到妳家，趕緊帶妳爸媽去看病。」那錢是李金環給的，她怎麼好意思跟海倫說是她出賣色相得來的。

「謝謝妳，謝謝妳喬伊，妳是我在世上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會永遠感激妳。」海倫跑過來激動抱著喬伊，不斷滑落的淚水在她肩上濡濕一大塊。

「在幹嘛？」

突然的斥責聲浪，讓她倆嚇一大跳。潔西卡和她的吉娃娃什麼時候進來的？

喬伊忙坐回辦公桌，海倫急急窩回她的資料櫃旁，縮成一團，像恨不能鑽進牆裡去。潔西卡橫了她倆一眼，沒多說什麼，逕直走向李金環的座椅在抽屜間翻找東西。剛生完小孩的她，手臂、小腹增生的贅肉尚未完全消除，粉桃色的無袖洋裝將它彰顯無遺，形成菲律賓人認定富貴相的圓潤感，空氣裡滿是她身上香水的濃郁香氣和吉娃娃身上的皂香。

這隻吉娃娃是潔西卡的生日禮物，七月份她生日時李金環送她的。她故意為牠取名叫喬伊絲，暗示喬伊她的身份其實跟條狗差不了多少，從此她到那兒都帶著牠，有事沒事喊幾聲喬伊絲！喬伊絲！小不拉基的喬伊絲，頭上繫著紅色蝴蝶鍛帶，修剪服貼的白色狗毛只留著腦袋和四肢，算可愛但不討人喜歡。容易受驚並焦慮不安的牠，不時發出高亢的吠聲，特別是在見到喬伊的時候。

「上個月公司和大都會銀行簽的那份合作意向書呢？」潔西卡問，邊掏出香煙點上，長捲髮遮去半邊臉，白色煙霧從豐厚的髮絲冉冉溢出。

「那份合約鎖在檔案櫃裡。李老闆交待，除了他任何人不得過目。」

「包括我？」她把煙霧吐在喬伊臉上，愠怒著。

「或者，我先打電話請示李老闆？」喬伊將煙灰缸放在她面前。「其實老闆再一會兒就到，您要不要等他一下？」

「不必。把檔案櫃的鑰匙給我。」

「很抱歉。我不能。」喬伊謙卑但堅定的說。

潔西卡瞪大厲眼定定地瞪著她數秒鐘，滿臉不悅的轉身離去。「喬伊絲！」狗仗著人勢多吠好幾聲才肯罷休，尾巴大擺大搖的跑向牠的主人。

喬伊記得陶介薇曾經問過她，為什麼菲律賓的街頭巷尾幾乎沒有野狗，只有野貓？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他們怎麼可能讓食物在街上遊蕩。陶介薇一聽，眼睛睜得好大，像被雷打到一樣。她不曾體驗飢餓如影隨形的恐怖，夜半餓醒恨不得把舌頭吞進去的痛苦。或許有一天，這隻討人厭的吉娃娃落單的時候，也許用蝦醬、檸檬草、黃豆、綠豆、馬鈴薯，文火慢燉一小時……。欸！這念頭太可恥了，牠才多大一隻，真殺了牠應該是會良心不安的吧。但，也許味道不錯，肉質也夠嫩。天！她真是瘋了。

潔西卡前腳才走不久，李金環龐大的身影像一陣颶風猝不及防地從門口襲捲進來，待喬伊警覺時，他已來到面前。驚惶在她的胸口擴散，屏住呼吸。

「李老闆，早！」海倫打完招呼，趕緊抱著卷宗退出去。

李金環一言不發坐進皮椅，兩眼直睇著故作鎮定，假裝忙碌的喬伊，她濃密的睫毛壓著眸子，星芒如暈輝中的明月。無端地，有點激動。

「聽說，昨天妳家裡去了一堆人？」終於開口，又不願挑明的說。

「是啊！」喬伊一邊打字，一邊抬頭。毫不迴避地說：「有個村裡的混混，拿著鋤頭到處恐嚇勒索，不給錢就磕人，把湯姆叔叔打得遍體鱗傷。」

「那混混是誰？」李金環很隱忍，目光越趨凌厲，擱在桌上的右手敲著桌面。

「李老闆一定不認識，那小子從來不學好，到處惹禍鬧事，」

喬伊沒能說完，李金環已剪掉她的話，「他叫傑克，糖廠的員工，昨天被打死了，死在妳家後院。」後面幾個字幾乎從齒縫裡迸出來。

喬伊暗暗喘上來一口氣，五臟六腑全攢在一起，兩滴細小的淚珠從眼眶裡擠出來，露出兩道詫異的光芒，覷著李金環，好似從低低的天井仰望著樹梢的星星。

「不是死在我家後院，是死在我家後院的濁水河裡。」喬伊停下手邊的工作，目光鄭重地迎向李金環，努力把口氣放柔和，「昨晚我正在岸邊洗菜，見他拿著大鋤頭追擊湯姆叔叔，兩個人扭打他一個，傑克重心不穩摔進水裡，還是我跟我兩個弟弟合力把他撈起來的。李老闆，您真是仁慈，連這麼糟糕的員工都關心，難怪大家都讚美您，說您是耶穌心腸。」

李金環明知她的讚美有口無心，卻還是受用的。

「妳親眼看見？」

「我親眼看見。」

她篤定的口吻令他疑惑了，兩道密林也似的黑色眉毛從中間高高隆起，如火炬的眼睛一瞬也不瞬。喬伊反應快，才思過人，這他是知道的，但憑空捏造一個謊言，並且說得口齒流暢，入情入理，除非真有其事，否則就得要有過人的智慧和絕佳的演技。他不相信她有這本事。

「我得到的消息可不是這樣，他們說是妳父親和一大群農工圍毆他，導致他重傷不治。」

「無緣無故他們為什麼要圍毆他？糖廠裡每天八、九小時的工作還不夠累嗎？一定是傑克的同夥甲西瓦告訴您的，」喬伊無奈地嘆了口氣，「這陣子，傑克老跟著甲西瓦逞兇鬥狠，結果所得都歸甲西瓦所有，這人實在貪心不足，他一定沒有告訴您，昨天晚上從我父親以及鄰里叔叔伯伯他們那兒敲詐了多少錢。當然，即使我說了，他不承認也沒有用，我提不出證據，也沒有能力阻止他。傑克落水時，甲西瓦就在現場，卻完全沒有想救他的意思，掉頭就走。這樣狠心的人，無論他說了或做了什麼，我都不會感到意外。」

李金環幾乎要相信她所說的話，他不是不知道那兩名蒙面騎士受誰指使，正因為他非常清楚，所以覺得喬伊話裡的可信度幾乎達百分之九十。

「警方來處理過了？」

「沒有。只有保羅神父趕來，他說如果湯姆叔叔家無法為他辦理後事，教堂會伸出援手。」喬伊留意到李金環聽見又是保羅神父出面，眉宇間一股忿忿不以為然的神色。

這些年來，保羅神父在塔納伊教徒的心目中備受敬仰，始終擔負著大家長的角色，處處觀照信徒的需要，努力彰顯耶穌對世人無盡的愛，安慰每一個苦勞大眾的心，甚至在許多時候幫助農工們和璐希塔集團就薪資、待遇問題進行協商，三番幾次和雷蒙甚至李金環鬧得不歡而散。

李金環相信，農工們之所以膽敢發動抗爭跟他明著幹，百分之百是保羅神父調教唆使的。

「只為湯姆？傑克怎麼辦？」

「我爸爸說，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跟李老闆說清楚，請李老闆拿主意。我們大家都聽您的。」喬伊這個舉動相當符合李金環的期待，他喜歡擁有不容挑戰的威權和最高指導原則，無論佃農們同不同意都得把命運交給他和他背後誰也撼動不了的靠山加以主宰。

喬伊想起她小學四年級國語課本第七課，標題：菲律賓人為什麼窮困？

斗大的問句，喬伊以為答案就在課本裡，拿到亮一點的燈火下逐字讀完，希望逐字幻滅，隱晦不明的字裡行間潛藏著執政者的駝鳥心態。

笨蛋！問題不在人民賺得少。

如果老百姓既勤奮又節儉，卻過得苦哈哈，被欺負、受委屈，甚至丟了性命，卻不相信自己國家存在正義、公平這些基本人權，而不敢去報警，或報了警也沒用，這個國家機器就出問題了。連她，一個未滿二十歲沒讀過多少書、沒見過世面的女人都能看清真相，誰會不明白呢？

李金環看著她，琢磨她話裡真實的成分。膽敢殺人，編撰長篇謊言的人，再怎麼掩飾也掩不住一臉的兇相，至少該表現出言詞閃爍，神態慌張。可眼前的喬伊……，目光平和，安恬哀悽而且誠摯。

他大方地簽了一張三萬披索的請領單交給喬伊。「到會計那兒領錢，拿給保羅神父，代我謝謝他。告訴他我改天請他吃飯，請他務必賞光。」

此舉令喬伊大感意外，差點要詭下雙手合十謝恩。「對了，剛剛潔西卡太太來過。」

4

九點正，保羅神父和薩瑪爾終於回來了。帶著一身疲憊渙散的眼神，和四個大大的黑眼圈。

懂事的若瑟特地留兩個大飯團給他們當早餐。

要花很多力氣才能在臉上擠出一抹笑容，彼此問候。陶介薇不自在地坐到兩人旁邊，轉述喬伊交待的話，並關切的問：「想出解決的辦法了？」

「會有的，我們禱告了一整晚。」保羅神父吃著飯團，信心十足，和絢溫婉的笑顏浮在倦容疲態上。

湯姆的死弄亂了他們早先的罷工抗爭行動，如今他們得另想法子，至少不能再讓其他人無辜受傷甚至死亡。

「你們花了一整晚，就只是禱告？」都火燒眉頭了，還有心情禱告？陶介薇不明白的是，除了禱告懇求神蹟，他們其實別無他法。

第四章

1

丹輻又譯為打拉，是稻米和秋葵的集散地，而塔納伊的甘蔗則是最具潛力的農作物，為李金環家族所壟斷的特殊產業。

車子下了高速公路後一路往北，路面變得坑坑洞洞，台商出資興建的「微孝小學」不預期地出現在右前方。我趕緊擦掉車窗上的水霧，看清楚小學招牌下方出現「彰化縣政府協助興建」的字樣，讚嘆於台灣的國民外交居然能夠做到這裡來，政府推動南向政策，應該不致於太困難。但為什麼叫「微孝」？是「微笑」的筆誤嗎？微孝意指一點點孝心，孝心怎麼可以一點點？

車子來到馬塔塔拉比，天空忽然烏雲密布，飄下來的不是一月天該有的毛毛冬雨，而是瓢潑大雨。沉甸甸的飽滿水滴與狂風攜手襲擊而來，沒有帶傘的行人，大部分是遊客，紛紛倉皇走避，在各個騎樓、小攤前面站成一排，望雨簾而興嘆。窄小街道兩旁乾涸的農田與村莊則猶似得到及時救援，莫不展開雙臂仰頭迎接。馬路上的坑洞填滿雨水，不小心輾過去，馬上水花四濺，弄髒一旁的行人，不得不放緩速度的車子只能停停走走。路旁鐵皮屋內的小孩，開心的衝出來，享受免費的洗滌和濕潤。

一月是菲律賓的乾季，氣溫稍降，天候舒爽，唯因經常一兩個月不見一滴水，缺乏自來水裝置的農村莊稼便乾枯得緊，靠天吃飯的農民苦不堪言，這場及時雨足夠讓水井滿溢，河流高漲，農田得到灌溉。草地上有孩子們在玩耍，白色瘦削的水牛搖著尾巴啃食田埂上的牧草，每個人都很快樂，只除了 Steven 的司機。瞧他嘴巴嘀嘀咕咕說著我聽不懂的塔加洛語，想必在咒罵這鬼天氣，害他返家的時辰又要延誤了。我裝作沒聽見，轉臉望向窗外。

「前面有個料理亭，我們要不要買點東西吃？」司機問。

我滑開手機，十二點半了，難怪肚子有點餓。「好，順便幫我買喝的。」我拿三百披索給他。

「後車箱有可樂和水。」

「我想喝別的飲料，嘴巴很澀。如果有 Buko¹²，幫我買兩片。」車子遠離奎松市以後，住家漸少，店面更少，錯過這兒可能要等上一小時以上才能找到吃東西的地方。

宛如台灣的西北雨，來得急，去得快。不久，天色漸漸開朗，日頭擠出雲層和依舊滂沱的冬雨爭奪地盤，濕熱交煎，若非車子裡有冷氣，不習慣這種熱帶地區天候的遊客很容易就中暑了。

遠處的田園景象開始變成水墨翦影，白色水牛挨著青綠菜園，非常美麗。這半天來，我們經過好幾座農村，大部分都像此地一樣偏僻廣漠，下了雨便汪洋一片，沒下雨前則塵土飛揚，公路上沒有站牌、沒有方向指示，幾十公里見不到一個紅綠燈，每到十字路口都得小心翼翼，避免和路旁無預警衝出來的車輛撞個正著，或陷入混亂的車陣，得比拚誰的喇叭聲夠響亮力道夠猛，足以逼退擋道的其它車輛。

「我下車後會把車門鎖起來，任何人敲車窗妳都不能開，好嗎？」司機慎重其事的交待我。

「ok。」我知道他在擔心什麼。

果然，車子才停下來，那些不知躲在什麼地方的街童不畏風雨，馬上靠過來，敲著車窗，說：「Give me money, no food can eat.」

根據官方統計，菲律賓有一百五十萬街童，知情人士認為實際的數目遠多於二百萬。他們散布在各縣各市任何遊客可能經過的地方，而且每天都有新的街童加入，靠乞討維生，在街上尋求棲身的所在。由於天主教信仰，法律規定不得離婚、不可墮胎、不主張節育、不倡導家庭計畫，連保險套都不得公開販售。年輕女性嚮往愛情，卻沒有足夠的性愛知識，不小心懷了身孕，男人拍拍屁股走人，單親媽媽養不起孩子，只好放到街上給陌生人養，大部分街童的父母就是街童出身。

2015年，天主教教宗方濟各訪問菲律賓時，菲律賓舉國上下盛大歡迎，政府為塑造國家的繁榮景象，要求警方「淨空」首都所在地馬尼拉，將數以百萬計的街童，關進監獄。監獄不夠用，就將他們鏈在鐵柱上，任由其他犯人凌辱甚至性侵。媒體報導，這些街童在成長過程中，如果幸運逃過飢餓、傳染病，他們會在八歲以前嫻熟乞討技巧，十八歲以前加入幫派、從事販毒或賣淫，二十八歲以前五分之三將死於毒癮、鬥毆、或性病。

方濟各在菲律賓訪問時曾發表演說：「我來的路上，閉起眼睛就想起那些承受不公不義，在社會上、在精神上遭到不公平對待的那些可憐人。」

¹² Buko 是菲律賓當地美食，椰子派。

其實他根本不需要用想的，只要張開眼睛就夠他看的了。

此刻，我眼中出現四個瘦弱、黝黑、張著大眼睛，渾身濕答答，頭髮貼在額頭臉上的小朋友，隔著玻璃車窗與我對視。

街童的數量絕不只眼前這四個，施捨給任何一個都將招來無數街童團團包圍，讓你無法脫身。

其實內心很揪結。

今早臨行前，Steven 再次提醒我：妳解決不了別人的問題，除非他們自己願意站起來。我此行的目的沒想要解決任何問題，只是就我看到聽到的，詳實紀錄而已。

我雙手抓著包包，避免現出任何動作。等司機終於抱著一堆食物，踩著泥濘馬路回到車上，趁他發動車子之前，迅速按開車窗，將幾張二十元、五十元紙鈔拋給那幾個孩子。

司機回頭看我一眼，沒多說什麼，只催足油門，加速上路。塑膠袋裡，香蕉葉包裹的便當，一大顆椰子上頭插著吸管，是給我的。兩顆 Balut（鴨仔蛋）¹³，一杯芒果冰砂，是他的。

「Buko 賣完了。」他說。

司機把找回的錢還給我，好意問我要不要嘗嘗鴨仔蛋，還保證好吃到不行。

「No, thank you.」看到那兩顆已然成型的鴨頭和噙鼻的酒腥味我就傻了。這種盛行於東南亞國家的特殊料理，在南京也很受歡迎，但他們不用鴨仔用雞仔，管它叫「旺雞蛋」。作家畢飛宇說南京的姑娘們特愛這種孵化失敗的小雞，邊拔毛邊蘸椒鹽，一次可以吃五隻。

我的香蕉葉便當非常陽春，裡頭只有一大丸白米飯，兩小塊名片般大小厚薄的鹹豬肉，然後就沒有了，在貧困的農村，營養均衡是餵飽肚皮以後的事。

椰子汁是溫的，太陽給曬的。一顆僅僅六披索，據說到了產地只要半價，可惜不能拿它當水喝，誰敢一整天喝它，它就能讓你拉肚子一整天。

過了十字路口，前面又豁然開朗，方形的高腳農舍，地基很帥氣的和樹根並存，四面牆全用竹子圍起，上頭加蓋鐵皮，有的建在田中，有的建在河水旁，野花開得滿庭滿院滿農田，縷縷如灰白絲帶的炊煙從家家戶戶的屋頂升起。色彩鮮豔，體形瘦小的土雞在房子四周忙碌的翻找吃食。前方，綿延向北的低矮山丘仍披著綠衣，星狀多瓣的茉莉是最醒目的野花，純白如雪在風雨中飄搖，再惡劣的天候都不能阻止她的生長。一如喬伊。

¹³ 鴨仔蛋又叫毛鴨蛋，是中國南方以及東南亞菜餚的一種。將孵了 15 至 18 天，快孵化成雛鴨的鴨蛋，用開水煮熟，敲開蛋殼，加入鹽等調味，吃的時候可見小鴨的骨骼或羽毛。中國南方（如浙江、紹興）、越南、菲律賓等地都有這種菜色。但並不是很多人能接受這種菜色。

如今，抹去歷史深處的塵埃與迷霧，如果喬伊死於十三年前蔗農罷工後引發的大屠殺，我生命中的天秤將嚴重偏斜。因著對耶穌的愛使我堅信與她的相遇相識並不偶然，儘管相隔千萬里，她始終在我的祝福裡鮮明存活著，於人生旅途中交織影響並創造彼此的未來。

2

五點半下班，天色尚早。喬伊到河邊洗衣服，提水回家，接著起火炊食，擦地板，到廚房洗菜、炒菜。

今天是星期五，薩瑪爾沒有班，頭上的傷已經不再出血但還是隱隱的刺痛，下午帶若瑟和派恩到教堂望彌撒，快六點了才回來。一家人坐在小方桌前吃飯，餐桌上擺的培根、空心菜和一鍋香蕉、綠豆、芭樂、青椒混煮的羅旺子酸湯，仍是陶介薇買回剩下的。背景是灰撲撲的牆面、頭上盤旋著蒼蠅和蚊子。吃完飯，派恩負責收拾碗筷，若瑟負責洗碗，媽媽躺回床板休息，喬伊和父親坐在原地相對無言。

「妳心事重重不單單是為了李金環和湯姆叔叔的事吧？」

喬伊疲憊的轉開視線，手臂幾乎抬不起來，不想也沒力氣談論任何話題。

「孫仲軒的母親來找過妳？」薩瑪爾繼續問。

「嗯。」

「妳有什麼打算？」

「我們什麼時候有這能力？」

薩瑪爾臉色幽暗，那雙有白內障的眼睛泛起淚水，怔怔的看著女兒。

「她沒資格要求妳做什麼。這是個自由的國家。」

「是嗎？」她很懷疑。

「聽我說，孩子，妳這一生很難遇到一兩個真心喜歡妳的人，千萬不要放棄。」

「從來都沒擁有過，怎麼放棄？」

薩瑪爾憐惜地摸著女兒的臉頰。「妳不該為我們受罪的。」

喬伊是上帝賜給他和妻子的禮物。薩瑪爾很早就知道。從她出生那一刻起，張大眼睛躺在助產士懷裡靜靜的審視這個世界，像個小天使，按時進時，按時睡覺，即使肚子餓了，尿布濕了也只是低低的啜泣。醒著的時候也不吵人不需要抱著走來走去，總是開開心心，稍微逗弄就咯咯笑個不停。真是開心果啊！親朋好友都這麼說。

連鄰居的大嬸、大叔都喜歡抱她。好多人的嘴巴在她可愛的小臉上親親，搞得她嚴重過敏，凡士林擦上幾天，又恢復粉嫩肌膚。六歲時，第一天上學，她揹著書包跟在大家後頭，不哭不鬧，在學校坐足四個鐘頭，清楚記下老師交待的功課。中午放學是孫仲軒帶她回來的。長她四歲的孫仲軒是學校的模範生，家裡環境優渥，總是出類拔粹得理所當然。他的華裔母親早早看出在璐希塔糖廠工作不會有出路，鼓勵他父親棄農從商，到市區租下一片店面做起生意。不消幾年，已經攢聚了兩間樓，再過不久就要搬離這個氣息奄奄的小村莊。

塔納伊眾多女孩的母親們，無不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嫁入孫家。然孫仲軒眼裡從來只有喬伊。

「別說這些了。保羅神父決定什麼時候幫湯姆叔叔舉行追思會？」

「後天。」薩瑪爾說：「天氣太熱，怕屍體腐爛發臭。李老闆怎麼說？」

「他給了一筆錢，還說改天要親自謝謝保羅神父。」喬伊起身從包包裡取出裝著現金的信封，交給她爸爸。

薩瑪爾看著脹鼓鼓的信封，又驚又喜。用衣袖擦擦臉，兩鬢流下來的汗水讓他的臉癢癢的。「他不但沒有大發脾氣，還給錢？太不尋常，不像李老闆的作風。」

李金環性情嚴厲，不輕易施捨。他即使同情一個人，也會要求那人付出對等的代價，在他冷酷的世界裡不允許不勞而獲。雖然薩瑪爾和喬伊都了解他，卻也希望他們自己是錯的，希望上帝有能力改變一個人。

父女倆壓低聲量聊了好一會兒，聊的盡是糖廠的事，李金環以國際糖價下跌造成公司損失為由，不但減低工資，還縮短工時，每人每星期只能保住兩個工作日，大家叫苦連天，卻又無計可施。喬伊在公司上班，月薪一千五百披索，算是村子裡的高所得。對薩瑪爾來說，這個女兒不但是他的驕傲更是家裡的支柱。他希望女兒能好好的找個正直有為的青年，過上有衣有食的好日子。

放眼整個塔納伊，孫仲軒當然是首選。但他們高攀不上，孫仲軒的母親無論如何不可能答應這門婚事，何況他如今遠在美國，不知何時才得返鄉。也許，他得開始綢繆喬伊的未來，積極為她找個對象。聖經上說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並不加上憂慮。他相信神將應許喬伊一個幸福的未來。

3

美國康乃狄克州的十一月天浸潤在秋色裡，秋蟬嘶鳴於林間密葉，夕陽恣意灑向每個哥德式建築肋狀拱頂與玫瑰花窗交織成影的角落，楓葉斜躺在時間的魔毯上隨風飛竄，紅的、黃的、綠的層疊交錯，遍灑在通往各處的走道上。暮色黃

昏、舊磨坊的金灰色身影與如約而至的七彩霓虹交相輝映。夏季裡，Beinecke 圖書館旁拜內克廣場上的銀樺樹上，原是藍鷺棲身之地，冬日即將來臨，藍鷺陸續離去，烏鴉成群入住，每日清晨、入夜晚涼，學生們不管願不願意都得在這群不速之客的聒噪沙啞啼聲中醒來和睡去。

孫仲軒將所有書本收進背包裡，繫好圍巾，拉高大衣的領子，從圖書館裡走出來。晚風吹起枯葉飄向他的腳邊，走起來沙沙沙季節的聲響一路跟到宿舍。住在老宿舍雖然費用便宜，但得忍受沒有電梯，沒有空調，窗戶窄小採光差的缺點。門口張貼著紐約大都會歌劇海報。西里曼宿舍樓餐廳萬聖節的南瓜還沒收起，已開始著手佈置聖誕節燈飾，每個窗台都站著一個手提燈籠色彩斑斕的木偶，校園內的石雕作品也被繫上彩帶，濃濃的節慶氣氛讓他想起遠在千里之外的故鄉和喬伊。

菲律賓有著全世界最長的聖誕節，每年十月初，飯店、餐廳、百貨公司，開始推出各式各樣商品，製造節慶氣氛。經濟寬裕的人家，開始著手佈置屋裡屋外，細竹片和各色玻璃紙製成的 Parol 星型燈飾充斥大街小巷。

窮人家的聖誕節只好到教堂過。十二月十六日開始，教堂每天爆滿人潮，從主顯節、黑面拿撒勒盛宴到聖尼諾大遊行。保羅神父每天帶領大家行夜間彌撒、禱告，僕人的小孩得以向雇主討、要零錢，凡此種種，會持續到一月才結束。喬伊也陪著父母親到教堂唱詩歌，站在主堂後邊，穿越重重人牆與他眉目傳情。

她的身影無時無刻在他腦海裡掩映，牽引他每一根細微的神經。到美國留學以後，他每年只有聖誕節才能回丹轆見她一面。十一月上旬，他父親因心臟病開刀，他返鄉探視，得以再見喬伊一面，卻發現她變了。

喬伊不同於一般女孩，外形不同，個性更不同。村裡大多數跟她同齡的女孩十三四歲開始妝扮自己吸引異性的注意，聚在一起嘍聲嘍氣談笑，內容不外乎服裝、飾品和明星，最大的心願是嫁個好男人。多半時候，喬伊總是一個人安靜在角落，安靜看著眾人想著自己的心事。孫仲軒怎麼也忘不了她那雙夢幻般的眼睛，無論何時何地總飄向遠方，誰都猜不透她的心事。因著外形特殊，有時候同學會故意捉弄她，藉由讓她難堪獲得苦悶生活中少許的樂趣。如果她願意哭鬧幾聲，就更符合大家惡作劇的滿足感。但她從不配合演出，再大的羞辱照單全收，默默隱忍著。同學鬧得太過分時，她頂多在睫毛上翻出濕漉漉如蜂蜜般的淚液，一根根粗大飽滿，威脅著要決堤而出。然而，終究只在眼瞼之間如燕尾剪出兩端，因含怒忍抑而慘綠蒼白的臉色很快洩出紅暈，明眸照樣閃爍。

她的學習成績或許不是學校裡最優秀的，行為表現卻是最出色的。孫仲軒相信她體內的英雄氣概是天生的，像一股暗流潛伏在血脈裡。在學校，她只有兩個

好朋友，蜜雪兒跟阿絲特。大夥兒覺得捉弄她不好玩，改去欺負她的好朋友。一天，蜜雪兒打開便當，發現她的飯裡摻了一坨細砂，氣得眼淚鼻涕齊流。

當天放學後，喬伊讓那幫共四個人全部背著一大袋爛泥回家。

蜜雪兒擔心受到牽連，偷偷到老師那兒告發她。

「妳一個人幹不來這全部的壞事，」老師站在走廊上對她大聲斥責：「說，還有誰跟妳同夥？」

喬伊被罰跪在教室外面，頂著毒辣日頭，背挺得特別直，大聲回答：「就我一個人。我動作快，兩節下課全部搞定。」

「很光榮嗎？」

「沒有。」

「下次還敢？」

「下次他們再欺負人，我還照做一遍。」喬伊偏著頭，把一張紅孜孜的粉臉對著校園內的茉莉花。她知道全班同學、隔壁班同學都在看她，孫仲軒也在人群中注視著她。她昂首側臉，與他四目交織，頓時周圍所有人全數撤離，成為模糊的背景，難堪的、窘困的知覺全數頓化，只剩下她眼中的他和他眼中的她。

青春回憶總是跳躍又激越的，內心的慾望像秋日的蟬鳴終日不歇。眼角餘光不時在人群中尋找彼此的身影，心湖深處永遠有一潭時時泛著漣漪的旋渦，即便只有片刻的相遇也欣喜莫名。雖然喬伊仍畏懼著不敢坦然接受他的情意，他卻早已將她計劃進他的未來。

十二月初，耶魯辯論社將籌備一場校內友誼賽，題目是「聯準會寬鬆政策與金融危機的必然與不必然性」代表亞洲隊的一名辯士臨時退出，經濟系學長田中找上孫仲軒，要他和另三名辯士一起出賽。

大他兩屆的田中一雄是日本數百年老企業田中伊雅的傳人。這傢伙腦袋聰明，處理事情尤其圓融周到，在學校社團間很活躍，然而跟他並沒有特別交情。

「能不能先告訴我搭檔是哪幾位同學？」

「八點到地下室 woosley hall 餐廳來。」

這間餐廳是學校數一數二古老的餐廳，裡頭的裝潢和哈利波特的霍格華茲有幾分相似，挑高建築，許多別致的塔樓和角樓，牆上掛滿不知名的畫像。自助式食檯上東西方飲食並陳，餐飲費用已計入學費，因此想吃什麼就拿什麼，完全是流水席的概念。

孫仲軒手上的托盤內擺上烤香魚、鮭魚壽司、開陽白菜、涼拌牛蒡等不算日式也不完全中式的料理。八點剛過，餐廳裡的學生不太多，他選了一張離食檯不遠的中間位子坐下，剛吃上幾口，前面來了兩男一女。

「你好，我叫諾尼，也可以叫我李漸華。」對方友善的伸出右手，正用饒富興味的眼神看著他。

聽到這個中文名字孫仲軒有幾秒鐘的怔愣，立即站了起來。眼前這名與他身量相當，比一般學生年紀似乎大上許多的男子，高額、厚鼻、闊嘴，標準的亞洲臉孔，口裡嚼著口香糖，淡黃色襯衫的領子又尖又長像飛機兩邊的翅膀，黃色獵裝外套，脖子垂著一條酷炫的金屬項鍊，窄腳牛仔褲上捲，簇新的耐奇白色布鞋，標準的公子哥兒樣貌。

「我叫孫仲軒。」

「我知道你。」諾尼直接坐在他對面的椅子。

「我們都知道你，從你來的第一天起。」說話的是諾尼的表弟李亨利，站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同學來自韓國的留學生金好菲。

孫仲軒知道自己並不特別，至少沒有特別到讓人印象深刻，他們之所以認識他一定有別的原因。

「我們見過？」

「沒有。」李亨利長得斯斯文文，灰色套頭毛衣，灰色呢絨外套，嗓音是帶著磁性的低沉，頗具英國紳士的儒雅風範，笑起來右邊有個深深的梨渦。「但是我們都聽說過你的好名聲。」

「希望我們沒有讓你嚇一大跳。」身穿紫色長版大衣，提著紫色皮包，戴紫色毛帽，香奈兒紫色圍巾圖籤翻出領口的金好菲不太明顯的鳳眼塗了厚厚的紫羅蘭眼影，呼應她一身的紫。「我們辯論社人員充足，每個來自亞洲的同學，都被仔細挑選過，只有特別優秀的才能獲得青睞。」

孫仲軒並不感到榮耀，一個人優不優秀可不是誰說了算。他甚至也沒打算加入辯論社，不認為自己和這幾個人往後會有任何交集，因此態度顯得冷淡。

亨利幫自己和諾尼各拿了一盤吃食，上頭有漢堡、熱狗、薯條、白米飯加義大利肉醬加可樂，以及非常少量的生菜沙拉。

「怎麼就認為我一定會加入？」孫仲軒夾起一個壽司，懶懶的問。

「因為你是菲律賓人，菲律賓人就是要幫助菲律賓人，」亨利說話時梨渦一直在他臉上躍動，親切得讓人不喜歡他都很難。「而且我們全都來自丹轆。」

原來！孫仲軒方寸間被狠敲了一下。

「你是李金環的兒子？」全丹轆恐怕找不到第二個姓李的華人，這讓孫仲軒想立刻拂袖離去。

「對呀！」亨利臉上的笑容始終那麼溫暖，熱情的握著他的手。「都沒想到我們兩家住那麼近。我十二歲就到英國讀書，沒機會遇上你，否則我們肯定老早就好哥兒們。」

太自作多情了吧！孫仲軒覺得哭笑不得，忙把手抽回來。璐希塔莊園在丹轆省的確聲名顯赫，但可沒那麼人見人愛。提起丹轆他又不自覺的想起喬伊，想起喬伊的父親和所有被壓榨的農工。眼前的李亨利再也不討人喜歡，甚至有點討厭。

「這是我們幾個花了好幾個星期寫好的辯稿，」金好菲遞給孫仲軒一疊紙張。她的晚餐是烤肉加辣椒醬加泡菜、青辣椒跟蘿蔓，除了青辣椒跟蘿蔓全部紅豔豔的一大坨。「回去看仔細，把它修改得更順你的口。」

「我沒興趣參加。」

「不行，你一定要參加。」

諾尼的口氣讓他差點氣結。孫仲軒霍地起身，他三人也跟著站起來，像要幹架一樣，神色緊張。

「你們辯論社不是人員充足嗎？幹嘛非要勉強我？」

「因為這次比賽校方提供一萬美金的獎學金。要是我們贏了，獎金全數歸你。」金好菲眉飛色舞的說。

原來是料準了他的財力不夠雄厚，必然為利所驅。

金好菲對他的仔細挑選想當然包括身世背景調查，知曉他拿著全額獎學金，父母只是一家小型物流公司的小老闆，沒有高親遠貴得以奧援和 show off。幸好她不知道，臨行前他還將母親給的生活費全數給了喬伊，往後半年都得束緊腰帶過日子。

金好菲牙齒咬著下唇看著他猶豫的樣子，很得意用錢把他磕回椅子，三人也跟著坐回去，繼續桌上的晚餐。

接下來的日子，孫仲軒很配合地與他們每天一起利用課餘、晚餐時間，讀遍正方、反方頂尖期刊專家學者提出的各樣論點，接著沙盤推演，想像對方提出各種可能的問答。這場有史以來獎額最高的辯論賽，吸引全校十一個系組參與。隨著開戰日期逐漸逼近，所有財經院所的師生都表示有意觀戰，甚至連紐約的政商名流也打電話詢問能否派公司幹部出席旁聽。自從格林斯潘六月續任美國聯準會主席後，他的自由放任市場政策，致使銀行貸款浮濫，已經引起業界相當的觀注和憂心。

孫仲軒並沒因為被打鴨子上陣流露出一絲一毫的勉強，他的全力以赴看在金好菲眼中實在可圈可點，他和她所認識的那些會念書愛發表高論的亞洲學生大不

相同，多半時候顯得木訥寡言的他，說起話來簡單明瞭總能切中要害。有時練習得太久太累，她這個千金小姐會使使小性子，或忍不住說些愠怒浮誇的言詞，也不曾見他像諾尼那樣皺起眉頭或嘴角下滑。如果亨利的眼神能呵護每一個人，那麼孫仲軒的眼神就能鼓勵打動每一顆心。

上完一整天的課，金好菲發現自己竟迫不及待等候跟孫仲軒一起坐在宿舍餐廳討論辯稿的時刻，想像他今天會穿什麼，吃什麼，說話時輕淺抿嘴的樣子，沉思時眉頭微蹙的帥勁。當其他人也一起加入時，她會假裝認真在辯稿上，但目光總離不開他，注意他以手指當梳將瀏海順到腦後，抬起手背把眼鏡推往鼻梁上，看著他咬著筆管，深邃的星芒飄向窗外陷入短暫凝眸的專注神態。

如此沉迷。很難相信他們認識才短短幾天。她不是沒有遇過風浪，只是沒這麼快就暈船。

你有女朋友嗎？有次她忍不住想問，但想了想又把話吞回去。以他們目前的交情，問這問題太唐突，有失淑女風範。

「周末我們想去看電影，你要一起來嗎？」她問。

「不了，謝謝。」

除了跟辯論有關的事，所有問題他的答覆都令她大失所望。

孫仲軒從來不談他自己，不聊天，不關心她或亨利他們。練習完畢他收拾紙筆，馬上走人。那麼不近情理，卻又那麼吸引人的冷酷和傲慢。只有腦袋浸水的女生，才會對這種人產生好感。

亨利也喜歡他，金好菲知道，他常自動請纓負責載他出外購物，想辦法繞遠路到目的地，以便多點時間跟他相處。無論孫仲軒說什麼他都仔細聆聽，附和他關心的議題，詢問他日常生活有沒有什麼需要幫助，他願意無條件提供援助，真心希望成為他的朋友。孫仲軒卻沒興趣跟他們多交往，他之所以加入辯論社純粹看在錢的分上，要不是為了那筆豐厚的獎金，他保證二話不說立刻閃人。金好菲相信。

每次在圖書館碰面，總看到他低頭在寫信。網路如此發達的年頭，有電話、有手機，再不然用電腦發信息既快速又方便，還有人願意拿著筆一個字一個字寫在信紙上，還真非常少見。丹輓想必是個十分落後的地方。她之前沒聽過當然更沒去過，無從想像。但孫仲軒優雅的氣質和得體的談吐，與所謂的鄉巴佬完全沾不上邊。系上同學知道諾尼和亨利家世顯赫，明明打心裡瞧不起他們的亞洲血統，表面上總還客客氣氣，甚至找機會接近表現殷勤，不像孫仲軒始終冷冷淡淡。

孫仲軒一看到她，馬上停筆，將未完成的書信收進包包裡，面無表情的看著她，等候她發言。

「嗨！寫信回家嗎？」金好菲漾著迷人的笑容跟他打招呼，對其他同學她很少表現得這麼熱情洋溢。今天她穿著一身粉嫩鵝黃，卸去濃妝，只點了桃色口紅，看上去清新俏麗。「今天好嗎？吃過晚餐了？」像個老朋友般的問候，她也真心希望能當他的朋友，然而，這在一個星期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孫仲軒還是那一百零一號表情。「這是我新擬好的辯稿，妳看看還有沒有要增加或刪除什麼。」

金好菲接過紙張，看都沒看即用兩手壓住，揚起臉大刺刺的看著他。「我在跟你打招呼。」

「只有朋友之間才會打招呼。」他也看著她，臉上沒有溫度。

「我們不是朋友？」她氣餒地問。

「當妳對我誘之以利的那一刻起，就應該很清楚我們之間的關係。」

金好菲一口氣提上來，久久沒有吐出去。「對不起，是我，太呢，膚淺，太無知。我跟你道歉，真心的，你願意接受嗎？」

「完全沒有必要。」

「意思是，你不接受？」

「意思是，我高攀不起。」

「孫仲軒！」

「我們開始演練吧。」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他專注認真的樣子令金好菲難過得想哭。從小到大，她要什麼有什麼，家人朋友無不想盡辦法討她歡心。孫仲軒就算不了解她的來歷背景，也該被她美麗的容貌折服，但他沒有，當亨利告訴他，她來自韓國 SK¹⁴集團時，他眼皮子眨都沒眨一下。

4

「把球丟過來給我！」瘦削的男同學穿著陳舊各樣顏色交染一起的T恤，短褲，夾腳拖鞋，用力揮著手臂，大聲朝一群女同學叫喊。

「說拜託。」走在最前面的女同學彎身把躲避球抱起來，暗紅色長裙垂向地面，長髮於空中畫出一道美麗的弧線。

¹⁴ SK 集團是韓國第三大財閥，世界財富排行榜六十五，主要經營能源和石油化工。

「拜託！」男同學誇張地深深一鞠躬，頭幾乎碰到膝蓋，逗得女同學們咯咯大笑。

學校位於教堂的斜後方，約莫兩公頃土地，簡單的遊戲與運動設施，兩個鞦韆和滑梯、一個黃土滾滾的小操場，算是聊勝於無。操場兩旁全部種上各式蔬菜，老師除了教授一般學科也教學生認識聖母瑪麗亞和耶穌基督，課餘時間則統統用來整修菜園。

全校攏總二十二間教室，從幼稚園、小學到中學共十一個年級，每個年級兩個班，每班八十人左右，教室容納不下這麼多學生，因此學程分上午課和下午課，五、六名學生共用一份教科書。貧困的人家，供應不起所有孩子的書籍雜費，兄弟姐妹便輪流到學校上刻。回家以後，再互相教導，把缺掉的部分補齊。萬一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聽漏了，課程銜接不上，大夥兒就到教堂請求協助。

保羅神父免費為村裡每個孩子補習，教他們讀書寫字、背誦聖經裡的金句。沒錢繳學費的孩子，最後都到教堂去了。如今，教堂裡的孩子比學校裡的學生多出一倍。

此地很多神父私下置購大筆產業，享受豐盛奢華的生活，甚至娶妻生子，和一般世人沒有兩樣。保羅神父卻始終單身，但孤獨寂寞這些字眼跟他毫不相干，他將大把時間和精力都拿去榮神益人了。

清早到日落黃昏，他身旁總環繞著大批信眾和孩子，冀望從他那裡得到來自聖靈的指示與祝福，想辦法饋贈他各式各樣禮物和農作物，而他每天穿著的就那兩件道服，家裡的櫥櫃總是空空蕩蕩。

他委婉勸告大家不要自高，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上帝；要甘心施捨，為自己積存美好的根基。因此，每個信徒都在等待他口中那個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的善心人士到來，因為誰也沒能力為自己積存美好的根基，大家的根基早已腐敗朽壞在一望無際的甘蔗田裡。

週日彌撒後的追思會，保羅神父為兩位亡靈和家屬做了長長的祈福禱告。因買不起新棺材，兩具先人的靈柩早幾天已從墓地挖起，清洗乾淨。僅剩骨骸的先人遺體也已收集進紙箱中，等候和湯姆、傑克一起埋葬。教堂上，一雙雙合十的雙手長滿厚繭，全是勞苦風霜保養出來的。

唯有耶穌掌管天地萬有，唯有耶穌能將水變成酒
叫狂風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蹟，無人能與你相比
耶穌你能使瞎眼看見，能醫治傷心人，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

教堂裡擠滿信眾，氣氛哀戚如黑白默片。按保羅神父指示，儘量樽節開銷，李金環給的三萬披索，只用了一部分在湯姆和傑克的喪禮上，剩下的錢全數給了湯姆的妻子洛理塔。

傑克的母親是一名酗酒的寡婦，兒子死得不明不白讓她怒火沖天，家中庭院燃木生煙足足七天七夜。追思禮拜一結束，她從教堂後排座位直奔講壇，抓著保羅神父的臂膀要他把兇手交出來。眾人聞到她身上濃濃的酒臭味，紛紛走避。保羅神父規勸她先回去，有事慢慢再商量。

「以眼還眼，以傷還傷。這事沒得商量！除非拿錢來贖罪。」她踉蹌的步伐使身子嚴重顛躓，語無倫次地大聲叫嚷。「是誰打死人？是湯姆還是薩瑪爾？我兒子親口告訴我，他要去找湯姆，這次輪到湯姆，他該倒大霉了。湯姆呢？」

教堂自始至終瀰漫著沉重的悲傷。沒有人責怪她，由著她鬧。眾人一一與神父告別離去，最後只剩下她和保羅神父，夕陽餘輝從庭院外圍躡足來到腳邊。講壇上燭火高照，聖母瑪麗亞的神像在燭影中忽明忽滅，她的臉面也忽明忽滅。醉意湧上心頭，她站立不住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號啕大哭，要求耶穌把兒子還給她。保羅神父坐在她身旁陪伴她，她哭得歇斯底里攪動腸胃，彎著身子大吐特吐。修女趕過來摀著口鼻幫忙清理穢物，遞給她一卷衛生紙。最後她哭夠了也哭累了，趴在神父肩上喘息。

「我其實是知道的。」她喃喃低語，從口袋裡掏出大把皺成一團團的鈔票，交和著鼻涕眼淚全部塞給神父。「我不是要懺悔，我沒什麼好懺悔。我是要奉獻，因為神賜給我一個好兒子。傑克是個好孩子，你清楚的。」

「耶穌知道妳的心，愛沒有比這更大的。」

「耶穌不認識我，你清楚的。」傑克母親抓著長板凳的腳按著保羅的肩胛，費力站起來，搖搖晃晃走出教堂，在教堂門口用力吐了一口痰，喃喃咒罵著離去。

修女拿了一封信進來交給保羅神父。

「是村長派人送來的。」

塔納伊的村長艾瑞克也是璐希塔糖廠的副廠長，負責的工作是維護廠區安全。他送邀請函來，請保羅神父後天去參加他的生日晚宴。很多有錢人不是虔誠的信徒，卻都希望得到神父的祝福，尤其是在特別的日子。

「需要我去準備一份禮物嗎？」修女說。

保羅神父很猶豫，他向來不喜歡參加那種鋪張浪費的酒宴，一堆賓客吃吃喝喝，聊一些言不及義的話題彼此炫富。他是神的僕人，理當簡約平淡過生活，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

主啊！你的恩惠是為困苦人預備的。求你救拔璐希塔糖廠的農工們脫離惡人的手，滿了他們的錢倉糧倉，讓他們在你的愛裡滿有平安喜樂。阿門！

站在教堂的窗台前，望向天上一彎柔和月光，更遠處的郊野溶浸在幽暗中，城市邊緣的公路一道道疾駛而過的車燈，如流星般閃逝。保羅神父內心蕪雜，思想卻是頓化的。他嘴裡低聲唸著禱詞，手掌緊握念珠。枝葉濃密的芒果樹將月光篩成一絲絲一片片灑向窗台和他的臉孔，他坐進臨窗的籐椅上，閉起眼睛，疲憊像浪潮湧上四肢百骸，不消數分鐘已沉入黑甜夢香。

聖堂的燭光，隱約可辨聖母瑪麗亞慈愛的容顏，於朦朧漆黑中臉孔微微仰起，合十的雙手分開來，輕柔撫摸他的臉。保羅神父看見她樸素的袍服磨損撕裂，頭上配戴形式簡單的皇冠，每一個原該鑲嵌珠寶的地方，僅餘一個個醜陋的凹痕。陰影來得全無預期，徐徐不斷逼近，偶而月光探照，煥發出不近情理的光彩，紅綠交織。保羅神父張大眼睛，發現那竟是一條綴飾著華麗寶石的蛇，邪惡閃爍的雙眼亦各含一顆寶石，以驚人的長軀盤繞燭台，啜飲自講壇滴落的奶與蜜，毒牙暴露出口外，發出得意的嘶嘶聲響，身體逐次膨脹壯大，終成一條巨蟒，占據整個講壇。聖母無言，眼中似乎有淚。

時鐘敲響午夜十二時，月光早早從他臉面移開往芒果樹梢照耀。修女手上拿著無線話筒，遲疑著要不要叫醒他。

「誰打來的？」保羅神父問。那陣急如星火的電話鈴聲他聽到了，那是種無止盡的，每隔幾天就會出現的令人惶恐的鈴聲。

打電話來的是農工巴羅，他在聖約瑟橋的加油站打來的。電話路線有些故障，訊息斷斷續續，不時傳出嗡嗡的鳴響，猶如曠野的夜幕加大拉長了教堂與加油站的距離。話筒緊貼著保羅神父的耳朵，仍有幾句話聽不清楚。大致的內容是這樣的，巴羅家七歲的小兒子高燒一個星期了，看過了通靈療師，藥也吃了，情況卻一直未見好轉，現在小腿皮膚泛起紅疹，嘴巴快張不開來，吃什麼就吐什麼，問保羅神父怎麼辦？

估計應是得了登革熱。這種經蚊蟲叮咬傳播的病症分兩種，出血性與一般性。一般性大約三五天發發燒就沒事了，出血性登革熱則有百分之五十的死亡機率，患者必須馬上到醫院輸血治療。公立醫院一次診療費用約一千披索，私立醫院則要八千到一萬披索不等，無論公私立醫院，巴羅家都負擔不起。

「艾莉姐妹，麻煩妳去準備一份禮物。」

艾瑞克村長的家位於塔納伊往北的郊區，距離教堂大約三十分鐘的車程。車子從市區穿出，於坑洞滿佈的鄉村小路上轉幾個彎就可以看見這棟兩層樓洋房。來的路上，保羅神父心裡盤算著，艾瑞克的生日想必請來了許多地方上的有錢人，如果他們願意慷慨解囊，至少可以讓巴羅的孩子就醫，讓湯姆那三個孩子留在母親身旁好好長大，不致於流落街頭。

這是一幢頗氣派的宅子，有高聳圍牆、大大的鐵門，和寬闊的庭院。一名武裝警衛對保羅和他的坐車做仔細的安全檢查。

請帖上標明的時間是晚間六點半，現在還不到七點，賓客陸續來到。在菲律賓準時赴約是不禮貌的，遲到二十到三十分鐘才合乎禮節，越尊貴的客人到得越晚。

艾瑞克親自站在玄關處迎接保羅神父。五十多歲的村長福福泰泰，頭髮已經稀疏，身穿乳白色的巴龍，巴龍底下的肚腹高高突起，顯示他財力雄厚，無須計算飲食開銷。

「我準備了冰啤酒和烤乳豬，炸雞和白飯。」村長的生日當然不能馬馬虎虎，全隻乳豬已經烤得金黃油亮，各式佳肴、甜點、水果，香蕉葉上盛裝滿滿的食物，放在長形餐桌兩側，中間擺上熱騰騰的白米飯，前後兩端林立的是各式的飲品，除了杯子和小竹盤，沒有多餘餐具。

這種菲律賓人的傳統吃法其實來自以前的軍中習慣。以前準備上戰場的阿兵哥，因為時間緊迫，吃飯講究快狠準，為了方便也減少廚師的麻煩，就把所有米飯跟菜肴通通放在隨處可見易取的香蕉菜上，沒想到這樣的抓食吃法流傳到民間，逐漸成為特色，大家聚在一起分享美食也分享快樂。

保羅走進煙霧繚漫的客廳，見到約三十多名客人散坐在各處的椅墊上，差不多每個人都在抽煙，另一隻手則都拿著一杯酒，談論最近的高爾夫球賽、曼尼·巴喬的拳擊賽。看到保羅神父，全都站起來，禮貌寒暄完再坐回去，繼續吞雲吐霧配啤酒。保羅神父身處其間，有些不自在。

飯廳地上舖著鮮豔的七彩地毯，左邊玻璃櫥櫃內全是洋酒，魚缸和牆上的圖畫富含熱帶景觀，用以擺飾的物件與藝術關聯不大，主要是一些仿製的岩石和木雕作品，是有錢人彰顯富貴的方式。

音響播放著女流行歌手康斯坦丁諾 (Yeng Constantino) 的暢銷歌曲「LKAW」的 CD。女傭拿著歌本，一一讓賓客圈點，將卡拉 OK 的麥克風備妥。

保羅神父送上帕薩路伯翁（伴手禮），玻爾島的「花生之吻」（花生糖）和馬來西亞印有雙子塔的襯衫。這都是教徒送給他的，他只是轉贈而已。艾瑞克知道神父沒什麼錢，並不介意收到的禮物有多寒酸，仍熱情招呼他吃喝。

保羅神父在酒櫃旁找著一個角落安置自己，心裡邊思忖著什麼時機該如何開口跟大家募款。女傭遞上來一盆堆滿食物的竹盤，上邊有烤乳豬、烤魚、空心菜和米飯。他與艾瑞克並不熟，艾瑞克和他的妻子小孩都不是敬虔的教徒，兩三個禮拜才來一次教堂，每次奉獻的金額有限，也不喜歡跟鄰里街坊打交道。

一名皮膚暗黑笑嘻嘻的年輕人走到保羅神父身旁的沙發坐下，手上的圓形竹盤滿滿的食物堆得像座山，最上頭的兩塊烤魚幾乎要摔落懸崖，引來其他人的側目。保羅神父見他一頭豐富黑髮用黑色髮箍圈向後腦，兩頰凹陷，黃門牙掉了一顆。身上那件尺碼過大的巴龍漿洗過度呈現不均勻的色度，想是非常老舊了。保羅神父不掩慈愛地對他微笑。

「保羅神父？」他問話時嘴巴含著大量食物，差點掉出唇外，忙伸出舌頭舔回去。

「的是，我們是不是見過？」

年輕人羞怯地咧著嘴，用塔加洛語說：「沒有，我不喜歡教堂，我沒錢奉獻。」

「來教堂不一定要奉獻。」保羅神父用湯匙幫他把垂到盤外的烤肉撥回去。「只要相信耶穌愛你就可以。」

「耶穌不會愛我的。不過，沒關係。」

年輕人自稱詹姆斯，住在糖廠附近，是艾瑞克的同事。

保羅神父很詫異艾瑞克居然願意邀請一個如此卑微的人來參加他的生日宴會。「你跟艾瑞克的交情一定特別好。」

「對，我是他的得力助手。至少他是這麼說的。」

艾瑞克站在幾呎外，他聽見詹姆斯和保羅神父談論上教堂奉獻的事，訥訥地掀開嘴皮子，臉上有些抹不開。

幾分鐘後，又走進來一名年輕人，穿著和詹姆斯很類似，米色巴龍配牛仔褲。只不過他沒有和保羅神父打招呼，直接坐在另一邊，自顧自低頭吃喝。

接下來半個多小時，保羅神父努力融入賓客之中。隨著餐桌上酒瓶的酒越來越少，食物消耗掉一大半，交談的氣氛也愈來愈熱絡。塔加洛語、邦板牙語、伊羅戈欺語、邦阿西楠語和英語，交混著使用。保羅神父沒辦法把每一種方言學會，但多少可以聽懂一些。他喝了半杯啤酒，在廳堂間慢慢踱步，假裝欣賞牆上的畫作。每回參加這種聚會，他總是很不自在。

賓客聊天的話題從球賽轉向幾天前南瑪都颶風侵襲呂宋島，造成二千多人死亡，無數農民傷亡和損失。總統阿羅約呼籲各界慷慨捐款幫助受災戶度過難關，

隔天她丈夫則搭乘私人飛機到大雅台打高爾夫球，強迫因風災暫停營業的球場招回所有返鄉忙著清理家園的員工為他一個人服務。

保羅神父利用這機會，站起來大聲招呼眾人，一起為慷慨的艾瑞克和所有災民祈福。艾瑞克有兩個老婆，共為他生了十一個小孩，六個男的五個女的，最大的已經念大學，最小的還在牙牙學語。璐希塔糖廠給的薪資並不高，就算當到副廠長也不能例外。艾瑞克的奢華生活全靠他村長一職。去年丹輓省長被控販毒下台入獄，他也受到牽連，但很快就被釋放，據說是李金環動用的黨政關係。

保羅神父帶領大家禱告完畢，接著說：「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你們要賙濟窮人，為自己預備永不損壞的錢囊，用不盡的財寶在天上，就是賊不能近、蟲不能蛀的地方。」接著將頭上的小圓帽拿下來，向在場賓客勸募。

不樂之捐吶！眾人給得不情不願，手放進口袋，掏了很久才掏出幾張零碎的鈔票。艾瑞克雖不高興卻也不好意思制止，氣氛一下變得很僵，他這個東道主臉上的光彩盡退。幸好保羅神父勸募完就到後堂上洗手間，讓他有機會跟所有親朋好友致歉。

詹姆斯和另一名青年也跟著出去。幾分鐘後，傳來一聲驚天動地的槍響，眾人猶摸不著頭緒，面面相覷俱是駭異，只見詹姆斯走進來，手裡提著保羅神父血淋淋的頭，要求艾瑞克的僕人給他一個塑膠袋，把眾人嚇得尖聲狂叫，倉皇奔逃。幾名賓客絆倒在院子裡，被其他接著從屋子裡衝出來的人直接踩上去。

詹姆斯供稱，他是先在保羅神父背後開了一槍，待他倒地以後才取下他的腦袋。他的同夥向警方表示之所以起心動念殺人，乃因保羅神父三番兩次責備他們不務正業、不上教堂。誰也不相信他們的說詞。保羅神父是眾人的導師，被他叨唸兩句就跟三餐吃飯一樣理所當然。這理由太薄弱太牽強。根本就構不成殺人的理由。報上說在本地殺一個人比殺一隻狗還容易，因為殺人無人理會，殺狗則會引來一堆人搶食。所以大家以「匪夷所思」總結保羅神父被謀殺的悲慘事件。好像這樣就不必去追究背後的陰謀與主使者。

消息隨著被拴在後院籬笆上，一隻瘸腿瞎眼的老土狗因槍擊聲嚇得屁滾尿流，撞倒露天的石碾，拖著連根拔起的籬巴竹板，啪啪打在石子路上，驚動一群棲息在芒果樹枝椏間的烏鴉，群起飛竄，加入倉皇逃離賓客的竊竊私語，驟雨般朝天際間散播開來，甘蔗園裡來來回回傳遞。

薩瑪爾和所有蔗糖廠農工們聽到這厄耗突如其來，簡直青天霹靂，各個臉上現出灰敗的暗黑色，呆若木雞，甚至忘了呼吸，喉嚨被緊緊掐住，發不出任何聲響。廠區裡，砍成一截一截躺在鐵架上等著灑水系統清洗的甘蔗，在霧洞裡憂鬱

而哀傷地注視眾人，眾人潰散的目光也絕望的盯著它們。如果保羅神父是出了車禍，或者被設局毒死，都還能勉強接受，至少害死他的人還願意用點心思，製造一個比較出色的凶殺現場，而不是如此赤裸裸的殘暴。

到了此刻薩瑪爾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他們的忍辱屈從只是給魔鬼留餘地。那吞吃人的獅子依然遍地遊走。腦海裡浮現槍響的剎那間，子彈彷彿從他的太陽穴迸裂，尖利的呼嘯穿過甘蔗長葉，一株株甘蔗應聲倒地，所有人全屏氣凝神，諦聽著神與土地的啟示，只待號角響起。

「弟兄們！我們要為保羅神父而戰。」薩瑪爾抬起長久低垂的頭，握拳的兩手不停顫抖，切齒但平靜地說：「為我們自己而戰。否則就只能等著他們把我們的腦袋砍掉， one by one .」

第 五 章

1

表面上宛如什麼都沒發生，什麼也都沒有改變，村子裡靜悄悄一如過往的每個日子。保羅神父的死只造成短暫的兩天騷動，然後，塔納伊便像一名乖巧懂事習慣長久忍受無理責難的小媳婦自動自發恢復正常節奏。天才剛剛破曉，農工們

在同樣的時間穿上已褪色嚴重，磨出毛球和破損的藍色制服，走出家門，同樣的時間踏上煙塵漫天的黃土路，越過濁水河腐朽的木橋，面孔朝西南筆直前進，排好兩列隊伍在門口等候安全檢查，再進入糖廠。平和、肅靜、井然，魚貫而入，沉穩而順服地。

命運如此。小農工，小工頭和小小領班，週休五日。一早起來，能有工作就能有薪水收入，是令人羨慕的，無不加倍的賣力。

璐希塔糖廠所有機器全數轉動，焰陽當空發揮超高熱能，廠裡廠外熱氣衝天。上千人安安靜靜，動作整齊劃一，臉上只有一號表情，專注專注再專注。兩個小時後，一名中年男子悄然走向廠房門邊，楞楞地佇立在那兒，右手拎著鐵鏟左手拎著水桶，不時抬頭向外張望，裡頭的工人則不時朝他張望。人人都在等待。

喬伊狠狠瘦了一大圈，狠狠的。保羅神父的死不僅僅是一條生命的結束，而且是龐大農工們希望的破滅、信心的大崩潰。所有信徒都相信，教堂的牧者是神派來的人，連為祂傳揚福音的使徒祂都看顧不了，今後他們還能倚賴誰？

站在黃土坡上，望著廣漠無垠的甘蔗田，喬伊目光眺向極處卻望不見未來，感覺眼前的天就要塌了。

忍著幾個晚上的輾轉難眠，她麻木地、如常地騎著單車前往璐希塔上班，如常引來弄堂裡許多婆婆媽媽的豔羨。她們不知道她每日來回這條小路，其實單調而苦悶。璐希塔莊園的富庶繁華與她半點關係都沒有，近兩百個日子，她只窩在李金環的書房，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

天色尚早，蔚藍的天空沒有一絲雲層。今兒風特別大，尚未收割的甘蔗細瘦修長，前推後擁，一波一波的擺盪，左邊的甘蔗才撤去，右邊的甘蔗又集體傾前，像在對她彎腰致意，腳踏車被風吹得搖搖晃晃，在濁水河邊險象環生。她似乎沒有察覺，車子剛轉進莊園，後頭已騷動起來。

薩瑪爾帶領四千多名農工，頭上綁著布條，布條上寫著「要工作，不要貧窮」。臉上綁著三角巾，只露出炯炯的雙眼。所有農工分十五路進擊，朝著西南方向的糖廠前進，每一雙黝黑厚實跟著人字拖鞋的腳飛快地鑽入蔗田，雙手分撥著甘蔗葉，青蛙、蟾蜍、水蛇、蜥蜴和各種昆蟲，沿著甘蔗壟溝驚慌逃竄。繫在竹杆上的旗子，醒目地隨風鼓播——要米，不要子彈。

沿路，眾鄉親也聚攏上來聲援，年輕老邁，男男女女，數百上千人。不執布條竹杆的都捧著耶穌和瑪麗亞的神像。湯姆的弟弟和大兒子搶在最前面，跑得比誰都快，沉重的耶穌畫像握在手中，指節都泛白了。

糖廠已然在望，糖廠外左右兩邊的納拉樹鬱鬱青青，嚴肅地迎接眾人到來。薩瑪爾將繫著布條的竹杆高舉過頭。天廣野闊，景物影影綽綽。永夏的家園，突

然涼氣逼人，薩瑪爾打了一個冷顫，背脊像貼著冰塊，他的兩個兒子派恩和若瑟緊緊扯著他的衣角，好奇地看他一眼。隊伍雜沓的腳步聲來自四面八方也傳向四面八方，震動了整個塔納伊。清晨未散的濃霧拂過蔗田，如雲海如汪洋，模糊眾人的眼目。茉莉花在田梗上瑟瑟搖擺，隊伍在路上浩瀚行進。

薩瑪爾的臉上，無數農工們的臉上，小顆粒逐漸凝成大雨點的汗水從額頭兩鬢漣流而下，頭髮蓬亂地粘在頭皮上，臉上的布巾濕成深灰色。四周飄來幽淡的花香和成熟甘蔗的草腥氣味，是如此熟悉親切充滿濃情蜜意。糖廠飄出的腥甜悄悄鑽進鼻翼，隱隱約約，喚起他遙遠的記憶。

那也是一個秋風蒼涼時節，一輪明月冉冉升起，遍地稻米肅然默立，稻米的穗子浸在柔柔昏黃的月光裡，像蘸過亮白水銀，汨汨地發出玄鐵般的光輝。塔納伊所有居民扶老攜幼集合在教堂廣場前，聆聽丹轆省長羅勃特宣佈重大消息：

恭喜所有的鄉親父老，省政府為大家找到一位慈善的大企業家，他願意出高價承租我們所有人的土地。聽清楚，是所有的人哦！不需要具備任何條件，不必付任何代價。以後我們不種稻米，改種甘蔗。我們在自己的土地耕作，既可以拿租金，還可以領薪水，家家戶戶有吃不完的糖。天底下還有比這更美好的事嗎？

那一刻，薩瑪爾在殘破的月影下聞到此生最強烈的蔗糖香甜氣息，幽暗的天空美麗異常，眼前的家園從貧瘠慘白中緩緩現出綺麗的色彩，一種他生平從未見過的富庶繁榮如卷軸般伸展開來。隔天，李金環牽著他的手在稻田裡行走，擊劃他的偉大願景，語調慷慨復激昂，滿是熱心熱情。五百多名鄉親跟在屁股後頭，拉長脖子想看清楚這位大善人大老闆的模樣。三個月後，鄉民頂著烈日高溫磨肩擦踵在農田裡耕耘，流出的汗水足以灌溉一大片甘蔗田，把田壟下的黃土地浸泡成肥沃的軟泥，使腥甜的蔗糖香更加芳馥濃郁，幾乎鑽進每一名農工的皮骨潛伏入靈魂，在以後逐日逐日增加的艱困殘酷歲月裡，這股腥甜味始終瀰漫在每個角落，分分秒秒伴隨著眾人，砥礪著眾人。

甘蔗瘦長的葉片在風中颯刮發出唼唼的聲響，流淌在晨霧裡的濁水河映出明亮的沉默，悶悶地嗚咽著。長久以來，這條河擔負著餵養、滋潤塔納伊所有土地、人民的重責大任，誰家的孩子都在這裡玩耍著長大、娶老婆蓋新屋、安穩靜好享受晚年。河岸兩旁叢生的野空心菜、珊瑚草，河底的泥鰍、鱸魚、土鯽魚經常躍

上餐桌，能在物資潰乏時提供美味的能量，她是上帝的恩賜，是人民堅定信仰蒙主恩待的美好見證。

各方的隊伍在臨近糖廠也臨近馬路的空地會合，薩瑪爾面前背後響著窸窣窸窣的腳步聲和濁重的喘息。有人踩斷了蝸牛的空殼，引來一陣虛驚，有人手中的竹杆傾斜撞上旁人的腦袋瓜子，弄疼了身旁的同伴。湯姆的弟弟打了兩個噴嚏，糖廠裡的工人忽然騷動起來，紛紛擱下手中的工具，成群成群往外走，和鐵門外罷工的農民匯成一股龐大的海潮。

眾人席地而坐，薩馬爾拉開嗓門，唱起保羅神父生前為他們寫下的歌曲，眾人跟著一起唱，歌聲響亮直貫雲霄～～

農民啊！貧窮的奴隸！
在自己的土地，沒有一樣東西是我們的。
沒有尊嚴，還要忍受炎熱酷暑、病痛折磨，
沒有糧食，還要犧牲自己的生命。
耶穌啊！愛我們的耶穌，
乾涸的土地要如何耕作？
枯萎的作物要如何收成？
當我們吶喊著痛苦，卻被迫親吻土地，
當我們祈求生存，迎來的卻是子彈。

儘管農工們的罷工行動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但像今天這樣大規模的聚集倒是前所未有的。廠區的警衛緊張兮兮，一個跑進休息室打電話，一個急急掏出配帶在褲腰上的手槍，瞄向眾人，不，瞄準薩瑪爾，要求他立即驅離所有農工。

「你們這是違法的行為！」擴音器放出的聲音被偌大的歌聲淹蓋，急得警衛們朝空中鳴槍示警。「再不離開，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2

當陶介薇搭車從數百里之外十萬火急趕到時，只見整個廠區外圍萬頭鑽動，數十面淡黃色的布幔和耶穌、聖母瑪麗亞的神像在空中飄揚，令她內心激盪不已。記憶中台灣從沒發生過類似的農工革命，如此龐大悲憤的場面，令她同情也令她

震撼。看到這個場面，她真打從心裡稱讚當年台灣政府的前瞻性作為，睿智地施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與公地放領政策¹⁵，以智慧平和的方式解決地主與佃農之間的矛盾與紛爭。

旭日的的光芒照在眾人頭上形成探照燈般的亮點。農工們錯落在廣場上、蔗田裡、馬路邊。長年跣著夾腳拖鞋在農地裡行走的的雙腳，腳趾頭已經變形，又硬又厚的趾甲呈現黑紫色，像無以計數的蟲子蜷縮在地上。看不見的臉孔上方露出兩隻大大的白濁的眼睛，即使眼珠子滴溜轉動也看不明顯。幾名跟著父親一起來湊熱鬧的男孩，卻是興高彩烈彼此捉弄調笑著，一會兒跑到甘蔗園旁孳生著蚊虻的半月形水塘邊撒上一泡尿，然後笑嘻嘻地趕緊跑回隊伍加入歌唱行列。

陶介薇不敢從黃土路直接殺過去，車子還沒上橋頭就付了車費讓司機先行離去。趁著廠房警衛忙著應付眾人無暇兼顧時，趕緊潛入路旁的甘蔗園。這幾天她走了一趟南方水域，確定璐希塔集團與台灣電廠的合作案純屬子虛烏有。究竟是李金環單方面設局詐騙，還是台菲兩方相互勾結，有待她返台後一一釐清。事先擬好的新聞稿先投到此地的中文聯合日報，如願於兩天後刊登出來，算是暫時止住雷蒙的不懷好意，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原計畫今天搭機返台，卻在商報的社會版看到保羅神父遇害的消息。她完全不能接受也無法想像，在這個東南亞最早實施民主政治、幾乎全民皆信仰天主的國度裡，居然有人會去槍殺一名愛民如己的神父。兩個禮拜前她見到的那個李金環，雖然渾身充滿霸氣，但態度溫文和善，禮貌十分周到，言談間不時綻放出成熟男人特有的瀟灑氣質。他真的是幕後主使者嗎？他說他視農工及其家眷如親人，難道是騙人的？

打電話跟喬伊確定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後，聽她在電話那端哽咽泣不成聲，陶介薇覺得頭頂飄來了一片大大的烏雲。料想這件命案定然不可能輕易落幕，後續的發展更讓人放心不下，在取得報社總編輯的同意後，連夜兼程趕來。此刻，她找著一間離糖廠不遠處的廢棄工寮，悄悄趴在殘破的土牆上，下巴支向一棵倚著牆邊斜斜長出來的大花紫薇岔開的枝幹上，拿著相機仔細調整焦點，對準沐著朝霞的農工們寥落卑微的身影、拙口笨舌，唱不出正確曲調無臉的臉龐拍攝。

塔納伊先彬南洛街九號，銅鑄的尊貴門牌在晨光中輝耀著光芒。高聳圍牆密實包覆的璐希塔莊園沉謐安穩如昔，庭院裡掃地的、修剪花草的奴僕們都壓低著嗓門說話。金風有點吃緊，噪聒的蟬鳴被牆外的歌聲逼退了，飛散的花瓣

¹⁵ 1949年戰後，台灣政府實施的土地改革政策。

在空中幾個盤旋，安靜飄落地面，露出神秘莫測的笑靨，這笑靨如擱在柴火上鑄煉許久的烙鐵，在喬伊的胸口燙出一個深深的印記。

耳畔響起開門聲。一身由女傭仔細熨燙得平整服貼的西裝，雙腳擦得晶亮的皮鞋出現眼前。他不是走向他的辦公桌，而是巍然聳立在喬伊面前如一堵牆，那似乎一眼可以看穿她內心深處的炯然目光直睇著她，有話想說，但欲言又止。

蹲在資料櫃前的海倫將整個身子滑向地面，露出兩隻眼睛觀看眼前等候即將襲來的風雨。

喬伊低頭忙著手邊的工作，手指頭在電腦鍵盤上快速飛走，眼睛餘光留意著李金環的一舉一動。

穿著特諾裝，肩上圍著乳白色紗綾淡¹⁶的潔西卡隨後來到，香水和香煙交混的氣味籠罩整個空間，她的吉娃娃在屋裡滿場跑，像在尋找可以尿尿作記號占地盤的好所在。

眾皆沉默。凝重地。耳畔傳來李金環用手指敲打著梨花木桌緣的聲響，潔西卡臉上掛著冷笑，一屁股坐往喬伊桌旁的椅子上，蹺起左腳，歪著身子，手肘擱在椅子的扶手上，無名指的巨型鑽戒閃閃發亮，手中菸嘴一圈豔紅痕跡。

「知道我為什麼來吧？」她對著喬伊問。

喬伊忙著打列資料，愕然地從電腦螢幕前抬起頭。「需要我為你做什麼嗎？」

「需要。」她裂嘴一笑，「把我放在皮包裡的一萬披索還來。」

喬伊一楞，不得不停下所有工作。「我不明白？」

「裝蒜！前幾天我才來過，記得吧？那天我帶了一個桃紅色柏金包，裡面有信用卡、支票和一萬披索現金，就放在李老闆的桌上忘了帶走。昨晚想起過來拿，發現裡邊的現金不見了。」

喬伊難以置信地瞪大眼睛擰起眉頭，腦海迅速掃描她口中的柏金包樣貌。

李金環坐進他的皮椅，在皮椅上挪動了一下，眼睛故意看向別處。

「那天太太離開以後，李老闆緊接著就進來了。當時海倫也在。」

「我的皮包忘在這裡是事實，裡面的現金不翼而飛也是事實。」潔西卡用力吸一口煙，擰熄香煙，用力在煙灰缸按了按，白白的煙霧直接噴向喬伊。

喬伊用眼神向李金環求援，但他似乎沒看見，無動於衷地翻閱桌上的公文。

「能進這個房間的不只我一人，負責打掃的、澆花的、添茶水的、以及所有太太、小姐、先生們。最重要的是，那天我根本沒看到您帶了什麼東西進來。」

潔西卡兩手抱在胸前，垂著眼皮子看向她。「我問妳，妳怎麼有錢可以借給海倫？那一千披索怎麼來的？」

¹⁶ 紗綾淡 (selendang) 是一種美麗的薄紗，菲律賓高貴的仕女們常披在肩上，作為一種裝飾。

喬伊突覺胸口一涼，整顆心懸吊起來，本能的瞟向駝鳥一樣窩在櫥櫃下的海倫。海倫勾著脖子垂在兩膝之間，緊繃著肩膀屏住呼吸，以為這樣別人就看不見她的臉，就可以像個真正的隱形人。喬伊幾乎看出她身上散發出水蒸氣蒸騰般羞愧的模樣，為了得到某種不為人知的好處出賣曾經幫助她的人而感到困窘不安。在出賣朋友以前，她必然也有過內心的掙扎吧，是貧窮逼迫的。喬伊對她心生同情。

「太太要指控我，得要有憑有據。」火氣被撩上來，口氣跟著強硬。

「哼！妳指控甲西瓦的時候，有憑有據嗎？」

呀！喬伊想起來了，甲西瓦是她姐姐的兒子，外甥呢，正是因為有了這層關係李金環才肯「重用」一名職業賭徒。在塔納伊賭徒大多住在豪宅裡，過著其他賣力工作的人根本難以亟及的奢華生活。

「甲西瓦敲詐眾人的時候，很多人在場。他不顧朋友道義，見死不救，」

「誰？當時誰在場？妳一個一個給我說出來。」明知道她指出誰誰就無可避免的要倒大霉，更知道她愚忠的秉性，所以問得趾高氣昂。

李金環總算扭過臉，站起來。「不就是一萬披索，我賠給妳就是了嘛。」

潔西卡也扳過臉，漂亮的眼線馬上要設法把她五花大綁送法究辦。「縱容一次九次壞，對吧？今天她敢偷一萬，明天就敢偷十萬，再要不了多久，」

「夠了夠了！她是我的秘書，妳是在質疑我用人的能力嗎？」

潔西卡心情轉換真快，馬上扮起笑臉，走過去抱著李金環的手臂，撒嬌：「唉呀！你這樣寵她會把她寵壞的，對吧？我可以不懲罰她的偷竊行為，但錢我一定要拿回來。這樣吧，以後按月從她薪水裡扣，一個月扣五百元，扣二十五個月，二千五百元利息已經便宜她了。」

喬伊一口氣提上來，恨不得把她腦袋扭下來當球踢。雖然一萬二千五百披索也不算憑白損失，正好是李金環給她的數目。她隱忍不無道理，但不能現出無所謂，要非常卑微才足夠裝滿潔西卡的驕傲，除非遂了她的心願，否則今天將會沒完沒了難以脫身。但她不知道她越是委屈得楚楚可憐，寧可受辱挨罵也不肯招出錢的出處不想連累旁人，李金環就越發疼惜不捨，潔西卡就越是巴不得搗碎撕爛她那張臉。

「太太可以扣我薪水，但我沒有偷竊沒有拿妳的錢。」錢可以不計較，名聲不能輕易毀損，否則她以後怎麼做人。

「聽到沒？犯了錯還不肯承認，分明惡奴！」潔西卡憤怒的眼橫著刺過來，「這就是你的好秘書，仗著你疼她，眼睛長頭頂上了，對吧？你小心她遲早躲在背後捅你一刀。」

全是欲加之罪。兩行滾燙的淚水沿著臉頰流淌，喬伊抿著嘴唇低著頭，站起來又坐回椅子，擺正身子繼續手邊的工作。海倫的目光從櫃子底下潛行緩移，躡手躡足爬上她的座椅，環住她單薄的身子骨，陪她一起落淚。冷氣孔吹出的風，拂動她額前的瀏海，絲絲嫋嫋，悲傷得很堅強。像黃土路邊、甘蔗田中飽經風吹日曬的茉莉花。

命運如此。無條件接受一切橫逆才合乎潔西卡編排的整齣爛劇本。聖經說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心的，要照各人所行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真實人生卻非如此。她對上帝的信任已經跟著保羅神父的死一起埋進黃土堆裡。

李金環一雙如獸的眼睛，帶著灼人疼痛的愠怒在潔西卡周身徘徊，熾目熱切的拂向喬伊。

雷蒙選在這尷尬的時刻匆匆走進來。

「環哥，糖廠出事了。」他的目光先掃過潔西卡像在傳遞某種訊息，接著才轉向李金環，然後難以置信的瞅著喬伊。「薩瑪爾帶領幾千名農工，將糖廠團團圍住，聲明如果集團不同意他們提出的要求，他們將無限期罷工。」

喬伊一顆心差點從喉嚨蹦出來。原來她爸爸是有打算的，一直都有。

李金環以為保羅神父的死足可遏阻農工們的抗議行動，讓他們知道跟他作對不可能佔到便宜，更不可能達到目的。他是永不妥協的。沒想到——

潔西卡一聽，立刻火冒三丈，咬咬牙，扭過身子，朝喬伊臉上搥出一巴掌。「看妳爸爸幹了什麼好事！」完全是藉題發揮。

這巴掌使足了力道，喬伊身子嚴重顛斜，桌上的文具嘩啦地掃向地面。

李金環衝過去抓住潔西卡緊接著預備補上的另一掌。「這時候妳還有心情玩幼稚把戲？」

喬伊搗著麻辣辣的臉，避向李金環背後。

潔西卡得意地冷冷一笑，不再作聲。

海倫整個人站起來，背著窗台光線的她，五官是黑的，胸前交握的兩隻手也是黑的。

「環哥，看這裡。」雷蒙打開前面牆上的閉錄電視，螢幕立即現出大群蒙著臉，坐在馬路邊、草地上的農工。

「你估計有多少人加入？」

「這次他們幾乎聯合了所有工人，工廠的機器都停擺了。保羅神父的死，對他們刺激很大。」

李金環一掌拍向桌面，滿臉怒氣，虎目圓睜睇向眾人，越過眾人看向窗外。思索著。

「要不要叫警察過來驅趕？抓幾個帶頭的送進牢裡。」雷蒙問。

「叫他們帶瓦斯槍來。」潔西卡提議。

「或者先用水注驅離。」

李金環不發一語，右手食指快速敲著桌緣，發出清脆的聲響。

「打電話給警察總長。」

「不！李老闆，」喬伊搶到他面前，哀求：「請不要叫警察，我去勸他們，我爸爸會聽我的。求求你！」

「哼！他要是能聽妳的還會帶人來圍廠？」潔西卡刻薄的說：「你們昨晚就商量好了吧？現在演的這是哪一齣？」

「我爸爸沒告訴我，我不知道。」

「他沒告訴妳？那就是沒把妳放眼裡，覺得妳沒能力插手，妳去勸有個屁用？」

「請讓我試試，我一定盡力。」

李金環瞅著她，目光溫和，好一會兒，敞開臉，說：「也好。」

喬伊鬆口氣，轉身跑出辦公室。潔西卡杏眼瞪到極致，恨恨的咬著牙，看著門口走進來她的外甥甲西瓦。

「你也聽到工人罷工的消息？」她問。

「我是看到這個才趕來的。」甲西瓦要求海倫打開木櫃上的電漿電視，轉到有限新聞台，三台都在轉播璐希塔糖廠六千名農工集體罷工的壯觀場面，包括台灣的公共電視。

李金環又驚又怒。「是誰把消息傳出去的？」

「會不會是那位陶小姐？」雷蒙說。

「馬上連絡警長與 Vince 將軍。」李金環陰沈著臉，「告訴他們，保護璐希塔集團的利益，就是保護他們的利益。」

3

這裡的網路訊號接收不良，她只能片段的傳回一些報導。半個小時後，陶介薇看到有同業趕來，稍稍覺得安心。總編輯交待她千萬注意安全，在這個人治勝於法治，世族與總統共天下的國度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記得稍早前，一名六十歲的社區報紙專欄作家狄阿司，在南部季里諾總統鎮，才因報導議員涉嫌非法開設賭場、販賣毒品遭到殺害。緊接著，另一名受害者是電台主持人，因報導

有關鎮長可能收受賄賂，隔天竟在莫拉菲鎮的住家門口遭到槍擊。通靈療師燦亮的目光突然閃現眼前，令陶介薇渾身毛骨聳然。

太陽熱度持續增強，氣溫跟著提升到三十幾度，一大群人擠在廣場外、馬路旁、蔗田裡，螞蟻似的尋找得以遮蔭的地方，奈何四周除了黃土、野草便是彷彿一夜之間抽高抽長的甘蔗，瘦長的葉尖早先還有一些清涼的露水，現在已蒸發得無影無蹤。

濁水河泛起熱熱烘烘的腥味，到處閃爍著亮晃晃的光芒。精神有些不濟的農工，受不了來往卡車輾起飛揚的塵土，有的乾脆歪躺在草地上、田壟間暫時休息。三個小時過去了，糖廠大門依然嚴實鎖住，不露出半點風聲。這幾天薩瑪爾他們寫好了陳情書，想好了跟李金環交涉時該站穩的立場和態度，如今所有沙盤推演，完全派不上用場。農工們的氣勢隨著歌聲愈來愈弱。薩瑪爾覺得四下裡瀰漫著甘蔗的白色粉末，沉沉壓住蔗糖的香氣，也壓住眾人的胸口。他把三角巾從臉上扯開，強烈的汗酸味取代所有的香甜，爭相侵擾他的口鼻。嘴唇乾裂得氣快喘不過來，汗流失得很快，眼前的景物開始晃動剩下一片白色的光芒，他疲憊地看到天地在雲層和沙土間起起浮浮。

一切等待都不會有結果。他絕望地抹去眼角的淚水。糖廠距離莊園不到五分鐘的車程，李金環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的抗爭行動。不聞不問不加理會正是他一貫的作風。等得不耐煩的農工開始鼓譟，手上的竹杆往地上毆擊發出偌大聲響，整座村莊彷彿都搖晃起來。

陶介薇試圖聯絡雷蒙，希望能就今天的罷工事件聽聽李金環的說法，卻遭到他斷然拒絕，只好來到隊伍當中訪問薩瑪爾，要他代表所有罷工的農工發聲。一些本地的記者遠遠的看著，完全沒有興趣靠過來湊熱鬧，因為他們知道，採訪到李金環才有新聞價值，一個低賤目不識丁的農民是沒有人會關心的。

糖廠的鐵門開了一條縫，喬伊快步走出來，壓根沒注意到甲西瓦悄悄的跟在後面。

見不到李金環和任何糖廠高層，眾人大失所望，哎聲嘆氣，脾氣快將按捺不住。有人點開一支煙，煙頭星火匆匆一閃，熄滅得無聲無息。

喬伊提著一大壺水遞給薩瑪爾。薩瑪爾雙手捧著仰頭喝下一大口，快傳給湯姆的弟弟，他喝一口再傳給另一個人。

「爸爸，你們回去吧。」喬伊沒想到，她父親的所謂行動和安排僅止於此。勸道：「用這種方法，李老闆是不可能接受的。」

「那妳告訴我，什麼方法他可以接受？可以把我們的土地還給我們？」

「你們先回去，我們再好好商量個辦法。」

薩瑪爾淒涼一笑，臉朝向天，發出怒吼。這聲怒吼像發出旨令，幾千名農工突然跟著長嘯，整座村子再度震動起來。吼聲稍稍停歇，突然一聲女子的尖叫，令眾人悚然驚心。

陶介薇循聲望去，見喬伊被甲西瓦從後頸提起，「說！這一切是不是都妳在背後搞鬼？」

「嘿！你什麼人？放開她！」陶介薇和眾人蜂湧而上。

好不容易出現一個發洩滿腔怒火的對像，群情激憤，沒留指甲西瓦偷偷按著腰間的手槍。火輪般旋轉的太陽熾熱異常，充塞每一個人的耳目，大夥兒幾乎沒有聽到那聲槍響。湯姆弟弟的歌聲始終不停，陶介薇聽見他返復唱著「愛我們的耶穌，愛我們的耶穌！」第二發子彈的飛行和譏刺的笑聲同時張揚開來，子彈從湯姆弟弟的左耳進去右耳出來，沾滿甘蔗葉上白色粉末的半邊臉，剎那間為殷紅的鮮血蓋住，漆滿他臉頰上的三角巾、頸項、胸口和摔向地面的耶穌神像與田埂上的茉莉花。子彈貫穿他腦袋後飛向地面的破瓦罐，瓦罐碎成一地。湯姆弟弟的腦殼也像瓦罐迸裂，嚇得農工們魂魄四散。

眾人聽到槍響怔愣半晌，接著飛撲上去，湯姆弟弟的身子已發軟萎頓跌向黃土地。薩瑪爾熱淚盈眶，悲不自勝。眾人驚慌失措如無頭蒼蠅，失心狂亂地抱著頭原地裡打轉。

陶介薇簡直不敢相信，當著這麼多媒體面前，他居然敢行兇殺人。

甲西瓦再次舉起手槍，這次對準的是喬伊，喬伊卻毫無知覺，雙手撫著湯姆弟弟的遺體，非常專注於眼前的悲慟。甲西瓦陰險揚起嘴角，齜牙一笑，然後笑容僵凝，定格在目眦欲裂的駭異中——

這個畫面停留在很多人的腦海裡，在多年之後回憶起來，特別感到一股怨氣盡吐的歡暢。

薩瑪爾將鐮刀從撲倒在地的甲西瓦背心拔出來時，陶介薇恍惚覺得他只是彎下身子，日復一日重覆著砍甘蔗的動作。

「爸爸，看，是坦克車。」派恩踮著腳尖仰著頭，不確定自己所看到的，喃喃說道：「派恩你看，那是不是坦克車？」

沒人理會他的話，眾人猶沉浸在湯姆弟弟死亡的哀傷和甲西瓦領受惡報的痛快裡。薩瑪爾整個人似乎縮小了，鐮刀握在他兩手之間，身上某個部位被肢解了，他再也挺不直背脊，含著兩泡淚水的眼怔怔地睇著女兒。

喬伊腦中是空白的，無法做任何後果的設想。她父親親手解決掉長期蹂躪他們的惡棍，她心中卻沒有絲毫快感，虛脫得撐不住一身皮囊，必須倚靠陶介薇的扶持才得以站立。

「喬伊，真的是坦克車！」陶介薇抓著她的手驚慌地從田壟上跳起來，遠望黃土路那端，長長的路面透出白光，不，是一個深綠色被陽光照得猶如透明的怪獸，氣勢勃發地朝璐希塔糖廠爬過來。

薩瑪爾這才起身跟著張望。坦克車後面的警車笛聲隱約傳來，驚擾每一顆無主神魂。警車後面拖曳著長長的灰濛濛的尾巴，坦克車車頭伸出的瞄準器閃耀駭人的強熾光芒，閃瞎每一雙白濁的眼睛。

「大家快逃！run！run！run！」薩瑪爾的話像連發的子彈，彷彿將眾人就地正法，甘蔗園裡一個個身影如同一截截木樁，痴痴呆呆的怔愣。

「快逃啊！他們派軍隊來殺我們了。」薩瑪爾動手推向湯姆的兒子、身旁的同伴。

農工們這才回神。然而轟隆聲和警笛聲已大鳴大放，車輪碾過黃土路肆虐著黃土路上的雜草、昆蟲，洶洶而來。站在廣場外、馬路邊的農工連忙跳進甘蔗田，甘蔗田裡的農工忙轉身覓地逃生。因為人數太多，太過驚慌，互相推擠擦撞，延遲逃離的時機。陶介薇抓著喬伊的手，慌忙跟幾位記者閃進糖廠，警衛不敢阻擋，急著將鐵門關上。

薩瑪爾站在原地，大聲安撫也催促眾人。媒體記者忙著拍照，如此混亂的現場、聳動的畫面，深具新聞效果和價值，千萬不可錯失。這幅云云眾生驚慌逃亡的全景圖，每一個微塵般生命生動地展演，進入人世邊緣與角落，豐富上帝造天造地掌管萬物的偉大事工，真太難得了！橫七豎八掉在地上的旗幟、布條和耶穌、瑪麗亞神像交混一起，緊急危難的時刻，再也等不及神靈的指引，或者神靈也自顧不暇吧。

薩瑪爾手中的鐮刀變得沉重無比，指頭灼熱腫脹，汗水粘濕著手掌，虎口的肉淺淺的跳動，幾乎要滑掉他的手，他把鐮刀交到另一隻手，整條手臂都顫抖了起來。

坦克車和警車飛快駛近，車的身量在太陽光底下放大放長，轟隆隆的引擎聲如暴雨急落更像千軍萬馬，帶著一種強大、疏離、侵擾人心的壓迫感。除了年輕人在學校教科書裡讀到看到，所有人生平都是第一次看見坦克車，它如此這般活生生的來到面前，包括喬伊和陶介薇都難以置信，無不感到駭異萬分。

「打開門！快把門打開！」喬伊和陶介薇嘶吼著死命的拍打著鐵門，躲在警衛室裡的警衛雖同情卻不敢擅自作主。

薩瑪爾猜想，這幾部坦克車突如其來，除了威嚇、鎮壓他們，還附帶什麼目的？他的疑問很快得到解答。坦克車架上的機關槍開始朝逃離的農工掃射，發出達達達的聲響。薩瑪爾覺得一陣從未有過的冰冷澆灌他全身，尿水從他褲檔裡流向腳邊淌往地面，在廣場水泥地上形成一個淡黃色的水印。甘蔗園裡，派恩被慌

亂的人群撲倒，踩得一頭一臉的泥巴，使力站起來跟在眾人後面，陶介薇日前在丹轆市區買了送他的紅色 T 恤，太陽底下成了亮眼的目標。

「趴下！派恩！」

坦克車的機關槍搶在薩馬爾的叫聲之前，射出一長串密集的子彈，上頭的槍手發出擰笑，擰碎薩馬爾和喬伊的心。喬伊痛苦的衝撞著鐵門，喉嚨發出的吶喊高亢又沉悶地蒸發在烈焰下，像雨夜裡秋蟬的嗚咽。背心中槍的派恩，鮮血噴灑開來，如一幅燦爛奇異的畫作。

第二個中彈的是派恩身旁的若瑟，那顆橢圓形的頭顱，在強光下迸出紅白相間的液體，瞬間濺向四圍的甘蔗，濺向他身旁每一個人，濺向田壟上的茉莉花。薩馬爾狂喊一聲，飛奔過去，如大鵬鳥般希望護衛兩個兒子，連發的子彈在他背脊鑿出無數個孔洞，他身體一斜，歪在兩個兒子背上，又滾到壟溝下。從他身上流下來的血液覆向前方的甘蔗田，淹向奔跑人群的腳踝，染紅田壟上每一株茉莉花，齊齊淌向默然無語的濁水河。烈日下，河面上是美麗的豔紅色。

鐵門內驚魂甫定的媒體記者們，剛舉起手中的攝影機，即駭然屏息地望著眼前這難以置信的一刻。眼前的畫面安安靜靜，猶似落塵有聲，濁水河的河水也停在這一刻忘了奔流。

骨肉的親情，人間的血淚，原來如此輕薄，如此廉價，只短短幾秒鐘便灰飛湮滅。

喬伊不停地搖撼、衝撞著鐵門，哭喊得撕肝裂肺，陶介薇也淚流滿面。她作夢都想不到，李金環的手段會如此不留餘地，這些農工們曾經為他賣命工作，為他賺取大把大把的鈔票，供他一家人錦衣玉食。他親口告訴她，他對待農工如親人。言猶在耳，卻要如何解釋今日發生的這一切？政府當局居然派出軍隊坦克對付他們自己的農工。這只是一群沒飯吃，餓到日子過不下去，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難道他們不是菲律賓人？不是他們的同胞？

「喬伊，聽我說——」

喬伊聽不見她的話，身體從鐵門上滑落，跪在地上痛哭失聲。

陶介薇抓著她的手臂，呼喚她的名字：「喬伊，聽我說，妳再傷心也沒有用，妳得逃！」

喬伊頓了下，喘著大氣，抬起淚眼婆娑淒淒慘慘的臉孔，楞楞的轉向她，肩膀和胸口一上一下。

「起來！」陶介薇使盡吃奶的力氣把她拉起來，「我們先到馬尼拉，然後再從長計議。」

「我怎麼能逃到那麼遠的地方？」她虛軟地站都站不穩。

「妳兩條腿還在吧？」陶介薇瞄向警衛，兩名警衛靠在牆邊，臉貼著鐵窗警戒著廣場外的一舉一動。「我們得先離開這裡，除非妳想等警察來捉，想到監獄裡吃牢飯。」

「我想死不行嗎？」

「死還不容易，但要死得夠本，至少把李金環一家人帶上。」

「可是——」

「沒有可是。快走！」陶介薇拉著她，強迫她打起精神。「妳要是死了，妳媽也活不成。給我振作起來！」

提起母親，喬伊果然精神起來，帶著陶介薇踉蹌奔往糖廠後方，從四個用以裝載蔗糖的貨櫃車中間穿過，爬向作為肥料和紙漿的甘蔗渣，繞過成堆成堆的濾泥，經過糖廠附設的酒精廠，從酒精廠後門逃逸而去。日頭正烈，兩人跑得全身濕透，滿臉的汗水，頸背燒灼得發燙，胸口呼吸都會痛。到了蜿蜒的田埂路盡頭，後邊汽車的引擎聲仍清晰可聞，氣喘咻咻的她倆不得已滑向簸坎下的河岸，彎著腰沿河岸直跑到再也跑不動了，一跤跌進草叢裡。

陶介薇覺得心臟狂跳，快到無法負荷，根本坐不住，急著站起來，喬伊馬上把她拉回草地中，一輛汽車立時自頭頂上方轟隆而過。

「那是…，來追我們的嗎？」

「有可能。」喬伊道：「妳走吧，從這兒一直走到底，約三十分鐘後，就可以見到大馬路，一點半鐘有班吉普尼，可以載妳到丹轆市。」

「不，我跟你回去，帶妳媽媽一起走。」

「Do't be silly！我媽媽連走路都有困難，她怎麼能？妳快走，李金環發現是妳通知媒體害他顏面丟盡，一定不會放過妳。」喬伊一手撫著胸口，肩膀大動作地一起一落，汗水覆滿她整張臉，臉色慘白得嚇人。

「我走了，妳怎麼辦？」

「李金環不是還沒得到我。」

「正因為如此，我才放心不下。」

上頭又傳來引擎聲，一輛過後又來一輛。

「如果上帝是這樣安排，妳再不放心也改變不了什麼。」喬伊拉著陶介薇急急往田中小路走。

「到這地步了，妳還相信上帝？」

「對我們菲律賓人來說，信仰只是一種習慣。」

兩人避開黃土路，逕往田中央走，繞過兩條彎道，竄進甘蔗園裡，約莫十幾分鐘。「看到前面那個工寮嗎？過了工寮往芒果樹的方向走就能見到馬路。自己小心，但願還有機會再見面。」

「肯定會有。」陶介薇依依難捨。
喬伊已轉身離去，腳步飛快，柔弱的身影在日正當中縮成一小截。

第 六 章

1

濁水河的陽光變成桔黃、暗紅，一隻藏在泥溝裡的蟾蜍嚶嚶叫個不停，成群蟄伏在芒果樹上的蚊子也發動攻勢，準備在日暮黃昏裡肆虐。喬伊為避人耳目，繞了大半個甘蔗園，累得渾身虛脫，眼前天旋地轉，一腳高一腳低的回到村子。白日裡的鼎沸人聲，雜沓千足，此刻已隨晚風散去，整座村子因坦克車與警車的闖入和輾壓，處處可見斷垣殘壁。田園裡草地枯黃了，花也凋萎了，四圍靜悄悄地像死城一樣，嗅不到半點生機。

鄰家的木門咿呀開啟，旋即被嚴實闔上，婦女捂住發出聲響的孩子的嘴巴，自己也屏住呼吸，只用一隻眼睛透過柴扉察看屋外的情形。喬伊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喘息聲，兩腳踩在草地裡的窸窣聲。半邊夕陽垂落地平線，頭頂的半片天燒成通紅，鄰家的黑貓蹲在芒果樹下張著琥珀色的眼珠子看著她。漸漸消失的天光引領她回到家門前，沒有死在車輪下的小雞小鴨圍攏過來，跟她討吃的喝的。

家已不成為家。

憤怒的坦克車毀掉她曾經擁有的一切，火苗猶在木堆中悶悶的焚燒。孫仲軒送給她的上百本書散成一地，書頁掉落，沾著爛泥，最上頭的那本暗紅色硬皮封面是教堂發給每戶村民的聖經。這一刻，喬伊以為她母親可能死了，劇烈的恐懼與顫抖使她幾乎支撐不住，火速衝進已經沒有牆的屋子裡，叫喚著：

「媽媽！媽媽！」

她母親發出痛苦的呻吟回應，聲音來自崩塌的木牆下。喬伊向前使勁拉開窗台傾圮的木條，木條下現出她母親枯槁憔悴的容顏，目光卻是驚人的沉篤，雙手交握在上腹，用力地。

「媽媽！」喬伊蹲向前，推開兩旁雜物。

她母親吃力地伸出一隻嶙峋如枯枝的手，手上握著一只碎花布包，示意喬伊接過去。「快走。」簡短兩個字已耗盡她全身的力氣。

「不！」喬伊把布包斜背肩上，「我帶媽媽一起走。」身子才向前俯下，卻被母親用力推倒。

她張大眼睛，不曉得母親這力氣從何而來，待要察看，只見她圓瞪的雙眼已呈死灰狀態，恨恨的向著天空。

「媽媽——」這聲呼喊肝腸寸斷，驚動左鄰右舍，但沒有一個人開門或走過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喬伊抱住母親的身體痛哭失聲，棲息在芒果樹上的黑冠麻鷺和斑鳩受到驚嚇紛紛拍翅而起，黑貓躍下樹幹倉皇覓地而去。即將沉入地平線依舊熾熱的夕陽，殷紅似血，令她遍身浴火，像隻鳳凰正奮力與死神搏鬥，直到懷中的母親變冷變僵硬。

一夕之間，上帝奪走了她全部的家人，留下孤苦伶仃的她，連個遮風避雨的地方也沒了。喬伊萎頓在地上，雙手扯著她的長髮，非常用力地扭扯，扯到整張臉脹紅扭曲變形，希望藉著肉體的疼痛減輕心靈的疼痛。

從今爾後，她是她自己全部的希望和重擔。她滲透著仇恨的眼淚將深深嵌進骨肉裡，在她僅僅十九歲這一年。

汽車的引擎聲無情且張狂地催促著。是警方還是李金環無論如何不肯放棄？她必須得逃。

但，為什麼她需要活著？為什麼？

陶介薇說死也要死得夠本，至少把李金環一家人帶上。

但，她怎麼能？

夜風乍起，四圍的甘蔗齊聲哀鳴，憐憫她的無能為力。

主啊！祢不是我的力量嗎？祢不是患難中的幫助嗎？為什麼祢要丟棄我？反去眷顧那邪惡的人？主啊！

從今爾後，我不再呼求祢的名，我將掩面永不見祢。

喬伊咬咬牙，提起殘餘的力氣推開後院籬笆，顛躓向前，沿著河岸，臉貼著岸邊的野草。才從甘蔗園出來，又要躲進甘蔗園去。一轉眼，她已沒入長長的暗影之中。

背後的引擎聲從橋頭那端，一陣一陣逼近。

甘蔗東倒西歪，在泥地裡交叉出無數破碎的幾何圖形，一腳踩上去，若沒折斷，另一頭馬上蹶起，打在身上生生的疼痛。尖刺長葉在她小腿割出無數紅色傷痕，甘蔗上的白粉末弄得她一頭一臉的狼狽。連走帶跑二十幾分鐘後，夜已盡墨，前頭伸手不見五指，汽車的引擎聲卻仍清晰可辨。喬伊兩腳實在痠麻腫痛，一個踉蹌栽下簸坎，滾向馬路邊，一頭撞上一輛車速緩慢的白色轎車。她趴在地上，忍著痛楚的肩膀和臉龐趕緊縮回身子，心臟猛烈跳動不止。

轎車緊急煞住，司機下車回頭查看。是一名中年男子。

「妳還好吧？」

喬伊還沒開口，後頭的警車不斷鳴笛，由遠而近，車頂的警示燈轉得人膽顫心驚，眼看著馬上就要來到。

「我，我沒事。」喬伊轉頭想爬上簸坎，鑽回甘蔗園，但實在剛才一撞右肩似乎脫臼，加上力氣已然耗盡，試了幾下卻是無論如何跳不上去。

轎車後車門突然打開，探出半張老人家的面孔。

「受傷沒有？」老太太問：「要不要送妳去醫院？」

「不用了，我——」喬伊一口氣提上來，發現後頭的警車已慢下速度，準備停靠。她心頭慌亂，連跑帶爬來到前面，打開車門挨進駕駛座旁。車上的冷氣條然讓她一陣哆嗦「好，我去醫院。」

司機嫌惡地瞟她一眼。警車按了兩聲喇叭，司機回頭看著老太太，等候旨示。喬伊屏氣凝神，熱汗冷汗從她兩邊鬢角傾流而下，前胸後背不知第幾回的濕透。

「去告訴他們，我趕時間。你什麼都沒看見。」

「Yes, mam.」

「警察為什麼要抓妳？」司機一走，老太太接著問。

「因為我的雇主要把我賣到妓院，我逃了出來。」喬伊冷汗直流，上下兩排牙齒打戰得厲害。

這情形在丹輓一點不罕見，報上三天兩頭報導，村子裡許多女孩十一二歲就被父母賣走，或當女傭或當童養媳，每天天未亮就得起床，工作到三更半夜還不得歇息，如此操勞致死的不在少數，早已不是新聞。稍具姿色的，也許能當上個

姨太太或情婦，萬一遇到無良僱主強姦完了之後再賣給人口販子，命運一樣淒慘。

「把車門扣上。」老太太不再追問。司機回到車上，警察並沒有上前盤查，任由他們輕易地開車離去。

坐在車子裡的喬伊方寸間充滿不安，眼睛瞪得像銅盤一樣大，仔細留意車窗外景致的變化。幾分鐘後，跟在後頭的警車在他們的左側轉向，繞往甘蔗園的另一邊。

「叫什麼名字？」老太太問。「把頭轉過來。」

「停車，我在這裡下車就可以了。」喬伊緊張地對著司機大聲嚷嚷。

司機看著後照鏡等候老太太指示。

「我說把臉轉過來。」老太太失去耐性地提高嗓門再說一遍。

司機完全沒有慢下車速的打算。喬伊感覺一股惡寒襲來，緩緩轉過身子將臉面對著後座的老太太。

老太太按開車頂的小燈，驚呼一聲：「天吶！妳掉到什麼地方去了？」下一秒鐘，她發現這名蓬頭垢面、衣衫破爛的女孩有一雙靈動美麗的眼睛。

「我叫艾絲特。」她胡亂謊個名字搪塞。

「好，艾絲特，妳把我的車子弄得這麼髒，還想一走了之？」

「對不起我——，我只是怕……」老太太看起來像華人，塔加洛語卻講得字正腔圓。

「怕什麼？」司機問。

「沒你的事。」老太太不高興他隨便插嘴，青了他一眼。「今天的事，這個小女孩的事，你一個字不許說出去。」

「Yes, mam. 」

「先到醫院再回家。」老太太指示司機。

「不用了，其實我——」

「不許多話。」老太太脾氣很大，威嚴十足，說話的時候尤其討厭旁人打斷。

「妳有什麼好不放心我的？我已經救了妳一次，還在乎多救一次嗎？」

喬伊乖乖的擺正身子，猜想這位老太太來自哪家哪戶，怎麼一點印象也沒有。常上教堂的幾位有錢人的家眷，每回聽講道時都坐在前幾排，她雖然不認識倒也見過，莫非她不是本地人？

丹轆市區有三所醫院，兩所公立醫院，一所私立醫院。公立醫院收費便宜經常人滿為患，由於醫院不接受電話預約，普通民眾單單掛號就得先耗上幾個鐘頭，排隊看病又得再耗上幾個鐘頭。通常上一次醫院，那天就暴銷了。除非生大病，否則村裡人寧可找通靈療師或到藥局買成藥回去試運氣。

喬伊從沒來過這間傳說中醫療費用貴得令人咋舌的私立醫院，不曉得它原來長得如此清幽潔淨，空調涼爽，病患不太多，也不如印象中的聒噪、愁眉苦臉，進門服務檯上放著一大盆鮮嫩百合花，每樣醫療器材看上去都乾淨新穎，醫護人員親切友善的問候，讓妳以為進了天堂。

老太太帶著她直接走進外科診療室，完全不必掛號也不必排隊。護士小姐被喬伊的混身髒污嚇得嘴巴張開開的，舌頭直接打結，其他病人全慌亂走避，好像她是麻瘋病帶原者，躲著她可能攜入的病菌也躲著她隱藏不了的貧窮。穿著白袍的醫師滿臉不情願，但礙著老太太又不好拒絕，卻也必須十分克制忍耐才能為她仔細檢查身上的撞傷，確定她沒有腦震盪，再幫她將脫臼的手臂接回去，在破皮瘀青的太陽穴塗上藥膏包紮妥當。

「後面有更衣室，可以淋浴。」護士好意提醒她。

「不用了。」她才開口，老太太馬上接續：「去吧！洗洗乾淨，看看妳這一身，能見人嗎？洗好澡，回來把臉上的藥重新換過。」

「可是……」喬伊小聲告訴老太太，她沒有衣服可以替換。

「無妨。」老太太居然直接吩咐護士去地下室的便利超商幫她買衣服。

喬伊見狀，心裡邊起了大大的疑問。瞧老太太身上的衣飾質料之好之高貴，跟她像活在兩個世界，醫院裡的工作人員見了她無不禮貌頷首，被使喚的護士居然高高興興稱是。丹轆的華人不算太多，塔納伊最有名的便是璐希塔莊園的李家，難道是她？在集團裡工作了半年多，除了李金環和潔西卡，她跟李家其他成員就算偶而見過面，卻完全沒有交集，傳聞中的老奶奶仍止於傳聞。萬一真的是她，她豈非羊入虎口？不！一顆心立時提到喉嚨，猶如鐘擺一下一下敲著她的胸口。被帶往走道底端的更衣室時，喬伊開始盤算著怎麼找機會逃離。

更衣室共有五間，一字排開，每間都好寬敞，裡邊除了一整面的鏡子，還有蓮蓬頭，一排盒子外面寫著沐浴乳、洗髮精和乳霜。鏡子裡的喬伊頭髮凌亂，臉面髒污，掉進糞坑裡的癩痢狗也不過如此。從肩上拿下媽媽給她的布包，打開來，裡面放了一大疊鈔票。孫仲軒給的、李金環給的、陶介薇要她轉交給雷蒙的。媽媽什麼時候發現她把這些錢放在簾子後的書堆裡？除了錢，還有一張字條，上面歪歪斜斜的字跡，寫著：

提摩太。馬尼拉，因多瑪若斯區，湯瑪斯街，230 號。

什麼意思？這是什麼地方？提摩太是誰？

喬伊將一直放在口袋裡的手機、錢和字條全部收進布包裡，接著脫光身上髒兮兮的衣服，像個呆子站在鏡子前面。此刻，眼前映照出她乾瘦如柴的身子骨，眼皮浮腫，顴骨高高突起，雙頰凹陷而且慘白，嘴唇因為乾燥而發皺。這張臉比她實際的年齡足足多了十歲。強烈的飢餓感讓她四肢癱軟，背脊靠著牆，沿著牆往下滑，坐在地板上，任由水嘩啦嘩啦地打向腦心。她雙手矇住臉，無聲地哭泣。此刻，她想起白日裡發生的慘劇，想起驟然離世的家人，想起自己孤伶伶的在這世上，將何去何從，一時悲傷得不能自己。恨不能拿把刀衝進璐希塔殺了李金環。

陶介薇說的對，就算要死也要死得夠本。

「扣扣扣！」護士敲門告訴她衣服買回來了，要她伸手從木門上頭接過去。

一陣雜沓的腳步聲自外面轟響而來，打斷喬伊的自悲自憐，她慌慌起身，接過一整個塑膠袋，用身子抵住木門，傾聽外頭逐漸消失的腳步聲。還好，不是衝著她來的，悄悄緩過幾口氣，快速梳洗。老太太連毛巾、浴巾和鞋子都幫她買了。這麼大方？

更衣室裡只一扇小型窗戶，估量她身子雖瘦應該也鑽不過去。穿好衣服，悄然打開木門，以為老太太應該在休息室等後，趁四下無人，她也許——

門才開一縫，已看見護士等在那兒，先是面無表情，見她穿著粉紫色洋裝走出來時卻滿是訝然。但沒多說什麼。

「跟我來。」

「等等，我需要去上廁所。」

「剛剛在裡面幹嘛不順便？」

「I want to poop。」

護士白了她一眼歪著嘴，「在那邊，快點！上完大號以後到左邊第一間休息室，妳家的老太太在那裡等妳。」她以為喬伊是老太太的女僕。

喬伊點點頭，走進廁所，發現牆上的窗戶依然窄小難以穿越，於是刻意在裡頭停留幾分鐘，再打開門張望。護士小姐果然已經走了。她三步併作兩步往休息室的相反方向離去。

走出醫院，熟悉的熱浪立時襲來，這樣的酷熱外國遊客常難以適應，她卻感覺良好，胸口間焦急輾轉的抓握感鬆弛了，較能暢快的呼吸了。醫院位於丹轆市北側，隔著巴塞街和省辦公廳相望。夜裡七點多，車子和行人還不少，街道兩邊有許多商店，賣雞鴨的、蔬菜的、水果的、雜貨的，到處是竹條筐、拖板車、塑

膠盆子、桶子，裡頭有白天沒賣完奄奄一息的魚，脫水塌軟的葉菜。地上污水流淌四處，蒼蠅在眼前飛舞。

喬伊走進一間低矮的傳統雜貨店，買了一個黑色背包，一件灰色襯衫，一條有暗袋的牛仔褲。向店家借了廁所，換下那件醒目好看的洋裝，將背包裡的錢分一半藏在牛仔褲的暗袋裡，其餘物品，連同媽媽給的布包統統塞進黑色包包裡背在肩上，繼續朝車站的方向走。她打算先到馬尼拉，找著那位提摩太先生，弄清楚媽媽的用意再作打算。不知陶介薇怎麼樣了，也許她還沒離境，該打個電話跟她聯絡。

車站裡燈光黯淡，這時刻搭車外出的人潮銳減，三三兩兩坐在斑駁老舊的塑料椅上，表情遲緩，眼睛盯著牆上的時刻表和時鐘發呆。沒人留意她走進來，將到什麼地方去。

八點十分是最後一班開往馬尼拉的班車，車上除了她之外，另四名乘客連同司機都是男人。她站在車門口猶豫著要不要入座，長達四、五個鐘頭的車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李金環會不會派人追上來？那位老太太發現她不告而別會怎樣？於今，她感覺似乎連一草一木都不懷好意，必須步步為營。

「快點！進去坐好，要發車了！」司機大聲吼叫。

經歷數秒鐘的天人交戰，她突地扭身跳下車，瞥見一名警員走到售票處跟售票人員不知在談些什麼，喬伊迅速穿向前方巴士與巴士間的空隙，繞到對面料理亭，擠進買東西的人群中，遠遠看著那名警察攔下前往馬尼拉的那輛巴士，接著上車。她嚇得魂快沒了，趕緊低著頭，用最快的速度離去。

夜更深了，街上行人的臉上都缺少表情，早睡又大量勞動的鄉下農民，多半已經回家了，路旁的攤販也收拾東西準備歇市，遊客逐漸稀少。為了不引人側目，她放慢腳步踽踽獨行，不時佯裝瀏覽店外懸掛的商品，偶而轉頭張望，擔心有人從背後追來。她想，她應該找個地方躲起來，等明天一早搭車走人，而不是在街上亂逛。但她要躲到哪裡去呢？現在不走，明天走得了嗎？

街道上的燈光逐漸暗淡，天空飄起細雨，小孩的哭聲傳來，對街椰子樹葉發出颯颯的聲響，聽進耳裡都像喪鐘。喬伊覺得自己是行在海上失去動力的船隻，隨波浪載沉載浮，不知航向何處，對於茫茫的未來滿是恐懼。

行經聖約翰戲院門口，兩個男人上來搭訕。事實上這兩名男子從她離開料理亭就一路尾隨她。

「嘿！sister！」

只要喬伊一回頭，或腳步略有停下來的意思，不管表情是不是端莊嚴肅，那兩個男人都會撲上來，一人擒住一條胳膊，拖進暗巷，搶劫、性侵或交給妓院。諸如此類的傳聞，一直以來是村裡叔伯們茶餘飯後的話渣子。誰家的母親都曾一

而再地告戒女兒，一旦遇見惡棍千萬別報警，別逃往寫著「PULIS」的警察局。喬伊拔腿狂奔，不顧往來的車輛，直接衝向對街，被她莽撞舉措驚嚇到的汽車喇叭聲霎時震破耳膜。她一路往燈光最燦爛的地方跑，來到托尼飯店時，見一輛遊覽車正要離開，車上的人用華語跟旅客講解行程，知道他們要前往聖荷西。喬伊忙趨前，用華語問：

「我方便搭妳們的車嗎？我跟朋友走散了。」說話時，喬伊偷偷回頭，發現那兩個男人已不知去向。

導遊看她額頭汗水淋漓，臉上還貼著紗布，似乎從很遠的地方趕來，不是華人卻能說流利的華語，覺得納悶。不好意思立刻拒絕，於是詢問大家的意思。眾人見她一名弱女子，倘使真有難處，不幫忙也說不過去。車上剛好多出兩個位子，空著也是空著。

「方便看一下妳的護照嗎？」導遊不放心的問。

「我的行李全在我朋友那裡。」喬伊跟導遊借了紙筆，寫下一組電話號碼交給他。「這位陶小姐來自台灣，是一家財經雜誌社的記者。」

導遊將信將疑拿出手機，照著號碼撥出去。這年頭滿街盡是詐欺犯，他們得確定她沒在唬爛，否則好心沒好報就算了，若慘遭洗劫豈不虧大了。

陶介薇已經在馬尼拉機場等候登機，電話連打三次她才接起，那導遊差點就要趕走喬伊。突然接到電話陶介薇有些吃驚，要求親自跟喬伊通話。

「我很好，對，我一個人。都沒有了，都……被搶了。幸好，手機還在。」驀地情緒失控，嚶地一聲哭出來，導遊忙將手機拿回去，安慰她別太傷心，出門在外，這種事難免會發生。

不曉得之後陶介薇怎麼跟導遊解釋，他關掉手機後，不但沒再懷疑她，同意讓她搭便車，還送她許多吃的、喝的。這個旅行團不是來自中國大陸，是來自台灣一個叫宜蘭的縣市，半數以上是爺爺奶奶，半數是他們的兒孫晚輩。見導遊為她送吃的，以為她可能遇上強盜或扒手沒錢好吃飯，一時同情心大發，紛紛掏出袋子裡的肉干、蜜餞、鳳梨酥、餅乾、香蕉乾等各式零食跟她分享。

現在她座位前的網袋已經塞爆了，手上還捧著一堆吃食。

3

辯論比賽前兩天，康乃迪克州已下起大雪，校園裡所有人頂著凜冽刺骨寒風，穿著厚重的各式大衣、戴上帽子、手套，圍巾兩端與膝下的大衣衣擺不停地隨風

飄盪。校園內的屋頂、雕像、光禿禿的樹枝上垂吊著銀白雪柱，眾人踏雪來到圖書館，穿過銀光閃耀的一列大柱子，在階梯上拍落雪片，拾級步上二樓。原以為今天的風雪應該會影響觀賽的人群，沒想到一轉彎就看見絡繹不絕的觀眾呼著白色的氣團，踩著沉重的步伐走進會場。會場內，幾乎座無虛席。

商學院的隊伍已經較量過一輪，如今的四隊是進入總決賽的十六人。兩組歐洲隊和美國隊進場時，都贏來熱烈的掌聲。孫仲軒等人所代表的亞洲隊上台時，掌聲卻是零零落落的。

前面第一排有些熟悉的面孔，副校長和商學院院長，幾位知名的教授，再往右邊的來賓，孫仲軒就不認識了，別人應該也不認識他。他即便有著亞洲人難得出色挺拔的外表，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無名小卒，若非在上兩次的比賽中，答辯技巧、舉證、質詢、申論都能切中要點，敘事觀點有份悲憫的道德感，始終掛在臉上親切儒雅的笑容，打趴那些自以為是的富二代、官二代們，才讓大夥兒留意到這個來自窮國的華人。但他直陳美國以低利率刺激房市繁榮景象，造成次級房貸大量擴張，使消費者對房地產過度樂觀的情形，實為不智之舉，讓耶魯師生與前來旁聽的企業人士不以為然。

開始比賽前，諾尼傳了兩次字條，要他千萬別再唱衰美國的金融政策，否則他們今天必輸無疑。對手的論點無不對美國體制信心滿滿，認為當前榮景是建立在國家穩建的經濟體，未來失業人口將大幅減少，道瓊指數維持萬點已是常態，甚至可能突破一萬五千點。

對方的辯士嚴詞駁斥孫仲軒的論點，有意挫一挫他日前的銳氣。說：

「各位，我認為美國最大的危機不在金融，更不是次級房貸，而是不平等的國際貿易。每年亞洲各國對美國的貿易出超高達 5000~8000 億美元，他們是依附在所有美國人背上的吸血鬼。還有，外國移民和窮學生太多，是拖垮我們生活水平的原兇，他們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上流社會一樣，享受所有美國人辛苦得來的知識、繁榮和自由，但他們對美國有什麼貢獻？依我看，我們應該限制移民，並且將所有留學生驅逐……」

金妤菲和諾尼聽到他這番言論，看到台下許多表示認同而竊笑的同學，心裡暗暗感到不妙。亨利和孫仲軒卻不以為然，這種近似人身攻擊的言論，出現在辯論場合等於是拱手將勝利讓給對手。

果然，評審老師宣佈，這段表述不必給予回應。

但孫仲軒並不介意，站起來表示他願意回覆，騷動的現場，很快安靜下來。

「這位同學的反應並不令我感到意外，從來提出警訊的人總被認為是唱衰的烏鴉，正是中國人所謂的忠言逆耳。所以政治人物特別喜歡粉飾太平，然而，一旦危機降臨，蒙受損失、遭受傷害的都是苦勞大眾。美國人能夠享有富裕的生活，

其實最要感謝的是多數亞洲廉價勞工所提供的便宜商品，一支售價數百元甚至上千美元的蘋果手機，中國代工業者只能收取區區 8.5 美元的利潤，所以蘋果公司才能有超過一兆美元的市值。」

現場愕然噤聲片刻，接著響起如雷掌聲。

諾尼站起來，接著說：「我以為美國是個泱泱大國，願意尊重每一個個體，傾聽每一道雜音，目的在創造美國甚至全球人類的福祉。美國上流社會這些字眼讓我一時反應不過來，以為九百八十三萬平方公里，只眼前幾位出類拔粹的國民，或者只耶魯的本地師生，其他人是瞬間消失了？還是不被看重？不值一提？」

這幾句話讓孫仲軒對他大大改觀。

每隊的得分和名次，很快公佈出來。第一名，沒有意外地由美國隊獲勝，亞洲隊和歐洲隊並列第二名，獎金三千美元。

雖然屈居第二，卻已經締造了亞洲隊歷年來最棒的成績，諾尼提議到酒館喝兩杯，慶祝慶祝。

「不了，我——」

「不行，你今天一定得來，喝過慶功酒，才准你把獎金領回去。」諾尼不容分說，拉著孫仲軒往校門外走。

此時風雪加大，飛絮盈白頭，天地間渾然一色。諾尼和亨利相偕而行，金好菲幾乎走不動，拿著她的香奈兒包遮住頭臉，孫仲軒刻意走在她前面，讓她少承受一些阻力。

位於學校西側的「迪卡斯酒館」是諾尼和亨利的溫柔鄉，每個星期都要來三、五次，想到就來，沒想到也來，餓了來，渴了也來，開心的時候來慶祝，生氣的時候來抒發，精神狀態好一點時來品酒，累得半死就來歇會兒。

酒館很老了，到處是陳舊的物品。店內的佈置、牆上《雌雄大盜》，《畢業生》的海報、磨出兩種甚至三種不同色調的吧台、每次旋轉起來都會發出嘎嘎聲的圓凳、殘留深淺色澤不一的地板。只有水晶杯光亮無痕，可以透過杯裡淡黃色的液體瞥見對面另一雙微薰迷濛的眼。

這種地方與諾尼酷愛炫富以及浮誇的調性實在太不搭，讓孫仲軒再度用另一隻眼睛看他，對他增加了更多好感。

酒保班傑明倒來兩杯溫麥酒（Bitter），低聲詢問金好菲：「漂亮女孩，要喝什麼？」

「憂鬱冬日的出口。」金好菲俏皮的說：「熱巧克力加蘭姆酒，別忘了打發的鮮奶油。」

「了解。請稍候。」

自從瑪紗史都華在她的官方粉絲頁提及這款雞尾酒「太驚人了」，接著連柯夢波丹雜誌都讚賞這是「絕無僅有」的冬日最佳飲品後，她走紅的速度就跟東方快車一樣，連金好菲都為之傾倒。

諾尼將麥酒遞給孫仲軒，「來，喝一杯，酒是文學家的夢想。」

「我不是文學家。」話雖這麼說，孫仲軒還是接過酒杯，享受溫潤的汁液從喉間流淌向胸腔，溫暖他剛剛飽經風霜的腸胃。

「你當然不是文學家。」諾尼沒好氣的說：「驕傲、冷漠又無趣，文學家要都像你這樣，以後我就不讀書了。」在他眼裡，孫仲軒是永遠長不歪的臭直男。

「他才不冷漠。」金好菲為他叫屈，附贈一朵迷人的微笑。剛才要不是孫仲軒，她現在也許還在屋外與風雪搏鬥。「他是外冷心熱。」

孫仲軒假裝沒看見金好菲投過來熱切的眼神，內心只盤算著什麼時候離開，好趕快回去準備期末考。只是，諾尼介紹的這款溫麥酒真好喝。孫仲軒是標準的書呆子，加上母親嚴格管教，他幾乎滴酒不沾。以前，他只在《塊肉餘生錄》和溫爾德的童話裡「讀」過溫麥酒，來美國三年了，還是第一次品嚐她的味道。

諾尼為大家點了一堆下酒菜，炭烤牛小排、唐揚雞塊、煙薰鮭魚、龍蝦沙拉、奶油乳酪馬鈴薯泥、……。這傢伙痛恨美國人高傲自大，可是他自己也不遑多讓，很多地方讓人超看不順眼，連大方也是。他從不把錢當錢看，生活總處於脫曳常軌的曠野，老是費盡心思，要求別人給他花錢的機會。他總說他們的血液裡生來就流著一種血，一種跟別人不一樣的血，……。

亨利就低調多了，他是浪漫的畫家，對誰都深情以待，包括耶穌。每次進食前他總敬虔禱告，為家人、朋友禱告，細碎的禱語像春日和風一般溫柔。熱愛藝術的他卻被迫來讀商學院，讀得很辛苦，金好菲說他每年都得暑修，卻少有抱怨。讀書於他，猶如三餐日常，好吃就多吃點，不好吃就少吃點。留學生活是他全部的人生，何時畢業好像都無所謂，只要他父親一通電話，留下或返鄉根本不能作主。

只有孫仲軒是忙碌而困窘的，日子像一個個有形的方格，必須強迫自己按部就班完成每一階段的功課，多一天少一天都得計較，一分錢都不能浪費。他們是天差地遠的兩類人，誤打誤撞湊到一起已經很逆天了，想當然爾處處扞格不入，何不到此為止。孫仲軒攔下酒杯悄悄攆回攔在座椅上的背包，藉口還有事情，揮揮手便打算走人。

「要走就一起走吧。」亨利拉著諾尼站起來，金好菲已經俏立在孫仲軒身旁。

「你們繼續喝酒聊天，不必管我。」

「我們已經是朋友了，哪能不管你。」諾尼堅持買單，搶到收銀機前結帳。

臨出門前，四人將圍巾層層包裹住上下兩截臉孔，只留下眼睛。酒店門才打開一縫，強風馬上灌進來，室內溫度立時降低五、六度。迪卡斯酒店離學校徒步只十幾二十分鐘，不用開車也不好叫車。三個男生走在前面，金好菲最後一個出來。她前腳才點到最下階，一個男人突然從左邊電話亭奔過來，猝不及防地搶走她手中的皮包。孫仲軒見狀立刻還擊，一個拳頭擊中他的腦勺，男人整個被打飛，他的同夥跑過來拿走他手中的皮包，亨利立時補上老拳，傾身反折他的右手時，感覺尖刀從手肘畫過，他緊急彈開，腹部登時被膝蓋頂撞，力道之猛烈令他倒臥在地。諾尼一個箭步踢過去，那歹徒的同夥鼻孔噴出鮮血，手裡的小刀掉落雪地，金好菲趁他痛得彎腰時小跑步過去奪回皮包。孫仲軒忙再補一腳，確保他三分鐘內起不來，諾尼心疼地扶起受傷的亨利，順勢將小刀踢進雪堆裡。

強風吹掉他和亨利的圍巾，頸項間頓時冰冷刺骨，兩人於是相依兩偎，在風雪中互相扶持像一對情意纏綿的戀人，孫仲軒望著他倆的背影，有幾秒鐘的困惑。諾尼說他們體內流著一種跟別人不一樣的血，指的或許並不是權貴財富這麼俗氣的東西。

「等等我！」金好菲跟在眾人後面，雖然加快腳步，還是落了一大截。「諾尼！孫仲軒，你們等一下，不要走那麼快。」

孫仲軒和諾尼壓根不理會她，她越叫他們走越快，要不是扶著亨利，他們恐怕會以跑百米的速度奔回宿舍。

「孫仲軒！亨利！」入夜的雪越下越大，金好菲幾乎看不見前面的道路。

「我們等她一下吧。」隔著厚厚的大衣，亨利手上和腹部的傷並沒有想像嚴重，他抓著諾尼的臂膀喘上兩口氣立在原地，靜候走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金好菲。

孫仲軒和諾尼交換了一個眼神，轉身要走，金好菲嬌喘吁吁趕上來，一把抓住他。問：「你們丟下我不管，什麼意思？」

孫仲軒撥掉她的手，譏諷地說：「哦，原來妳還看得見我們，我以為妳眼裡只有妳的名牌包。」

「你這樣說太不公平了，我當時並沒有注意到亨利受傷，而且，我以為…那個人只是輕輕踢了亨利一腳，至於那把刀，……，呃，我一個女孩子，難道你要我拿著刀子去對付壞人？」她轉頭尋求諾尼的認同。

諾尼濃眉高高挑起，嘴角似笑非笑。那樣子比直接賞一巴掌更叫她難受。

「我道歉還不行嗎？」

孫仲軒不再言語，朝亨利和諾尼點個頭權充道別，旋即邁開步伐往宿舍的方向離去。

第七章

1

根據《亞洲週刊》的報導，菲律賓雖然長年陷於政治和經濟的重重危機之中，面對政府貪污舞弊、掏空社會資源，他們卻仍能在惡政倒台後高歌歡唱；在洪水退潮肱骨浸泡中舉杯暢飲；在煙山撿拾垃圾的困苦日子裡綻出笑顏，比全世界所有現代化和富裕的國家更樂天，更能在逆境中找到自己一片亮麗的天空。

週刊曾深入了解，認為菲律賓人的快樂，源自馬來族的熱情天性，揉合西班牙的天主教信仰和美國的西方自由主義思想，是以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摧殘中譜寫人類最簡單最原始的生命哲學。

「要不要吃 dust cream？」行經一小段鬧區時司機問我。

我愕然地看著他。「跟 ice cream 有關係嗎？」

「ice cream 是給有錢人吃的，dust cream 是給窮人吃的。」他指著車外馬路旁小販叫賣的台灣人稱為叭嘜的一種庶民冰淇淋。

「為什麼叫 dust cream？」

「因為有加『料』。」他苦笑著。

「好吃嗎？」

「那是我童年最美麗的回憶。」

「你把車子停一下，我去買兩盒回來吃吃看。」我從包包裡掏出一張五十元鈔。

「我去吧。」他說：「我去買一盒只要十披索，妳去就變成三十披索了。」跟全世界任何地方一樣，觀光客到哪兒都是待宰的肥羊。

司機兩腳才點地，一名胖壯交通警察像摸壁鬼一樣走過來，指著我們的座車問司機車牌呢？

「你去問政府啊？」司機指著前面擋風玻璃上的貼紙，要他看仔細。「從去年九月開始，所有新車都領不到車牌，因為預算被污掉了。」

交警不相信，要求司機交出行照和駕照。

我趕緊開門下車，從後座拿出半盒鳳梨酥和兩瓶可樂遞給他。司機從手機搜索出資訊，要他看清楚。

交警欣然接過我的伴手禮，可樂挾往兩邊腋下，朝我笑著點點頭，看都不看 Steven 的司機，轉身撕開鳳梨酥的包裝紙，慢條斯理走向他的小崗哨。

坐回車上，我急著問：「你剛剛說的是真的？」

「陸運署（LTO）吃掉全國的車牌？」司機花十披索買了兩支 dust cream，遞給我一支綜合口味。

「如果你一定要這樣說的話。」司機苦笑。

我跟他們的陸運署不熟，不好妄下結論，政府發不出車牌倒是第一次聽說。可能因為最近鋼鐵缺貨，也可能人手不足，或者……，無論什麼理由，似乎都說不過去。

嗯，這叭嘍還不錯吃，香香甜甜，是它該有的味道。

「其實也沒什麼，」司機說：「在我們國家，有本事有機會的人就賣國產，沒本事沒機會的人就賣自己。」看我一臉呆楞，他好心加以解釋：「陸運署說牌照趕製不及，妳相信嗎？這又不是天災突然陷臨，多少年來天天都要的東西為什麼趕製不及？明明有人幹壞事，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出來負責或受到懲處？」

不用問我也知道上下交相賊的道理。

車子往前直行，這不是一條熱鬧的街道，依然隨處可見小販瘦弱的身影，他們不畏風吹日曬雨淋，頂著竹筐向過往行人、車輛叫賣各種東西，有些婦女更是前面掛一個小孩，後面背一個小孩，頭上頂著自製的糯米小點心，穿梭在煙塵瀰漫中。

「你說沒本事的人賣自己？」

司機臉色更陰鬱了。「在馬尼拉有個小島叫『無腎島』，當年從璐希塔逃出來的難民很多到了那裡，找不到工作，無以維生，只好把自己身上『多餘』的東西，一樣一樣賣掉，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

「多餘？」這傢伙說話特愛使用誇飾法，真適合當作家。「我沒法想像那樣的日子怎麼過。」

「照樣過。」司機說：「我一個親戚也住在煙山的貧民區，他和他的鄰居一樣，因為家鄉沒有工作機會，帶著老婆小孩去到馬尼拉討生活，原先在一家工廠當送貨工人，老婆去幫人打掃屋子、洗衣服、燙衣服、照顧小孩。一開始生活過得還可以，後來小一孩一個一個生出來，生活就越過越艱辛了。四年後，他的老闆將工廠遷往工資更便宜的越南，他也失業了。一家大小眼看著就要餓死，他能怎麼辦？他的朋友告訴他，少一顆腎沒關係，生活還能照樣過。聽說一顆腎能賣十萬披索，就點頭答應了。拿到錢以後，他開心得什麼似的，在海邊蓋了一間小

木屋，買了電視機、冰箱，帶老婆小孩去吃大餐。哪知這正是他噩夢的開始。自從那以後他經常疲憊，找不到長期合適的工作，健康狀況很糟。我問他後悔嗎？他用力搖頭，說其實他日子過得還不錯，每天晚上還可以看電視，偶爾喝點小酒，快樂地哼著流行歌。」

我想起在馬尼拉市街頭到處行乞的街童、流浪漢，窩居在高樓大廈底層，片片相連的貧民區，與簇新的玻璃帷幕、華麗的商場形成強烈對比。他們隨遇而安，即使再苦再窮，也奪不走他們始終掛在臉上的笑容。

2

原來這裡是一間修道院兼教堂。

喬伊再三確認手中的地址，抬頭望著聖多明哥修道院宏偉卻斑駁處處的建築，竟莫名地心生膽怯。有婦人拿著蠟燭來向她兜售，告訴她光亮可以帶領她見到天主，她苦笑著搖搖頭。遲疑了好一會兒，才戰兢兢地跟著信徒走進寬敞主堂。主堂內竟裝飾得金碧輝煌，天使、聖徒在明亮的天花板上溫柔慈愛觀看眾生，兩邊走道照例各有一尊木製聖嬰像，左邊紅衣聖嬰為祈求平安，右邊綠衣為祈求財富。可惜，多年來，廣大的信徒敬虔膜拜晨昏祈求，而一生當中最欠缺的還是這兩樣。

由於不是主日，修道院裡顯得冷清，只聖詠團在台上練習，悠美的歌聲實在撫慰人心。穿著長袍的修士為燭台換上新的蠟燭後立即返回內堂。門口走進來兩名男子一高一矮跟在她背後亦步亦趨，於距離她四排座位遠的地方坐下。這兩名男子已經跟了她一段路，究竟從什麼地方開始，喬伊無法確定，只知道今早離開小旅店在阿亞拉街吃早餐時，他二人就坐在她斜前方的位置，不時拿眼睛瞄她。

那晚離開台灣旅遊團，她原打算在聖荷西過一夜，旅行團導遊知道她急著到馬尼拉和陶介薇「會合」，好意幫她介紹一輛夜間行駛的載貨卡車，上車後她強打起精神，一路上戒慎警醒，並沒發現有人跟蹤她，黎明時分到達馬尼拉她找了一家在小巷內不起眼的旅店，進房就昏睡至今。實在太累，醒來已是三天後的事。會是李金環派來的？這麼神通廣大？

她躡足走到另一長排座椅的最前頭，學其他信徒跪在長椅下的墊上，手握頭低，默禱，眼睛則留意四下和斜後方，希望找個空檔擺脫那兩人的跟監。聖詠團練習完畢，修女收拾聖器時掉落兩個杯盤，發出清脆的聲響，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過去。喬伊趁這時快步閃進左邊走道的告解室，木製朱漆的告解室共有六個

如電話亭般大小，玻璃門上垂著密實的布簾，信徒得以隔著一方小孔和裡面的修士說話。

喬伊窩進第三個告解室，餘光瞟見兩名男子隨後跟進來，疾步走進內堂，她立即打開玻璃門，走向主堂，從主堂右邊側門穿出去，來到聖器收藏室，聖器收藏室和外頭街道間隔著一方被高牆圍起的小庭院。庭院裡鵝卵石鋪地，茉莉花在窗台下開滿一整排，中央聳立著一棵枝桠茂盛的合歡樹，盤結的樹根竄向四面八方。喬伊站在樹幹後方正思忖著下一步該當如何，後院圍牆上的門突地被打開來，一名老邁的修女跨進幽暗的後院，與她四目相望。

修女朝她頷首，「一般信徒是不被允許進到這裡來的。」

「真對不住。」喬伊深深一鞠躬，禮貌的說：「我想找提摩太，修士。」

修女微微一笑，注視著她的眼睛。「我們這裡只有一個提摩太，他已經是神父，不是修士。」

「原來啊，真抱歉。我方便跟提摩太神父說幾句話嗎？」

「妳是誰？」修女審慎地從頭到腳打量她。

「我是莫伶娜的女兒。」

修女先是微微怔愣，繼之臉色一變，暗暗提上一口氣，目不轉睛地盯著她。

「妳母親呢？她也來了？」

「沒有。我母親過世了。」

修女似乎鬆了一口氣，聳起的兩肩慢慢放下，臉色和緩許多。

這是什麼意思？喬伊不解地迎視她的目光。

「妳找提摩太神父什麼事？」

「我不清楚。我母親臨終前交代我來找他。」

「沒說為什麼？」修女怔怔地打量她的五官，像在研究一本書。

「沒。」

這下修女真是完全放心了，臉上肌肉恢復常態的鬆垮現出笑容。

「提摩太神父他，事實上他已經離開修道院。」

「他去哪裡了？不回來了嗎？」喬伊大失所望。

「南方。很遠很遠的地方。」修女說完即跨步走向內堂，忽又轉過身子，說：「妳不要再來找他了。快走吧！」

又一個絕望。感覺她在說謊，卻沒法拆穿。驀然覺得自己是個流落陌生國度的異鄉人，喬伊一時呆在原地，進退維谷。臨近晌午，太陽的熱度已從室外侵襲而來，但是喬伊卻發現她的身體苦寒得厲害，非僅無法從庭院走開，連把視線從那個愈來愈小的暗淡灰僕、老態龍鐘的背影移走都力不從心，以至於沒留意在聖器收藏室窗口旁，凝望著她的修士。

「為什麼妳忽然不告解了？」修士婉語問道。

喬伊猛然回神，看著眼前這高大俊朗的修士。

「我，我其實是來找提摩太神父的。」在修士趕她前，她已邁開步伐低著頭與他擦肩而過

「提摩太神父三天後才會回來。」他說。

喬伊停下腳步，愕然。

「妳要不要留下電話，我再通知妳。」

「不用了，謝謝。」

喬伊故意放慢腳步走向修道院的出口，疑惑地張望兩側每一間隔室的每一扇玻璃窗，希望能再找個人問問看提摩太神父究竟到哪兒去了，什麼時候回來。然而，兩側隔室除了靜謐黝暗，能看見的只有自己的臉——蒼白、渺小、和無助交混。進到這兒來的人，除了遊客，每個信徒都跟她一樣滿懷希望而來，也只剩希望維持住整個人生。

走出修道院，眼前豁然澄亮。她警戒地走向對街的騎樓，依然不安地留意兩旁、背後。街道上車水馬龍，喇叭聲叫賣聲鼎沸。高樓大廈林立的馬尼拉市區，五光十色的商店和塗上豔麗彩裝的吉普尼、加頂超載的三輪機車、跟她一樣無家可歸的街童、垃圾也隨處可見，轉個彎，前面高樓上方掛著可口可樂廣告的框架，和埃斯特拉達的選舉海報，這是唯一能提醒她是菲律賓人而且跟這塊土地跟政府還有些微的連繫。

喬伊一路走到湯都區（Tondo）的十字路口。那天好心的卡車司機就是在這裡讓她下車，告訴她這裡有便宜的小旅館，卻沒有告訴她這裡是全馬尼拉最擁擠也是全世界發展最低的貧民聚集區之一。往前再走二十公尺將可發現滿滿的垃圾漂流在河中，有時甚至漂著淹死的人。喬伊很早就知道她的國家存在著巨大的貧富差距，卻不知道，她只要往另一邊再行五十公尺，旅館的房價將提高五十倍。她當然也不會知道湯都區裡的斯莫基山（smokey mountain）（台灣譯為煙山）裡面住著一群以垃圾山為家的貧民，天天在垃圾堆中討生活，美國知名作家丹·布朗甚至在小說中稱它為「地獄之門」。

她站在路口，看著衣衫襤褸的人提著枝條籃子和破扁的袋子，在街道間穿梭，沒有穿衣服的孩子跑來跟她 say hello。她不知道該用什麼心情面對這些活得跟她一樣悲慘的人民。這全部的混亂和繁華似乎都與她無關。

木然地轉向另個街道，四周的銀色建築從晦澀暗黑中露出曙光的峻角，蹺向一條窄促的巷道，巷道傾斜進一間灰樸潔淨的旅店。櫃台後正在捏塑膠花的婦人告訴她，休息三個小時一百五十披索，住宿一個晚上二百五十披索，不供餐點。

喬伊付給她七百五十元，「我要住三天。」

「二樓，左邊第三間。」婦人從抽屜拿出一把鑰匙交給她，低頭繼續捏製堆在櫃台上的塑膠花。

樓上左右各有四間房，小小空間裡有床、枕頭、廁所、浴室、一小張貼著牆面的書桌、小衣櫃和笨重的圓凳。昏睡了三天三夜她竟然又累了，頭重腳輕，額頭、兩鬢不停冒出冷汗，腦袋已經頓化到失去傷心和思考的能力。將房門嚴實關好上鎖，頭一沾床幾乎立刻睡著。

朦朧睡夢中，她來到將馬尼拉分為北港與南港的帕西革河河畔，成群的民眾正忙著過五朔節，眾人載歌載舞快樂地哼唱著熟悉的小夜曲，她隨人潮走往骯髒惡臭的街道，陰影裡兩三盞路燈明滅不定，遲歸的吉普尼軋軋作響碾過黃土路，揚起漫天煙塵，無遮無蔽黑沉沉的屋子傳出呼嚕聲，在她耳邊不停騷擾她……

不是的，現在不是五月，五月早過了。喬伊駭然轉醒，聽見有人正轉動房門的喇叭鎖。四下裡漆黑一片，她摸索著找到她的包包，斜背肩上，一把抓起圓凳，站在門後屏氣凝神，等待著。

「卡擦！」門被打開了，走進來一個人，個子比她略高。

喬伊高舉圓凳往那人頭臉磕過去——

來者悶哼一聲，倒向地板上，喬伊立時奪門而出，沿著逃生口，一路跑出小旅店。旅店外一片漆黑，現在幾點了？她左右張望，瞟見一老人坐在門廊內焚燒著不知什麼東西，她倏然衝出來，老人驚訝的程度不下於她。喬伊朝他胡亂點個頭，見對面住家的玻璃窗透出一點點亮光，窗旁居然站著一名黑衣男子，不時朝這邊張望。她趕緊低頭轉往左邊的小巷，越走越快，心跳也越來越快。後面似乎有人，腳步聲逐漸朝她逼近。她想回頭看看是誰？看他究竟想幹什麼？但她不敢，也沒有餘裕。這些人為什麼那麼厲害，無論她怎麼逃怎麼躲，他們就是有辦法在極短的時間內找到她。

一股從帕西革河吹來的冷風拂過她的臉龐，路燈柱下的樹葉像小圓碟般閃爍著，空氣中滿是聖誕節陌生的氣息。她是基督領土的外邦人，沒有聖誕樹，沒有詩歌，沒有豐盛的食物可供讚美，只有成群冤死的鬼魂帶著腳鐐腳銬拖地的聲響，從鋪著柏油道路的那端滾輾而來。

來到小巷的盡頭，喬伊直接右轉，路燈變成在她後邊，那人的影子投向她面前，令她眼前陡然一黑。手機驀然響起，她腳步不敢稍停，邊走邊慌張地把背包移到胸前拉開來，取出手機，是陶介薇打來的，才要開口，那影子忽

然一舉籠罩她整個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搶手她的手機，拔腿奔向對街，沒入另一條暗巷中。

因吃驚憤怒氣喘個不停，喬伊過度緊張致使頭昏昏沉沉，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穿黃色棉 T 的男人逃逸無蹤。確定後面沒有人了，黑衣男沒追來，總算可以緩口氣，沿著圍牆走出小巷，走向另一條街道，前面竟是流金溢彩叫人眼花潦亂的商店街，明明滅滅的跑馬燈將她纏繞成光影交錯的另一管霓虹。這裡聚集許多遊客，男男女女，大多是年輕人，來自世界各地，燈浪繚湧，感覺很不真實。

喬伊陸續轉過幾個彎道，發現迷路了。這裡走沒幾步就一座教堂，大小不一，樣式各有不同，正對面是家大型的網咖，毛玻璃後站著武裝的警衛，洋溢著脂粉味科幻感十足的酒店和高調裝潢的 KTV 並排在街的另一邊，小小燒烤攤擠在路口的邊間角落向她招手，青煙和焦炭的濃嗆漫向周遭，飛蛾和東蟲在燈光處飛竄盤旋，攤位倚著黑呼呼的石頭牆面搭架，牆的後方是間華人開設的寺廟。她實在飢腸轆轆，挑出一張二十披索的鈔票，買了四串烤雞肉，矮身蹲在攤販邊吃起來。

「妳不是本地人？」攤販老闆看上去四十歲上下，戴著鴨舌帽，留兩道小鬍鬚，忙碌招待客人，後腦勺像長了一對眼睛。

喬伊沒回答。她吃著肉串，以風捲殘雲的速度，要在最短時間內補充體力。眼角瞟見那老闆走到隔壁為她買來一杯鳳梨冰砂。她抿著雙唇伸手接過，遞上十元披索。

「一杯十五披索。」老闆說。

「我只剩十披索了。」喬伊說。

「那妳以後怎麼辦？」

喬伊狼吞虎嚥解決掉肉串和冰砂，空杯子直接丟在烤肉攤，頭也不回快步離去，恁由烤肉攤老闆在後面不停叫喚。

單向甬道筆直通往前面不知名的所在，巷子太窄，迎面而來的車燈令她短暫視盲，險險掉進路旁陰溝裡。

「啊！」她一不留神撞上一個人，一名年輕的男子，穿著銀色西裝。「對不起！」

「沒事，妳還好吧？」男子扶著她的手臂 穩住身形踉蹌的她。

胡亂點點頭，側身看見一間 24 小時營業的便利超商，喬伊匆匆走進去買了一瓶礦泉水和一份日報，翻開報紙找不到關於璐希塔糖廠罷工的消息，卻在社會版左上角看到一張她的照片。「畏罪潛逃」？喬伊看得莫名其妙卻是血脈賁張，氣息又快喘不過來。慌亂地將報紙塞進包包裡，準備離去時，從自

動開闔的玻璃門內瞥見便利商店門外一名黑衣大漢壓著一個躺在地上的男人狠打。燈光下隱約認出那黃衣男子似乎就是搶走她手機的王八蛋。

「說！你這手機怎麼來的？那個女人呢？」

喬伊胸口一下揪緊，忙轉身朝西側隱身而去。這是怎麼回事？一路上她試圖理清蕪雜的思緒。那人分明是白天跟蹤她到修道院的其中一名男子，為什麼他會找上搶她手機的歹徒？為什麼他會知道那手機是她的？

她急不擇路，前面人煙逐漸稀少，四周變得冷清而安靜，一名莽漢在靠近巷子盡頭，拉開褲子拉鍊，對準一面牆小便。喬伊停住腳步，轉向另一側，沒路了。前面是一片空地，右手邊的招牌寫著「波尼法西歐廣場」，波尼法西歐是菲律賓的革命英雄，喬伊站在他的銅象下方，歪著頭仰視，突然興起想哭的衝動。

實在太累了，擔驚受怕幾天幾夜，奔馳這一段長長的路，疲憊得難以形容，身體的，心靈的。她想跪下來或直接躺下來休息一會兒。廣場上樹影、建築物的陰影，幢幢疊疊，遠看像一群披頭散髮沒有臉的孤魂野鬼。死亡來得措手不及，接二連三，令她心碎，如今，她的心也是孤魂野鬼。望著夜空下的波尼法西歐，沉痛而沉默。前方雖無限寬廣，她卻走頭無路。像她這樣滄海的一顆小米粒，廣大人世的微塵眾，就算今夜死去，死在這偉人注目的廣場上，也將無人理會。

教堂的鐘聲自遠處傳來。黎明時分，忽然下起雨來。喬伊想移動腳步，雙腳竟如千斤之重。綿綿細雨，鋪滿她的臉，像一隻大掌輕輕撫過，溫柔地。她赫然感到腸胃激烈絞痛，噁心欲嘔，來不及找到廁所或草叢，直接狂吐在民族英雄波尼法西歐的銅像下。吐完後，愈加地虛弱，簡直寸步難行，身子偏斜，昏了過去。

3

亨利的皮肉傷短短幾天已經癒合結痂，撕掉人工皮後，外表幾乎看不出來，然而每次在校園裡遇見孫仲軒，他還是要關心地再次詢問，確定他的確沒事了才放心。這次意外，讓亨利發現孫仲軒果真是外表冷漠內心火熱的性情中人，對他的好感度倍增。孫仲軒也了解到，並不是每個富家貴公子，都像諾尼那樣充滿自我優越感、行事言談浮誇，還動不動愛教訓人。

諾尼其實早早可以畢業了，卻一直賴在學校。大部分的日子裡，總呼朋引伴開著他的積架，在紐黑文（New Haven）城區、小中國城兜風，到百老匯的試演場中心綠地的 Shubert Theater 附近找人喝酒、打屁，乘帆船在哈德遜河上悠遊，舉杯遙望曼哈頓天際線，女友一個換過一個。他有一掛酒肉朋友，靠著他吃喝，卻沒一個願意跟他肝膽相照，因為這個成語太艱深，遠遠超出他以及他朋友所能理解的範圍。

亨利一直希望找個機會好好答謝孫仲軒，並且跟他解釋諾尼其實不是他想像的那樣，他其實有他的難處。但孫仲軒大概是全耶魯大學最忙碌的學生，除了上課，他若不在圖書館，就是在前往圖書館的路上。一坐下來便好幾個小時狂讀書，即使亨利就坐在同一張書桌前，也找不到機會跟他講話，除非他的的確確遇上難解的財務金融問題，急需請他幫忙。

「嗨！」亨利伸手在孫仲軒和書本中間晃來晃去，企圖擾亂他。「休息一下，出去透透氣？」

孫仲軒瞅著他，有幾秒鐘的遲疑或者回神。「幾點了？」

「三點十分。足足四個小時了。」亨利調皮地替他闔起書本，假裝嚴肅卻非常滑稽地擺正身子，等候他點頭答應，或拒絕。

「去哪？」眼睛痠澀得厲害。他閉著眼睛，伸起懶腰，問。

「路上再告訴你。」

亨利搭著他的肩，兩人走出圖書館，帥氣二人組，吸引不少女同學的目光，但他們佯裝沒瞧見，自顧自地說話。冬日的黃昏暖陽還沒落盡已刮起陣陣寒風。

「帶你去一個地方。」

「等等，我先去看看信箱。」

「在等誰的信？」

孫仲軒沒回答，逕直走到宿舍走廊成排的信箱前，掏出鑰匙拉開小鐵門，裡頭空空如也。他失望地攢緊眉頭，喟然輕嘆。自從十一月上旬離開丹轆以後，他就再也沒收到喬伊的回信，會不會出了什麼事？

「等家人寄包裹來？」否則寫電郵就好了，不是嗎？亨利愕然地望著他。孫仲軒憂慮地說：「等喬伊的信。」

「女朋友？」這名字他從沒聽孫仲軒提起過。

「是的。她在璐希塔工作，是你爸爸的秘書。」

亨利聞言，臉上現出古怪難以貼切形容的表情。

「連你也覺得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孫仲軒冷笑，不想把話講得太白，免得亨利難堪。「等我明年畢業以後，我會帶她離開，離開丹轆，離開菲律賓。」

「何必等到明年，」亨利道：「我可以幫你，現在就帶她離開，到美國來。」

「她不是一個人，她還有家人。」

「都帶出來吧，我來支付一切費用。」

孫仲軒苦笑。如果事情能那麼容易解決就好了。關於他和喬伊的未來，他曾經設想過各種可能，最後都無疾而終。丹轆省蔗糖農工的所有問題，就是喬伊家的一切難題，解決的鑰匙就握在李金環手中。

「謝謝你的好意。」他覺得這個問題目前根本無解，不必浪費時間討論。
「我們這是要去哪裡？」

「一個很棒的地方。」

亨利帶著孫仲軒從哈克尼斯塔樓窄窄的樓梯攀爬而上，來到最上層。這是個逼仄的閣樓，中間放著一架古老的管風琴，琴鍵是一根一根圓形木棍，因此彈奏時不是用手指敲在琴鍵上。

「想聽聽看嗎？」亨利握起拳頭，用力砸琴鍵，一邊抬起右腳使力地踩在踏板上。管風琴立時發出沉篤悠揚的琴聲。

孫仲軒大開眼界，沒想到這世上還有這種老古董，好奇而欣喜地伸手撫摸碩大的琴鍵。

「我們可以這樣闖進來嗎？這是什麼人都可以彈嗎？」

「當然不行。你得先向學校申請，得到允許以後並保證會好好保護它。」亨利在管風琴上演奏了一首「給愛麗絲」，手腳併用，非常忘情，渾然陶醉其中。在如此窄小的空間裡絲毫沒有壓迫感，琴音厚實綿密，自耳畔緩緩盪向窗外，飄往校園。

「我以為你的專長是繪畫。」

「繪畫和音樂。」亨利樂在其中，臉上浮現的滿足和喜悅，說明了他對藝術的沉迷。

「為什麼你不留在英國把書念完，為什麼要中途轉系？每次看你讀書的樣子都像要上受刑台。」

「我是啊！」亨利苦笑，嘆口氣停下跳舞一樣的雙手，樂音戛然而止，他燦亮的臉龐跟著黯然。「我到美國來是為了陪伴諾尼。我們這種人家的孩子常常身不由己。」

「多少人想成為你們那種人家的孩子。」孫仲軒說話時雖然臉上並沒有帶著譏嘲，但那沒有表情的表情，還是直接傷到亨利的心。

「我知道你對我們有誤會。」

「誤會？」說話從來沒有高低起伏聲調的孫仲軒，突然提高八度音。「如果你父親那些令人不齒的作為只是誤會，那我就不知道這世上還有什麼是真實的。」

亨利痛苦的望著他，小心翼翼的措詞，「是的，他的確做了不該做的事。但那是他，不是我或諾尼。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願意也一定會改變。」

「什麼時候？要用什麼方法？如果你從沒想過這個問題，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孫仲軒擺手轉身下樓。

「我不是沒有想過，我只是還沒想出具體可行的方法。」亨利匆匆跟上，費盡口舌想解釋。

兩人一前一後走出塔樓，夜幕竟已悄悄籠上，寒風刮在臉上麻辣生疼。抬頭見金好菲迎面走來，孫仲軒馬上就想閃進一旁彎道，卻被眼尖的她大聲叫住。

金好菲手裡捧著一個大紙袋，近乎討好地微笑著。「肚子餓了嗎？我從 Temple street 買了好吃的牛肉漢堡。」

孫仲軒才想開口拒絕，亨利搶著說：「拒絕女士的好意，是不禮貌的。」硬拉著他的手臂，走進不遠處覆上白雪的榆樹後方的宿舍交誼廳。

交誼廳裡有六張四方桌，一兩位同學就霸佔一桌，有的看書、有的閒聊，只剩書報架旁一張空桌子。

金好菲打開紙袋，一股香氣自裡頭竄出來，攪動他二人的腸胃。

亨利抓出一個漢堡立刻往嘴裡送。「這家漢堡店每次都大排長龍，妳一定花了很長時間。感謝！」

「沒事。」金好菲見孫仲軒像在生悶氣，主動將漢堡推到他面前。「你還不肯原諒我嗎？」

「不要說得好像我們是朋友。」

一句話就讓金好菲噴出眼淚。

亨利也嚴肅地放下漢堡，怔怔地看著他倆。

「聽著，我知道我很不知好歹，給臉不要臉，對，這就是我。」孫仲軒準備話一說完就閃人。

「為什麼？」金好菲沮喪地擋在他面前，問：「只因為我們身上沾滿銅臭，所以就，就配不上你，沒資格跟你當朋友？」

「妳把話說反了吧？」

「事實如此。」金好菲抹掉滾落的淚水，抽一口氣。「你自認比我們高尚，至少在心靈上、人格上，所以你瞧不起我們，特別是諾尼和我。你一點也不自卑，你比誰都驕傲。」

孫仲軒太驚訝了。從來沒人這樣數落他，他只是想一個人，努力讀書得好成績，儘早完成學業回丹轆，如此而已，怎麼就驕傲了？

「妳誤會仲軒了，他不是——」

亨利沒能把話說完，金好菲即接口，道：「不必幫他解釋。有錢不是我們的錯，自私、不講義氣也不是我們的錯，那只說明我們都是平凡人，我們會犯錯，也能改過。為什麼你不肯給我們機會？你敢說你能那麼優秀不是上帝的特別恩待？在創造你的時候特別用心？你不該心懷感恩，幫助或包容那些不如你的人？」

孫仲軒被她搶白得有些耳熱，一時想不出話為自己辯解。

亨利最怕這種場面，他是個敦厚溫和的人，不喜歡跟任何人起衝突，不善於跟別人爭吵，除非迫不得已，否則他寧可避開。

「我去問舍監要幾張舊報紙墊著，免得弄髒了桌子。」

金好菲和孫仲軒僵在那裡，站著不是，坐下來也不是，直到亨利拿著兩張舊報紙回來鋪在桌上，招呼兩人，「可以先坐下來吃點東西，然後再看看要不要繼續，呃，拌嘴？」

金好菲固執地立在原地，美麗的臉孔橫向一邊，見孫仲軒坐下來，低頭吃起漢堡，才不情不願地坐在他身旁的位置。

孫仲軒只咬了幾下就停下來，全神貫注盯著舊報紙上面一條新聞。幾秒鐘後，亨利和金好菲發現他臉色陡變，丟下漢堡，直接衝出交誼廳。

「怎麼了？他看到什麼新聞了？」亨利移到孫仲軒的位置，湊近桌上那張舊報紙，醒目的標題立刻映入眼簾：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slaughters sugarcane farmers

On 16 November , twelve picketing farmers and two children were killed and hundreds were injured when police and soldiers dispatched by then Labour Secretary Patricia Santo Tomás, stormed a blockade by plantation workers.

.....
.....

「菲律賓政府屠殺璐希塔糖廠的蔗農？」亨利看得一頭霧水，「怎麼會？」再仔細看向內文，確定他沒有看錯。然後，他整個胸圍漲大一倍，慌亂地衝出交誼廳找孫仲軒。

宿舍附近來來回回找了幾遍，才瞞見孫仲軒原來站在甬道底端的轉角處，內森·黑爾銅像¹⁷後方，一株樺樹旁講手機。瞧那模樣似乎正跟著什麼人起爭執，左手不停按揉著前額俯仰嘆息，用的是河洛語，會不會是他的父母？亨利不好靠得太近，等在路口，希望待會兒能跟他說上幾句話，為他父親的作為表達最深的歉意，但願這件事情不要影響他倆之間的情誼。

他父親的霸道行徑，他素來是知道的，但怎麼也沒料到他會跟菲律賓的勞工部長串成一氣，將單純的罷工事件鬧成恐怖的國際新聞。亨利目光含著愧疚和怒火，臉面莫名抽搐，眼淚一顆顆滾下來。他拿出手帕擦掉淚水，抬頭望向前方，孫仲軒已不見人影。

4

那位老人看起來有六十多歲了，晨曦透過芒果樹葉灑下點點晶亮，喬伊可以看見那張飽經風霜劬勞的臉孔，顯出一種含斂、矜持、不苟言笑的肅穆神情。

當時，為他們的罷工行動吶喊助威的是生氣勃勃的甘蔗，甘蔗瓢部的白霜瀰漫在空中，擦在眾人的臉上，如耶和華作在手上的印記，立在額前的記號，天使從日出之地而來，與他們同行。而今，徒步到塔納伊不再像從前那樣費時費力了。攀爬堤道，在蜿蜒溜滑的田埂上保持平衡，擔著捆成一攏一攏的甘蔗，從田間小路跨越河岸直達渠道，送上卡車，這些本事若瑟一直做不來，如今卻駕輕就熟，能幫助父親做個七、八成。當他們完成一天農忙，返回家裡時，早已是日暮黃昏。全家人圍聚在香蕉葉鋪底的竹盤前晚餐，即使食物少得可憐，家裡依然洋溢著滿足喜樂的歡笑聲。

今兒特別不一樣，她家的棕櫚葉、木造房子，屋前屋後燃燒著熊熊火焰，不時加入嘩啪的聲響。橘紅火光，在斗室裡掩映，老人的臉孔異常清晰竟是如此陌生。分不清是屋外的火焰還是屋裡的火焰，火光中，香蕉葉上的食物豐盛得很不尋常，雞鴨魚肉蔬菜鮮果多到滿溢，從來沒能這樣過。大夥兒趕緊地，滿懷感激，低頭恆切禱告，感謝我主恩賜。

¹⁷ 內森·黑爾（Nathan Hale）美國民族英雄，耶魯 1773 屆畢業生，曾任喬治·華盛頓將軍的情報員，被英軍逮捕處以極刑。臨刑前說了一句永垂不朽的話：「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沒有第二個生命獻給我的祖國。」（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lose for my country.）

天空忽忽下起雨來，夾著細碎如粉的落花，一朵一朵落在地板上的潔白花瓣都整齊排列，形成美麗的十字圖案，老人雙目發出光采，轉頭向她，慈眉善目如天使之看顧——

喬伊疲憊睜開眼睛，頭臉正上方，藍藍的天空，星斗輝耀，四圍牆壁貼上彩繪著美麗圖案的浮雕壁紙，上下天目漆以金色油柏，中間一幅聖母聖子油畫，生動地俯視著她。床單、被子、枕頭，全淨白如雪，皂香與陽光的味道交融。大型雙人床前方，左右兩邊各擺上一盆鮮嫩欲滴的切花，象徵富貴的唐瓷器皿內堆滿水果，蘋果、香蕉、奇異果、紅毛丹和山竹。四下裡岑寂無聲，空氣中淡淡的花香流曳，這是……？

她的額頭、人中冒出細汗，血管微微震顫，腹部肌肉狂跳不已，再次仔細打量周遭，從沒見過的景象，是天堂？是了，是天堂。接著她冷靜下來，放鬆每一根神經。碧玉城，黃金街。原來她死了，原來死並不可怕。她的爸爸媽媽若瑟和派恩，是不是也在這兒？她翻個身，太陽穴未癒的傷口傳來針刺的疼楚，腰痠背痛得無以復加。不是說天堂沒有病痛，不需要醫生？

「妳醒啦？」聲音從左前方傳來。

穿著白襯衫，黑長褲，笑盈盈的李威廉捧著一只早餐托盤從門口走進來，「妳要起來吃，還是要在床上吃？」

喬伊瞟眼餐盤上夾著雙層漢堡肉、煎蛋、蕃茄、洋蔥，令人垂涎的三明治和牛奶，心頭一震。「為什麼是你？」

李威廉是李金環的二兒子，璐西塔集團的管理部協理。喬伊認得他，幾次在會議上打過照面，僅止於此。

「這口氣是失望的意思嗎？」李威廉擱下餐盤，坐在床邊睇著她，臉上一逕掛著隨和的笑容。「昨天妳在馬尼拉市撞到我，我一眼認出是妳。可惜妳形色匆匆，轉身就走。」

「我的確沒留意到。」喬伊像驚弓的小鳥，緊張兮兮的想下床。

「別動別動。」李威廉忙按住她手臂，要她躺回去。「醫生說妳急性腸胃炎、勞累過度、營養不良，還有貧血的可能。總之，妳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時間。」

喬伊哭笑不得。她需要做的事太多了，但絕不包括休息。當務之急是快快逃離，逃到一個李金環找不到她的地方。

「李老闆他——」

「我知道。」李威廉抓著她的手臂，斂起笑容。「我當時在馬尼拉，隔天一早才得到消息，昨晚帶著妳一起回來時——」

「你帶我回到璐希塔？」喬伊登時一口氣堵在胸口，馬上從床上滾下來，慌忙找尋她的鞋子和背包。

「不要緊張，妳在這裡很安全。」李威廉繞到床的另一邊，將她扶回床上。安撫著：「我爸爸作夢也想不到，妳會藏身在我房裡。」

喬伊張開的嘴巴一下闔不起來，一手拎著老奶奶買給她的涼鞋，一手拎著包包，失魂地跌坐彈簧床。她雖然沒死，但跟死了其實沒差多少。費盡千辛萬苦，繞了大大一圈，居然回到原點。像是陷在巫婆咒詛裡的辛蒂瑞拉無論如何難以逃出魔掌。

「紙怎麼可能包得住火？」喬伊的驚恐並沒有稍減。「萬一女傭進來，跟什麼人提起，那我……，你打算拘留我多久？你打算把我怎麼樣？」

「我沒有要拘留妳或把妳如何，我只是想幫妳。」李威廉說話時眼睛直勾勾的睇著她，非常真誠。

「怎麼幫？」重點是，她怎麼可能相信他，他有什麼理由要幫助她。

「先把身體養好，總會想出辦法的。」喬伊不信任的眼神令他沮喪。「我奶奶想請一名女僕，每天為她讀報紙，也許妳可以，」

「不要！」她沒辦法和李金環住在同一屋簷下，不願意提心吊膽惶惶終日，她必須離開，越快越好。「謝謝妳的好意，我——」喬伊忽地站起來，一句話未能說完，又厥了過去。

第 八 章

1

「I want to pee.」車子駛離市區愈來愈遠，更多的田園風光，水牛、稻田、水牛、稻田，景致幾乎沒有改變，完全看不到一座山，要是在台灣，直行三、五個小時，沒掉進海裡，只怕要撞上山壁了。這裡店面逐漸稀少，看著荒涼令人不安。

司機點點頭，方向盤一轉，車子沿田間小路穿入大片竹林，直開到一間教堂前面。在台灣，臨時想方便一下，得找加油站或速食店，在這兒，便由教堂擔負起此等輕責小任。鄉下地方的教堂大多獨棟於街頭巷尾，前面有寬敞的庭院，供信徒們休憩、舉辦各樣活動、聯絡感情，類似村民活動中心。眼前這間教堂不十分宏偉，也不算寬敞，旁邊緊鄰著一座寺廟，沒錯，真的是一座廟，門上橫匾上邊寫著「Tower Church」，下邊龍飛鳳舞書以「神塔寺」，飛簷、龍柱、八卦亭，該有的都有了。龍壁上還有華人捐贈的芳名錄，按姓氏筆畫排列，共數十名，金額高達百萬披索。我探頭想看看究竟是那座神祉，居然那麼博愛，飄洋過海到這兒來普渡眾生。由左而右供奉七尊之多，分別是彌勒佛、道濟禪師、王母娘娘、關聖帝君、土地公、了塵禪師和子房道聖。子房是張良吧？但了塵禪師又是誰呢？菲律賓人所朝拜的中國神，還有我不認識的，厲害。

司機告訴我，那座廟早期是應華人需要而興建的，因為很靈驗，現在連菲律賓人也拜，禮拜天來拜完耶穌，順便到這兒燒幾柱香，了表敬意。神父、修女跟和尚都住在教堂、廟後的宿舍區，多年來一直如此，彼此相安無事。

哇！真是心胸寬大。

我轉身走進教堂，問值班的修士，可否借用廁所，他熱情告訴我：「裡面有三間，其中一間堵塞了，正在修理，其他兩間還可以用。女生 5 披索，男生不用錢。」

司機聽完很高興，我則很生氣。憑什麼？

才 5 披索是也要計較嗎？沒看到教堂裡的十字架都破爛成廢柴了，就當是捐獻，給 500 也不嫌多。要是 Steven 在，包準又要叨唸我。

廁所在講堂左後方，走到那兒要經過三個告解室，前兩個布簾後都坐著人，最後一個空著，再前面隔著一塊藍色布簾子後，就是廁所了。我掀開簾子看見一個男人的後腦勺，一楞。這不是女廁嗎？

「沒問題，妳可以上的。」

原來他是來修馬桶的。

問題是這廁所隔間木板看上去僅僅一百五十公分左右，他站在中間我是要怎樣上？估計 165 公分不必踮腳就能見到裡頭是男是女，170 公分以上即可飽覽春光，他站在馬桶上這樣怡然自得的拔通樂，是不是太超過了？

我決定等他修好馬桶再上。後頭來了一位小姐，見我沒有要上的意思，直接開門走進去，沒一下下，傳出解放後愉快的嘩啦啦水聲，害我不得不咬緊牙根，憋住。接著進來一位阿桑，照樣上得歡快舒暢。修馬桶的先生頻頻回頭示意我，不用客氣，他不介意的，上吧！

十五分鐘後，他終於修好馬桶，我的膀胱也瀕臨爆棚邊緣。解放完，走回到主堂時，司機大驚小怪，以為我吃壞肚子或掉進馬桶，才會搞那麼長時間，害他差點就去報警請求協尋了。我告訴他前因後果，抱怨他的國家、同胞們做事太不周延，連廁所都設計得毫不顧及個人隱私，把他笑得東倒西歪。

「那是按國人平均身高設計的，誰叫妳沒事長那麼高。」他還怪我。

「我才 155 公分。」

「我們國家的男人 150 公分就能擔任職業軍人了。」

我不信，我瞪大眼睛。

「遺傳加上營養不好嘛，妳想，除了窮人和學歷不好的人，誰會想去當兵。」

「你們政府就不想想辦法？」記得小時候讀書，學校每天發一瓶牛奶給我們，要我們長得頭好壯壯，將來反攻大陸，報效國家。

「政府機關裡全是有錢人，有錢人只服務有錢人。窮人只能靠耶穌，可惜耶穌常蹺班，多半時候，我們只能靠自己。」他的話摻雜著諷刺性的感傷。

「你不算窮人。」能在外商公司任職，即便是一名司機，薪資也能有一萬五千披索以上，這在馬尼拉也算高所得了。

「我的確比較幸運。」他嘆了一口氣，「其他人就沒有我這麼好運氣了。妳聽過契約工嗎？每名工人得到的每份工作都只有 6 個月，6 個月後就要再找其他工作。這是我們國家的勞動常態，若想要找長期有保障的工作，只有出國一途。」

難怪「菲傭」這名詞會橫空出世，無人不知。

1997年，羅慕斯政府時期，政府以企業季節性缺工為理由，允許私人企業大量聘請季節性工人，即俗稱的契約工，允許人力仲介公司可以代聘勞工，以規避正式的勞雇關係。

「我也曾經是一名契約工人，」司機感傷的說。「公司用五個名字登記成五家不同的公司。每次簽約時發現合約上的公司名稱都不一樣，工作好幾年了，我還是無法成為正職員工，無法享有任何勞工福利。不得已，才跟親戚借錢學開車。」

菲律賓許多超大型百貨公司，富麗堂皇的建築裡，勞工卻非常血汗，以連鎖百貨 SM¹⁸為例，美麗的櫃姐將近九成都是約聘的契約工，當她們結婚、生子時，要求提高薪資或請長假就會被公司解雇。

反正找工作的人滿街是，年輕、低薪又聽話。勞工團體五一工業聯盟主席 Miles，接受媒體訪問時如此表示。

「難道你們沒有勞工法保障你們的基本權益？」

「Job Rights？」司機笑得很沒力，那表情像我講了一個很驚腳的笑話。「這兩個字彙屬於中下階級，我們的政府官員不會懂。」

記得 Steven 常抱怨，在馬尼拉市的商店買東西，晚間九點打烊，晚一分鐘到店員都不肯接受，硬要你明天請早。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反正多做老闆又不會加薪，薪資還是少得可憐。

在菲律賓普通的六口人家，父母加上四個孩子，一天所需要的生活費（只含住宿、三餐所需，不包括學費、交通、水電）約 1091 披索，而日薪最高的馬尼拉區，平均收入卻僅僅 481 披索¹⁹，這就無怪乎在帕西革河沿岸，鐵皮屋搭建的貧民窟一個接著一個，綿延不絕到天邊。

二次大戰結束後，菲律賓自治邦總統奎松要求國家自美國的統治下獨立時，曾說了兩句不朽的名言：「由菲律賓人領導的政府即使像地獄，也好過由美國人領導的像天堂般的政府。」

之後，好幾代的菲律賓人，每每看到家園的破敗、人民生活困頓，總不忘挖苦：「是啊！由於我們的菲律賓領袖，如今我們仍陷在地獄裡。」

「如果我們不做改變，我們就會是用完即丟的免洗碗筷，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沒有翻身的一天。」司機萬分感嘆的說。

¹⁸ SM 集團為華商施至成創辦，是全球第三，亞洲最大的大型百貨商場開發營運集團。

¹⁹ 資料來自菲律賓勞工組織五一工聯實習生，台北大學林邵寰發表於獨立評論，2017年4月。

不只 Steven 的司機，全菲律賓的底層勞工都明白權力從來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耶穌也鮮少在黑夜中為他們掌燈引路，在這樣晦暗的年代裡，想點燃任何燭光都必須依賴人民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歷史傷口尚未癒合，新的傷口又遭撕裂。從丹輓逃出來的喬伊，一定也經歷、體驗了這樣令人既悲且憤的景況。

2

午夜了，孫仲軒悄然來到濁水河畔，面對喬伊殘破的家，四周是被豔陽烤焦的土地，大蒜和魚乾的濃烈氣味交混著食物的熟悉味道，一縷月色照著他半邊臉龐，襯出奇異的陰影。濁水閘啞的嗚咽低低傳來，天河中現出一道巨蛇般的黑雲，在莽闊的天空遊動窺探。牆角下，耗子和流浪貓占據地盤，於倒塌的木板中、樹樑間追逐、撕殺。風吹動他飛羽狀的頭髮，一下一下，瀏海掩著前額，眉心深陷，如刀痕。

孫仲軒積極地在學校附近店家找到兩份打工機會，耗掉整整四個月終於攢聚足夠的旅費，得以在三月底返回丹輓。他並沒有回家，甚至沒有讓他的父母知道他回來了，他下榻在一家叫 L Square Hotel 的平價旅館裡。白天除了到處應徵工作之外，把剩餘的時間全部花在打聽喬伊的下落。

宛如石沉大海。綜合所有訊息，得知事發當天喬伊沒有受到槍擊、沒有被警方逮捕，至於是不是遭到李金環的處置或受傷則沒有把握。自那天黃昏以後，再也沒有人見過她，她像突然從這個世界消失，音訊全無。孫仲軒內心的痛苦是難以言喻的，他必須非常隱忍，無論內心如何火燒火燎都不能明目張膽採取行動。

一個月後，他獲聘至「菲律賓商報」擔任財經記者，負責產業新聞。

李金環之所以特別注意到他，是因為亨利的大力推薦，接著孫仲軒在投資專欄撰寫的一篇特稿，文中有別於菲律賓眾多財經記者對璐希塔糖廠鎮壓蔗農的諸多批評，反而語多體諒，分析的論點也十分精闢獨到，讓李金環大為讚賞，有意延攬他到集團工作。

今天，他如約前來。開著租來的日產汽車，從丹輓市來到璐希塔莊園，門口六名荷槍警衛對他和他的座車做了徹底的盤查，才肯放行。這令孫仲軒想起《規則製定者》一書的作者科洛內爾，將李金環形容成「一個臭名昭著

的資本家」，因他不擇手段的斂財，視農工如草芥，卻非常小心護衛自己和家人的安危。

孫仲軒的座車環著莊園裡偌大的草坪緩緩前進，左前方兩三匹馬兒正低頭吃草，尾巴悠閒地擺盪，再往前移，銅雕藝術品錯落其間，大大小小數不清，成排體形碩大高聳的納拉樹，於向晚斜陽中涼蔭處處，宛如一條長長的綠廊，蜿蜒到莊園主樓的大門前。孫仲軒故意繞遠路，經過位於西側邊陲的網球場和游泳池，再過去是一個九洞的高爾夫球場，球場左側一公頃多的土地，搭起高高的防蟲網，底下種滿各式蔬果。這些土地九成以上是蔗農的。車子邊徐緩而行，孫仲軒心裡邊盤算著。

璐希塔內這一家子除李金環和潔西卡外，行事大多低調，若非熟識的親戚或朋友，很難跟他們打交道，知曉他們的任何事情。儘管如此，有些碎屑還是會隨風飄散，經由各種小道將消息傳揚開來。例如，四個老婆之間的勾心鬥角，大兒子彼德跟老婆關係不睦；女兒艾琳嬌縱妄為，中學還沒畢業就戀上有婦之夫，二兒子性情軟弱，資質一般，至今仍是單身。三兒子在美國攻讀商學碩士，……。

僕人們接到指示，早在幾個小時前就開始準備。璐希塔莊園用來款待貴賓喝午茶的銀壺、杯子、托盤，出自英國著名銀匠的精雕細琢，已佈置妥當。李金環有心彰顯他的財勢，交待女傭拿出他偏愛的那組繁複圖案，包括叉子、湯匙、碟子、放甜點的三層架，全是英皇亨利八世時期的古董。此外，每隻餐具都鐫刻璐希塔莊園和李家第一個草寫字母，共數十件，巧奪天工得令客人們嘆為觀止。除了餐具造型特殊精緻，贏得客人讚譽有加的另一原因，就是所使用的器皿，哪怕是一只抹奶油的刮刀也不會被忽略，刀柄刀口必要擦拭得光潔明亮能照出人影。這一切，只為接待他一個人。

孫仲軒遲了十分鐘抵達，卻不見李金環。肩上披著一條白色毛巾的僕人表示，他和警察總長刺順有個會議，一結束就過來。多出的這些時間，正好讓孫仲軒欣賞璐希塔逼人的貴氣，可能提供給他的遠大前程。坐在書房裡等候，看著一整列書牆，不禁讓人懷疑他忙於各種算計，是否還有時間讀書。書報架上有五份報紙，分別是二份聯合日報、商報、亞洲日報、和馬尼拉新聞。其中一份聯合日報是幾個月前的舊報，蔗農罷工引發大屠殺隔天的報紙，被翻到第三頁的地方版，捲起，喬伊的半身照出現在頭條的最上方，宛似她的人頭被倒掛在鐵架上。孫仲軒內心隱隱地一陣激動，伸手拿下來。

這家媒體披露，因喬伊的父親殺死一名叫甲西瓦的糖廠警衛，才讓整個罷工事件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場面。孫仲軒知道薩瑪爾是什麼樣的人，以他的

敦厚老實怎麼可能當眾殺人。甲西瓦也不是糖廠警衛，這名記者的報導，背後想必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李金環還沒進來，他繼續往下看。

喬伊是趁罷工混亂之際，盜走了糖廠裡重要的文件，所以李金環才非找到她不可。什麼文件呢？喬伊盜走這份文件準備拿來作什麼？

門房打電話告知李金環回來了。人還沒到，空氣裡已隱隱地透著不安。不及思量，他已推門而入。大熱天的，他依然西裝革履，身段有點福態，仍不失瀟灑。進門就一迭連聲的抱歉，滿臉堆笑，緊緊握住孫仲軒的手，用激賞的眼神迎接他，熱情招呼他吃喝。似乎沒想到孫仲軒是如此這般出色的長相，竟有幾秒鐘的失神。背後跟著一名男性助理，相貌堂堂，李金環沒特別介紹，他恭謹提著李金環的皮包，站在一旁侍候著。

「你認識喬伊？」瞥見孫仲軒擱回書報架的那份報紙，他意有所指地問。

沒料到他問得直截了當，孫仲軒腆然失笑地說：「這女孩的照片很漂亮。」他比李金環略高一點，一樣的濃黑劍眉、烏灼篤定的雙眼、高挺鼻樑、寬肩，昂然挺立。兩人面對面，笑容一樣失真。

李金環說：「是很漂亮，可惜她父親把她教壞了。不談她，談正事，我在電話中跟你提起的事情，考慮得如何？」

「咳，真抱歉，報社希望我至少做到七月底，方便他們找人來接替我的工作。」

「沒問題。八月一日你就來上班吧。」李金環性急的說：「亨利中秋節前回來，我打算把集團的租賃事業交給他。你們倆學的一樣，財稅金融，你將來就幫著他，一起到融資部門上班。」

亨利也要回來了？孫仲軒方寸間突地一下，記得亨利告訴他還有許多學分沒修完。

「李老闆，這是我的個人資料。」他遞上一份黃色牛皮紙袋。

李金環接下並沒打開，直接交給他的助理。僕人為他端來一杯溫熱的烏龍茶，李金環呷了一口，深藏地抿著嘴。

「其實不用這麼麻煩，我問過亨利，他對你讚不絕口。我的助理也已經打到報社問過。你雖然欠缺實務經驗，但工作認真。潛質才是我看重的，到業界來真刀真槍耍過幾回，才能學到真功夫。」

「坦誠相待可以減少往後許多磨擦。關於我的家世背景，……」孫仲軒也端起杯子，輕輕啜了一口，香醇甘甜，與他喝慣的英國紅茶大異其趣。

李金環依舊以一抹淡然的微笑當作回答。他生性多疑，想當然對他作過詳細的調查，孫仲軒並不在乎，他唯一擔憂的是李金環派去的人有沒有查出他跟喬伊的戀情。

「有點我不了解。」李金環從三層的甜點瓷盤拈上來一塊泡芙，說：「你再幾個月就完成學業了，為什麼要放棄急著回來？」

「我父親身體一直不好，實在放心不下。」這是事實。料想他會有此一問，孫仲軒已先打過腹稿，回答時沒有遲疑，避免他產生疑慮。

「亨利要是有你這麼孝順就好了。」李金環坐進他對面的沙發，悠閒的翹起一腳，接著問：「你回來後，女朋友怎麼辦？那位韓國女孩？」

孫仲軒微頓了下，慢悠悠地啜了一口茶。是亨利告訴他金好菲的事吧？他這麼做是為了替他化解危機？

「好菲了解我的苦衷。」

「想必是個好女孩。」

孫仲軒含糊地點個頭，不願多加贅言，避免露出馬腳。

兩人閒聊了一會兒，李金環突然將話題引到半年多前的罷工事件。

「媒體和輿論對我有很多誤會。事實並非如他們所形容的那樣，在這之前我們提出的改革方案和優惠條件，都不被接受。」

「我知道，李老闆受了很多委屈。」他很快接口，既體己又貼心。

李金環止住原本要往下說的話，定定的瞅著他。簡簡單單一句話，直接敲進他心湖裡，激起好大漣漪。眼前這張誠摯的臉龐，閃耀著澄澈波光的星芒，坦然迎視他，藏不住的英氣撲面而來，卻是一點心機都沒流露。

像他這樣觀人於微的老江湖，不可能看不出來他是有目的的。然而，所有順從他依附他的人，哪個沒有目的？

3

她又醒了。日復一日，苟活著。

喬伊張開眼睛又閉起來，時間彷彿靜止，天地間俱是無情。

她躺在柔軟的彈簧床上，希望籌畫未來，但她沒有未來，她一無所有。於是將臉埋進涼被裡，摀住口鼻，藉沉悶的呼吸證明自己確實存在，殘存著。連著幾個月臥床養病，她老做著同樣的夢，夢見陌生枯瘦的白髮老人端坐在她家的四方桌前，與她們同桌吃食卻不言不語，那雙如天使般溫潤的眼，火光熊熊的家園，總令她滿是無力感。

然後，一切歸於岑寂。

從衣廚內拿出她的背包，裡面塞得亂七八糟的衣物、布包和一份報紙，布包裡母親給她的字條和金錢仍穩妥地放在原處。打開報紙社會版，第一百零七次閱讀十個月前蔗農罷工、屠殺的消息：

「十四個陳抗農民遭到射殺，其中包括兩名小孩。抗議罷工的農民，死掉的都被吊起來鞭打，受傷的也不准就醫，直接拖進工寮，任其哀號至死。……」

喬伊胸口窒悶，如常地隱隱作痛，報紙從她手中滑落。此刻她雙眼已然乾涸，卻仍使勁重拾記憶中的殘瓦碎片，一一地。

此後，她每天都要複習一遍，逐一清算，直到十四條冤魂獲得平反。

紙條握在手心，老修女的臉孔出現眼前，一怒，想撕掉它，轉念又想，想起她媽媽，想著自己特殊的外貌，她其實猜到幾分。那樣尷尬的身份，證實了又如何。眼前沒有心思餘裕管這些了。

她將字條摺疊再摺疊，塞進包包夾層裡，再次打開李威廉房裡的筆記型電腦，搜尋各種足可毒死人的藥物、槍械買賣的地點、可能買兇殺人的廣告。網路真是個大千世界，要什麼有什麼，各種毒品的作用、槍枝販售地點、買兇殺人的價碼和可行性。菲律賓黑槍氾濫，殺一個人的代價居然只要八千披索，而且選擇性不少，有退役將官、機車雙煞，還有慍悍員警兼差，簡直無法無天。

所有可能，她想過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憑她孤身一人，究竟能如何？

窗外豔陽高照，喬伊臨窗而立，放眼望去，花團錦簇的庭院紫藤的花串綴滿藤架宛如繽紛的簾幕，更似星辰與飛瀑，構成一幅童話般的仙境。

當軍方派來的機關槍正在掃射無辜的農民，他們的妻子、女兒仍在這座大莊園為奴，做牛做馬，無微不至地服侍李家大大小小十口人。

擱在茶几上的晚餐有魚有肉有菜，豐富得讓她打從心裡恨起。如今，她是走入狼群的羊，該當學會靈巧像蛇，馴良如鴿。是的，她要站穩腳步，用憤怒鞭策自己，以虎狼的心做盔甲穿上，又用戰鬥的精神做靴子穿在腳底，預備隨時進擊。此外，還要以戒慎機靈做盾牌，好讓自己能熄滅敵人的一切迫害，攻其不備。

李威廉於七點多回到臥房，似乎心情惡劣，跟她簡單打完招呼，丟下公事包，鞋子也沒脫，就坐在椅子上生悶氣。

這男人不同於他父親的霸氣風流，也不如李彼德手腕高明，野心勃勃。基於外型不夠出色，資質不夠優異，又是庶出，遇事總瞻前顧後，註定這輩子得在父兄的陰影下苟延。把一個妙齡女子藏在房裡這麼長一段時間，卻碰都不敢碰，便是怯於他父親的淫威。喬伊知道他喜歡她，非常喜歡，而他能想出得到她的最好方法，便是藉助他奶奶的力量。

李威廉生氣的告訴喬伊彼德今天又給他排頭吃，在董事會議上故意眨損他讓他出醜，李金環答應他的董事席位眼看就要落空了。

「你還是別跟他鬥，他不好惹的。」喬伊接過他脫下來的西裝，套上衣架放入門邊的小衣櫥。「將來集團交在他手中，你還是得看他臉色過日子，」

「那是指沒有任何意外的話。」李威廉眼中現出一抹相當出色的陰狠，但片刻就消失了。

「千萬別做傻事，我不希望你受到傷害。」喬伊握緊他的手，關切得很真心。她如戲的人生將從這一刻開展。

李威廉笑容一綻，深情地盯著她說：「即使不為我自己，為了妳我也必須跟他周旋到底。」

「想出對策了？」

「還沒，我遲早會想出來的。妳知道我現在還沒掌握實權，一旦讓我登上高位，我絕不放過他。」

「位子已經被他占了，你怎麼登上去？」喬伊趴在他膝蓋上，仰頭望著他。連著幾個月的好飯好菜餵養，將她滋潤得明淨亮麗，分外動人。

李威廉忍不住含住她的唇，非常迷惑，卻只花了幾秒鐘就拎回理智，推開喬伊，霍然起身。急急的說：「我會有法子的，我一定會想出辦法對付他。」好像講遲了就洩露自己軟弱的事實。

「最好的辦法就是直接把他從高位拉下來。」

「說得容易，你知道他在集團的勢力有多大，我敢碰他一根汗毛，馬上就有幾十上百人圍攻過來。」

「靠蠻力你當然不是對手，也沒那個必要。」喬伊拉他到床邊坐下，笑著說：「明的我們扳不倒他，耍個小手段倒也不難。」

李威廉瞪大眼睛，等著她往下說。但喬伊才說個概梗，他就退縮了。

「他畢竟是我哥哥，我是討厭他，但沒要他那麼慘。」

「既然如此，以後就別生氣，無論李彼德再耍什麼賤招對付你，吞進去就是了，像我一樣，斷了所有念頭，苟活一日是一日。」

李威廉像曉悟了什麼，眼睛放厲，「妳是想藉我的手打擊我的兄弟，替妳報仇？」

「我當然想打擊你的兄弟，但為什麼要報仇？像我們這種低三下四的人，死了比活著痛快，在塔納伊哪天不死人？死了一了百了，活著就不同了。將來我若當了你的姨太太或情婦，我總希望每天過得舒心快意，至少不必老躲著你爸爸你哥哥，不必老提心吊膽他們會不會高興起來就強姦我。」

李威廉很震憾。多麼窩囊！男子漢大丈夫，他的沒有作為便是一種恥辱。然而委曲求全忍氣吞聲已經是他的日常生活，他和他母親已經習慣了仰人鼻息的日子，久而久之居然也就視為理所當然，理所當然被賤踏。他是極愛喬伊的，美麗又善解人意，但他不敢放手去愛，因而招致更多的看不起。反倒是這口氣，他嚥不下去！

「只怕事情沒那麼容易。」他終於能壓住忐忑的心，認真設想一個可能的計謀。

「不試怎麼知道。就算不能如願，你會有多大損失？」喬伊眼角漾起鼓勵的笑容。「完美的把戲，能產生一種近似浮影游牆的果效，方法對了，再瘦小的身子都能投射出巨大的影子。記住，要最大尺度利用你有限的條件，不要一試再試，打草驚蛇，要一試中的，出奇不意。」

李威廉看著她，覺得到今天他才正式認識喬伊。一個心機深重又聰明慧黠的女人。連喬伊自己也不知道她有如許潛力。

「放心，無論結果如何我都會保護妳，保護我的女人。」

李威廉多想要她，直接地，激情地。可他始終有所顧慮，他知道喬伊是他父親的人，大罷工後他幾乎動用了所有關係，發狠的要找到她。從潔西卡恨得牙癢癢的妒火中即可窺見一二。

不只所有人想不到，連他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居然敢把她藏在自己房裡，像供著聖母瑪麗亞一樣供著她，無時無刻想著她，躍躍地渴望進一步，卻始終不敢跨越雷池。他還算是個男人嗎？

喬伊對他的洗腦不動聲色的進行著，有意無意，選擇適當時機進言。她棋盤上僅只這枚自己送上門的棋子，得善加利用，不急不躁。手段不是重點，達到目的才是。

絕望得太盡，便沒有顧忌。她也沒什麼好損失的。

「我答應你，去你奶奶那兒。」

這天李威廉回來從公事包掏出一支紅色新手機給喬伊。「帶著，這樣無論妳到哪裡，我隨時可以找到。這是手機號碼。」

喬伊笑納了。「要是我不接你的電話，你怎麼能找到我。」

「當然可以。我在裡面裝了一枚追蹤器，為了妳的安全，不會介意吧？」

「追蹤器？」原來。喬伊忽有所悟，怪不得李金環的人始終陰魂不散。怪不得手機被搶以後，那些人就此消聲匿跡。她戰兢地接過手機，前後仔細察看。

「那是一枚晶片，放在機身裡面，必須打開機殼才看得到。」李威廉愛憐地撫著她的頭。「萬一，我是說如果遇到危險，立刻給我電話。」

喬伊仰著臉，聽話地點點頭。她發現這個男人比她更需要被肯定和鼓勵。李金環給她手機是為了掌握她的行蹤，他也是。李家父子無論明裡暗裡如何爭鬥，仍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

「就只打電話的功能？」

「妳也可以在網路上搜尋資料，電腦有的作用它差不多都有了。」李威廉親著她的臉頰，說：「想我想得累了，就上網玩一玩，不要太沉迷。」

原來是個昂貴的玩具？巴掌大小而已，竟能跟電腦相提並論？

「今晚，羅俐八點會來接妳。好好做，使出渾身解數討奶奶的歡心，只要她喜歡妳，在璐希塔就沒人敢碰妳。」

「說到底，我還得靠個『外人』保護。」

「喬伊。」李威廉痛苦的抱著她。「給我一點時間，我只需要一點時間。」

幾十分鐘後，羅俐如約前來，領著喬伊下樓，沿著迴廊悄悄往東側門走。喬伊牢記於心，轉過兩處長長的回廊，一處綺麗繽紛的花房，眼前聳立一棟造型奇特、古樸精致的石砌建築，外表看起來堅固如碉堡的三層樓高灰藍色建築，四周圍著一條寬約兩公尺的水道，水道裡水量豐沛，潺潺涓流。菲律賓至今除了首都馬尼拉其餘各地尚沒有自來水設備，這條人工河流是極佳的蓄水池。

高高的門牆嵌了兩個中文字「蘭園」。這棟園中園兀自環水矗立，進門偌大的山水造景，看在喬伊眼中，透著一股森然莊嚴。

李威廉在大石屏風前與她道別，「放心去吧，我明天再來看妳。」

喬伊點點頭，隨羅俐穿過長長的天井，走進陰幽深暗的大廳，這大廳內沒有開冷氣也十分涼爽，左右兩邊擺上四盆開得鮮嫩盎然的蘭花。羅俐在樓梯口停下腳步，轉身面對著她。

「嘴巴張開。」她說。

「為什麼？」

「叫妳嘴巴張開，聽見沒！」羅俐忽然捏住她的下巴，逼她張大口，拿起手電筒，仔細檢查她的牙齒。「哈口氣。」

「嗯。」羅琍冷冷的點個頭。「記住，無論老太太說什麼都不許頂嘴，不許發問，認真做好你的工作。」

「我一個月可以拿多少薪水？」

「如果老奶奶肯用你，週薪八百披索。」

哇！比她當秘書足足多出一倍。李威廉是花多大力氣幫她爭取到的。

羅琍把手電筒交給大廳裡一名應門的女僕，帶她拾級而上。

這老太太可真喜歡蘭花，每三個階梯擺一盆白色紅心蘭直到二樓。光線一下燦亮，迎面一大張油畫，落款處寫著洪救國。油畫下面擺張紅色美人靠，倚著窗台，得以欣賞畫作也可以飽覽窗外風光。往右兩公尺處，一張柔軟卻氣派非凡的乳白色小牛皮沙發，兩旁各站著一名服侍的女傭，後面還有一名，沙發旁放置一盆更大、串串純白內裡豔紅的蘭花，瀑布也似的垂淌而下，非常吸睛。斜靠在沙發上的老奶奶一身黑絲絨、金色滾邊繡花旗袍垂綴在鍛面花鞋上，正拿著犀利的眼神打量她。

果然是她。菲律賓如此之大，她費盡心思逃離丹輓遠走馬尼拉，繞來繞去盡在李家人的手掌心打轉。喬伊氣餒地悄悄嚥了口氣，兩頰異常火熱，頭壓得很低，兩手緊抓著置於小腹前的背包帶，餘光瞄見沙發前茶几上攤開的一張中英文對照的報紙。

「把頭抬起來，靠近一點。」老奶奶瞅著她的五官，欣然地敞開臉，似乎並沒有認出她就是那天蓬頭垢面，混身髒污的女孩。「你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喬伊。」

「讀過書？看懂報紙？」老奶奶叫羅琍遞給喬伊一份商報。「唸兩則大標題給我聽聽。」

「英文還是中文？」

「你還懂中文？」老奶奶大為驚奇。「在哪裡學的？」丹輓省只一間「建德華語學校」，收費不便宜，不是一般村民念得起的。

「是的。我的華語是我母親教的，我母親的僱主是一名華人，有兩個孩子，她每天陪著他們讀書寫字，長達十二年。」這一長串謊話她背了又背，務使說起來跟真的一樣。

如果她不想成為低三下四的傭人，就得有過人之處。聽李威廉的口氣，老太太在璐希塔舉足輕重，影響力似乎還在潔西卡之上，她得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時間內，讓她另眼相看。

讀完報紙，老奶奶張大眼睛，認真的看著她。

「週薪一千披索，月休四天，早上八點上班，下午五點下班，供你一頓午餐。住哪兒？」

對呀！她要住哪兒？總不能再窩回李威廉房裡。但住在璐希塔萬一被李金環撞見，豈不危險。住莊園外其實更危險，李金環和警方的眼線無處不在。

「如果老太太這兒能提供住宿，我可以每天早一個小時上工，晚一個小時下班。」

老太太不置可否，看向羅琍。

「地下室還有一間傭人房。不過，是給女僕領班的。」

「喬伊不是女僕。」老奶奶說：「找人去打掃乾淨。喬伊穿著自理，一日三餐送進她房間，下班時間進出莊園，只須報備。但是，別給門房添太多麻煩，懂我意思？」

「是的。」

第九章

1

李金環走進書房，發現潔西卡坐在他的辦公桌上，身旁一瓶威士忌。平素打扮利落專業的她，今天非常休閒地穿著連身暗紅色洋裝，右手夾著香煙，

左手端著水晶杯，裡頭的酒已快見底，長捲髮垂在腦後，面露疲態，神情憂慮，兩隻眼睛望著窗外發呆。

今天早上的經營會議，時間是九點十分，她顯然來早了。

「出了什麼事？」李金環問，口氣淡淡的，聽不出關心的味道。

「沒事就不能早點來嗎？」潔西卡用力吸上來一口煙。

「沒事就讓我好好工作。」李金環不肯轉頭看她，刻意閃躲她灼灼的目光。

「你就那麼想她？」潔西卡仰頭飲盡杯裡剩下的酒，用力將杯子放在桌上，整個人站起來。

海倫坐在資料櫃前的地板上，忙碌的雙手變得緩慢，慢到足以聽見兩人爭執的每一句話。

潔西卡吸上來第二口煙，比方才更用力。「整個璐希塔都彌補不了她留下的空白？」

「不要無理取鬧。」李金環終於轉過頭，無動於衷地看著她的臉。「我有這麼多老婆，不可能天天待在妳那裡，難道這也需要跟妳解釋？」

「我問過了，近六個月來，你哪兒也沒去，你寧可睡客房，一個人專心的想念一個人。」

李金環被說中心事，臉色一沉，右頰微微抽搐，強裝自然地傾過身子，摟一摟她。

「這是做什麼呢？我不過是累了，想好好休息，倒是給妳胡思亂想的機會。我當然想她，想什麼時候可以捉到她，替甲西瓦出一口氣。」

潔西卡壓根不相信他，但她適可而止，她知道李金環的脾氣，就算一百個理虧也絕不低頭認錯。

桌上電話鈴響起，助理接聽後告訴他：「娜塔麗太太打電話來，說威廉先生生病了，沒辦法來參加會議。」

「什麼病？」

「目前還不清楚，說是一早發現他高燒不退，已經請廠醫過來診斷。」

李金環猜想應該是感冒之類的小毛病，吃了葯休息一兩天就會沒事。李威廉不負責會計、業務，今兒只是列席，來不來都無所謂。

九點一刻，所有一級主管全部到齊，包括孫仲軒。會議要討論的是開發新的貸款業務，李金環特地把孫仲軒叫來，讓他熟悉即將接手的工作。

在菲律賓開銀行，名義上是為了服務普羅大眾，實際上一般真正缺錢需要銀行融資的民眾，往往被拒於門外。好比購買汽機車，那些需要向銀行申

請貸款的泰半是收入不多、手頭不夠寬裕的民眾，銀行對這些人放款的條件卻十分苛刻。從銀行貸不到款的人，只好轉而跟規定沒有那麼嚴格的民間財務公司或當舖打交道，如此一來則必須負擔更高的利率。

李金環看準了低收入戶的迫切需求，遂在全國各處廣設貸款公司，承作的貸款利率是銀行的五倍到十倍不等。

孫仲軒看完相關文件，心想，璐希塔集團累積的財富，即使二十口之家，十八輩子也花用不盡。從現在起，他就是無所不用其極搜刮民脂民膏的共犯。

潔西卡很快收拾起失寵怨婦的模樣，展現她一貫的精明形象，向李金環建議興辦小額「五六貸」業務，即借五還六，是一些印度人引進菲律賓的新興行業，在宿霧和民答那峨等幾個島開辦。貸款對象大多是在街頭做小生意的攤販，一次借 2 到 5 千披索供他們作小買賣，每日晚上生意結束後，就有人來收取當天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借五千就得付一千的利息。亦即貸款公司每五天本金便增加一倍，一個月六倍，一年七十二倍。是暴利中的暴利。

孫仲軒心底暗暗驚嘆。光靠街頭叫賣，一天要賺一千披索談何容易，何況這些人通常還要養家活口。小攤販們可能一整天賺來的辛苦錢統統得歸還貸款公司，或則根本付不出母錢，以致債台高築。璐希塔集團的各樣投資，已經賺得盆滿鉢滿，還需要經營這種與吸血鬼無異的高利貸事業？

見李金環一副深得我心的得意狀，他兒子彼德也沒表示意見，眾人理所當然跟著附議。孫仲軒更加惴惴不安。

「仲軒，說說看你的想法。」李金環之所以有此一問應是有意考考他，秤秤他的斤兩。

公司高階主管們環伺，特別是潔西卡和雷蒙，他二人輕視他年少、資歷尚淺、若非沾著亨利的關係，這裡哪有他的位置，更不認為他能提出什麼好見解。所有交談聲戛然停止，幾顆腦袋故意轉開，彷彿在欣賞中庭裡璀璨的花海。

與其豎敵不如多交個朋友，任何人想混跡江湖都得明白這處事的基本道理。孫仲軒報社的同事告訴他，潔西卡在集團裡、在李金環心目中的份量都不容小覷，吹捧逢迎是最保險的作法，但如此一來他就沒什麼特別，用不著重金禮聘，更不可能讓李金環推心置腹了。

他沉凝片刻，盡量放低聲量，化解潔西卡和雷蒙的戒心。「『五六貸』的確可以讓公司在短期內大量獲利，但集團的獲利若能跟著社會的利益走，或帶動社會整體的利益，那這項獲利必將可長可久。」

「說的容易。大話誰不會說。」潔西卡馬上反駁：「生意人將本求利乃天經地義，社會怎麼樣，干我們屁事！」

李金環也覺得孫仲軒的說法不切實際，但他沒開口，他想看看孫仲軒如何自圓其說。

孫仲軒牽起嘴角淺淺一笑，口吻力求溫和：「有關係的，大家想想看，在菲律賓開設小額信貸並非獨門生意。如果我們推出的業務不能創造亮點，只是在分食既有的市場，一樣讓客戶賺不了多少錢 或者賺不了錢，過不了多久他們就不再上門了，這時候如果有人推出較優惠的條件，他們保證馬上轉而求去。」

「不可能，在丹輓，沒有人敢來跟我們搶生意。」

孫仲軒驚異地瞟眼潔西卡。李金環臉上沒特殊表情，只等著他往下說。

「我以為我們的業務是要推廣到全國，造福全國的人民，也讓全國的人民努力工作為我們賺錢。」

「造福人民？」潔西卡毫不掩飾地嗤之以鼻，「這是什麼屁話！你該不會是收了街頭那些遊民、乞丐的什麼好處，故意來阻擋我們賺錢的吧。」

孫仲軒臉上的笑顏更深了。「如果他們有能力給我好處，還需要流落街頭？」

李金環提起左手阻止潔西卡打口水戰。「那麼你的提議呢？」

「把五六貸的周期從一天變為一星期。我剛剛看了一下財務報表，目前每天收息的利潤雖高，但呆帳也高，聽說一些印度人已經悄悄將計息日從一天改為二天。我精算了一下，如果我們改為一星期付息一次，應該可以將呆帳從 30%降到 5%以下，而且能一口氣將印度人手中的市場搶過來。要不了多久，這項業務將打遍全國無敵手，集團不僅賺了錢，還賺了名聲。」

李金環的心被打動了。自從大罷工以後，他的名聲就跌落谷底，政壇那些長期接受他賄賂的政客，猶對他語出責備，更別提另一派與他站敵對立場的官員要接二連三炮轟，令他苦思無計得以翻轉。於是馬上交代孫仲軒和法務部門去研擬各個細節，列出合約條款，儘快執行。

「彼德，到業部挑幾個人跟仲軒一起負責這個案子。」

汽車金融部經理立刻毛遂自薦。「我是業務部的高手，經手的業務至今沒有呆帳，沒有當事人繳不起利息的情形。」他很得意能在李金環面前露臉。

「的確了不起。」孫仲軒問：「您的授信與財報分析一定做得非常好。」

「授信與財報是我的助理分析的，那種事不需要我做。」

「我知道了。」孫仲軒望著李金環說：「他的那兩位助理才是我要的幹部。」

業務經理一聽，臉立刻垮下來，眼睛瞟向彼德。彼德臉上沒任何表情。潔西卡和雷蒙倒是悄悄交換了一個眼神。

會議結束後，孫仲軒走往停車場，李彼德從後面追上來。

「李副總還有事情？」孫仲軒友善地看著來到面前的這位在商界廣被討論，炙手可熱的貴公子。

「沒。只是想邀你下週六晚上一起吃個飯。」彼德也友善地看著他，但眼中還有其他情緒隱藏著。

「到璐希塔？」

「不是，我在 Saipan 海灘有間別墅，週末邀了一群朋友聚餐，如果孫先生肯賞光的話，就太好了。」

李彼德是刻意來拉攏他的吧。在他的調查裡，李彼德不算是個厲害的角色，卻是個陰狠的傢伙，行事作風與他父親如出一轍。

孫仲軒初來乍到，在集團裡沒有任何熟人，光靠李金環賞識是不夠的，趕快選邊站才能前途無量，可惜李彼德不是他的選項。

「能受到您的邀請是我的榮幸。但很不巧，週六我得跟新來的記者辦理交接。」

2

全年如夏的天候長日漫漫，整份的商報，喬伊從第一版頭條新聞唸完社會版、財經版，一直到副刊，接著念「觀望」、「大西洋月刊」、和「亞洲週刊」各項有關文學藝術報導，也不過日午。

午后老奶奶打個盹醒來，她幫忙兩位女僕用日頭照過的「陽水」為她洗滌身軀，梳理頭髮，羅琍用玫瑰精油為她的秋荷色浮暗花旗袍薰香，讓她穿戴整齊。喬伊繼續陪著享用廚娘特別調製的冰糖梨子羹當點心，一老一少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聊，打發太陽下山前的辰光。

「上回我跟你提過的幾名藝術家，還記得嗎？」老奶奶嗜吃甜膩的水果，紅毛丹、芒果、山竹，……，整個下午幾乎沒停過。

「記得。沙畫家馬力歐、印象派畫家蔡云程、愛國畫家洪救國、旅行畫家費爾南多、超寫實畫家賈斯汀、……。」攏總二十多人，喬伊如數家珍一口氣念完，老奶奶頻頻點頭。

「為什麼要記住這些？」

「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義大利許多富豪家族之所以能屹立不搖，乃因為他們保有三樣資產：土地、黃金和藝術品。藝術品甚至比黃金更容易攜帶，

尤其是畫作，拿掉畫框就只是一張畫布，摺好放進行李箱就能輕易運到世界各地。」

「什麼人都能成為藝術家？」

「不是，藝術家要非常努力，耐得住寂寞，但再好的藝術品都需要炒作與吹捧。」

老奶奶嘉許地睇著她，好一會兒，才叫羅琍從儲藏室拿出一幅畫，問喬伊：「這是誰的作品？」

「這是畫家歐·馬斯特的『陌生的女子』，但它是一幅仿作。」

「何以見得？」

「它落款的簽名。」

這些知識，老奶奶曾一遍又一遍教給她的幾名兒媳、孫子，但除了亨利，沒有一個人認真記住。喬伊的確資質不凡，兼又勤奮好學，休息時間總看她拿著書本認真研讀，老奶奶打從心裡喜歡她。

侍候一旁的羅琍，若有所思地瞟向她。

「想不想再讀書？」老奶奶邊吐出山竹的籽兒邊問。

喬伊沒敢立即回答，她當然想讀書，但談何容易。

「萬聖節假期過後，妳就去當艾琳的伴讀，如果考試順利，明年六月跟她一起上大學，她學什麼妳就學什麼，總之，幫她順利念完大學。雖然拿不到學位，但知識才是重要的，沒有知識光有學位只能替妳找到一個有錢的草包當丈夫。」

艾琳是李金環的獨生女，也是李氏兄妹中最敢放浪形骸敢於為所欲為的一個。因為愛玩，成績自然不理想。

「但是我每天得為您讀報。」

艾琳就讀的德拉薩附屬高中位於馬尼拉市，平常她就住在學校附近，缺錢的時候或心情好的時候才返回莊園。

「週五上完課再回來。」老奶奶丟下手中的叉子，羅琍忙遞給她溫熱的毛巾擦手。「妳雖然是旁聽，一樣得繳學費，這我會支付。下個月起，妳的週薪調高到一千五百披索。羅琍，打電話給艾琳的設計師，叫她明天帶時裝目錄過來，幫喬伊挑幾件像樣的衣服。」

「其實我衣服夠穿，我不用——」

老奶奶突然抓住她擱在膝蓋上的手掌，摩娑著她的指頭，眼風銳利如刀。

「老奶奶？」

老奶奶夷然一笑。「妳不是女孩嗎？為什麼妳不愛美？不想吸引男人的注意？妳是自命清高，還是另有目的？」

喬伊悚然地提上來一口氣，半天沒敢吐出去。原來她掩飾的並不好，演技也太差，心事全寫在臉上，是能欺騙誰。

老奶奶乍然放開她的手，倚回躺椅上，雙眼半閉著，臉上是久經風浪拚搏過後心如止水的平靜。年深月長，垂垂老矣的皮囊，昔年風華正茂的年歲再不復返，卻是心中敞亮。

喬伊戒慎地打了個哆嗦，收拾書報時與羅琳目光交接，感受到一股不友善，不覺寒毛聳立。

3

一陣煙塵呼嘯而過，街道上依然是熱氣沖天。橘紅色的太陽，在德拉撒校區的屋宇、鐘樓間熾烈燃燒。距離她和艾琳的約定的時間已經過了四十分鐘，猶不見她的蹤影。喬伊咬咬牙，決定自己先到學校上課去。

自從上個月完成大學入學考試後，艾琳就覺得她的高中課程完全不干她的事，直接從人間蒸發。每天，喬伊只能靠手機跟她聯絡，告訴她學校老師交待什麼功課，將有哪些活動，再自己乖乖的幫她把功課做完，代她出席所有活動，接受老師和同學們驚疑不解的眼神。萬一遇上特別不好應付的老師，就趕緊聯絡老奶奶派人送錢過來。在她的國家，沒有錢解決不了的問題。

高三上課的進度，正好趕上她被迫缺掉的那部分。當她拿起課本，坐在教室裡聽課時，不免覺得這也太巧合。她雖已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好憐憫、行公義，卻也不得不承認，諸多事情冥冥中似有牽引。

下課後，行經菲利皮納斯遺產圖書館（Filipinas Heritage Library）附近如迷宮般的巷弄中，搭乘交通車經過福布斯公園，這是一個被稱為“百萬富翁之行”的高級住宅區，但和璐希塔莊園相比，則是小巫見大巫。隱藏在歷史悠久王城區的馬尼拉大教堂，戰亂時期槍林彈雨的痕跡，還遺留在教堂的外牆上，喬伊每回經過瞟見一個個凹陷的水泥，覺得像她的心遭受無情摧折，結痂的傷口，仍隱隱作痛。

每個週日午后，她獨自從丹轆來到馬尼拉，住進李家為艾琳購買的豪華公寓，艾琳偶而回來，總在午夜后凌晨時分，多半時候夜宿她男朋友那裡，少則三、五天，多則一兩個星期。到週五，她再從馬尼拉搭車返回莊園，向老奶奶匯報上課經過，以及艾琳的作息情形。

喬伊知道，她的身份很快會曝曬在陽光下，李金環和潔西卡的迫害與追殺將隨之而來。她不怕死，只希望她的死能趕上公平正義到來的那日。

十二月初，她覷了一個空檔，偷偷回去找威廉。當威廉打開房門時，只一盞昏黃燈光亮在入口的衣帽間，光線依地板蕩進房裡，形成一條魅惑的渠道引領他。喬伊躺在床上，薄薄的涼被只遮住她三分之一個光裸的背。

「喬伊？」威廉深受誘惑，「天！真的是妳。」

「對不起，我太想你了，所以……」

威廉伸手輕撫著她的頸部時，她仰著臉，微挺起胸，挑逗著他，拉著他的手放在她豐潤的雙峰上，當他撫弄著她的乳頭時，她的眼神和嘴唇忍不住微微的顫抖，張開白皙的大腿熱情迎接他。

「妳？」

「我只希望你是我的第一個男人。」

「爸爸發現妳了？」

「不會太久了。」喬伊將臉埋進他胸口，親吻他。

威廉握起她的下巴，凝視她的雙眸。喬伊努力露出嬌羞的笑容，令他的手忍不住滑進她的兩腿之間，整個人撲倒她身上，尋找她那濕潤的陰唇。兩行淚水不自覺地自喬伊兩鬢滑落枕畔，無聲地。

這日終於來到，她心中真的沒有怨尤？

激情終於戰勝威廉的理智，令他接下來的動作幾近野蠻。

「威廉？」喬伊輕喚著他。

「怎麼？」他問。

喬伊隱忍著內心的抗拒和掙扎。突然間，一陣冷風從門縫底下鑽進來，接著，刮起的強風吹動沒有關緊玻璃窗上的布簾，衣帽間的小燈倏然熄滅，他倆面面相覷，方才的激情被生生打斷。

威廉不敢大意，迅速起身穿回衣褲，喬伊也趕緊穿戴整齊。門外有人！撞擊般的敲門聲接著響起，非常粗野。在璐希塔膽敢這麼明目張膽敲他房門的沒有幾人，冷汗如洪水聚積在威廉的額頭、人中。

他在黑暗中摸到喬伊的身軀，緊緊擁她入懷。

「躲進浴室，無論外頭發生什麼事都不要出來。」

喬伊在幽暗中回應他一朵熱吻，然後縮回身子。

門外的人加大敲門的力道。威廉鼓起勇氣走到門邊。問：

「誰？」

「我。」潔西卡的聲音。

她怎麼會突然跑到他這裡來？

紙終究包不了火。喬伊的身份果然曝露了，威廉倒抽一口涼氣，猶豫地握著門把，連著深吸幾口氣才將房門打開，整個人佇立在門口。

令他更意外的是，門口站著的不只冷冷假笑的潔西卡，還有他父親。

「爸爸？找我有事？打個電話就好了，何必親自跑來。」

潔西卡沒等他延請，挽著李金環的手，擋開他的身體，直接走進去。

「聽說你交了一個女朋友，」潔西卡邊說話邊環目四顧。「我們特地來恭喜你。」

狗拿耗子！威廉可從來不記得她有那麼關心家裡除她兒子之外的那個人。

李金環也張大眼睛，但不是像老鼠一樣到處逡巡，是緊盯著他兒子。

「妳真是消息靈通，」威廉不以為杵，在他母親的諄諄教誨下，他已經能將情緒藏匿得不露絲毫痕跡。「我前兩天才跟她約了到市區看電影，今天就被妳發現。」

「誰家的女孩？」李金環問。

「生力啤酒(San Miguel)²⁰股東，蔡先生的姪女。」這點他倒是沒有說謊，那位蔡先生極力撮合這樁婚事，希冀藉此拉攏和璐希塔的關係。

「是嗎？」潔西卡不死心地走向浴室，出其意打開浴室的門。

裡頭空盪盪，是它該有的潔淨明亮，不僅大出她意料之外，也讓威廉大吃一驚。喬伊呢？窗外強風掩至，布廉一掀一闔，他整顆心提到喉嚨，幾乎要尖聲狂叫。

「怎麼？妳不喜歡她？」威廉問話的口氣是很溫和的，像是一種商量之後準備聽命行事的乖順。

「家世不錯。」李金環沒等潔西卡回答，就搶了她的話。「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我也覺得不錯。」威廉習慣順著他父親的心意，「蔡秀芬父母都是華人，雅典耀大學商學院畢業，二十四歲，長得很秀氣，看起來很嫻慧。希望她對我也有同樣的好感。」

李金環欣慰地一笑，右手搭著他的肩膀。「很好，等你的好消息，我們家好久沒辦喜事了。」接著厲眼飛向潔西卡，停駐一兩秒鐘，即轉身離去。

²⁰ 生力集團 (San Miguel Corporation, PSE: SMC 及 SMCB) 成立於 1890 年，是菲律賓現時最大的食品、飲品及包裝上市公司。在 2001 年，單單是生力集團本身的業務就已佔了菲律賓全國 GDP 的 3.6%、4.5% 的稅收。生力集團曾是菲律賓唯一的跨國企業，並一度受到香港財團的收購建議而引起全國的保護熱潮。

待他走出房門，潔西卡忽地拉下臉孔，問李威廉：

「你把她藏到哪裡去？」

這個問句像一枚火箭推進器，直接撞進李威廉心湖深處，激起好大一陣波瀾。

4

那麼快又一個 Nochebuena（平安夜）到來。廚娘送來比平時更豐盛的晚餐，因著老奶奶的特別恩待，她現在三餐飲食無不細致美味，人也胖了。只是這傷痕累累的生命，裡外都不齊全，再如何豐衣足食，費心地粉雕玉琢也無濟於事。她提醒自己，沒有安度餘生的命，四周危機重重，她必須儘快地有所行動。

遠處教堂傳來美妙的詩歌：

親愛的孩子不要哭 堅強地擦乾你的眼淚
親愛的孩子不要哭 愛你的耶穌懷抱著你
你的天父永遠信實公義 是慈愛憐恤你的神
祂永遠不離棄你 在榮美喜樂的天堂等著你

.....

聖誕節的歡樂氣氛環繞整個莊園。一直以來，她的親族們相信，若能在連續九天的彌撒中全程參與，就能得到上帝的祝福，美夢也能成真。因此全部的窮人，整個十二月份，無時無刻都被耶誕節的虛假幸福感環繞著。或許籠罩在吏治污濁腐敗、貧病無依的恐怖陰影下，對塔納伊的人民而言，比任何地方都更需要聖誕節來撫慰人心。

喬伊躺在床上，一手握著手機，輾轉傷懷。父母親的鬼魂隨著耳畔的歌聲裊裊飄盪，攀向芒果樹梢，滑向隔壁家櫻揚花的枝幹，潛入竹片編成的籬笆，徘徊於棕櫚葉的牆外，找不到回家的路，終於無奈地遁入黑夜裡。

她該給孫仲軒打電話，該聯絡陶介薇，讓他們放心，但她依然按兵不動。這手機既能追蹤她，難道就不能竊聽她？現代科技，超出她理解的範圍。喬

伊起床，一口一口將桌上的晚餐吃完，擦擦嘴，換上黑色棉 T、牛仔褲、布鞋，打開房門，確定左右沒有人，閃身從後門離去。

儘管處處綴滿燈飾，偌大的莊園依然暗影幢幢。喬伊繞道廚房後院，準備前往李威廉的臥房。璐西塔莊園的格局由兩棟三層高的副堂豎立左右，羅琍告訴她，當中的主樓加倍寬廣富麗，全院共三十六間大房，四名妻妾、四名兒女，各擁二房，其餘分視聽室、撞球場、遊戲室、牌樓、書房和客房，接待賓客的大廳在主樓，廣達二百五十平方米，豪華氣派的程度一般小老百姓難以想像。二樓主臥連著一間起居室，是李金環專屬的總統級套房，閒雜人等不得隨意進出。

一百六十八名僕役則合住在廚房斜後方的宿舍，連棟平房，像木格子，每四人一間，每間十二個平方米。她的女班頭獨立寢室也是十二個平方米，一個人住起來也只是剛剛好而已。宿舍後方養著豬、羊、雞、鴨，各種、廚餘、糞便、飼料的味道交混瀰漫在空氣中，每天陪著傭僕們起早趕晚，分分秒秒。稍有過錯，便受到嚴厲懲罰，從不寬貸。

喬伊從來沒能仔細看看這個莊園，沒能在它的庭院裡好好走上一回。此時此刻，李家人正沉醉在平安夜的快樂幸福氣氛中，短短一年前大屠殺的慘狀，在這裡完全不見蹤影，不被紀念。沒有人會在乎慘死甘蔗園的那些農工家人們將度過一個怎樣悲慘的平安夜，甚至每一天。

她的國家貧富差距之大，聞者莫不咋舌。以前，甘蔗還沒到採收期，他們一天只能吃一到兩頓飯。每逢大小節慶看到璐希塔莊園裡裡外外佈置得美侖美奐，食物堆滿一整冰櫃、貯藏室，而她的同學、鄰居們卻只能在廚餘桶翻找李家吃剩的雞、鴨骨頭、咬掉幾口的漢堡，或沿街撿回保特瓶、可樂罐，換得幾十披索，一家人蹲在餐廳旁的垃圾堆，補吃耶誕大餐。

這堅實污穢的土地，是束縛她和她廣大同胞的悲慘世界，她清楚察覺如果不做出改變他們的苦難將無終無止，未來的日子只是從一堆垃圾爬向另一堆垃圾的區別。即使上了大學，她也不可能成為一名醫生或律師，不可能翻轉命運。塔納伊絕大多數鄉親們的生命還沒出母腹已經被交在惡人陰險污黑的手中，窮其一生努力也撼動不了半分。她是如此悲觀，卻又如此不甘心！

以前喬伊對艾琳並沒什麼印象，不知道她其實不像潔西卡那樣張牙舞爪，雖說大膽豪放，經常周旋在許多男藝人或男藝術家之中，驚世駭俗的作風經常讓李金環大動肝火，至少她不害人。跟這種富家女一起讀書，自然就是當她的書僮，替她寫功課、應付考試，她算是得心應手。只這一來她就沒有太多時間能留在璐希塔，遂行她報復的行動。

喬伊心事重重轉向廊外樹影濃密處，目光看向莊園主樓輝煌的燈火，以及映照在底下荷花池裡美麗的倒影，揣想該當如何才能不露行跡潛進李金環房裡，讓他一槍斃命。

忽然有隻手從後面伸過來，摀住她口鼻，接著另兩個人合力將她整個人拖往後院。

她被拖進僕人的宿舍小廳內，小廳非常狹促，裡頭連同羅琍、艾絲特、海倫、看起來營養不良的果菜班頭伯特、皮膚黝黑的飼養班頭拉凱，共五個人，維持著咫尺窘迫的距離。三個人坐著，兩個人站著，把她拖進來的傢伙留在屋外把風。四周緊貼著牆只有廉價的桌椅、書櫃，打理得整整齊齊，事實上，除了廉價的桌椅書櫃什麼也沒有，只有空氣中飄浮的汗臭味、飼料味、糞便尿騷味。

五個人十隻眼睛齊刷刷瞪著喬伊，每個人都像有話要說，隱忍著，等候伯特先發言。

「認識我們嗎？」伯特問。

喬伊不清楚他們的企圖，謹慎地點個頭。

「我們現在有個新名稱，叫『罹難者家屬』。」

龐沛的淚液瞬間湧進喬伊的眼眶，她緊抿著嘴不動聲色地一一嚥回肚腹。伯特繼續談論他父親如何在罷工事件中犧牲，鼓勵大家，特別是喬伊，該站出來為自己，為自己的家人討回公道。喬伊內心快速盤算，翻來覆去。眼睛瞟向不友善的羅琍和曾經出賣她的海倫，提醒自己千萬小心對應，以免因為失察而失足。

見她始終沒表明態度，伯特末了時，問了句：「妳為什麼回來？」

「因為我在馬尼拉遇到搶匪，又找不到工作，混不下去，只好回來看看有沒有一碗飯吃。」

伯特難掩失望的表情。「不是為了報仇？妳的家人都被他們害死了，妳還能悠哉過日子？我們都知道妳殺了甲西瓦，」

「甲西瓦不是我殺的，是我父親。報上也是這麼寫的。」

從來惜言如金的海倫，忽然站起來。「那又怎麼樣？如果潔西卡知道妳窩藏在這裡，她會把妳剁成肉泥。」

「除非有人去通風報信，否則她怎麼會知道？」喬伊冷冷看著海倫數秒鐘。「省省吧你們，回去各自幹活，以後切莫再提報仇這愚蠢的字眼，我們沒那能力更沒那智慧，我們有的只是爛命一條。」

羅琍擋住她欲離去的腳步。「我真是錯看妳了。」

「妳怎麼看我？在老太太面前妳沒少講我壞話吧？」喬伊轉頭告訴眾人：「我很滿意現在的生活，你們統統給我離遠一點。」

伯特和拉凱霍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咬著牙從鼻孔噴出大大的氣團，「跟我們去一個地方，看過那地方以後，如果妳還執迷不悟，我保證不再打擾妳。」

喬伊安靜地跟著眾人沿著養豬場後方筆直的碎石子路往前走，兩旁種滿灌木叢的石子路右側後方就是璐希塔莊園最為人熟知的高牆。

「這條路長達一百九十幾公尺沒有分支岔路，任何人一旦被迫走上這條路，便別無選擇的只能往前直跑到上氣不接下氣，跑到盡頭。」伯特說：「我們管這條路叫『不歸路』。因為路的盡頭是一個覆著雜草的大坑洞，也是亂葬崗。它是我們所有人最終的歸宿，如果我們繼續保持沉默，不肯有所行動的話。」

5

字條被偷偷地從門縫裡塞進來。

凌晨一點半鐘，正是她每天準備上床的時間，算得這麼準，肯定是熟知她的人。女傭都回房休息了，她親自拿到這封信，所以求救才有希望。但，為什麼不用手機傳訊息？怕洩露了身分？李家攏總就那麼些人，能自由行走出入莊園的，還數不出來嗎。

潔西卡反覆看著字條，推敲它的真實性和內藏的真正目的。

李彼德遭綁架，Saipan beach。

真的假的？字條上的字跡歪歪斜斜，淺淺淡淡，一時認不出是誰寫的。

昨兒是李彼德的生日，陪家人吃過晚飯，他特地在海邊別墅為自己開趴狂歡，據說請了一大票跟他一樣啣著銀湯匙出生的紈袴子弟和酒店小姐，氣得珍妮整晚擺著一張臭臉。

那個在集團裡時不時跟她爭權奪利的大爛咖被綁架關老娘什麼事！綁匪最好把他殺了，這樣她兒子就少一個勁敵搶家產。等等，這故弄玄虛的人不會不知道她和李彼德的關係吧？或者不只告訴她一個人？說不定蘇妮亞、李金環，甚至老奶奶都收到通知了，只等她過去商量個對策，如此，她的不聞不問豈非犯了眾怒。

先打電話問清楚狀況。手機那頭傳來微弱的嗓音：「Help me！」接著傳來另一個男人操著塔加洛語的聲音。

「將一百萬披索丟別墅門口垃圾桶內，我們，呃，不想惹事，不會傷害他，拿了錢就走人。一個小時內趕到，否則，否則就，打給李老太太。」意思傳達完就斷訊了，話講得支支吾吾，口音像本地人，似乎沒念什麼書，口吻不像道上兄弟。

憑李彼德的身價要一億都不嫌多，這綁匪竟只要一百萬。莫非是臨時起義的漁夫？可這字條……。去參加李彼德的生日派對除了他那些高貴朋友之外，還有誰呢？李威廉和孫仲軒？李威廉在集團雖然職位不高，支領的薪資也不多，但李金環仍在好幾家的子公司裡為他保留董事席位，讓他年收入破千萬，犯得著為了區區一百萬披索裝神弄鬼？何況，他這幾日染上流感，請了好幾天病假。不是他。難不成是孫仲軒？這傢伙初來乍到，馬上就能勾結僕人陷害主子？相信他沒那能耐。不，李金環說他是本地一名物流商的兒子，也許有朋友親戚正好在莊園裡工作，那麼……。一小時內籌出一百萬披索，於她，當然不是問題。但她為什麼要替李彼德花錢消災？

電話號碼是李彼德給對方的吧？遇上危險，他不找他父母、老婆，偏偏找上她這個小媽，應該不是基於信任或彼此情誼深厚，而是算準了她有能力，希望能藉施點小惠提升自己在莊園裡的地位。一個小時內趕到，否則打給李老太太？可惡，竟敢威脅她。那死老太婆要是知道她的寶貝孫子遭難，而她袖手旁觀，以後她還能在璐希塔混嗎？

潔西卡馬上要打給李金環，電話號碼按完才想到，長期鬧失眠的他過了十二點就不接電話了，這時候也不適合吵醒老奶奶。打給蘇妮亞吧，李彼德不想驚動她母親，她偏就要通知她，否則她的救援行動就沒有附加價值了。

海岸邊靜幽幽的，夜色蒼茫中只見樹影搖曳。Saipan Beach 別墅外的超大游泳池，遠遠望去彷彿連接著大海，四周植滿棕欖樹，隔出一個隱密的空間，供她的主人在這裡無拘無束享受。

李彼德是被一長串電話鈴聲吵醒的。狂歡派對在凌晨一、二點左右結束，賓客都散了。在他豪華的臥室裡，一張特製的大銅床，一頂紅羅銷金帳低低垂落，他緊摟著香豔的酒店小姐慵懶半眯著眼。空調低溫的冷風吹拂著他，一股寒意。

他推了下酒店小姐，「去拉被子幫我蓋上。」

那小姐一動也不動。睡死了。他生氣地用力推。還是沒反應，乾脆用踢的，直接將她推掉床下。李彼德大吃一驚，趴在床上伸手撈她，那小姐的

手冰冷異常。他睡意醒了大半，慌忙起身，痛覺從後腦勺傳來，迷離恍惚的炙痛伴隨著口乾舌燥。敲門聲選在這時響起，他來不及出聲，房門被用力撞開，一群人闖進來，燈光大亮，刺得他睜不開眼。

「彼德？」

蘇妮雅和潔西卡帶著六名武裝員警趕五十分鐘車程，為了搭救他——大家表情錯愕，一時間，不知所措。

兒子與躺在地上的女人一絲不掛，滿室放漫形骸，酒氣衝天，靡爛頹唐地暴露在眾人面前。蘇妮雅撇過臉，狠狠瞪向潔西卡。潔西卡丈二金鋼摸不著頭緒，一臉的無辜。門外，大批媒體湧進來，鎂光燈閃個不停。

「真有妳的，真夠狠。」蘇妮雅氣急敗壞，將一干閒雜人等統統趕出臥房。

當日，警方對外宣稱酒店小姐已經死了，死因不明，得等候檢方調查。李彼德涉嫌重大，這麼多目擊證人，他百口莫辯，氣得蘇妮雅恨不能將潔西卡拆吃入腹。潔西卡也百口莫辯，不明白是誰故意設計她，好大膽子！

隔天的早報，一幀大型照片，李彼德與一名女子相擁而眠登上社會版的頭條，放的位置恰恰就是一個多月前張貼喬伊照片的版面。

喬伊盯著報紙，久久沒出聲，慎而重之地抬起頭。

「怎麼啦？」老奶奶詫異地問。

羅琍探頭一看，臉色大變。「沒，沒事。」

老奶奶伸手一把搶過報紙，戴上她的老花眼鏡，不用放大鏡輔助，也看得清清楚楚。躺在李彼德懷裡已經氣絕身亡的女子不是酒店小姐，是一名小模，小模體內被驗出有安非他命、搖頭丸和俗稱「鴛鴦錠」等三種毒品，且不排除生前遭到性侵。

原本這只是一樁非常「單純」的富家少爺生日性愛派對，年輕、漂亮、敢玩的小姐都能是座上賓，在派對上，各式毒品自由取用，跟 buffet 差不多 All you can eat。菲律賓的有錢人誰不這樣玩，付得起高額出場費的闊少爺連影視明星都能請來。只是沒人像李彼德這麼倒霉，事情被揭發又經渲染，讓原本已名聲掃地的璐希塔再次成為眾矢之的。

「為什麼潔西卡太太要帶警察去海邊別墅？」羅琍這一問，問出了老奶奶的肝火。

老奶奶厲眼橫向多嘴的羅琍，把報紙丟給喬伊。「去查查，誰把消息走漏給媒體。」

羅琍忙答。「是的，太太。」

「不是妳。喬伊，妳去。」

第 十 章

1

「你說那教堂的十字架之所以支離破碎是因為有人拿刀去砍了帶回去煮湯喝？」

「對，我們相信十字架具有靈性和神性，能產生如神蹟般的療效。」司機還很雞婆的告訴我怎樣料理才能「煮」出神奇療效。

我想這也不算太荒謬，台灣一直到現在還是有人相信符咒燒一燒配水吞下就能治病強身。

省道上又不斷重覆出現先前的景觀，稻田、水牛、茅草高腳屋，偶而會有一兩隻白色鬃毛、淡紅色皮膚的豬仔跑出來。二十幾分鐘後，司機宣布我們迷路了。迷路在一望無際的田野，無論向東西南北張望，都是一樣的景致，完全沒有路標。

我從包包裡拿出一張地圖給他。他咬著嘴唇「研究」了半天，決定找個路人問。非常不幸的是這裡的路人根本不出遠門，只是很篤定的知道有個地方叫丹轆，也非常篤定的告訴我們他不知道怎樣才能走到那裡。那就找警察伯伯吧！

很幸運，這裡的警察沒伸手要錢，而且親切友善，詳細告訴我們往前直行二十分鐘後右轉，再右轉，看到一座教堂的第三個路口左轉，就有路標了。司機和我高高興興準備上車，覺得我們都誤會菲律賓警方了，其實人家也是有好棒棒的。臨上車，發現車子停靠的農莊前圍著大群民眾，其中還有警察。司機見我眼睛一亮好奇心大發，急著制止，但太遲了，我朝前走不到幾步路即目睹此生難以忘懷的殺狗場面，一名男子拿著閃閃發光的刀片迅速割下一條黑狗的脖子，鮮血噴灑出來——

車子上路以後，我們都沒講話。我們安靜的默念那位善心警察的指引，右轉右轉再左轉。沒有教堂，不知道哪一個路口算第三個，根本沒有路標。然後，我們徹底迷路了。

司機跟我站立在路旁，注視著晚霞迤邐天際，沿著遠處小山脈的稜線燃燒著大片金黃雲塊，曠野浮盪於金色的薄霧間，天空顯得遼闊深遠，十分地藍。田裡的白色水牛也金光閃閃，犄角猶如著了火，非常魔幻。司機說他要去找另一個在地人問清楚方向，我已不抱希望，直接打電話給 Steven，請教英明睿智的他指點迷津。

「找一個路人，不要問他丹輓省怎麼走，問他哪裡有 Jollibee²¹，然後跟著 Jollibee 的招牌指示方向一直開，就能找到市區。」

Steven 一語驚醒他的司機，狠狠敲了一記自己的腦袋。半個小時後，我們已經歡天喜地坐在這家全菲律賓最有名人潮最洶湧的速食餐廳大啖炸雞、春捲、義大利麵喝可樂配白米飯。

「聽說快樂蜂的創辦人陳覺中，也是一名華裔。」我說。

「沒錯，華人在菲律賓掌握了不只經濟，還有政治。他們是『華麗的政治家族』王朝，一代一代傳承，所以我們老是看到艾奎諾、杜蘭、羅慕斯、科璜可、思瑞利、甲西瓦和洛培茲，這些聽得耳朵快爛掉的名字。」聽得出他的口氣很不屑。

「你們是民主國家，人人都能出來競選公職。誰敢胡搞瞎搞，就用選票修理他！」我說。

「公職是世族輪流保管的財富，妳沒看過我們的國會議員個個金光閃閃？魚肉鄉里是他們共同的福利，誰都不能獨吞，平民百姓誰敢隨便出來攪和，就是提著腦袋招搖過市，妳以為只有農工才會被屠殺？」司機大口啃雞排大口喝可樂，異常痛快，好像啃下的是那些貪官污吏們的肉。「例如科璜家族，他們家擁有大片土地，四代都是國會議員，也是璐希塔集團的股東之一。當年的大屠殺連神父都倒大霉——」提到璐希塔他雖忿忿不平，卻不敢再往下說。「總之，要擊倒怪獸只能靠另一隻更強大的怪獸，老百姓永遠只能是砧板上的魚肉或釣勾上的誘餌。但，就算這樣，那些世族還是抱怨，抱怨『雇來的暴徒不夠狠，弄來的槍械不夠用，湊來的財寶不夠花(out-gooned、out-gunned、out-golded) 怎可能打敗對方？』。」

²¹ Jollibee 中文翻譯成「快樂蜂」，就是菲律賓的肯德基和麥當勞，不同的是它還有白米飯。消費群從一歲到一百歲，主營連鎖速食業，提供熱狗、漢堡和炸雞等傳統美式速食。至 2016 年 12 月底，快樂蜂旗下餐飲品牌在全球已擁有 3,200 家餐廳，其中包括 603 家海外連鎖店，1,150 家快樂蜂連鎖店。旅菲台商告訴我，他們每週連同幫傭必要光顧 Jollibee 至少一次，安撫全家人的腸胃。

「但是你們的『人民力量』推翻了馬可士，那可是相當值得驕傲的成就。」我為他多點了兩塊炸雞，希望安慰他傷感的心。

「人民的力量擋不住貪污腐敗的啦！我們需要的是一位鐵腕領袖。」

「像杜特蒂？」我問。

他用力點頭。「我希望他連任五次。」接著哈哈大笑，「那樣菲律賓人口就會少掉二分之一，世族或許可減少一些，我們這些勞苦百姓日子就可以過好一些。」

可惜菲律賓法律規定總統只能做一任，一任六年，曾擔任總統四年以上者，不得再度競選。

「萬一你也在那少掉的二分之一裡面呢？」

他不說話了，他覺得我真是個討厭鬼。低低嘆了一口氣，淡淡的看著我，接著說：「而且，最可能的是那二分一裡面一個世族也沒有。」

在人權做為普世價值的今天，對菲律賓底層勞工而言，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我從窗口看著忙碌如常的丹轆市，穿梭在大街小巷叫賣的小販，來往的行人，臉上不時洋溢著的笑臉，上帝對他們嚴酷的考驗並不影響他們堅持以樂觀的態度面對每一天。

享用完菲式平價美食，我們繼續驅車趕往塔納伊，希望在天空黑盡以前到達璐希塔糖廠。那年，我為了台廠電案來到丹轆，意外地目睹那場血腥的殺戮，搶到生命中第一個卻也是最令人痛心的獨家新聞。十三年來，我和喬伊斷了所有音訊，無法給予鼓勵和安慰，但我仍不時為她禱告。

我們的座車在一個叫 San Miguel 的地方被攔下來，攔我們的並不是警察，而是私人保安公司的警衛，穿著藍色制服的他二人手持短槍，神情緊張要求司機打開後車箱供他檢查，看看裡面有沒有炸彈或其他武器，並告訴我們必須先徵得李老闆的同意才可以入內。

「這條路是他家開的？」我問。

「不是。是政府開的。」

「那為什麼是私人的？」

「路不是私人的，但土地是私人的。」

「哪裡的土地？」

「路兩旁的土地。」

蛤？！我這是在雞同鴨講嗎？

「裡面沒有住家嗎？」

「有，三十三戶。」

「他們也不能走這條路？」

「可以，李老闆有給他們通行證。」

他口中的李老闆簡直就是這裡的山大王，那三十三戶人家也就任他為所欲為。真想飆兩句國台罵給他們聞香。

「我只是想進去參觀，走走看看而已，拍幾張照片就出來。」

「不行。不能進去，不能拍照。」警衛指著我們行李箱裡的可樂，明知故問：「那個是要做什麼的？」

「要喝的。」我笑嘻嘻的說，趕緊吩咐司機一人送一瓶給他們，還有鳳梨酥，一人送兩塊。「來，不要客氣，相逢自是有緣。」既然不能進去，又不能白跑一趟，我乾脆邀大家蹲下來吃吃喝喝。

可樂配鳳梨酥，但願不會被血糖淹死。司機和那兩名警衛倒是吃得心滿意足，話匣子接著打開。

「你們進去那個莊園要幹嘛？」

「聽說裡面非常漂亮。我是台灣來的記者，想介紹一系列菲律賓有名的莊園。」見警衛兩三口幹掉兩個鳳梨酥，我馬上叫司機一人再補送四塊，要他們帶兩塊回去給家人吃。

「的確非常漂亮，我進去過一次。」

「只能偷偷進去，自從發生事情以後，這裡很多地方都被封鎖了，隨便進去，還是很危險。」另一名挺著大肚臍的警衛補充說明。

「會怎樣嗎？」我故意裝傻。

「會被抓。」明明就只我們四個人，他還謹慎的站起來，環視周圍一遍，確定只有昆蟲和胖大的蚊子虎視眈眈，才放心的蹲回原位。「自從發生了一件大事以後，莊園戒備就變得非常嚴格，李老闆交待，記者一概不准入內。」

「什麼大事？」

警衛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噤口不語。

我使眼色，要司機再拎兩瓶可樂過來。

「我知道你們說的是什麼，那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沒什麼好隱瞞的。他們的眷屬現在組了一個 AMBALA²²，在各地設建 bungkalan²³，希望將農工們團結在一起，組織領袖叫艾絲特。」我故意把名字說錯。

「不對。叫喬伊，喬伊·何西科。」胖員警立刻中計，「我認識她，她家原本住在這條路進去，過了濁水橋就是。」

「現在還住在那裡？」

²² AMBALA (Alyansa ng mga manggagawang bukid ng Hacienda Luisita, 璐希塔莊園農工聯盟)

²³ bungkalan (菲律賓文：耕種的意思)

「沒錯，但不是原來那個家，那個家都被燒光了，家人都死了。那個大罷工事件最慘的就是她，不過，上帝已經把公道還給她。」

「真的？你們的上帝真好，」再來一瓶可樂吧！乾脆叫司機整箱搬出來，兩名警衛眼睛登時放亮。「那位喬伊小姐是神最美好的見證，要是能認識她多好。」

兩名警衛一口氣又幹掉 2 瓶可樂，嚴肅的交換眼色然後瞅著我好一會兒。

「妳保證不惹事？」

我嚴肅地收起笑臉，用力點頭。司機也點頭，但一臉無辜。

2

如煙的晨霧仍戀戀地籠罩在璐希塔莊園廣袤的庭院裡，繁花綴滿露水羸羸弱弱在曉風中款擺。

潔西卡一夜未曾闔眼，臉上的疲態顯露她心情惡劣到極點。

李彼德居然被警方以現行犯收押了三天才釋放。在這個國家，刑不上富家子，是一道通則，人人都該遵行不悖，他們怎麼敢！媒體說這陣子因為總統阿羅約政績太差，民調支持率直直落，引起反對黨激烈撻伐，急著拿幾個名人開刀，以挽回民意。彼德只是剛好遇上，成了她殺雞儆猴的代罪羔羊，卻連累她一起倒大霉。

難以相信她混跡職場這麼多年，精明幹練是她在業界的金字招牌，絕對的老江湖，竟還會誤中圈套被利用得渾然不覺。那個夜半送字條來的人，一定深知她的心高氣傲，不認為誰有那麼大膽子敢騙她，才設計出這麼個拙劣又破綻百出的陷阱，輕易誘導她往裡跳。事情的來龍去脈一一倒帶，卻無法一一釐清，她馬上叫雷蒙去查出幕後主使者。

李金環的勃然大怒卻趕在真相披露之前來到，潔西卡被一巴掌打得鼻青臉腫，嘴唇破損撕裂嘴角淌出血來。力道之大，遠遠超出她賞給喬伊的那一巴掌。這難堪的時刻，為何想起她來？

「我的確是收到一張字條，急著去救他才會一時亂了方寸。」潔西卡翻找皮包輕易找出那張從門縫裡塞進來的字條，但裡頭是空白的，所有字跡均被抹去竟沒有抹去的痕跡。怪了！

李金環看著她，火焰在眉頭上焚燒，額角的青筋隨著呼吸的粗氣一根一根鼓動起來，看得潔西卡心驚肉跳。她最是了解他的冷酷無情，正因為了解得太過透徹，恐懼才會無邊無際。

「真有趣，那字沒了，一百萬卻還在。」用力將她依約放進垃圾桶的百萬現金砸到她面前，「相信妳設計這一整套劇本，想陷害的應該不是彼德。」

「當然不是，我，」

「是想陷害我。」李金環看著她，極其失望。「我找人去調查過了，和妳一起趕到別墅的那六個人根本不是警察，那個死掉的小模也已經下落不明。老奶奶說她找人去問過了，是一個岡撒雷斯的小姐打電話通知媒體記者，讓我們李家丟盡顏面。妳告訴我，這一切究竟怎麼回事？」

岡撒雷斯是她的家族取自西班牙的姓氏。因為平時甚少使用，除了公司少數核心部屬和李家的人，外人幾乎不曉得。

潔西卡張大的嘴巴形成一個完美的驚嘆號。「我是打電話報警了，打給我們熟識的那名警官，而且——，不，我沒有通知媒體。」

在菲律賓，誰都能被收買，只要出得起價碼，甚至可以讓省長為酒店剪綵、讓警方配合栽贓污陷，這些伎倆再沒有人比她更嫻熟，她只是沒想到，有一天自己竟也失足在這上頭。

「難道你不相信我？」

「妳說，我該怎麼相信妳？」李金環口氣和緩許多，抽出面紙擦掉她嘴邊的鮮血。接著說：「以後妳多留點時間在家裡照顧麥克吧，公司裡的事就交給威廉和孫仲軒接手，我會交待他們少打電話來，盡量不要添妳麻煩。」

他說得不痛不癢不留餘地。潔西卡邊聽著，臉色逐漸失血。但她掩飾得很好，態度上很平靜，沒有哭哭鬧鬧，給自己留住面子。麥克是她手上最後一張王牌，照顧好他比什麼都重要，就算她曾經為公司立下諸多汗馬功勞賺進大筆鈔票，也抵不過李彼德的三天牢飯。然而，他才是罪魁禍首呀！沒有那場頹唐奢靡的生日毒趴，就不可能讓有心人逮著機會一箭雙鵰。

李金環拂袖離去後，潔西卡盯著那張字條看了又看。

「這是用隱形筆（uv marker pen）寫的。」雷蒙悄悄走進來，告訴她：「那是一種能夠設定墨色在特定溫度以上時消失的一種筆，低溫冷凍過後，筆跡又會再次重現。」

潔西卡立即精神一震。「我現在就去把李金環找回來。」

「沒用了。」雷蒙說：「他不會再相信妳了。他對妳的不信任並不是因為那張字條，而是妳沒把事情處理好。那天早上蘇妮雅一回到璐希塔就直奔蘭園向老奶奶告狀了。」

「她敢告訴老奶奶自己的兒子在海邊別墅開性愛毒趴？」

「她當然避重就輕，專撿對妳不利的說，否則怎麼叫告狀？」

「她就那麼急著把我趕出璐希塔？」潔西卡極怒，切齒地，「你查出是誰搞的把戲？」

「不用查，用想的。」雷蒙回頭確定女僕不在，接著說：「在璐希塔妳礙著誰的眼、誰想拉妳下台？老奶奶、蘇妮雅不可能拿彼德當炮灰，艾琳除了吃喝玩樂就醉生夢死，亨利人還在美國，其他兩個姨太太根本不管事。」

「威廉？」她嗤地一笑。「不可能，他沒那能耐，憑他的智商耍不出這種手段，除非有人幫他。」

「越不可能的人選越能出人意表。」雷蒙說：「一個計畫之所以成功，高不高明倒在其次，執行徹底才是重點，如果你沒有害人的心，就算計畫再周詳也只是一個計畫。」

一個禮拜後，喬伊就在蘭園門口，讓潔西卡逮個正著。她靠在門口抽煙看報紙，其實是在等她。她們先怔怔地注視對方，一句話都沒說，長髮在肩背輕輕飄動，衣襖也輕輕擺蕩，在彩霞滿天的夕陽下，如果不去理會兩人之間的仇怨，這真是一幅美麗的畫面。

喬伊留意到她沒帶任何人，連那隻討厭的馬爾濟斯也沒跟來，想是為了掩人耳目吧。這麼做的理由是害怕一旦走漏消息，讓李金環知道將節外生枝？還是企圖悄悄收拾她，永絕後患？

潔西卡切齒一笑，突然衝過去抓住喬伊的臂膀，準備一巴掌搥過去——

喬伊用另一隻手接住，使勁甩掉她的拮制，連著退後幾步，拉開彼此距離。

「好大膽子！」潔西卡差點摔向地面，作夢也想不到她居然敢抵抗。

喬伊淡然哼了聲。她不是沒力氣打架，也不是不知道如何還擊，過往她一再吞忍，是因為顧慮著家人，忌憚著李金環，而今，此時此刻，她需要害怕誰呢？眼前這個女人是傷害她家人的第一幫兇，她該發狠痛打她一頓，再將她大卸八塊，安慰父親、湯姆和所有遇害的叔叔伯伯們在天之靈。

「妳每天早晨起來，看見一個殺人兇手，覺得開心嗎？」

「是妳父親該死——」

喬伊沒等她說完，立馬衝過去，照她面門就是一巴掌，響亮而爽脆。

潔西卡瞪大牛眼，眼珠子幾乎滾落地面。氣急敗壞地掄起拳頭兩點般猛揮過去，喬伊幹慣粗活的身子骨依然靈活，左右閃躲，害她屢屢撲空，火氣更旺，眉間眼下燒得霹叭響。

「給我站住！」

喬伊戒慎著，始終保持四大步的距離。

「不要以為有李威廉當靠山，就能無法無天。」

「錯了，給我當靠山的是老奶奶和珍妮。」喬伊以商量的口吻告訴她：「如果妳能替我保守這個秘密，我保證不告訴老奶奶妳今天企圖謀害她的中文秘書。」

「我呸！」潔西卡伺機而動，步步進逼，兩眼緊盯著喬伊。「妳是個什麼貨色，怎麼不說妳是老奶奶未來的兒媳婦？」

「謝謝提醒，」喬伊繼續往後退守。「憑我年輕貌美，也許李金環有興趣納我當第五任姨太太，妳想，害他兒子吃上牢飯，害他名譽受損的女人，還有存在的價值嗎？」

潔西卡感覺胸圍瞬間漲大一圈。這個惜日柔弱可欺的女孩已經不同於往日，短短一年不見，她像換了一個人，一個深懷歹念的惡奴。

「我不會讓妳活著留在璐西塔。」

「珍妮說得沒錯，妳真是死有餘辜。」

「珍妮？」

「妳以為把她老公害成那樣，她肯輕易放過妳？」

「妳妄想跟她連成一氣？」

「我是個奴才，奴才只能聽命行事，她命令我竭盡所能讓妳萬劫不復。」

潔西卡胸口突突作響，憤恨油然而生，卯足勁想惡懲喬伊，兩人發生激烈扭打，她終究力不從心，不得不忿忿地掉頭離去。喬伊要求自己牢牢記住她臨去前眼中那抹騰騰的殺意，從手臂拈起一根長髮，潔西卡的。

潔西卡回公司辦理交接時，員工部屬們都聽說了她和彼德的事，雖然不敢表現得太明顯，但態度已不如以往的慫慫巴結，唯獨李威廉始終客客氣氣，交接完還親自送她到停車場，替她把私人物品放進後車箱。

「等過一陣子，爸爸怒氣消了，妳就可以回來了。」他說。

潔西卡報以一抹苦笑，感憾萬千地迴望背後的辦公大樓，雷蒙站在窗口默默地為她送別。在這亮晃晃的太陽底下，她感到特別冷清和孤單，覺得自己爭強鬥狠了十幾年，結果落得這個下場，還不如李威廉庸庸碌碌老老實實，看似與世無爭，反而撈盡好處。

「回家見。」

李威廉的笑臉今兒特別溫暖，特別熨貼她的心。他平常有這麼 nice 嗎？潔西卡想不起來，平常她很少注意到他，連多看一眼都不曾。而雷蒙說，他才是幕後那隻黑手？

「你要小心，養虎為患。」

3

坐在電信行櫃台前，刻意戴上假鬆、墨鏡，塗上口紅的喬伊得到生平最禮貌周到的服務。老奶奶為她添購六套時裝和三個名牌包，令她一夕之間脫胎換骨，成了高棲枝頭上美麗的鳳凰。羅琍和其他女僕們眼中的豔羨和嫉妒已經錯亂得分不清楚了。

在丹轆市區買了一支真正屬於她自己的手機，連續撥出兩通電話後，收了線，她走出電信行，走向熱烘烘像個大汽鍋，人聲沸騰擠滿攤販行人與遊客的街道，越過火燙的柏油路面，邊尋找可遮蔽的地方腦海邊尋思，為何陶介微不接她的電話？是了，這是一組全新的電話號碼，又來自海外，她為了安全起見，不接是合理的。喬伊躲向騎樓，傳了一封簡訊，希望能收到回音。再往前走，頭頂上是擾攘的天空，腳底下是成堆成堆的紙屑果皮，觸目依然是俗麗的廣告店招，這混亂髒污的景物望進她眼底都是美麗的，連鼻孔不斷竄入的熟悉酸臭空氣，如今聞起來也是香的。

老奶奶要她去查出是誰把消息透露給報社的。她當然不用查，再沒有人比她更清楚。但有件事情她必須確定，才好著手接下來要進行的計畫。

上午十點五十分，她再次來到這家豪華私立醫院，一如預期地受到高規格的接待，距離上回跟老奶奶前來也不過才一年多。

第一診療室戴著半月形眼鏡的提姆醫師正是那日為她接上脫臼手臂的醫師，喬伊記得，沒想到生命中會有這麼多巧合。喬伊端坐他面前，如同一個陌生卻遇到麻煩的名媛，得到他溫柔的詢問：「哪裡不舒服？」

「我想作血緣鑑定。我可以自行採樣。」

提姆醫師馬上心領神會，他們提供很多有錢人這方面的服務，親切的告訴她該掛「檢驗科」，但他剛好有空，可以帶她上二樓。

「妳知道，只要將棉花棒沾上欲鑑定者的唾液樣本即可，非常容易。」

「用毛髮可以嗎？」

「可以。」

喬伊微笑點點頭，將護士小姐給的她兩個採樣的真空器皿放進包包裡，言明一個星期後再回來，檢驗時間約需一到兩星期的工作天，即可得出鑑定結果。

4

拖到中國農曆年除夕，亨利總算提著行囊返回璐希塔莊園。兩天後，大年初二，李金環即要求他到集團上班。他在集團總部的第一間辦公室規模不大但裝潢頗費心思，設計風格努力迎合他藝術家的脾性，位置就在副執行長李彼德的隔壁。自亨利報到的那天起他就知道，即使李金環沒有明白指示，他也清楚他將取代潔西卡繼任集團財務長。

亨利和孫仲軒都是行事低調且謹慎周到的人，一開始不看好他們的董事漸漸願意在各項會議中尊重他們的判斷，接受他們的投資建議。少數幾次與眾人議見相佐，被逼退讓後，結果反對的一方自食惡果，造成公司不少的損失，這以後李彼德與李威廉便視他二人為新的競爭對手，有意無意與之抗衡、故意掣肘的情形逐漸白熱化，令亨利蒙生退意，常常稱病拒絕到公司上班。生性醇厚良善的他，對於虞爾我詐這些毫不特殊的職場生態，痛恨極了。

復活節過後，他索性把手上的工作全部交給孫仲軒，鎮日流連在奎松市一間公寓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聊繪畫、電影、音樂、舞蹈，甚至建築、科技。彼此從舉辦交流座談、創意市集、開設展場等過程中激盪創意與想像力，培養並發展出深厚的情感。

孫仲軒規勸他好幾回，不被接受後，只好由他了。李金環一開始還願意爭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他連續整整一個月不曾出現，才令他忍無可忍準備出手干預。

今日午休過後，他原打算叫彼德和孫仲軒進來商量個法子，把亨利叫回來做他該做的事。然，秘書送進來一封特別的郵件，郵件是從丹轆市知名的聖路加醫院寄來的，信件內容是一份親子血緣鑑定書。

老奶奶約莫在同一時候收到這份鑑定書的附本。

「麥克與雷蒙？」老奶奶將鑑定書揉成一團捏在手中，一手撫著胸口，幾乎說不出話。

勻過幾口氣，才有辦法叫喬伊打電話去問，究竟是誰去做的血緣鑑定。這個人居心叵測啊！她是不喜歡潔西卡，可從來沒懷疑過她竟敢和雷蒙私通，儘管麥克早產兩個月，她也……，或者她也懷疑過，只是她不希望鬧出醜聞，讓李金環和璐希塔丟臉。中國人把家族名聲看得比個人生死還重要，他們丟不起這個臉！

「院方說是一名女子，匿名檢驗。女子一百五十公分身高，微胖，長捲髮，褐色眼珠子特別大，左眼下方一顆明顯的黑痣。」

老奶奶沉思了好一會兒。一個人影閃過她腦海。

珍妮？！

老奶奶心中隱隱的感到不安，那日命相師的話嗡嗡地在耳邊響起。

李金環提早離開他的辦公室，手裡抓著那封該死的血緣鑑定書，往潔西卡的房間快速而去。時間指著四點十五分，潔西卡午覺才醒來，蒼白的兩頰微微抽搐，停一下下，又抽搐起來，如什麼異形附體般令她駭然睜開眼。連日的身心俱疲，慵懶地賴在床上。這些日子她總睡得不安穩，白天黑夜，迷迷糊糊於夢中發生一些奇怪的事兒。

手機響起，她懶懶接起來，再度睜開眼，見床前有個人影，背對著光，看不清面孔，但知道是誰。

潔西卡來不及答話，駭然坐起，李金環已欺到身畔，血緣鑑定書砸到她臉上，下手完全不留情面。手機被打落地面，屏幕顯示是雷蒙打來的，更添李金環心中的怒火。當初那麼珍惜甜蜜，如今宛如要置之於死地。

潔西卡坐著不動不肯求饒不願哭泣，顫抖著從彈簧床上拿起那封鑑定書，心跳得很快。她了解李金環的為人，李金環難道不了解她？該求他高抬貴手，放她和麥克一條生路？還是否認到底？

「滾！即刻給我滾出璐西塔！」

潔西卡不明白喬伊怎麼有能力讓她一路呈現挨打的局面。不，還有珍妮，也許還加上李彼得、李威廉、蘇妮亞和老奶奶，李家上上下下竟聯合起來對付她。她真是太大意了。如果對手只是捕風捉影，她還有機會扳回一成，偏偏它是真的。早該料到麥克既是她手上的王牌也是她的致命傷。她沒有在衰事開始萌發時斷然離去實在是捨不得這偌大的產業，還存有一絲僥倖，是一念之貪害她淪落至此。

她憤恨地站直身子，道：「好，我走，我現在就帶著麥克離開。」

「不必那麼麻煩，」他說：「麥克我已經幫妳處理好了。」

「不！」潔西卡崩潰地、發狂地撲上去——

解決了背叛他的人，李金環心中沒有任何快感。臉上兩道被抓破的血痕刺痛著，乘著這股怒火，他快手快腳來到亨利房門外，準備好好教訓他的不務正業、沒有責任感。門扉緊閉的門外兩名女僕見他突然出現，嚇得臉色發白，急急忙忙轉身想要進去通報，被他一把喝住。

「還有誰在裡面？」

女僕怯懦地低著頭，噤若寒蟬。

他直接扭開房鎖走進去——

亨利和諾尼裸著身子，在床上交纏疊合，見他突然闖進，兩人都驚呆了，……。

李金環的盛怒凍結在眼前這難堪的一刻。他一手打造精緻華美的莊園裡，存在的髒污齷齪一日之間全張揚開來，全在湯鍋裡舞動、沸騰著，給他最殘酷的打擊。

他衝過去抓起亨利，掐住他的脖子，盛怒的說：「一個月之內，去給我找一個女人結婚，聽到沒有？！我要你為這個家族的名聲和興旺負起責任，不是明年，不是明天，是現在。」

疲憊地掩上房門，斥退兩名女僕。踩在走道上的雙腳高高低低。

他的姐姐不知道諾尼和亨利的事嗎？亨利在英國留學多年，一聽說諾尼打算到耶魯念書，馬上結束學業自動過去陪伴。表兄弟兩都過了該結婚生子的年紀，卻連一個固定的女友也沒有。以為只是年輕人愛玩愛自由，過些日子就會乖乖的穩定下來，卻沒想到……。

夜與玻璃一樣黑，庭院裡雖有燈光卻看不見任何東西。李金環頹喪地靠在枕墊上，睜著一雙虎目靜靜地失眠。具說老人的眼睛在失眠之夜會再一次清晰，看到的都是舊日的時光。不，他不老，他從來只往前看，期待創造各種可能。可今夜不一樣，今夜潔西卡的身影老在他面前掩映。他將兩人短暫的婚姻和潔西卡臨去前怨恨的神情粗粗地瀏灑一遍，有些莫名的恐懼。然後，回憶指往喬伊，喬伊站在濁水河畔衣襟、長髮隨風飄蕩，驀然回首，同樣是一雙可憎可怖恨殺的眼。他嘆了口氣，熄燈之前他就那麼歪躺著，始終在濃黑之中躲避回憶的追擊。

時光再度回到四十多年前，年僅十一歲的他跟長他四歲的姐姐在家鄉念了幾年私塾便隨父母從福建漳州搭乘螃蟹船，飄洋過海到馬尼拉做買賣，豈料一上岸就遭遇當地的土匪打劫，搶光他們身上僅有的財物，逼迫他們當苦力，到帕西革河捕魚，每日所得，九成被搜刮一空，經常吃完早餐就見鍋底，天天餓著肚子望

夕陽。鏡頭切換至他父親無助的眼神，瘦弱枯槁的容顏望著蒼天，雙手低垂握不住任何實體的東西，終於跪倒草地上，無聲無息，含恨而終……

不知過了多久，床頭櫃上的手機響起，他一下沒拿穩差點弄掉了。助理打來告訴他彼德帶著珍妮、小孩參加魯比干市長就職典禮，返家途中在聖雅各街遭騎乘機車的槍手殺害，車上、身上的財物、勞力士錶、鑽戒全部被洗劫一空。李金環將那握得冷汗涔涔的手機呆愕不已，坐在床上緩過一口氣又一口氣，接著將之擲向地面，狂亂地掃落木櫃上擺飾的古董、鮮花、藝術品，搞得一地狼藉。

5

以牙還牙，以傷還傷。聖經裡記載，先人既有罪孽，就要預備殺戮他的子孫，免得他們興盛起來，得了遍地。喬伊早已不向上帝傾心吐意不求告上帝，但她遵行上帝的教導行神所喜悅的事。

內心一直很平靜。

老奶奶承受不了噩耗，已病了兩個多星期，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臉面枯槁，深陷的眼窩旁一圈焦黑，氣息微弱，這幾日吸進的少，吐出的多。喬伊坐在床前看著她，心情複雜。

「妳開心嗎？」老奶奶溘然睜開眼，目光忽而凌厲。「一口氣害慘這麼多人。」

喬伊嚇一大跳，強裝鎮定。眼尾瞟向羅琍，她心虛地低下頭。

「喬伊不明白老奶奶的意思。」

「妳當然明白。」老奶奶嘆了長長一口氣。「我們倆都心懷不軌。我之所以沒揭穿妳，是想藉妳的手將潔西卡掃地出門。害人的心是把兩面刃，一不小心就傷了自己。潔西卡、妳和我都該為彼德一家四口的慘死負起責任。」

「是潔西卡和雷蒙買兇殺人，可惜他們已逃到澳洲去了。」

「該感謝妳適時的推波助瀾。」

「請老奶奶原諒，我實在想報個小冤小仇，讓潔西卡太太吃點苦頭，她以前常欺負我。」

「就算妳只動一根手指頭，也要負起責任。」

喬伊咬咬牙，沉凝片刻，道：「大罷工那天被射殺身亡以及事後重傷不治共二十四個人，誰該為他們負起責任？」

老奶奶嘴角淺淺一撇。「我只關心我的家人。我該把妳抓起來痛打一頓，再把妳賣給妓院，讓那些賤民折磨妳一輩子。」

「只因為我謊稱是潔西卡將彼德和酒店女郎的不雅照寄給媒體？」

「妳故意製造矛盾讓他們反目成仇。居心也太惡劣了。」老奶奶氣弱地瞪著喬伊。「妳原有機會嫁入璐希塔，過上好日子，現在妳自己把它毀了。妳得為妳下作的行徑付出代價。」

「當然，惡有惡報，誰也逃不過。如果這個世界還有公理正義的話。」

「哼，妳一個番仔婆憑什麼要公理正義，妳該被鞭刑至死。」

喬伊氣得緊咬著牙，冷笑。「當然，燒殺擄掠是你們李家的專長，即便妳偽裝得再仁慈也掩飾不了虎狼的心。其實潔西卡兇殘的調性和妳們李家最馬吉了，趕走她，可惜了。」說話時眼神有意無意地瞟向羅琍。

「好大膽子！」老奶奶倏忽坐起，喘得胸口發疼，馬上又倒回床上。

羅琍趕緊為她揉撫，並喝止喬伊，不許她再激怒老奶奶。

「我待妳不薄啊！恩將仇報，妳這醜陋的小惡魔？」

「欸！都八十幾歲了，還這麼不明事理？妳兒子不奪走我家的土地，不殺害我的家人，我需要妳對我好嗎？小恩小惠就想一筆抹去我的血海深仇，會不會太天真了？」

「惡奴！別忘了妳還在我璐希塔莊園。」老奶奶瞳大眼睛，企圖看穿她的臉，閱讀她腦袋裡頭的秘密。「我要把妳嫁給亨利，守一輩子活寡，為我們李家的顏面努力過每一天。」

喬伊心口怦怦直跳，再度瞟向一旁的羅琍。羅琍也睜大眼睛但不敢多嘴。

「開心嗎？」老奶奶要羅琍在她背後墊上三顆羽絨枕，讓她歪躺著。「從現在開始一直到下週末的婚禮前，妳哪裡都不許去。」

「下週末？」

「瞧我多疼愛妳啊！啥事都不必妳煩惱，妳只需乖乖在蘭園待著。」

「但我已經是威廉的人。」

「那更好，如若妳能懷上孩子，亨利在家族的地位就穩固了，以後就沒人會在他背後指指點點。」老奶奶抬眼望向喬伊，神情冷酷，像初升的月光，一股寒意。

喬伊吃驚的站起來，三名長工立即現身擋在門口。空氣中一股肅殺。

「威廉會傷心的。」

「不會。妳再優秀仍然不是名門閨秀，也還是配不上他。要不是亨利病了，哪有妳上台面的機會。妳是撿來的好運道，希望妳從今爾後安分守己知福惜福，奉獻一生給璐希塔，別像妳那個愚蠢的父親。」

一提起她父親，傾刻間，喬伊宛如被激怒的野獸，滾燙的血液在體內橫衝直撞。她是真正的受難者，被這群野蠻的盜賊奪去一切，還要受辱。她努力不失控，努力要忍下這口氣，即便表面恢復鎮定，內心仍火燒火燎，冷冷的微藍眼珠從沒在璐希塔莊園任何地方任何時刻回暖過。

「妳不擔心我趁機害死亨利，奪走他名下所有產業，然後再去勾引威廉，一個接一個，毀掉妳全家。」

老奶奶被她駭人聽聞的言語嚇得一口氣接不上來，整個人癱在床上抽搐著。「打電話，給我打電話！」

羅琍忙問：「打電話給李老闆嗎？」

老奶奶答不出聲，只是掙扎著，臉上紋路揪結成團。

「不要！」喬伊大驚失色忙拉住羅琍。

蘇妮雅的眼淚一直沒停過，做為一個母親，她內心的痛楚遠勝於任何人。接替保羅神父的史塔克神父每天進園裡一趟，為她講解聖經和禱告，幫助她走出喪子的陰霾。

李金環總陪伴身旁。夫妻兩歷經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生大悲劇後，興許領悟到生命的脆弱無常，也似乎基於自責，願意在這段時間溫柔對待這個長年受到他冷落的元配妻子。

「大衛說，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豈能使他返回呢？有朝一日，我必往他那裡去，他卻不能回我這裡來。」史塔克神父勸道：「神掌管生命、天地萬物，把妳的重擔交託給神祂必撫慰妳——」

蘇妮雅不耐煩地問：「神為什麼奪去大衛的兒子？」

「因為大衛做錯了事。大衛為了占有拔思巴，陷害她的丈夫。」

「但大衛是合神心意的人，他為神奮勇上戰場，鼓瑟鳴琴讚美神，為神蓋宏偉壯觀的殿堂。為什麼神不饒恕他小小的過犯？」

神父低頭想了想，為他倆講述一個聖經故事：

拿單跟大衛說，城裡有兩個人，一個是富戶，一個是窮人。富戶有許多牛群羊群；窮人除了所買來養活的一隻小母羊羔之外，別無所有。羊羔在窮人家裡和他兒女一同長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懷中，在他看來如同女兒一樣。

僕人端著銀盤走進來，遞給李金環手機。

「我出去接。」他說。

神父繼續未完的故事：

某日，有一客人來到這富戶家裡，富戶捨不得從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隻預備給客人吃，卻偷了那窮人的羊羔宰了。

大衛聽了就甚惱怒，對拿單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行這事的人該死！他必償還羊羔四倍。

李金環按掉手機，走進來，跟蘇妮雅說：「母親有事找我，我去去，一會兒就回來。」

蘇妮雅看著他，有感而發地喟嘆：「原來你就是大衛，更是那富戶。」傳說中，大衛是一名雄壯威武的美男子，李金環以為是讚美，頗為得意。他對聖經太陌生了。

夜更深沉，喬伊緊張的心情清清楚楚寫在臉上。老奶奶目光、意志堅定地緊抵著唇盯著牆上的掛鐘滴滴答答，偶而轉向一旁那藍燦燦的眼珠子，秀挺翹起的鼻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西菲混血的雜種。羅琍垂手在床邊伺候著，像是準備隨時一聲令下就該有所行動。人人都在等待一個未揭盅的局。

李金環接到母親召喚匆匆趕到，在蘭園老奶奶房裡見到喬伊時，無限驚訝也無限欣喜。尤其吃驚的是她不同以往更勝以往的美麗，睜著傷心過度充血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簡直太意外了。兩人隔著咫尺的距離對峙。他昂然佇立，不再擺出慣有的傲慢姿態，深情地凝望她，良久，才轉向床上的母親。

「我為亨利找到一個合適的女人，還沒馴服的小野獸。」老奶奶緩過氣來，總算能開口了，「把她帶下去好好教導教導，如若實在教不來，就算了。沒必要留下一隻活狼，讓羊群永不安寧。」

「老奶奶！」喬伊惶恐撲向前，面露哀求嘴上卻是頑強不屈。

「帶走吧！」

門口的工人一湧而上，羅琍也加進來幫忙制服她。李金環臉上的表情和心情一樣複雜。連日來的烏雲掃掉大半，新的烏雲悄悄籠上。為了亨利？

悶熱的仲夏夜晚，天空落下綿密細雨。喬伊雨水汗水淋漓被押著走在前頭，李金環急切地跟在後頭。兩人心裡都在盤算著。一年來，時時刻刻想念的人，如今落回自己手中，卻不能成為他的人。一路上，他心事重重。

冷雨輕濺，臉龐和衣衫都濕了，紮成馬尾的長髮偏鬆垂在腦後，髮絲黏附在白暫的額頭、頸項，加深她的狼狽。眾人轉出迴廊時，喬伊突然掙脫轄制，不甘就此屈服，發足狂奔，沒命的逃，雖然明知是奢想，希望微乎其微。老奶奶說她是未馴服的獸，如今正是困獸之鬥。李金環急急追上，他比傭僕更害怕她就逃

脫。

慌亂之際，一腳踏向碎石子路。不歸路。伯特說這是所有璐希塔傭僕的歸宿，如果他們依然沉默，不肯團結不肯站起來為自己主持正義的話……

後面的腳步聲緊隨而至，加入獵犬的吠叫聲，益發叫人頭皮發麻心慌意亂。李金環就是不肯放過她，半年多來緊追不捨。近二百公尺的小路漆黑如墨，幾分鐘的時間已到了盡頭。她人累，氣促，前途一片暗淡。間不容髮之際，一腳踏進覆著雜草的土穴，她和接受指示追趕她的長工們立即避向兩旁，讓出一條通道給在後頭緊追不捨的李金環。

螂螂捕蟬，黃雀在後。他太專注於眼前的獵物，竟爾忘了這個他親自下令挖掘的陷阱，後頭驀然出現一群兇惡的獵犬更害他亂了方寸，待查覺時已然太遲。這裡不是他該來的地方，他從來尊貴而強悍，無所畏懼，直到遇見喬伊。喬伊是他的軟肋，因此是最佳的釣餌。若非他急於捕獲，又怎會踏上不歸路。

無聲無息。任何人掉進這深不見底的土穴景況全都一模一樣，誰也不能倖免。喬伊和長工們拿起斜靠在牆上的鐵鏟，鏟起兩旁的黃土一鏟一鏟填進穴洞裡。羅琍和伯特站在後頭，手裡各牽著兩隻莊園豢養的獵犬，靜靜的看著他們費心策畫使出渾身解數展演的這齣戲，心中殊無喜悅。這世間，任何人的末日都是旁人的——一個尋常日。

6

原來已經是這樣的夜，抬頭只見滿天星斗，猶如觸手可及。仰臉浮在光暈下，淒迷而夢幻。黎明前，一陣狂風捲過，遍地殷紅。鳳凰花又開了。不知像稻穗一樣的甘蔗花是否也開了。

罷工屠殺後第一次回到老家，喬伊站在濁水河岸望著依然殘破雜草叢生的家園，遠眺一望無際的蔗田，頓時五內翻騰。

孫仲軒悄然來到身邊，「妳沒打算跟我解釋嗎？」

「這不是你的仇恨，我不要你為我涉險。」喬伊倚進他懷裡，無限疲憊化作一腔熱淚。「你都知道了？」

「我當然知道。」孫仲軒握著她的手，狠狠地捏下，指節都泛白了，握得她從手上痛到心上。「海倫偷偷告訴我以後，我就密切注意妳的行蹤，關心妳的安危。」

「是嗎？我幾乎被半囚禁在璐希塔，出入一趟都不容易。幸虧你還認得海倫。」

「塔納伊是個小地方，我們在這裡土生土長，誰跟誰都能或深或淺沾上一點關係。」孫仲軒深情吻住喬伊的唇。「這是我們深愛的故鄉，我們願意為她挺身而出，儘管困難重重也危機重重。」

喬伊明白了，整個計畫他一直都參與其中，被隱瞞的不是他，是她。

「跟我走吧。」孫仲軒牽著她，他的座車就停在不遠處。

「不，不能就這樣放過李家的人，李金環還有兩個兒子，我們該乘勝追擊一舉剿滅。」

「亨利和威廉是無辜的。」

「我父親跟我弟弟還有那二十幾條人命也是無辜的。」喬伊甩開他的手，心酸的憤怒著。

「如果我們也戕害無辜，那就跟李金環沒兩樣了。」

「我的確以他為師。聖經上說若有損害就當以命償命，以烙還烙²⁴。」

「不，喬伊，聽我說，看著我。」孫仲軒捧著喬伊的臉，緊盯著她雙眼。「無論上帝如何不仁，現實世界多麼殘酷，都不要失去美好的自己。我愛妳喬伊，我知道妳也愛我，正因為我們懂得愛懂得憐憫，所以我們能夠成為自己和別人的天使。我們的努力不會只到今天，塔納伊需要我們，所有甘蔗園的農工都需要我們，我們將要求璐希塔歸還土地，賠償所有的損失。這才是我們的目的。」

「會有那麼一天嗎？」

「會有的。亨利和諾尼跟李金環不一樣，我們該尋求法律途徑解決，一旦政府立法並徹底執行，全國農民都可受惠，這才是我們該做的。」

「那可是很長一段路。我們的政府從來不值得信任。這世界根本沒有公義，除非我們願意給自己公義。」

「所有死去的農工依然活在這塊土地上，無論路有多長多難行，有他們陪著一起走，我們並不孤獨。」

喬伊咀嚼他的話，方寸間一下一下抽痛。淚水決堤奔到兩腮，安撫不了她的情緒，反而攪動她的怒火，忍不住大口大口吐氣。孫仲軒再度將她拉進懷裡，用壯闊溫暖的胸膛安慰她。

7

老奶奶出殯那天，現場來了七十五位國會議員、十一名主教、數不清的大小

²⁴ 聖經：出埃及記，二十一章 23-25。

銀行、金融公司董事長、業界的負責人。當諾尼的母親李莉玲現身教堂時，引起眾人的一陣騷動。舉行追思禮拜的教堂裡裡外外擠滿權貴，卻沒有一名璐希塔蔗糖廠的農工。

李金環若地下有知，一定會感到十分欣慰。

是羅琍親口告訴老奶奶她兒子的死訊，親眼看著她嚥下最後一口氣，連同這個秘密一起帶進昂貴的棺材裡。

「李老闆呢？」

現場不斷有人發問，但誰都沒辦法給予具體答案。

如同保羅神父遭到槍殺一樣匪夷所思，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可能憑空消失了？難道因為兒孫、母親相繼離世悲慟過度，跑到哪兒黯自療傷？蘇妮雅和亨利想盡辦法找他，始終沒消沒息。

大罷工那天多達二十四名農工先後死亡，卻沒有一個人遭到起訴，負起法律責任。李金環的離奇失蹤自然也不需要太驚訝，在這塊被上帝遺忘的土地上，每天都有層出不窮的怪事發生，見怪不怪才是處事之道。喬伊和大多數農工們早已學會默然接受命運的撥弄，在沉默中與詭譎多變的人世間繼續拚搏，為自己掌燈引路。

然而，她怎麼也沒想到，和孫仲軒結婚隔年，他在一個下著滂沱大雨的夜裡，遭到槍擊，現場沒有目擊證人，也沒採集到任何證物。喬伊接到警方通知，慌亂地趕到殯儀館，看到孫仲軒的父母親站在屍體旁邊，驚訝又無措。警方表示，孫仲軒死了八小時後，屍體才被丟在塔納伊一條小巷內，經當地民眾報案，才將他送進太平間。

「這是在他身上找到的所有證件。」

員警交給她的是一串鑰匙、一個手提包和一本陳舊的護照，護照上的姓名是孫仲軒，照片卻不是，照片是躺在棺木裡的男子，一名道地的菲律賓馬來人，護照上登記的地址是塔納伊瑪卡瑟高路莉塔珊街 230 號，喬伊家的地址。

消息不知怎麼傳到李威廉耳中，於是，他特意到殯儀館向孫仲軒道別，也向喬伊致意。

他們已經好久沒見到彼此了。他不發一語地走進來，看都不看死者，直接走向喬伊，冷冷的在她耳邊，低語：

「從這一刻起，孫仲軒已經不存在。任何人殺了他，完全無需擔負法律責任。」

聽他說完，喬伊覺得頭皮發麻，整個人傻楞在當場，無法作出適切的回應。這個看似軟弱的男人，歷經接二連三的家變，更在妒火焚燒下，逐漸轉型，成功接下李金環的棒子，延續他狠毒的手段，宰制所有不聽從他命令的人。

他這麼做的目的，是要她永遠活在寢食難安中。

這麼狠！

他倆沉浸在無止盡的猜忌憤恨中，沉默比說話更讓喬伊覺得疲憊。被絕望折磨得筋疲力盡的她，凝視著李威廉的雙眸，心中納悶，這血淋淋的世界究竟將他們變成了什麼樣的人？

「法院不是你李家開的嗎？」喬伊譏諷地牽起嘴角，「恭喜了，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我沒想過與農工為敵，我會照顧他們的。」他肅冷的面孔條地潰堤，痛苦地扭曲著。

「承認吧，你跟你父親一模一樣，璐希塔交到你手裡也不會有所改變，是我太過樂觀。我不會放棄，永遠，你，放馬過來吧！」

「喬伊！」他想告訴他，他只是要她，只要她答應他，一切都好商量。

「住口！」

不經同意便是搶奪。要到何年何月，他們丹轆的蔗農才有說不的權利？

三年後，菲律賓詩人，也是咖啡農民組織者阿克索平平，以優美的詩句道出底層勞工的心聲：

我們靜止的姿態是高貴的 我們暫時的沉默是憂鬱的
那些麻木、不願傾聽的人 會被我們的沉默震聾

後記

2008年，諾尼憑藉家族龐大的產業作後盾，接收他母親的政治資源，從一個政治素人一舉當選為菲律賓總統。他向他的選民保證，會把土地改革列為消除貧窮、重整財富分配、改善社會動盪的問政重點，要求政府分十年向全國地主收回四百萬公頃被強佔的農地，還給一百三十三萬農民。

然而，這個提案卻受到世族與政客嚴重阻撓，在他任期結束前，只督促政府收到三十二公頃農地，達成率僅僅 0.08%。

喬伊和農工們合力組成的「璐希塔莊園農工聯盟」在丹輻省積極運作，孫仲軒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樑，藉由不下數十次的協商，終於獲得亨利和李威廉的首肯，答應賠償糖廠農工三十億披索，並先行歸還百分之四十的農地。雖然這個結果並不讓眾人滿意，但已經是難能可貴的成果。

未來的路還很長，只能繼續鼓吹並等候下一次人民力量的覺醒。

我在開滿茉莉花的庭院裡和喬伊相逢，她站在那棵結實累累的芒果樹下，兩旁是她俏皮可愛的兒子，十二歲的傑米和十歲的但恩。我們相擁而泣，慨歎命運之神捉弄，轉眼物是人非。

放生 Steven 的司機後，當晚我借宿喬伊在老家原址重建的三層樓洋房，與他們一家三口人圍著舖滿香蕉葉的菲律賓美食話家常。

在這個充滿溫馨卻難掩缺憾的家裡，昔日的困窘、匱乏似乎仍隱約可見。我依稀彷彿能瞥見喬伊媽媽躺在牆邊角落，端著溫柔的目光衝我一笑。

她和孫仲軒的兩個孩子，傑米和但恩，在地板上打鬧，讓我想起那年也是這般年歲，活潑可愛的若瑟和派恩，忍不住拿起相機為他們拍照。

飯後，傑米收拾桌面，但恩負責洗碗，喬伊跟我繼續未聊完的話題。

「妳的丈夫呢？」我忍不住問。

喬伊欲言又止，目光瞟向窗外，沉凝許久，幽幽地嘆了口氣，故意引開話題，「妳一定不知道，我現在像個公務員，每天到聯盟組織辦公室上班，每兩個月一次下馬尼拉和全國請願團體交換意見。」

「去馬尼拉時，沒順便去找提摩太神父？」我知趣地略過孫仲軒。

喬伊淡淡地搖頭。「算了，他不想認我，我又何必去自討沒趣。沒有他，這麼多年，我還不是過得好好的。」

「確定他真是妳父親？」

「八九不離十吧。」她赧然苦笑。「在聖經裡私生子是不能進教堂的，所謂私生子乃非婚生子女，所以耶穌也是私生子。但他成了神，我卻成了妖魔。」

「是不是妖魔必須看他的作為。妳不是，妳是天使，我很確定。」我從包包裡拿出一張照片遞給喬伊。我在馬尼拉轉車時特別繞向「聖多明哥修道院」和提

摩太神父拍了張合照。

喬伊見到照片，臉色為之一變。

「我見過他，在我夢裡。原來那位老人就是他。」喬伊喃喃低語。

是血緣的關係吧。親人之間常常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一路走來，對於許多一反常態的現象，我已經不再大驚小怪了。

全文完

參考書目

F.Sionil Jose 著，張清柏譯，《荷西》，（台北市：光復書局）1991年5月。

Insight Guides 作者群著，《菲律賓》，（台北市：時報文化）2007年。

張清柏譯，《菲律賓短篇小說精選》，（台北市：圓神出版）1989年。